

古龙作品集

剑气书香

作者：古龙

《星光居士严肃脸》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

<https://github.com/xingguangjushi/xgjsysl>

第一回 风飒木立，秀出于野；书吟剑影，灵钟乎中
第二回 啸雨挥风，掌如龙矣；行云流水，步亦灵哉
第三回 轻嗔薄怒，益增其媚；蚀骨消魂，另有用心
第四回 情外生情，恨中蕴恨；情非真情，恨岂真恨
第五回 回首家园，残烟袅袅；浪迹天涯，余念悠悠
第六回 铁掌相拼，神鬼皆惊；金芒乍闪，生死如谜
第七回 萍水论交，岂容置腹；诘诡之剑，宁不断掌
第八回 尚有私情，干君何事；略舒群愤，口角春风
第九回 君临大地，矫若游龙；无视人天，稳如泰岱
第十回 是欤非欤，真伪莫辨；恨乎悔乎，我心能知
第十一回 芥子须弥，疑似六合；鬼斧神匠，巧夺天工
第十二回 荒园残烬，犹有天地；秋景山水，岂无玄域
第十三回 你争我夺，可悯可恨；尔虞吾诈，亦惧亦惊
第十四回 救人救彻，但凭高义；知人知面，难知其心
第十五回 横阻地堑，群豪束手；凌空飞度，生死一线
第十六回 涧阔风高，心摇目眩；肢残体裂，神飞魄散
第十七回 前有凶魔，后有煞神；彩焰追魂，金丸夺命
第十八回 步步艰难，如赴鬼域；事事扑朔，恰似谜城
第十九回 艰难霸业，非虞即诈；千金一诺，为情一字
第二十回 舍此而外，别无妙境；普天之下，唯此一关
第二十一回 君且归去，前途凶险；卿亦云往，后顾凄迷
第二十二回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聚散偶然，无关风月
第二十三回 巧取豪夺，全凭私欲；风云际会，各逞奇谋
第二十四回 石室风云，残金断玉；一念之转，戾气祥和

第一回 风飒木立，秀出于野；书吟剑影，灵钟乎中

已经是三月了。

但是在北京，你仍然丝毫也闻不出一些春天的气息，刚刚解冻的泥土，被昨夜迟来的风雪一盖，使你走上去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再加上些断落在地下的枯枝，更变成行路者的一种痛苦了。

这是一座并不算太小的院子，绕过上面盖满了的青苔，而青苔上又盖着些积雪的假山，有一道朱红的门，虽然门上那曾经是灿耀的油漆，已不再灿耀，甚至有些剥落了，但是这院子，这门，仍然给人们一种富丽的印象，显然地，这院子，这门，都属于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家的。

进了院子，绕过假山和一片虽然在寒冷的天气里仍可看得出夏日莲香荷绿的池塘，沿着碎石砌成的小径，是三数间精致而小巧的倒轩。不时有清朗的书声，从小轩里传出，混合在这院子里清寒的晨风里。

倒轩的窗子向外支开了，读书声也倏然而止，一条矫健的身影，自窗内掠了出来，落在积雪的泥地上，施然走了两步，明朗的眼光朝四周望了望，确定了这院子里的确是无人的，他微微笑了笑，身上青色文士衣衫宽大的衣袂，在晨风里飘然而舞，使人见了不觉有出尘的感觉。

那是一个年纪非常轻的人，从他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个读书人，然而他那种矫健的身手，却又和他的外形决不相称，于是又使人对他，不免有些怀疑。

只是此刻院中渺无人迹，又有谁会注意到他呢？

于是他的微笑，在他清俊而瘦削的面庞上，散布得更广了。

他谨慎地又朝四周看了看，四周永远是安详而宁静，他开始暗笑自己：“为什么我老是这么多虑，这么多年来，在我读书的时候，这院子里从没有人来过，今天又怎么会例外呢？”

这个念头，使得他更松弛了下来，身形微微一动，又掠出老远，脚步踏在新积的雪上，竟没有留下一丝脚印。

他放肆地在这个院子里施展出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的那种高深的武功。

他极快地移动着身躯，在枯树和翠竹之间，只有一条极淡的影子在闪动着，根本无法分辨出人影。

任何人也不会想到，北京城里闻名的才子，竟会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以他的这种身法，就算是在武林中也是足以惊世骇俗的了。

这是他的秘密，此刻，他正极其巧妙地将身躯移动在几株排得非常密的树干之间，那几乎是只有鸟雀才能做到的事，他此刻竟也能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于是，他也不免为他的这种成就而欣喜。

“这是多么奇异的遇合呀！”他暗自思索，“假如那天我没有冒着风雪到院外去散步，假如那天看护住我的老梁没有因为喝多了酒而沉睡，那么我也不会碰到那一幕令人惊奇的事。”

“那么我此刻，一定仍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的身形旋转着，脑海中的往事，也跟着他的身形旋转，“那年我才十一岁。”他倏然顿住身形，喃喃低语着，“多快呀，一晃之间，竟十年了！”

四顾空寂的园林，他不禁油然生出了些寂寞的感觉。

一种强烈的欲望，使得他想离开这家，甚至离开自己的父母，去闯荡，去经历一些他从未经历过的事。

最重要的是，他想以自身所学的武学，来和江湖中的成名人物一较短长，虽然对江湖、武林中的事，他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的这种欲望，却丝毫没有因为这种原因而有所减退。

这感觉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就等于衣锦之人，绝对不会夜行，人们对自己所珍惜的，或者是自己所擅长的事，总有让人家知道的欲望，这就是人的根性，他，自然也不能避免。

他拂了拂衣衫上的尘土，意兴萧索地走了两步。

体内的真气，突然松泄了，脚步踏在地上，也突然变得那么重，脚上的鞋子，自然也沾上了些泥雪。

“多讨厌的天气！”他弹去了鞋上的泥，诅咒着，“在江南，现在已经是草长莺飞的季节了。”

江南三月的花香鸟语，对一个生长在北方的充满了幻想的年青人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呀！

心情是落寞的，园林是静寂的——

蓦地，远方竟传来一声惨厉的啸声，最怪的是，那啸声开始时仿佛相距很远，但结束时，已像是来到近前了。

啸声不高，但是非常尖锐，听起来像是一根针，刺进你的耳膜，甚至使你的耳膜隐隐发痛。

“呀！来了。”他听了这声音，脸上泛起一种奇异的笑容，这种笑容是难以解释的，当然，他自己能了解他笑里所包含的意义，“十

年了，十年来的等待，今天该是得到结果的时候了。”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电闪即过，那啸声，也随即倏然而逝，空气中又恢复了静寂，但这静寂是沉重的。

虽然他仍在行所无事地踱着方步，但是，显然地，他已在全神警戒着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因着这突发的啸声而戒备了起来，随时准备着去应付任何一件事。

他是自信而自傲的，这种个性与他生长的环境非常符合，北京城里，钟鸣鼎食之家里生长的公子，又是北京城里闻名的才子，他不但闺墨极佳，是士子群相抄录的，连他的诗文小令，也在被人们传诵，就连八大胡同里的北里娇娃，提起王二公子来，除了掩口俏骂“薄幸”之外，又有谁心中不是梦萦魂绕的呢？

他曼声吟哦着，蹀躞在园林里，表面上看起来，仍是从容而安详的，但是他心中的紧张、不安，又有谁会知道呢？

他的紧张和不安，并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对某一件事的期待，等到他所期待的事来临的时候，也就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候了。

雪停了，明天可望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但空气却仍是阴沉的。他往来绕行，十年前的往事，又不住地在他心中泛滥了起来：“那天是正月十六，刚过完了年，将近半个月的忙碌，使得大人们在这一天里都很早就休息了，我也一向睡得很早，这天却不知怎地，我翻来覆去也无法入睡，看护着我的老梁喝多了酒，睡得跟个死人似的，躺在我旁边的床上直打鼾。

“我愈发睡不着，推开窗子一看，居然有月亮出来了，我忍不住

想出去走走的欲望，悄悄穿上皮袍子，溜了出去。

“园子里也没有什么人了，我知道他们不是出去吃喝玩乐，就是已经睡了，我走来走去，无聊得很，忽然听到墙外有锣鼓鞭炮的声音，我想大概是玩龙灯的，心里实在想出去看一看。

“于是乘着院子里没人，我就从角门溜了出去，哪知玩龙灯的队伍已经走了，只留下些放过的鞭炮，仍在地上冒着烟。

“我失望得很，看到远远还有灯笼的火光，我就想追过去看看，反正等会儿再从角门溜进去，也不会有人知道。

“主意一定，我不再犹疑，迈开步子就往前跑，哪知方自跑了几步，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我家后面的一个小树林里发出来的，我仔细一听，像是有人在打架，当时我看打架的兴趣远比看龙灯的大，何况我一向胆子不小，什么事都不怕，也就突然变更主意，走到树林那边去了。

“越来越近，我听到那打架的声音也更奇怪，那是一种喘气的声音，又有一种呼呼的风声。

“我好奇心更大了，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躲在树后面往里看，只看到树林里有两条人影来回地绕着树干飞跑，那种速度可真吓人，最怪的是那两人一面跑还一面在互相击打着，举手投足间，都带起一股劲风，扫得枯树枝直发响。

“我吃了一惊，当时我不知道那两人是有着绝顶的武功，我还以为那两人是鬼呢，吓得我腿都软了，倚在树后面，再也走不动一步。

“忽然，那两人分而复合，只听到砰然一声，两人都倒在地上了，

半晌都不动，我心里更害怕，以为他们死了，方自想溜走。

“哪知那两个人又在地上动了起来，似乎想挣扎着坐起来。

“那时我如果乘隙一走，任何事都不会发生，我既不知道这两人都是当今武林中有数的高手，更不会由他们那里学得武功。

“那么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一个平凡的人。

“可是我虽然害怕，心里却更忍不住想留在那里看下去，那两人坐起来后，喘气喘得更厉害，简直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

“其中一人说道：‘龙老大，我们斗了几十年，今天总算有了结果了吧！’他惨笑几声，又说：‘以后我们就是想斗，恐怕也斗不起来了。’他的声音好可怕，我听了之后，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另外一个也喘着气道：‘那倒不见得，我们两个不分个胜负，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当时我就在想：‘这人的脾气好怪。’后来我才知道，这人脾气之怪，是天下闻名的。

“另一人又惨笑道：‘龙老大，别强撑着了，你我心里都有数，我中了你一掌，固然是活不成了，可是你也挨了我一下，难道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吗？’他说着话，惨笑的声音更难听。

“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你要是还不服气，我们就到阴曹地府里去比一比吧！’说完又长笑了数声，像是并未将生死放在眼里，当时我不觉得，现在我才知道，他这种豪气，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那‘龙老大’一声不响，过了一会，他忽然说：‘姓魏的，这么些年来，你有没有收徒弟？’

“那‘姓魏的’笑道：‘这些年来，哪一年我们不斗一次，我自己练武功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收徒弟？’

“他停了停，也问道：‘你呢？’

“那‘龙老大’也说没有，我心里更奇怪，这两人方才打得你死我活，怎地此刻却说起家常来了？

“我哪里知道这两人斗了几十年，到死了之后，还想斗一斗呢？

“原来这两人在武林中，俱有着绝顶的地位，一个叫‘湘江一龙龙灵飞’，一个叫‘威震河朔魏灵飞’，江湖上人将这两个人称为‘南灵’‘北灵’，南灵就是湘江一龙，北灵自然是威震河朔了。

“这两人本来可说素无仇怨，数十年来的相争，都争的是个意气。

“原来这两人几乎同时出道，又几乎是同时成名，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本来互不侵犯。

“哪知坏就坏在两人的名字都叫‘灵飞’，两人都是少年成名，又都是狂傲成性，尤其是龙灵飞脾气更怪，竟巴巴地由两湖赶到河北来找魏灵飞，一定要魏灵飞改掉‘灵飞’这名字。

“但威震河朔也不是等闲人物，怎肯受这个气，两人自然打了起来，可是两人却是武功相若，斗得不分胜负。

“于是两人约定再斗，这次湘江一龙输了一招，气得回去闭关苦练，第二年果然争回面子来了。

“可是威震河朔又怎肯服气，自然下一年他又去找龙灵飞，这样争斗不息，二十多年来，武林中竟将这事传为奇谈了。

“每值这两人比斗的时候，只要给武林中人知道了时间地点，大

家不远千里，也要赶去旁观，皆因这两人武功太高，而且每一年都有精进，奇诡的招式更是层出不穷，武林中人大多嗜武如命，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大家都不肯放过了。

“两人越斗威名越盛，江湖中人甚至有以此博彩的，互相打赌今年谁会得胜，皆因这两人武功本来相若，事前谁也没有把握谁能得胜，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今年的事，别人自然更无法知道了。

“后来两人都厌倦了别人的旁观，比斗的地方愈来愈隐密，这一年他们在这北京城郊的小树林里一较短长，哪知两虎相争，却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两人都身受重伤，眼看都不能活命了。

“这些事当时我全都不知道，心里自然就更奇怪，等到后来我成了湘江一龙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才将这些事告诉了我。

“可是这是有代价的，就在今天晚上，我就要为我死去的师父争一口气，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听这啸声，却一定就是那天晚上威震河朔和我师父约定的暗号。

“这真是命运，我和那即将要来的对手，都是被命运捉弄了的人，而这命运所带给我的究竟是幸，抑或是不幸，现在却是无从知道的了。

“当时魏灵飞和我师父又沉默了许久，魏灵飞突然说道：‘龙老大，你自己忖量忖量看，以你的功力，你还能活多久？’

“我师父想了一会，道：‘大约和你差不多，最多只能活个三、两天了。’接着，他又补充着说，‘那是要在这三两天里，决不能再妄动真气。’魏灵飞点了点头，又沉默了一会。

“他突然一抬头，向我站的那棵树的这面看了看，黑暗中，我只

看见他的两只眼睛在发着光，我心里既害怕又奇怪：‘怎地这人的眼睛这么亮？’

“哪知他却突然向我这面招了招手，一面说道：‘躲在树后面的人快出来！’语气是冷冰冰的，让人听了觉得他有一种不能抗拒的力量。

“我浑身一凛，冷汗直往外冒，想逃走，但又想到方才他们那种惊人的身法，知道就是逃也一定逃不走了。

“心里虽然害怕，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得一步一跌走了出去，却见魏灵飞一面看着我一面点头，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走到他们两个人的面前，他们凝神地望着我，把我从头打量到脚，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人自知活命不久，两人再也无法比试了，于是两人都有一种同样的心念，想一人传一个徒弟，来继续他们的比试，是以他们才问对方能活多久，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一个徒弟来承继自己未完的志愿。

“哪知我身子虽然躲在树后，又极力屏住呼吸，但还是被他们发觉了。

“等到我走了出去，他们看到我，都有将我收做徒弟的意思，但是我只有一个人，怎能做他们两人的徒弟？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于是他们又互相争执，都要做我的师父，那时我也有些动心，暗忖假如自己能学到他们那种惊人的身法该有多好。

“后来他们问我，到底愿意做谁的徒弟，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这两人我全都不认识，我又怎么能够选择呢？

“最后两人终于达成协定，那就是猜枚赌胜，谁赢了，谁就做我的师父，输了的那人在自己死前找一个传人，十年之后，再由他们的传人来比斗武功，一决他们终生未解决的胜负。

“后来湘江一龙赢了，威震河朔显得很失望，但仍然望着我说：‘好，龙老大，恭喜你收了个好徒弟，我只好再去找一个了，你关照你的徒弟，我关照我的徒弟，十年之后的正月到三月之间，他们两人都要聚会在这个树林里，以啸声为号。’说着，他撮口发了一声长啸，声音的奇特，令我至今难忘，方才我所听到的，也就是这种啸声了。

“说完，他困难地站起身来，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忽然抚着我的头说：‘小孩子，乖乖地跟着你的师父学两天武功，我担保你只要用心学，那么你就算是一生一世也受用不尽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竟微微生出些好感。

“我师父湘江一龙却迫不及待叫我坐下，先将这事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我，又问我住在哪里，要我带他回家。我心里有些为难，但是他们那种惊人的身法，对我的诱惑却又太大，我怎舍得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硬着头皮，带了他老人家进了我后园的倒轩，心想就是为此挨骂，也是值得的。

“自此三天，他老人家时时刻刻都盯着我，传给我一大堆口诀，我拿起纸笔划了许多练功的图形，现在我才知道，这些无一不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但那时我还嫌太苦。

“因为我一面还要到私塾里去上学，一面又要学这些，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幸好我买通了老梁，叫他不要将我书房里藏着一

个人的事告诉爹爹，不然我也要将他喝醉了酒的事说出来。

“他当然只有听我的话，这样过了三天，我脑海里塞满了一大堆练气行功的秘诀，到第三天早上，我禁不住睡了。

“那时醒来一看，我师父他老人家却不知何时已失踪了，我想起他老人家说过最多只能再活三天的话，心里难过得很，发狂地拖了老梁去找，但是茫茫人海，我又怎找得到呢？”

雪和泥，已沾满了他的朱履，但是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往事的追忆，使得他的确迷惘了，他长叹了一口气，暗忖：“十年来的苦练，我总算有些成就了。”

但是他武功的成就究竟已到了何种境界，却是他不知道的，也是他最盼望知道的。

因此，他亟欲一试，这是一种人类本能上的要求，他落寞地一笑，走进倒轩里，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考验之前，他需要静静地思索一下。

越过这宅院落围墙，外面是一条平常少有人迹的石径，因为这里已是城郊了。

穿过石子路，就是一片空旷的郊林，在一个相同的考验中的另一个人，此刻却正在这疏林里徘徊踟蹰着。

已经是正午了，在树林里徘徊的少年，神态略微有些不安，他的面容是瘦削而坚毅的，轮廓的线条非常鲜明，和王一萍的清秀气质迥不相同，但看起来却更有雄赳赳的男子气概。

他就是威震河朔魏灵飞苦心寻得的衣钵弟子，生长在北京西郊贫民窟里的孤儿向衡飞。

当日魏灵飞受伤颇重，但他仗着数十年的修为，在身中号称当时武林掌力最浑厚的南灵龙灵飞的一掌之后，仍能挣扎着走出林外。

他不敢妄动真气，更不敢施展轻功，只得缓缓地走着，心里一片茫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的。

他脚步踉跄，衣衫紊乱，看起来像是个落魄的穷汉。

夜，虽然并不深，但城郊已无人迹了，他走了一会儿，忽然，一颗石子嗖地打在他身上。

他微吃了一惊，但是从那石子的劲力上可以感觉得到，那不过是从一个绝无武功的人手上发出的，若不是他身受重伤，他弹指之间就可以将那石头击飞，但是现在，那石块竟然击得他有些发痛。

他有些怒意，朝那石块发出的方向一看，看到一堆顽童在那边厮打着，心中一动，漫步走了过去，却见有七、八个顽童正围殴着一个还只有十岁上下的孩子，嘴里还骂着极难听的话，那颗石子，想必也就是这些顽童所发出的。

被打的孩子仿佛甚是倔强，虽然挨了揍，但仍然一声不响，威震河朔再走近一点，见那孩子虽然蓬衣垢首，但是额阔如渊，双目如鹰，动作也甚为矫健，一望而知是个练武的可造之材。

威震河朔不禁暗呼侥幸，心目中已暗暗选中这倔强的男孩子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那群顽童以众欺寡，越打越厉害，威震河朔再也看不下去，沉着脸，暴喝道：“你们干什么？”

那群顽童一看大人来了，而且这大人看起来还凶得紧，想这些顽

童都是些十岁左右的幼童，哪有多大的胆子，听到魏灵飞的喝声，遂就一哄而散。

挨了打的孩子全身伤痕斑斑，紧闭着嘴，牙齿咬得紧紧的，威震河朔魏灵飞缓缓走过去，温和地问道：“疼不疼？”

那孩子倔强地摇了摇头，但却像是对这个替他解围的人非常感激，轻轻说道：“多谢——”

大约他对这类话并不常说，下面的话竟再也说不下去了。

魏灵飞了解地一笑，心想：“这孩子倒真对了我的心思，脾气竟和我一样。”遂伸手替他拭了拭脸上的泥污，含笑说道，“你是不是常被这些人欺负？”那孩子却紧闭着嘴，没有回答。

魏灵飞又道：“你愿不愿意学成本事，不再受人欺负？”他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可也不准欺负人。”

那孩子怀疑地望了他一眼，暗忖：“这个连走路都不灵便的人难道还有什么本事？”但他从小受尽欺凌，什么话都放在肚子里，小小年纪就养成一副沉默寡言的性格，并未将话说出来。

何况他自幼父母皆亡，难得有人对他和颜悦色地说话，此刻魏灵飞替他喝退了欺负他的顽童，对他又这么温和，充满了爱护和关切，他嘴里不说，心里的感激却是深邃的，那也远不是世间任何言语可以形容出来、表达出来的。

这从他那一双大而漆黑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魏灵飞望着他的眼睛，长叹了一声，暗忖：“我若能多活几年，我一定要将这孩子好好地教养成人，唉！可惜我心有余，而力却不足了！”

一念至此，面上神色不觉怆然，那孩子突然说道：“我愿意学本事。”他不愿伤了这对他这么好的人的心，心想无论这人有没有本事，只要他对我好，我就愿意跟着他，学不到本事也行。

他这一念，不但使魏灵飞死能瞑目，也使他自己变成纵横武林数十年的代大侠！

他的一切环境，显然远远比不上养尊处优的王一萍，王一萍除了读书学剑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不再理会，而他呢，每日还要为生活而挣扎着，否则，就无法再生存下去。

可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却往往能造成一个人坚毅的性格，人们在逆境中所得到的，也远比在顺境中得到的多，有人一生富足太平，结果一生庸庸碌碌。等到他遇到挫折，他却可能变懦弱为坚强，这正如一颗钻石，未曾琢磨，是永远不会焕发出光彩的。

三天后，魏灵飞撒手西去。这三天来，向衡飞当然知道他的师父就是威震两江的一代大侠，也了解了其从师父处所得到的是何等贵重的东西，虽然他自己认为，他从魏灵飞那里所得到最贵重的东西，并不是足以傲视江湖的武林秘笈，而是魏灵飞对他的温情。

是以魏灵飞死了，他更难受，他亲手掘了个小小的土坑，将这一代大侠埋葬在里面。魏灵飞纵横武林，叱咤江湖，却再也料想不到得此死所，然而人们能被爱着自己的人埋葬，那可算是幸福的了。

十年来，向衡飞真如一颗钻石，越琢磨，发出的光亮也越大。

他虽然混迹在北京的低级社会里，然而他却出污泥而不染，当然也免不了会沾染到一些恶劣的气息，但他本质却还是善良的。

他可以坐在一堆掷着骰子的无赖身旁看书，他可以在别人寻仇惹事时隐藏自己的武功，这些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自从他遇到了魏灵飞，他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开始知道，人生在世，除了活下去之外，还有许多比活下去更重要的。

酒楼厨房里污秽的小间，娼馆楼下狭小的暗道，郊外无人过问的荒祠，四城地痞包底下的赌馆，在这种地方，他生存了十年。这十年来他像一颗藏在泥污里的明珠，深深地隐藏着自己的光辉。

十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走到王一萍所居的巨宅外的荒林，他也不止一次地暗忖：“只要师父和别人约定的日子到了，我到这里来为他解决了他生平所没有解决的事，我就要远走高飞，以我自身的武功，到江湖中一争短长，让北京城里那些欺负过我的人，知道我并不是没有本事，而仅仅是不愿将本事用在这种卑不足道的人身上而已！”

当别人欺负他的时候，他暗地将唾沫吞在肚里，而不吐在对方脸上，因为他想这些人都是卑不足道的，不配和自己动手，他忍耐着，在北京城的下层社会混了十年的他，得到了一个“受气包”的绰号。

然而这绰号，却给了他更大的决心，使他有更大的勇气去忍受侮辱，因为他要等到那一天，给那些人更大的惊异。

这种勇气和毅力是值得崇敬的，因为这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他常读《史记》，那是他从一堆发了霉的旧书堆里拾到，坐在私娼小金花家里厕所外面的草墩子上读的，当他读到韩信，读到韩信所受的胯下之辱，他合上书，闭起眼睛，冥想了好久。

他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所看到及经历到的事也一年比一年多，私

娼馆里的红倌人，也逐年在更换着，但是私娼们所用来蛊惑客人的手段，和客人们卑劣可笑的行为，却是永远也没有改变，千古一律的。

对于人世的每一件事，他了解得太多了，那远不是王一萍走马章台时所得到的那一点点隔靴搔痒的经验可比，他唾弃着这种廉价而虚伪的欢笑，而渴望能得到一种纯洁而真挚的情感。

他穿着粗劣的衣服，笨拙、破旧的靴子，形容甚至有些狼狈，但他昂藏七尺，器宇轩昂，却一点也没有猥琐的样子。

除了爱钞外还爱俏的姐儿们也有的对他垂青，其中也有投怀送抱的，他既不推却，更不接受，他不推却那是因为他天生一副不愿伤害别人情感的性格，他不接受是因为他对这类事了解得太多，他总认为没有深刻的了解，哪有深刻的感情？

光阴倏忽，他脑海中时刻未能忘记的是他师父威震河朔魏灵飞所约定的时日终于来到了。

从过年时他就开始盼望，但心中也难免有些紧张，和那种唯恐自己敌不过别人的感觉，因此他找了个荒祠，埋首苦练，直到三月。

大雪方止，他到了那疏林，此时积雪方融，春色未至，郊外全然是一副冷落萧索的样子，只有林树枝节上微微发出的一些新芽，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北国的春天虽迟，但终究总是要来的。

他气纳丹田，悠然发出几声长啸，然后他踟躅在疏林里等候着。往事如烟如梦，他咀嚼回味，虽无回甘，但终究是值得怀念的。

他暗忖：“从今天起，这些都和我完全没有关系了。”想到以后单身闯荡江湖的生涯，心中一阵热血奔腾，而想到那将来到的考验，他

又不免有些紧张，心中思潮如涌，不知天之既暮。

于是他撮口作声，再次发出一声长啸。

第二回 啸雨挥风，掌如龙矣；行云流水，步亦灵哉

向衡飞撮口长啸，就在那啸声将住未住之间，疏林外电也似的掠来一条人影，身形的轻巧灵妙，几乎是难以形容的。

向衡飞啸声倏然而住，那人影也倏然顿住身形。夜色朦胧，满地雪色如影，两人面面对，心中却不由生出一种难言的感觉。

这十年来，他们的生活，几乎都是以今日为重，彼此对对方的揣测，也不知有千百种。向衡飞张目如电，微一打量，只觉得对方丰神如玉，风姿翩翩，目光莹如晶玉，而对方也正在打量着自己。

缘之一字，自古最是难解，这两人终日刻苦自励，勤练武功，都是以击败对方为目的，然而此刻面面对，彼此竟都生出了好感，这也许正合了所谓“惺惺相惜”那句话了。

王一萍轻裘罗衣，衣袂飘然，正如风中之玉树，摇曳生姿，向衡飞久困穷域，终日所接触到的，不是引壶卖浆的贩夫走卒，就是满面伧俗的市侩伧夫，自己虽是昂藏不凡的大丈夫，心目中却常常幻想是那种轻裘肥马，倚马斜桥的浊世佳公子。

这正是人类心理的特异之处，人们之相知为友，除了彼此习气惯道，性格相近那一种之外，对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一类人物，也常会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好感，甚至还会有一些倾慕的感觉。

向衡飞如此，王一萍又何尝不然，这两个身世迥异，性格悬殊，身份也差了不知多少的少年俊彦，在这互相见面的第一眼里，竟然各人心里都有结纳之意，但造化弄人，却使得这两人非但不能结为知友，还得处于不能两立的地位，日后恩仇缠结，竟险些化解不开，世事之

安排，每多如此。

在这一瞬，两人心意相通，彼此都从对方的目光里，获得了一份了解，但两人自忖情况，又不能不对对方怀有警觉。

向衡飞颠沛困苦，有生以来，不知遇见多少阴险狡猾之人，多少阴险狡诈之事，对人类，他可说已了解得很多，环境使然，令他对人类都抱有偏激的看法。此刻警戒之心，也自然高些，脚步微错，气定神凝，正以十年来苦练而成的内家真气待敌了。

而王一萍出身世家，自幼即处于顺境，对人对事，他却没有一种明确的看法，只求性之所喜。

此刻他面对着向衡飞，心中只存良朋相对，秉烛夜游之情，先前所抱的那种敌视警戒的心理，此刻已完全消失了。

此刻的情景，的确可称得上是“奇妙”的了，两人都知道对方就是自己十年来刻苦自励的对象，但对方究竟是谁，却不知道。

向衡飞真气凝聚，张目一望对方，却见他面上似笑非笑，脚下虚飘飘的，完全没有一丝凝神迎敌的样子，不禁对自己的戒备，微微觉得有些惭愧，须知他天性如此，大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风，若有人对他有丝毫好处，他永生难忘，千方百计地要去报答人家，人家若对他有什么不好，他反倒不放在心上，这因为他对人们的冷漠和鄙视，已见得太多，对这种事，他就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了。

这与他的外形，极不相称。他外表看来，非但精明干练，气势不凡，而且双目如鹰，凛然有威，但内心却和易近人，是个谦谦君子，只是他毅力特强，一下决心，就再难更改了。

向衡飞转念至此，轻轻一吐气，将凝聚着的真气松散。

王一萍微微向前走了一步，朗声道：“阁下可是威震河朔魏大侠的传人？”他此话自是明知故问，但此时此地，却又有什么别的话可以说，向衡飞微微一笑，道：“兄台想必是龙大侠的传人了。”

向衡飞平日难得一笑，是以笑起来更令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王一萍才名甚高，人又英挺飘逸，平日自然自许甚高，但见了向衡飞，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倾慕之念，见了向衡飞这一笑，心中更不禁生出温暖之感。

向衡飞一抱拳，道：“在下向衡飞，奉先师之命，在此恭候阁下。”他终于说出此行的目的，也像是在提醒对方。

王一萍哦了一声，目光在向衡飞身上一转，道：“小弟王一萍。”他顿了顿，扭转话题，问道：“听阁下的口音，也像是久居京城的，小弟终日在京城走动，却无缘得见阁下一面，真是可惜得很。”

向衡飞的眼光，不期然又落在王一萍华丽的衣衫上，暗忖：“你出入的地方，哪里会见得着我，就算看到了，恐怕也会不屑一顾的。”口中却缄默着，不愿对他的问话作任何表示。

其实向衡飞所居的八大胡同，王一萍去的次数也不在少，虽不曾灭烛留髡，但也是入幕嘉宾了，只是王一萍年少多金，又复多才，走马章台之下，满楼红袖频招，自不会看到这楼下的“受气包”了。

夜色更浓，春寒侵人，远远传来几声犬吠，林木飒然，又起了风，风势颇劲，向衡飞衣衫单薄，幸亏他自幼得魏灵飞内功真传，但饶是如此，也不免微微觉得有些寒意，脚步微微移动了一下，踏中一段枯

枝，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随着这一声轻响，又有“托，托”之声传来，竟已起更了，向衡飞双眉微皱，陡然想起恩师的遗命，再一抬头，望见王一萍毫无敌意的面容，微一咬牙，道：“先师与令师龙大侠，昔年曾有十年之约，故遗命小弟在此恭候兄台，方才小弟看到兄台入林时的身法，想必已尽得令师真传，小弟与兄台虽然一见如故，但却不敢忘却先师遗命，故不自量力，想领教领教兄台的绝艺。”

王一萍陡然一凛，他自幼娇宠任性已惯，此刻暗忖：“你难道还以为我怕你不成？”觉得自己对他的一番好意，人家全不接受，心中遂有被委屈了的感觉，不禁生出些怒意。

他年少气傲，却想到对方的处境，一正面容，道：“好，好，小弟虽然不才，却也正是要来领教领教威震河朔传下来的绝艺的。”他冷笑又道：“阁下如果心急，现在就动手吧。”

声犹未了，他脚步一错，飏然一掌，已劈向向衡飞的左胸，向衡飞蓦地一惊，双掌上迎，砰然相击，两人都被震得后退了几步。

向衡飞暗怒：“这人怎地说打就打。”他不知道王一萍正是这个性格，两人本是惺惺相惜，此刻互一对掌，虽然都未使出十成功力，但心里都对对方的功力有了个谱，知道对方功力和自己相若。

而且两人心中此刻都有了芥蒂，好胜之心亦油然而生，王一萍冷笑道：“请吧！”双掌一错，“龙形一式”，单掌斜穿，正是南灵龙灵飞的“龙形九式”里的第一式，他出掌如风，已用了七成功力。

向衡飞再一皱眉，不禁对这种公子哥儿的脾气有些不满，遂脚踏

连环，轻易地避开来式。

威震河朔享名武林已四十年，撇开掌法、剑法，以及绝妙的轻功不谈，还有更令武林中人钦佩的，他精心钻研而出的“空灵步法”。

须知任何一种武功，皆是以步法为主，任何练武之人，下盘的根基都是最为注重的。

此刻向衡飞步法施展开来，身形果然如行云流水，飘忽自如，两人各以师门绝艺迎敌，虽然两人都是初次出手，但这种威震武林的功夫，的确不同凡响，顿时掌风飒飒，掌影漫天，声势之壮，恐怕即使是这藏龙卧虎的北京城也是难得一见的呢。

但此刻四野无人，谁也看不到这两个都将成为武林中一代大侠的少年的龙争虎斗，枯木有灵，也该窃喜自己的眼福不浅了。

两人一搭上手，便再难控制住自己，何况他两人十年来朝夕苦练，对自己所熟悉的身法、掌法、步法，都有一种习惯性的连贯，一出手，招式便如长江大河之水，滔滔不能自绝。

犬吠声更急，由远而进，群犬争吠，老江湖一听便知，是有人走了过来，但这两人全心全意都放在比斗之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处，只是两人虽然出手如风，但谁也不想将对方废在掌下，手下自也留了三分。

更鼓之声，也越来越近，原来方才的犬吠，就是因为巡更的人走过时发出的。

又拆了几招，王一萍心里奇怪：“这向衡飞掌法也未见如何精妙，但我每发一招，却都被他轻而易举避开了。”他也不知道威震河朔的

武功精妙之处，就全在那两条腿上，是以龙灵飞遗留下的武功，也全以身法的训练为主，甚至要他每天绕着树跑，就是用以来对付魏灵飞错综迷离的步法的。

更鼓之声愈近，隐隐已听得出敲更的人嘴里哼着的小调。

向衡飞方自有些警觉，王一萍却“嘯雨挥风”、“云龙现爪”，掌式连绵，又攻来两掌。

此时焉有他思索考虑的余地，身形流动，曲肘沉臂，脚尖微微一扫，连消带打，他与王一萍交手这一会儿，招式的运用，更见纯熟了。

蓦地，更鼓声突断，一人惊呼了出来，喝道：“谁呀？在干什么？”虽然是喝问，但声带惊恐，却不是喝问的声调。

王一萍、向衡飞各各一惊，倏地住了手，鼓更的人大着胆子走了过来，方才他在林中看到两人的身手，惧得半边身子都发麻了，此刻走过来一看，却又不禁惊呼道：“原来是王公子。”

须知王一萍乃当地世家公子，这些看更人焉有不认识他之理，但平日这些人所知道的，王一萍只不过是个有名的才子而已，此刻他们见了王一萍的身手，这些人虽然只懂得两手三脚猫的武功，但对此道却通窍得很，是以惊异万分。

王一萍暗地叫糟，那两个看更人手里却提高灯笼，借着灯笼的光，见到他面色甚为难看，忙忙含着笑脸说：“小的们还以为有什么歹徒在这里闹事呢？想不到原来是公子爷在这儿——”转脸偷偷一望向向衡飞，暗忖：“这不是‘受气包’吗？”心里更奇怪，但却也不敢说出来。

总之这些看更人也大都是混迹在下层社会里的，平日当然也认识向衡飞，如今见“受气包”不但武功惊人，而且居然和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王公子在一起，对“受气包”的看法，自然大大改观了。

王一萍眼珠一转，微微一笑，伸手把住向衡飞的臂膀，道：“你们大惊小怪干吗？我不过和向公子出来活动一下而已。”说着拉着向衡飞朝林外走了两步，又道：“还站在这里干吗？快敲你们的更鼓去吧。”

那两个看更人诺诺称是，听到“受气包”突然变成“向公子”，脸上的表情颇为奇怪，向衡飞见了，心中不禁暗暗好笑。

王一萍回头又厉声道：“快走，今天的事可不准说出去，知道了吗？”两个看更人头一低，“托，托”又敲着更走了。

王一萍把着向衡飞的臂膀又走了几步，走到林外，手仍未放，向衡飞暗忖：“这王一萍真是公子哥儿脾气，全不理人家心里的想法，自己高兴怎么便怎么，日后若去江湖走动，不吃亏才怪！”

其实人之性格，大多随环境而异，向衡飞若处在王一萍的环境之中，也可有王一萍的脾气，王一萍日后若稍受挫折，习性也自然会改变的。

王一萍仰首望天，忽地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向兄，人生之际遇，实最难测，你我若非遇见先师和魏大侠，今日也不致动武，有缘相见，结成知友亦未可知，可是现在——”

他颓然顿住了话，缓缓松开把住向衡飞的手，又长叹了口气。

向衡飞侧目而视，方待说话，王一萍又幽然道：“现在你我各衔

师命，却是势必要分出高下不可，就是今日分不出，明日也要分出，甚至于像我俩恩师般纠缠数十年亦未可知——”

向衡飞心中亦有所感，口中却道：“只是你我都受了师恩，师命怎可违背，何况他们两位老人家仙游之前，唯一念念不忘的，也只有此事呢。可是小弟但愿此事，能在你我这一代就结束，不再牵涉到你我的下一代了。”

王一萍陡然一凛，想到此事可能引起的后果，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两人寂然了许久，彼此经过方才那一役，都知道对方功力和自己相差无几，那么此事就非常可能再演出和上一代相同的悲剧。

但龙灵飞和魏灵飞怨仇乃自身所结，而他两人不但素无怨冤，相见之下，各各都有结纳之意，虽然师命难违，但心中却不免感到惆怅。

王一萍出身书香世家，沾染的文人习气又重，对一字之诺，尚看得轻些，向衡飞却是个自幼在拳头刀口下讨饭吃的角色，江湖上虽寂寂无名，然而越是这种角色也就越重然诺。

何况他幼遭孤陋，第一个对他表露出关注慈爱的，就是威震河朔，虽然只是寥寥三数天，但是这三数天里威震河朔所施于他身上的温情，却是这个性极强的向衡飞永生不能忘却的。

他极力控制住自己对王一萍向他表露的友谊，他虽然也感激，但他只能隐藏在心中而已。

是以他再三地说：“师命难违。”纵然他与王一萍之间彼此倾慕，但胜负却是定要分出的。

王一萍向有才子之称，为人自然聪明绝顶，此刻微一考虑，遂决

定了一条他自认为是最聪明的办法。

那就是在必要时让向衡飞胜他一招，那么这数十年来的意气之争不就可以完全解决了吗？

哪知事情的发展，日后全然出乎他意料，他虽有此心，却无法做到呢。

那两个敲更人又转了回来，看到他两人仍站在那里，远远避开绕了过去，更声托托，却仍并未走远。

王一萍一笑，慨然道：“今日夜已太深，这两个更夫又来惹厌，反正你我恩师所订之约，并未限定今天解决。向兄何不先与小弟盘桓三两日，让小弟能多领些教益，月尾之前，再寻一日决个胜负，日后无论谁胜谁败，你我仍是好友。”他敞声一笑，又道：“我恩师的遗命，只是要我两人决一胜负而已，却并未禁止我两人交友呀！”

向衡飞沉吟了一会，总觉得王一萍的话有些似是而非，但以事实而论，却又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何况他感情极重，对王一萍亦甚倾倒，遂也慨然道：“这样也好。”王一萍大喜，道：“那么今宵向兄且去弟处，抵足而眠，今夕虽非良夕，但你我却可剪烛夜话，岂非快事。”

向衡飞一笑，道：“只是三数日后若分不出胜负的话——”王一萍接口道：“那自然要等事过再说了。”

两人缓缓走向王一萍的园林，此地距王宅本不甚远，三数句话间，已可见到王宅后园用青砖红泥造成的园墙了。

王一萍笑指着道：“那里就是寒舍了。”向衡飞一看，心中暗自好笑，忖道：“这等所在还称之为寒舍，看来这位王兄的文人习气，的

确是太重了。”他平日所相与的，俱是些粗汉，平日谈吐之粗劣，自然不在话下，虽然他读书尚多，和王一萍对答之间，也在极力收敛，但对王一萍文绉绉的谈吐，却也免不了要觉得有一些不大习惯。

忽地，向衡飞停住脚步，轻轻一拉王一萍的手，王一萍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条人影，自左侧掠入王宅的后园。

那人影身法不弱，身形起落之间，竟有两丈远近，向衡飞愕然问道：“王兄家里还有什么精通武功的人吗？”

王一萍更惊异，道：“没有呀！”微一转念，惊道：“只怕有什么梁上君子要光顾敝舍了。”向衡飞摇头道：“不会，不会，据我所知，京城之内的小偷，没有一人有此人的身手。”王一萍暗暗一笑，忖道：“他对京城里的小偷倒熟悉得很。”其实那夜行人轻功之高，别说是小偷里不会有，就连两河武林里，恐怕也很难再找出一、两个来。只是王一萍与向衡飞两人不明武林中人功夫的深浅，把别人都和自己来比，却不知道以他两人此时的身手，已经足以震惊武林了呢。

王一萍忽然思索起向衡飞的身份，站在那里竟然未动，向衡飞却暗自着急：“这位真是公子哥儿，有夜行人进了他家，他还站在这里像没事似的。”一拉王一萍，道：“王兄总该进去查看查看吧。”

王一萍一惊，忙道：“是、是，向兄也一齐去。”身形动处，宛如一双轻燕，一个起落，掠出三丈开外。两人的轻功，竟也不相上下。

两人进入了后园，身形的灵巧，使得自家绝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来。向衡飞鹰目四顾，庭院深寂，四周哪有人影。

王一萍也自侧首低语道：“看不到人呀！”转念又不禁骂自己太笨！

“那人如果是想来偷窃，自然不会在园子里打转了。”猛又想及那人如果掠入前院惊动了父母，岂不糟了，忙又低语道：“向兄，我们到前面去看看那厮有何举动。”

两人身形再起，本能地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在他们身形跃起的那一刹那，两人忽然听到园中荷池旁的假山附近，发出一阵阵极为轻微的敲击之声。

两人临敌经验虽不足，武功却是得自真传，不约而同地在空中一扭身躯，停顿住向前掠的力道，微一转折，轻巧地落在园中一株巨大的树干上，想查看这敲击之声的来源。

此刻夜色甚浓，两人略一闭目，练武人的目力本不寻常，何况他两人自幼即得到内功真传？略一探视，立刻发现一全身着黑的人影在围着假山缓缓走动，手持一物，不停地轻轻敲击山石，声音的轻微，若不是两人事先警戒，绝难听出。

他两人这一看清，心中倒反而更奇怪，这人半夜三更跑进人家的花园里敲石头作什么？

尤其王一萍，方才估量此人非奸即盗，此刻却见此人只是在敲石头而已，虽然鬼鬼祟祟，但敲石头总不能算作奸盗吧？他心中不解，问道：“向兄，此人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

向衡飞也自摇头，却见那人微一停顿，似乎听到了王一萍讲话的声音，忙低声道：“我们把这人弄出去问个明白。”王一萍忙称是，两人片刻之前还在动手过招，此刻却已并肩迎敌了。

向衡飞劲贯右掌，力透指尖，将枯树的树枝折了一段下来。连日

风雪，那树枝湿透了，折下来的时候，竟没有发出声音。

向衡飞又将那段树枝分成十数段，分了一半给王一萍，手一扬，一段树枝电也似的向那行踪诡异的夜行人击去。

那人身手也不弱，听到暗器破空的风声，身躯一扭，避了开去。

向衡飞、王一萍两人存身的枯树，距离假山尚有一段距离，但那树枝去势如电，而且余势不衰，“夺”的一声，击在假山上，王一萍暗暗点头，暗忖：“他手上的功力不弱。”

总之以树枝当暗器是极难的，能练到向衡飞这种手法就更难了。

那夜行人眼观四面，见来的暗器体积甚大，料知不会有毒，伸手一抄，将那段树枝接了下来，只觉暗器劲力甚强，甚至是平生仅见的。一看之下，竟是段树枝，不禁大骇！“京城附近怎地有这种内家高手？”

他再不迟疑，也不敢发话，匆匆向暗器的来路一看，朦朦胧胧地没有看清，身形一弓，猛一展身，向园外掠去。

向衡飞悄声道：“钉住他！”毫未作势，人就从树干上掠了出去。

两人轻功还比那夜行人高出一筹，到了墙外望见那人并未跑出好远，脚下一加劲，身形更快，转眼就要追上了。

那人想必是个武林中的能手，瞬即发觉身后有人追踪。回头一望，见到追踪自己的人的身法，竟远比自己高明，心中暗暗叫苦：“哪里跑出这两个武功如此高的人来的？”心中突然一动，竟停住身形，非但不再前奔，而且转过身子，居然等起来了。

向衡飞、王一萍又一愕，也猛然停顿住身形，收放之间，潇洒自如，绝没有一丝勉强的意味。那夜行人更惊：“这两人是谁？怎地身

手如此高明。”再一细看，依稀却像是两个年轻的后生。

那夜行人久闯江湖，大风大浪不知见过多少，此刻他并不慌张，从容抱拳道：“朋友夤夜追踪，不知有何见教呢？”

王一萍暗忖：“我不问你，你倒问起我来了。”朗声一笑，道：“朋友夜入敝舍，却又有何见教呢？”

那夜行人哦了一声，再走前两步，将王一萍、向衡飞的面容看得更清楚了些，忽然抱拳一揖，道：“小弟冒昧，不知道阁下就是园林主人，恕罪、恕罪。”王一萍心中一动：“这厮倒也文质彬彬的。”先消了一半气，再一打量这夜行人长身玉立，面白无须，两眼也炯炯有神，很像个人物，不觉又添了几分好感，竟也道：“恕罪倒可免了一一”言下已无敌意。

向衡飞眉头一皱，暗忖：“公子哥儿脾气又来了。”遂接口道：“不过朋友半夜三更闯入别人园子里，却是为的什么呢？”

那夜行人侧目一望向衡飞，不觉一惊：“这人好厉害的目光！”面上微微露出笑容，道：“此事说来，实是荒唐。”他微一打量王一萍的装束，又道：“只是小弟看阁下不但是位高人，还是个雅人，对小弟此一荒唐之举，也许可以原谅的。”

向衡飞闭着嘴不出声，王一萍却大感兴趣，道：“请说。”

那夜行人又一笑，道：“小弟虽是个武夫，但自幼即有爱石之癖，只要有好石头，千方百计地都要去搜罗来。”他又笑了笑，道：“阁下日后如有暇，不妨到寒舍去，小弟身无长物，家里各色各样的石头，也不知有多少块了。”

王一萍也走上一步，问道：“府上在哪里？”那夜行人道：“敝舍在江南桐庐，此次北来，就为的想搜集些石头回去的，但小弟在京城人地生疏，而除了巨宅深园之外，哪里找得到稀有的石头？是以小弟不嫌唐突，竟做了梁上君子了。”说完连声大笑，王一萍听得入神，笑道：“阁下真可算是雅贼了。”两人一问一答，竟像在讲起家常来了，向衡飞微微摇头，也不好出声。

突又传来更鼓之声，向衡飞道：“那两个更夫又来了。”王一萍笑说：“无妨。”转脸又对那夜行人道：“家父昔年也爱石成癖，不是小弟说狂话，寒舍园中的山石，无论哪一块都是家父昔年重金收购来的。”他一笑，又说，“阁下找到寒舍，倒还真找对地方了。”

那两个更夫果然又走了过来，看到王一萍一怔，暗忖：“怎么王公子还在这里？”再一看到那夜行人，灯笼的光将那人的面容照得阴沉沉的，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更夫，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异样的神色来，连更梆都忘记敲了。

王一萍看到更夫不走，轻叱道：“又来干吗？”回头向始终笑脸凝神倾听的夜行人道：“兄台大名？”那夜行人忙道：“小弟贺衔山，江湖朋友抬爱，却将小弟叫做抱石书生。”

王一萍一笑，道：“这倒真是名副其实了。”并未如何注意。

他却不知道抱石书生贺衔山近年来在江湖中声名之隆，几乎已超过了昔年的“南北双灵”呢。

“小弟王一萍，是个江湖上的无名小卒而已。”他又为向衡飞介绍了，又道：“小弟虽然无才，但兄台这种雅人，却是小弟最喜结交

的，兄台如果愿意，不妨也到舍下盘桓几天，家父所藏的那些石头，也要待名家的鉴定呢。”

贺衔山大喜，道：“固所愿也，不敢求耳。”王一萍朗声笑道：“今夜一夜，小弟交到两位知己，真叫小弟太高兴了。”

向衡飞虽然总觉得这“贺衔山”有些蹊跷，但是他自知对这些文人的奇癖一窍不通，暗忖：“也许这姓贺的真是去偷石头也未可知。”转念又忖，“何况人家主人都不怀疑，我又多事作甚？”

第三回 轻嗔薄怒，益增其媚；蚀骨消魂，另有用心

第二日清晨，管理王宅后园林木的花匠，心中暗自奇怪，公子的书房里怎么突然多了两个生客。而且这两个客人的打扮装束都不伦不类，远不及公子素日所交往的那些人那么文质彬彬。但奇怪的是公子却像对这两人甚是亲热，甚至比对那些文质彬彬的公子阔少还要亲热些。

这些事花匠只是在肚子里奇怪，可不敢问出来，拿眼睛偷偷去打量人家，哪知被人家的目光一瞪，吓得赶紧低下头去打扫积雪，暗暗思忖：“这两人的眼睛怎么会这么亮？”

雪开始融化了，天气格外地冷，三人都是刚起来，送来给王一萍一个人吃的早点，被三人吃了还有很多，粳米和鸡汤熬成的粥，向衡飞还是第一次吃到，暗忖：“富贵人家的子弟，真是得天独厚了。”

三人走出园子，园子里的空气是寒冷而清新的，王一萍带着他们在园子里绕了一圈，向衡飞始终沉默着，像是有心事，那抱石书生贺衔山的眼睛转来转去，却始终离不开那假山。王一萍暗笑：“这位仁兄的爱石之癖倒是真的很深呢。”遂陪着他走了过去。贺衔山喜色满脸，不住地称谢。向衡飞冷冷在旁打量，却见此人的脸色在白天看来，白中带青，眼神也微微有些不正，比在黑夜中看来，更令人讨厌得多。

须知向衡飞在外闯荡，磨炼已有十余年，什么人没见过，当下心中已然有数，知道这抱石书生定是被女色斫伤过度，不禁对他更起了反感，但王一萍与他谈笑风生，却仿佛和他很投机。

贺衔山口如悬河，诗、词、书、画、琴、棋、弹、唱，讲起来俱

都头头是道，说及女色，更是眉飞而色舞。向衡飞暗暗皱眉，神色甚是冷淡。贺衔山笑道：“向兄对这些像是毫无兴趣？”向衡飞敷衍了两句，王一萍却笑道：“贺兄不但文武双全，而且还是个风流才子呢。”

贺衔山仰天长笑，道：“小弟一介俗夫，不但文武两途比不上阁下，就是这‘风流’两字，在阁下面前也万万谈不上。”王一萍笑着谦虚，心中却不免有些得意。他裘轻马肥，风流多金，在九城中的确可称得上是风流才子，只是他庭训颇严，人也不俗，虽过屠门，却未大嚼，仅以倚红偎翠、丝竹言笑为乐事罢了。

王一萍意兴飞扬，贺衔山着意恭维，向衡飞冷眼旁观，暗忖：“这厮究竟在搞什么鬼？”原来这爱石成癖的抱石书生真正到了石头旁时，对这些珍奇的山石反倒看都不看一眼了。

午膳颇丰，向衡飞喝了几杯白干，意兴豪飞，支起窗户，风生满襟，回头一望，却见贺衔山正在温着花雕。

他眉头一皱，暗骂：“男子汉大丈夫，喝这些猫尿算什么？”跑到桌旁，又满满斟了杯高粱，一饮而尽。王一萍拍掌大笑：“好！好！”也举起酒杯，仰首干了。

向衡飞笑道：“这才是大丈夫行径。”侧目一望贺衔山，见他正举着一杯已经温热了的花雕在慢慢啜着，一面笑着说：“对于‘酒’，小弟是万万不及两位，可是‘酒’下面的一字么？哈——”

王一萍接口道：“饮酒而未对美人，实乃一大憾事。两位如有兴，小弟倒可做一识途老马。”他朗声一笑，道：“京城名妓，实有醉人之处，贺兄向居江南，恐怕还未领略过呢。”向衡飞尚未答话，贺衔山

已推杯而起，笑着说：“走走！此间未竟之饮，等我们到那边再续上吧。”

对这些风尘脂粉，向衡飞一向都厌恶得很，这也许是他在那种环境中所造成的。须知人们对一件事了解得过深，自然也就会对那件事失去兴趣，其实人生如梦，逢场作戏最好。

于是向衡飞拂了拂衣衫，道：“两位兄台有兴自去好了，小弟却不便奉陪。”他转面向王一萍抱拳道：“兄台高义，小弟感激得很，只是先师遗命未了，小弟还是要来拜望的。”

王一萍微微皱眉，暗忖：“我倾心结交，你竟不愿交我这个朋友，难道我有哪点配不上你？”方才向衡飞直言不去，他已有些不快，这种公子哥儿，最怕人家扫他的兴。

向衡飞一再提及“先师遗命”，王一萍更不满，微一拱手，道：“既然如此，小弟也不能勉强，三日之后，兄台再来便了。”他略一停顿，又道：“只要小弟没有其他突生之变，定会给兄台一个满意的答覆，此刻恕不远送了。”

话当然说得不客气，向衡飞倒也并不介意，人家对他态度的冷暖，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于是他拱手告辞，眼角都没有向贺衔山面上瞟一下。

贺衔山望着他那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衣衫的背影，冷笑道：“这穷小子是谁？”他已看出向衡飞与王一萍之间的不快，是以他才以“穷小子”来称呼向衡飞，人情之淡薄，由此可知。

王一萍正招呼小厮备事，闻言脱口道：“此人乃先师生前一个大

对头的弟子，他——”他终于止住话，没有往下说。

这并不是说他在顾忌着什么，而仅仅是他认为这话没有说的必要而已。

贺衔山心一动，赶紧追问：“兄台的武功，不是小弟瞎奉承，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顶尖高手。兄台的师父，想必也是位高人，小弟揣测许久，心里已猜中了八九分，兄台不妨说出来，小弟看看猜得对否？”

这种非常技巧性的问话，果然使涉世不深的王一萍入彀了。他随口道：“先师龙灵飞，过世已有十年了，兄台恐怕不会知道吧。”

贺衔山面目变色，失声惊道：“原来兄台竟是‘南灵’龙大侠的传人，龙老前辈隐迹江湖十年，武林中众说纷纭。”他长叹了一口气，又道：“却想不到他老人家已然亡故了。”

原来当年龙灵飞与魏灵飞京畿比武，双双丧命，武林中人并不知道，对这两位一代大侠的揣测也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王一萍笑道：“兄台也知道先师的名字？”贺衔山道：“‘南灵’龙大侠一代人杰，江湖中谁不知道他老人家，谁不景仰他老人家？”他眼珠微转，又道：“想不到他老人家竟尔仙去了，想必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

听到贺衔山这种说法，王一萍第一次知道了他师父在武林中的地位，十年之后武林中人提及他的大名，还有惊奇仰慕的感觉，这种声望，使得王一萍心中怦怦，已然大动了。

贺衔山见他仍未答话，紧接着追问道：“龙老前辈得的是什么重

症，怎地突尔仙去了？”王一萍微一惊觉，已自幻梦中醒过来，听到贺衔山的话，微微摇头道：“先师是和他老人家的一个大对头交手时，各自中了对方一掌，竟然同时毙命了。”

贺衔山“哦”了一声，眼珠又转动了起来，道：“另一位可就是与他老人家在武林中齐名的‘北灵’威震河朔魏灵飞吗？”

王一萍颌首，又道：“方才那位向兄，就是威震河朔的亲传弟子，他也要承继师命，来和小弟一较身手呢。”贺衔山随口道：“这真叫做不自量力了。”

王一萍一愣，并不明了此话中确切的意思，他怎会知道贺衔山此刻心中所忖之事呢？

当日南灵北灵突然双双在武林失踪，虽然有人也不免猜测他们是死了，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死因。须知南北双灵虽无门人弟子，但却都在江湖上拥有许多极亲近的朋友，那也就是说在江湖中拥有一部分极大的势力。

若此真相传出——南北双灵是比武时同归于尽的，那么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武林中人义气为先，此事一传开来，势必又要在武林掀起巨波。

此刻真相被贺衔山所得，他眼珠乱转，心中又有了主意。

这时小厮掀开帘子走了进来，恭谨地说：“公子，车子已备好了。”

王一萍一笑，朝贺衔山道：“往事已矣，今日当欢，北国春迟，但探春须早，兄台和小弟且去做一探春客吧。”

两人迤迤走出花园，那小厮恭谨地在后面跟着，墙的转角处似乎

微微有人影一晃，但王一萍与贺衔山俱未在意。

王一萍告诉了车夫要去的地方，登上了车。那小厮为他关上了车门，心中暗笑：“公子可去找他的老相好了。”

此时墙角人影再现，跑到门旁低低地问了那小厮几句话，然后走向墙角，拉着一人匆匆走了。但王一萍的车子早已绝尘而去，当然更看不到这事了。

车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贺衔山笑道：“此刻就去，未免太早了些吧。”

王一萍摇首微笑道：“对于有些人说来，此刻确是太早了些，但对小弟说来嘛——”他又是一笑，道：“任何时间都可以。”言下大无论任何时间，只要他去，都是被欢迎之意。

果然，他这种想法是有着事实根据的。

车子来到一条长而狭窄的巷子，巷口蹲着三五个卖花的小贩，远远看到王一萍的车子，争着奔了过去。王一萍探首外望，那些小贩都围了上来，叫道：“王公子，好久没看见您了。”

王一萍含笑点首，那些花贩又道：“今天您到哪儿去呀？敢情又是去找海萍姑娘吧？”有的从篮子里取出几束淡紫色的小花，道：“现在天还冷，花儿也不多，公子就将就些，拿几朵去吧。”又笑着说：“小的知道海萍姑娘挺喜欢这花儿的呢。”

王一萍道：“好！好！”随手掏了些散碎银子，抛出门外，那车夫接过了花，马鞭一扬，呼哨了一声，马车走进巷子。

那车夫仿佛也甚为高兴，马鞭挥动得“噼啪”作响，口中也高兴

地呼哨着，像是一只春天屋顶上见了雌猫的雄猫。

巷子里好几家漆着黑漆的大门都打开了，有些戴着瓜皮小帽面色惨青的人，穿着厚棉袍，弓着背，走了出来，朝王一萍的马车夫叫道：“孙老二，你小子倒是越来越花妙了。”“孙老二”也笑着打趣，显得和他们很熟。

那些人又向探首外望的王一萍打千，陪着笑道：“公子您好。”有的笑着说：“我们的美娇姑娘想死您啦，您也不进来坐坐。”

王一萍连连点头，贺衔山哈哈笑道：“看来兄台倒还是个‘薄幸人’呢，惹得一个个大姑娘直想你，该罚，该罚。”

马车走到巷尾，又转了一个弯，缓缓在一家门前停住。

贺衔山笑道：“此地想必就是兄台的心上人海萍姑娘的香闺吧，我看还是兄台一人进去的好，否则的话，哈，哈，就是兄台不怪罪小弟，海萍姑娘也会骂小弟是个不识相的蠢材。”

王一萍也笑道：“兄台休要打趣。”推开车门，转脸又笑道：“等一会儿小弟替兄台介绍一位，保管兄台满意就是了。”

贺衔山大笑，心里也觉得有些痒痒的，方才的两杯酒，此刻在他身体里已开始生出变化了，脚下虚飘飘地，一步跨下车子，一抬头，那门已缓缓开了，当门立着一个垂着双髻的小女孩子。

那小女孩子看到王一萍，一笑，两靥生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娇声道：“哟，公子，您还记得我们呀，今个是哪一阵风把您可给吹来了？”一口清脆的京片子，声声如金珠落地，连久居江南，习惯听吴侬软语的贺衔山，都觉得耳朵麻麻的，受用得很。

王一萍含笑走了过去，拍着那小女孩的肩道：“小霞，没多久不见，你又长高了些，变得更会说话了。嗯，也漂亮了不少。”小霞摇着头，不依道：“公子坏死了。”松松的头发直摇，带着扑鼻的茉莉香油的气味直钻进王一萍的鼻子里。贺衔山微微发笑，暗忖：“看样子这妮子也在卖弄风情呢。”

进了门，贺衔山不禁赞道：“这地方真不坏。”

迎面是一个小小的池塘，方圆不过数尺而已，地上铺着一块块鹅卵石，想是时常打扫冲洗，是以看起来干净得很。池塘上还有座小桥，桥后有一座很小的假山。一切都是那么小，但却更显得精致而玲珑。

王一萍扶着小霞的肩，走在前面，笑着问道：“你们姑娘在吗？”小霞仰起头，嘟着嘴道：“怎么不在呀，我们姑娘整天都躲在屋里，想你呀，都快想病了。”贺衔山暗笑：“这张小嘴真会说。”

突地园子的左侧，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道：“谁想他呀！”他转脸一望，但觉眼前一亮。

原来池塘的左右两侧，都建有几间精致的屋子，此刻左侧的窗户打开了，俏生生地站着一个瘦怯怯的美人，云鬓松乱，面上一副既喜且嗔的模样，望之的确令人心醉。

王一萍的笑容更开朗了，笑着说道：“小红，快关上窗子，小心等会儿又着了凉。”那丽人一扭头，娇嗔道：“着凉就着凉，我死了也不要你管。”王一萍笑道：“好，我不管，你瞧你，又生的哪门子气。”

贺衔山直乐，暗忖：“这个大概就是海萍了，怎地却又叫她小红？”他不知道，小红就是海萍，海萍就是小红，只不过海萍是她的花名，

小红却是她的真名而已，王一萍叫她小红，不过是表示更亲热些罢了。这就是人们的心理。

小霞一扭身子，转到王一萍背后，推着他，道：“还不快进去？”

王一萍笑着向贺衔山道：“请，请。”

贺衔山跨了两步，和他并肩走进京城名妓海萍的香闺里。

海萍正坐在桌子旁，一只手支着桌子，露出白生生的手腕，看起来是那么纤弱和那么美好。王一萍走过去，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腕，关切地道：“你看，又瘦了。”海萍一甩手，小霞却在旁边说：“还说呢，我们姑娘都是想你想瘦的。哼，你们男人呀！”嘴又一嘟，好像对男人非常了解的样子。贺衔山忍不住，又笑出声来。

海萍站起来，故意不理王一萍，却向贺衔山道：“您请坐呀！”又道：“小霞，还不快泡茶来。”小霞应声想走，海萍又道：“记得公子喝的是什么茶吗？”小霞道：“记得。”回过头朝王一萍做了个鬼脸道：“我们姑娘百般为着你，你又有哪一件为着我们姑娘？”说着，一转身走了。

王一萍笑骂道：“这妮子越来越刁了。”

海萍道：“你要嫌刁，就别来好了。”语气虽是生气的，但美人娇嗔，却更令人神魂颠倒。

天正亮，窗户也是支起的，贺衔山细细打量她，见她不施脂粉，肤白如玉，脸颊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非但未损其美，且更令人觉得妩媚。嘴是浑圆而小巧的，虽然在冬天厚重的衣衫里，身躯仍然显得那么瘦弱，更添几分娇怯。

王一萍显见得对这位娇怯瘦弱的雀斑美人甚为倾倒，他遍历欢场，北里娇娃见了他谁不是婉转投怀，百计承欢。但这娇嗔薄怒的海萍，却更令这风流才子觉得心醉，这就是海萍的聪明之处。因为她不但了解人们的心理，也会利用人们的心理。

王一萍抚着她瘦削的肩，道：“罗兰呢？”海萍一抬头，瞪了他一眼，王一萍忙道：“不是我找她。”一指贺衔山，又道：“是替他找。”贺衔山“噗哧”一笑。

海萍脸仿佛一红，抬起手，指着窗外，道：“那不是来了吗？”

贺衔山顺着她的手一望，园中碎石小径上，果然婀娜行来一人，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面庞圆圆的，比海萍胖些，但胖得恰到好处。

带着一阵香气，罗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素色的纸笺，朝王一萍道：“你才来呀，我等了好几天了。”看了海萍一眼，鼻子一皱，又道：“我作了一首诗，你看看好不好？”

王一萍接过那张素笺，边看边笑，海萍一伸手，夺了过去，道：“你笑什么，不好是不是？那当然了，怎么比得上你这位才子。”又朝罗兰道：“兰姐，你给他看作甚？这种人呀，气都要把人气死了。”

王一萍笑着分辩道：“我也没说不好呀！”

在这种情况下，时光过得像是特别快，海萍虽然不断地在生着气，但却令你在她的生气中觉得心里甜甜的。不但是王一萍，就连贺衔山都心醉了。

夜色已临——桌子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了几分醉意。贺衔山醉眼也斜，王一萍高歌长吟，海萍红上双颊，灯光下显得更美了。

小霞又添了酒来，神色突然显得甚是慌张，嘴唇也变得苍白而没有血色，将酒壶放在桌上，就匆匆走出去。可是她这种异常的神色，并没有引起这两个面对美人的公子的注意。

贺衔山拿起酒壶，替自己和王一萍满满斟了一杯，道：“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君同消万古愁。王兄，再干一杯。”王一萍也笑道：“对，今朝有酒今朝醉。贺兄，我们今日要不醉无归才对。”一仰首，果然干了一杯。

这酒，在他们舌尖留下一丝苦涩的感觉，但他们也没有分辨出来，面对醇酒美人，人们往往会失去那一分敏锐，变得麻木而迟钝，而这种麻木和迟钝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天地开始混沌——王一萍和贺衔山都有了这种感觉。

“醉了。”王一萍低语着，海萍的身影开始蒙胧，他渐渐有了蚀骨销魂的感觉，这是他从未感觉过的。

但在此刻，又有谁会知道在这蚀骨销魂中，却隐藏着一场灾难呢？

灯红酒绿，窗户早已关上，室内温暖如春——

蓦地，砰然一声，关着的窗户被击得粉碎，贺衔山久经风浪，本能地一长身，但四肢却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随着窗户被撞开，几条身影极快地自窗户和门里闯了进来，罗兰一声惊呼，手中的筷子掉在桌上。海萍却镇定得很，一把拉住她。王一萍也自警觉，但他和贺衔山一样，浑身的力量一丝也使不出。销魂蚀骨的感觉此刻对他说来，已不在了，他极力张开眼睛，看到闯进来

的人一个个身躯彪壮，手里拿着晶光闪烁的兵刃，心里虽然奇怪，但随即奇怪的感觉就被一阵晕眩所代替了。

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片漆黑，那简直和闭着眼睛差不多。然后他略微动了一下眼睛，再张开眼来，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所处的，是一间空洞而巨大的房屋。这时候，他晕眩前的事都澎湃着回到他脑海里。在这一刹那里，他脑海中的奇怪感，远远胜于其他的各种感觉。

他疑念丛生，既不知道他为何被劫害，更不知道劫害他的人是谁。

他四肢俱有麻木的感觉，浑身也懒洋洋地没有丝毫力气，他起先还以为是方才药酒的力量未退，但细一觉察，却又觉不像。这种感觉对他而言是非常新奇的，但这新奇所带给他的并非喜悦，而是恐惧。他极力去推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突然，他在身旁不远之处听到一种声音，那是人类所发出的一种类似叹息、而非叹息的声音。接着，是重浊的呼吸声。

“这房间居然还有别的人！”转念一想，他马上就下了判断，“他大概就是贺衔山了。”

他试一张口，居然还能发出声音，但他却也不敢贸然地去问这同房间的人究竟是谁？他虽然问心无愧，自问平生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恶事，但此时此地，却又不容得他有太多的侥幸。

他心中正自犹疑不决，幸好那人已先开口，道：“是谁？是谁？”这种声音，王一萍立刻就听出就是贺衔山了。

他颇为心悸地暗忖：“他这才叫做无妄之灾，巴巴地从江南来，

玩也未玩足，此刻竟然被人无缘无故地抓来了。”

贺衔山似乎非常焦急，又问道：“旁边的人可是王兄？”王一萍立即回答：“正是。”他毫不停顿地又接道：“贺兄，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觉得浑身酥软，一丝力气也用不出来？”

贺衔山在黑暗中挣扎了半晌，似乎想极力将身躯移动过来，但他这企图却未成功，长叹了口气，说道：“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看样子我们是被人施了暗算，点中酸软穴了。”

“点中了穴道？”王一萍一惊，他初次被人点中穴道，心中自然难免有一些难受，纵然这并非是在正式交手时被点的。

这时两人心中各有所思，王一萍暗忖：“真奇怪，我与人素无仇怨，怎会有人来暗算我？”转念一想，“难道这是向衡飞动的手脚？因为只有他一人是和我有着仇怨的呀！如果真是他，那此人也未免太卑鄙了些，我对他并不薄呀，如果他真能以真实功力胜我，我也会心服，可是他却用这种见不得人的诡计来暗算我，还利用了两个妓女。”

他此刻心中不但有对向衡飞的痛恨，还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这感觉包括了被人欺骗的懊恼和自责。

“想不到，我真想不到，看起来海萍也是参与了这诡计的一分子。她平日对我的似水柔情，佯嗔微妒，原来只不过是诸般作态而已！”他风流倜傥，周旋于北里娇娃之间，总认为人家都是对他真心真意，此刻思潮汹涌，往日的金粉迷梦，都成了他此刻的悲伤。

贺衔山的心思，自然和他迥然不同，也许他心中已然有数，知道此事完全由他而起，王一萍不过只是个陪祭的牺牲者而已。

“但是又有谁知道我在京城里，又有谁会知道我在海萍那里，这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我，但这人又会是谁呢？他心中也难免疑窦丛生，因为这事的发生，是这么突然，他两人又怎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两人心中自然焦急，尤其是王一萍，平日养尊处优已惯，哪里吃过这样的苦楚。他酒意全消，身上微感寒冷，完全无法推测将要发生的事。

突然，贺衔山问道：“王兄既是南灵龙大侠的传人，可曾修习过内家正宗的‘重楼飞灵’之术？”

王一萍想点头，但他此刻连点头的力量都似乎失去了，随即，他又不禁暗自失笑：“纵然我能点头，他又怎看得见？”于是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小弟十年来朝夕不断修习的，就是这‘重楼飞灵’心法。”但他却不知道贺衔山突然问他此话的用意。

贺衔山忙道：“那就好办了，依小弟所觉，我们身受的点穴手法极为普通，想必非高手所为，王兄如曾习得此术，不妨以此心法一试，或许能自己解开穴道也未可知。”

他话讲得非常急促，想是极为兴奋，须知“重楼飞灵”乃武林罕见的内功心法，如修炼火候到家，不难自己解开穴道，当然这是指普通的点穴手法而言，若是内家高手的独门点穴手法，只要你被点中，那么即使你武功再高，也是无法自解的。

王一萍大喜，急切地问道：“真的？”他身受南灵龙灵飞的亲传时间太短，修习内功的依据仅是龙灵飞所遗留的几本秘笈而已，是以他虽然仗着天资过人，武功能有所成，但对武家的一般常识，和对自己武功的运用方法，却是知道得太少了。

他这句问话，已无须再得到答覆，随即他舌抵上颚，气纳丹田，想以绝顶的内功心法，来使他自己逃离厄运。

开始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困难，那正和他刚刚修习此法时一样，但十年来从未间断的苦练，已使他和这“重楼飞灵”有了一种非常自然，也非常密切的契合。片刻，他体内的真气已渐能融汇——

蓦地，黑暗巨室里亮起灯光，虽然这灯光并不亮，然而在如此黑暗的地方，纵然是微弱的灯光，也能带给人们刺眼之感。

随着这灯光，已有人声传来，像是因为明知室内的人已被点中穴道，是以全然不再有顾忌。

灯光愈来愈亮，人声愈来愈近——

王一萍借着这灯光打量四周，就知道自己处身的原是一间破庙的正殿，佛殿当中供的佛像和两旁的泥塑，虽已金漆剥落，但被这暗淡的灯光一照，却更显得狰狞可怖。

贺衔山悄声问道：“王兄穴道可曾解开？此刻已经有人来了。”

王一萍尚未及回答他的话，殿中已走进两个人来，手提着灯笼，粗豪地笑着，借着微弱的灯笼之光，王一萍打量着这两人，心中一惊，原来这两人正是昨夜荒林相遇的更夫。

他无法再细细体味这两个更夫和此事的关联，因为大厅里随即又拥入一批人来，这些人都一身短打扮，腿上裹着倒赶千层浪的包腿，一个个身躯彪壮，声音粗豪，只不过是些江湖中的末流角色而已。

那些人得意地走了过来，有人说：“这次真是大功一件，帮主若是知道了，再也不会骂我们是光吃不干的窝囊废了。”

另一人接口道：“想不到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翻花浪子’竟会落在我们这一批酒囊饭袋手上。”说完，得意地大笑着。

王一萍心中奇怪：“谁是‘翻花浪子’？这批人又是谁？”

那批人又走近了些，提着灯笼的更夫走过来，踢了贺衔山一脚，骂道：“姓贺的，今天你可得认栽了吧。”贺衔山一声不响，那更夫却像是对他痛恨至极，口里骂着：“姓贺的，你招摇撞骗，淫人妻女。我们‘红旗帮’虽然也是个见不得人的帮会，可是我们帮里上上下下，哪一个不恨你入骨？”他放声一笑，又道：“今天你落在我们手上，好朋友，就认命了吧。”

随即，他踢了贺衔山一脚，转过头来，朝王一萍道：“姓王的，平日我倒尊称你一声‘公子’，是看得起你，可是你和这姓贺的一路，我们可有点不大看得起你了。今天没别的话说，也只好委屈委屈您啦。”

王一萍恍然大悟，暗忖：“听这些人的口气，这贺衔山想必是个武林败类，因此人家不惜千方百计地来做掉他，而我——”他无可奈何地一笑，“只不过是恰好要倒霉而已。”

那更夫连踢带骂，又转过头去，朝那批人说：“哥儿们，我小铜锣提议，今天就在这里先把这姓贺的废了，免得日久天长，又生出别的毛病。”他哼了一声，回头去“呸”的一声，朝贺衔山脸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你呀，丢尽了你哥哥的人，这一次，可别再想你哥哥来救你了。”

贺衔山仍然一言不发，既不分辩，亦不惊慌，更不生气，王一萍不禁暗暗敬佩他的镇定，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这种泰山崩于前而不

变色的镇定功夫，仍然令人觉得可佩。

那批粗汉中忽然又有一人道：“小铜锣，你做事可别太冒失了，舵主还没来，你少在这儿胡乱发表议论。”又有一人接口道：“我看小铜锣做事也太冒失了些，你看看把人家姓王的也给弄来了。人家是北京城里鼎鼎大名的公子，糊里糊涂把人家给绑了来，你们说该怎么办？”顿时那些粗汉议论纷纷，都是以这叫“小铜锣”的更夫为目标。

原来这事小铜锣功劳最大，他在荒林中识出“姓贺的”之后，暗地尾随，从王宅小厮口中，知道他是去了“海萍”家里。他暗中计较，知道难以力敌，于是就利用“红旗帮”在北京城低层社会的势力，威逼海萍，暗算王一萍等人。

想那海萍只是九城里的一个妓女而已，当然不敢和北京城里的低层社会中的恶势力相抗，于是就暗暗在酒中下了药，让小铜锣立了个大功。

“红旗帮”里其余的人可不免暗暗嫉妒，议论纷纷，冷言热语，将小铜锣批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种情形可瞒不过老于世故的贺衔山，自从他知道自己落入“红旗帮”手中，就已经明白自己今天是难逃公道的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对“红旗帮”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令人发指的！此番他落入“红旗帮”之手，当然是凶多吉少的了。

“红旗帮”的那些粗汉数落了半晌，又有人道：“舵主怎地还不来？他说他即刻就来的呀！”另一人说：“我们舵主有名的精明强干，大约此刻又撞上了什么事，所以要来迟些。”

小铜锣闷了半晌，看到大家目标转移，于是也接上道：“我知道他老人家绝对不会不来的，他老人家对这姓贺的也是恨之入骨——”

另有一个很低的声音问道：“我们的这位舵主是不是当年……”

但是他话未说完，很快又被另一人打断了：“嘘，别提这事，等会儿给舵主听见了，可不是好玩的。你知道，我们舵主别的不忌讳，可就忌讳别人说及他以前的那档子事。”

贺衔山听了，心中更恐慌，从这几人的对话中，他已知道这些粗汉口中的舵主，就是“红旗帮”帮主夺命红旗手下的最得力帮手之一，也就是“红旗帮”中掌红旗的四个舵主之一——玉面狐张先辽。

“如果这些汉子口中的‘舵主’果真就是玉面狐，那我可就真的惨了，早知今日，唉！我昔年又何必去弄他的老婆，何况他那个老婆又不是什么上等货色！”贺衔山暗地思忖着。突地，他转念一想，替自己开脱：“但看情形不会是他，如果是他，听了我在此地的消息，怕不马上赶来才怪。”

其实他却不知道，那些粗汉口中的舵主，就是“玉面狐张先辽”，而张先辽之所以没有即刻赶来，却是因为他遇到另一件事，而这件事，险些令他永远也无法赶来了。

原来当日向衡飞落寞地走出王宅的后园，春寒料峭，颇有萧索之感。向衡飞踽踽独行，不禁暗自唏嘘，觉得人生很难确立一个目标。

他十年来可说是含辛忍辱，受了不少气，也吃了不少苦，终日安慰着自己的，就是想等到十年后赴了师命所订的约后，就要凭着自己的身手，在江湖上好好做出一番事业来。

哪知真正到了这一天时，事情的发展远出乎于他意料，这就是世人所谓的“天命”，人们往往将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事，称之为“天命”。向衡飞此时唏嘘感慨，又何尝不是在暗怨“天命”？

王一萍的“三日之约”，他觉得很兴奋，也觉得很难受。

兴奋的是十年的等待和期望，今日虽未得到结果，但终究是快了，虽然这三天的等待，在他心里会觉得比十年更长。难受的却是对王一萍和自己之间友情抱憾，他又何尝不愿意与王一萍结为知交，但是师命如山，他又怎能违抗呢！

他又无可奈何地将这些委诸于“天命”，对于“天命”，人们总会有“无可奈何”的想法。在他心底深处，还有一份“茫然无所适从”的感觉。

此后何去何从？该怎么样才能一展抱负？这在他心里，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刻大地萧索，林木飒然，他微微有了“世事如梦，又何苦去争名夺利”的遁世之想。

但若叫他依然隐身在低层社会里，他又怎会甘心呢？明珠的光芒是绝对不会永远被隐藏的。这也正如被藏在布袋里的尖锥，迟早会锋芒毕露，于是他心中开始凌乱了。

他茫然走了一会儿，腹中开始有些饥饿，方才他未等终席，就匆匆离去，此刻却想找些东西吃了。于是他匆匆前行，绕过这片荒林，找了家极窄小而杂乱的吃食店，走了进去。这店所卖的，仅是些锅饼、牛肉之类极为粗糙的吃食，进去的吃客自然也都是些贩夫走卒和一些低级人物了。

向衡飞走了进去，扫目一望，熟人极多。此刻他心情落寞，也懒得去招呼，低着头，向前走了两步，想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

忽地，他屁股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回头怒目而视，却见是北京西城里一个颇有势力的地痞，正斜眼睨着他，笑道：“受气包，怎么好几天没看到你了？跑到哪里去窝起来了？”向衡飞极为勉强地笑了笑，他已习惯于这种动作和这种言辞，今日虽觉得有些不忿，但也习惯性地忍住了。

他随意坐了下来，这店的吃食种类极少，是以也根本不需要点，堂倌送过来几块锅饼，一碗又鲜又浓的羊肉汤，向衡飞随意吃着，目光呆板地停留在油腻的桌面上。

忽地，有几个人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铜锣跑来跑去，总算跑出了个结果来，听说那厮现在就在海萍那骚妞儿那里，喝得已有八九分了，眼看就要入彀。”另一人接口道：“听说陪着那厮的还是什么京城里有名的才子，叫做王一萍的呢！”

先前那人道：“是呀，我也在奇怪，这姓王的怎么会和那厮搞在一块儿去了，看样子，姓王的这次恐怕也要跟着倒霉。”

向衡飞动也未动，凝神听着，“王一萍”三字深深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厮得罪了‘红旗帮’，也算是他活该倒霉了。”一人极为自负地说。

“你可别弄错了，光凭我们‘红旗帮’在北京城里的这一点势力，再加上玉面狐张舵主，可也未必斗得过人家呢。”停了停，他又说道：

“看样子这小铜锣还真有两下子——”

“是呀，我听说那厮在大江南北很有点门道，武功也不错——”

“他还好，他还有个哥哥你知道吗，可就更了不起啦。不过他哥哥和他不一样，人家可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

“他哥哥是否就是——”

突地，小店里哗然一声，原来是有个客人吃醉了，掀翻了桌子。

这一阵杂乱，使得向衡飞没有听清那人所说的名字，但是他却已经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他和王一萍虽只有短短一段时间的相处，但却已和他有了几分情感，此刻他暗忖：“我看那姓贺的有点邪门，现在一看，果然不错。”转念又忖，“他跟红旗帮想必有些夹缠不清，是以红旗帮以诡计暗算此人。红旗帮在北京城里的势力颇大，这厮恐怕要难逃公道了，只是王一萍——”

听了这些人的话，他知道王一萍势必也要被缠入这是非之中，于是他开始暗暗考虑，该不该伸手管这件闲事？

他知道这么一来，就等于与整个北京城的低层社会为敌了。海萍，他也知道这是个颇有名气的妓女，因为这些人和事都是他所熟悉的，因此他做起来，反而有些犹疑不决。

这时候那些人越谈越远，已有些言不及义了，三杯酒下肚，这些人谈话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向衡飞暗暗皱眉，这些话他并非没有说过，只不过是他在说的时候，极为勉强而已。此刻他听了，却不免有些讨厌。经过这几天的事，

他的性格也像是改变了，对于他讨厌的事，他不再愿意勉强自己去做。

于是他付了账，低着头走了出去，那些人又在后面叫着：“受气包，走了呀，受气包，哈——”他头也不回，走了出去，对于这些，他一向是淡然视之，就像人们对于狗吠的声音也常常淡然视之一样。

外面天已黑了，他暗自奇怪：“怎会天黑得这么快？”人们在思索事情的时候，时间就会不知不觉地溜走，尤其是当人们在专心思索着一件事的时候。

他又坠入沉思中，对这件事，他想极快地作一个决定，但是却又仿佛有一种情感来阻止他作任何决定。

风渐大，他心中猛然升起一个念头：“我若是要完成师父的遗命，势必要和王一萍真正地斗一次，假如王一萍有了任何意外，那么我师父所订之约不是没有结果了吗？”一念至此，他再不迟疑。海萍所居之处，他亦甚熟悉，于是匆匆变了个方向，大踏步走向那里。

这时天已全黑，但他却也不敢施展出轻身功夫来，只不过走得稍微快一些而已。海萍家的门是关着的，他考虑了一下，没有敲门，身躯微微一弓，极轻巧而美妙地跃了进去，全然没有发出一丝声息。

院子里异样的静寂，他非常不习惯这种夜行人的勾当，笨拙地朝左右看了看，发现左侧的房子，也就是海萍住的那一间，隐隐有人声传来。

于是他又考虑了一下，是光明正大地走进去呢，还是先暗地探查一下？

最后，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脚尖点地，轻轻掠到窗前，可惜那

窗子关得甚是严密，里面的情形外面根本无法看到。

若然是精于此道的夜行人，此刻就会以指尖蘸些唾沫在窗纸上点个小孔，可是他却不懂这些，窗户里的人语又极为低微，他也无法听到。他心中着急，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无意中一抬头，突然看见上面有一线光射出来，于是他大喜，一纵身，伸手搭住屋缘，就着那空隙向内一望，登时半边身子都发麻了。

第四回 情外生情，恨中蕴恨；情非真情，恨岂真恨

锦室内银烛高烧，清辉匝射，室中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桌上杯盘狼藉，嫋绕在室中尚未完全散去的醇酒佳肴的余香，打从屋檐下的空隙中透入向衡飞的鼻孔中。

向衡飞心中暗道：“究竟是未经风霜的公子哥儿，危机当头，竟然毫无所觉，反而醇酒妇人，恣情享乐，真是——”

向衡飞的目光在桌上一瞥而过，立即移向那张摆放在屋子尽头红木描金的温香软榻。榻上云帐低垂，帐内隐约可以看见一雙人影。使向衡飞一瞥之下，立刻感到半身发麻的，是斜伸在纱帐外的一条赤裸裸、雪白滑嫩的玉腿。

向衡飞一瞥之下，毫不考虑地骂出了声：“不要脸的贱女人！”

绛云纱帐微一抖动，一条人影从后窗疾穿而出。半空中腰身一拧，人已翩然翻上屋顶，从他身法看来，这人轻功显属不弱。

向衡飞早在纱帐微动时就已察觉，这时早毫无声息地飘身隐入三丈外的另一处屋角。

这人翻上屋顶，举目四顾，并未发现半条人影。不由微觉诧异，但他久历江湖，自信不致听错。他略一考虑，立又飘回室中，匆匆穿好衣服，并将随带兵刃操在手上，二次掠上屋顶。

这人正是“红旗帮”负责执掌红旗的四大舵主之一，玉面狐张先辽。

小铜锣借红旗帮之势，强逼海萍和小霞两人在酒中暗下迷药，迷倒王一萍和贺衔山两人。海萍为避免两人生疑，自己也陪着喝了不少

迷魂药酒。王贺两人被红旗帮手下强行劫去，海萍也瘫倒在软榻之上。

这事玉面狐张先辽暗中已听见风声，悄然潜至。他与贺衔山有夺妻之恨，闻讯之后，匆匆赶来，王贺两人已被小铜锣等人劫持而去。

玉面狐张先辽扑了个空，室中却留有一个半裸的绝代美人。张先辽色中饿鬼，立即据案大嚼，饱餐一顿。

玉面狐张先辽二次掠上屋面，远远看见数丈外的屋面上，赫然立着一人。他衣服穿妥，手中又提着兵刃，明知对方忽隐忽现，显然武功极高，但已再无丝毫惧意，足尖一点，直向那人立身之处纵去。

玉面狐张先辽此举似觉太狂，如果对方果真是一位武林高手，以静制动，张先辽岂不是送上前去？但那人悠然而立，显然并无伺机出手之意。玉面狐一眼看清那人，登时狂笑一声，道：“我说北京城里是谁有这份胆量，竟敢管张大爷的闲事？嘿！嘿，想不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受气包。嘿！嘿！”

向衡飞从小在北京城内长大，十多年来，不知受了多少欺辱，他一向强行忍受，一来是他早已习惯这种侮辱，二来是他不屑与这些人斤斤计较。

然而今夜他突然觉得已不再需要忍受这种莫名的侮辱。非但是不用忍受，而且要将以往十多年来所受的羞辱完全发泄，他要让人人都知道，向衡飞不永远是一个受气包。

明天就是他与王一萍约定的日子。以往的十年完全是为明天这一天而活。他决不能轻易放弃。换句话说，他必须把王一萍从红旗帮中救出，然后两人找个清静所在，各凭胸中所学，无论如何也要拼出个

胜负。到那时，他心事已了，自然可以遨游天下，以酬壮志。

玉面狐张先辽见受气包被自己一喝，果然噤若寒蝉，一语不发。“你还有胆站在这里？还不给你张大爷滚下去。”他撩起一脚，飞快地朝向衡飞小腹蹬去。

向衡飞打从鼻孔里暗哼一声，斜伸两指，照准张先辽足胫截去。这一招出手奇快，张先辽立觉小腿骨奇痛欲折，“呀”地轻呼了一声。向衡飞只用了三成真力，张先辽就感到消受不起。如果向衡飞用足十成真力，张先辽这一条腿登时就得报废。

玉面狐张先辽始终认定受气包是北京城内最没有出息的人，居然被他二指戳中，吃了苦头，心中怒气更盛，暴喝道：“滚下去！”

他连环出腿，刹那间，一连踢出五腿。玉面狐张先辽本可改用拳掌。但他认为适才是腿上吃的苦头，自当从腿上找回。

向衡飞下盘钉在屋面，上身不断闪躲，张先辽连连踢空。临到最后两脚时，向衡飞右脚轻提，疾踹对方胫骨，左手抓住张先辽飞来的右腿，向上一抬。张先辽整个身子平摔屋面，只听得哗啦一声巨响，屋瓦被压碎老大一片。

院里的人听见响声，纷纷从屋内走出。看见屋顶有人，不禁大声喊道：“捉贼呀！捉贼呀！”

张先辽一按瓦面，轻轻翻起，又惊又怒，沉声道：“受气包，瞧不出你倒还有两下子。走，咱们找个清静地方，大爷倒要跟你好好比划比划。”说着身形一长，立向墙外掠去。

向衡飞一连让张先辽吃了两次小小苦头，心中颇为痛快。

这时妓院里养的打手已持了刀剑，爬上屋脊，一眼即已看出呆立屋面、公然做贼的竟是北京城内大大有名的受气包，便吐了一口唾液，直着嗓门骂道：“好哇，受气包，你真有出息，偷鸡摸狗上房子，你可全学会啦！”话未说完，但见眼前人影一闪，各人只觉鼻子一酸，眼眶中硬生生被挤出几滴眼泪。

向衡飞畅笑一声，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打从心坎里发出的欢笑，笑声中身子凌空而起，捷逾鹰隼，直向墙外掠去。人影已杳，笑声犹在。几个打手惊立屋面，半晌作声不得。

玉面狐张先辽掠出院墙，听见受气包仍在院内，似已被人围困，遂将脚步停住。眨眼间，但见墙内飞出一条人影，轻功之高，实为平生仅见。张先辽心中一凛，暗道：“北京城内竟有这等高手，居然我会一点也不知道。”

那人直向玉面狐张先辽立身之处掠来，轻飘飘落在一丈开外，身法美妙，触地无声。张先辽向那人脸上望，登时暗吸一口冷气。

此刻的向衡飞衣衫虽旧，但神采飞扬，英气逼人，含笑道：“舵主不是说有意跟我比划比划？走啊！我向衡飞能有机会跟舵主过招，真是三生有幸！”

红旗帮在底层社会中势力极大，并不仅限于北京一处。玉面狐张先辽是总坛直属的四大舵主之一，论身份，除了帮主、副帮主而外，决不在红、黄、蓝、白、黑五分坛坛主之下，平日哪里受过此等闲气？何况对方又是京城内公认的最没出息的受气包。

玉面狐张先辽究竟不愧是老江湖，心中尽管已是气极，但态度却

愈见沉着，满含深意地望了向衡飞一眼，一转身，默然向前疾纵而去。

向衡飞胸有成竹，知道红旗帮帮规极严，北京城内发生的事，如果玉面狐张先辽不在场，谁也不敢作主。王一萍和贺衔山两人虽然落在红旗帮手中，在张先辽未曾回去之前，决不致出任何差错。

玉面狐张先辽一面向前疾驰，一面在暗中盘算。一向受尽羞辱的受气包，怎会摇身变为身怀绝学的武林高手？而偏偏在这要紧关头，被他撞见。

玉面狐张先辽此刻心中所想的，不是受气包怎会在神鬼不觉之间，练成一身惊人武功；也不是何以受气包身怀绝学，而甘愿忍受种种羞辱；而是如何应付面临的难题。

张先辽轻功不弱，经这一阵疾驰，早已至城墙，他心中业已拿定主意。张先辽不愿在人多的地方多作停留，为的是避免万一收拾不下受气包，不会令自己当众出丑。但他也不愿离城太远，以便必要时可招呼舵下兄弟。因此他并不越城而出，又沿着城墙向正北跑去。

向衡飞在北京城里混了十几年，除了混得个“受气包”名号以外，对于北京城内大小事情无不了然于胸，张先辽的心事他是一猜便透。

前面正巧有一片荒地，四周疏疏落落排列着几株老树。向衡飞暗提一口真气，速度陡然增快，掠在张先辽前面，冷冷地道：“张舵主，我看这片空地已足够咱们活动，不知舵主意下如何？”

向衡飞显然不愿跟随张先辽继续前驰。张先辽心中暗骂了一声，只因以他在红旗帮中身份，不容他在“受气包”面前表露丝毫怯意。他当下退后七尺，一横掌中缅甸刀，道：“也好，就待本舵主在此地收

拾你便了。”

向衡飞见张先辽明知不敌，犹自嘴硬。想起红旗帮平日在北京底层社会仗势凌人，令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种种作为，想起自己在十多年来忍受的种种羞辱，以及适才在海萍房内所见的可鄙行为，心头怒火油然而生。

玉面狐张先辽早知今夜一战，必然凶险异常。这时见向衡飞牙根暗咬，目露威光，心中一凛，暗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念头才转，缅甸刀已闪电般递出。

向衡飞但见一片寒光疾卷而至。向衡飞空有一身绝学，一时倒也不敢空手与他搏斗。他脚下连环滑步，施出威震河朔魏灵飞当年傲视武林的精奇绝学空灵步法，转眼之间即已脱出张先辽刀势以外，如影随形地反钉在玉面狐张先辽身后。

玉面狐张先辽昔年原是使的铜鞭，后来因为与贺衔山有夺妻之恨，曾找贺衔山苦拼了一次，结果因为本身功力略逊，钢鞭被震脱手。事后不惜重价，徵购了一柄削铁如泥的缅甸刀，并且暂离中原，远赴滇边，投身威震滇边的神刀季子光门下，学了一套诡异奇绝、威力不凡的刀法。

这套刀法本是练来专为对付贺衔山的，今夜因见向衡飞功力不凡，陡然施出，认为纵使不能在三招两式之内轻易取胜，但在这趟刀法施完之前，定能将向衡飞制住。谁知刀法才一施出，即已失去向衡飞的身影，明明知道对方就钉在身后，但想尽办法，也无法将向衡飞摆脱。

向衡飞自从学艺以来，可说尚未正式出过手，平日常听一般人夸

赞玉面狐张先辽武功了得，这时见了，觉得他也不过如此。

玉面狐张先辽愈斗心里愈惊，愈惊出招愈快。这时一连攻出三式“倒打锤馗”、“巧手翻天”、“溯浪分波”，全是一派反手招式。向衡飞身如行云流水，游走于刀影中，轻灵至极，突一探手，中食两指犹如钢钳一般，竟将缅甸刀刀尖夹住。

玉面狐张先辽脸上一热，气运右臂，硬往外夺。向衡飞面露微笑，神色自若地道：“张舵主，我看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玉面狐张先辽内功基础本就扎得不甚稳固，近年来又恣情享受，酒色荒淫，这时施尽全力，只能使紧夹在向衡飞两指之间的缅甸刀微微晃动。其实，所谓微微晃动，只是因为缅甸刀本身极软之故。

张先辽叹了一口气，松开刀柄。须知大凡武林人物，被人逼得撤去兵器，实是莫大侮辱。张先辽审视当前情势，觉得非撒手不可，但他哪肯甘心？乘着五指微松，掌心与刀柄将离未离之际，陡然逼过一股劲力。

向衡飞神色自若，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将玉面狐张先辽逼过的真力消卸于无形。玉面狐张先辽空着两手，呆立当地，心中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

向衡飞似是有心显露，手持缅甸刀，反覆端详了一会，突然扣指虚弹，只听一阵清脆响声，一柄缅甸刀竟被击成寸断。

玉面狐张先辽神色大变，他这时已无法判定向衡飞的功力究竟已高到什么程度。

向衡飞冷冷地望了张先辽一眼，简洁地道：“我要你立即释放王

公子！”

玉面狐张先辽面上闪过一丝难色，但知向衡飞既然此等说法，已无法抵赖，遂故作轻松地道：“王公子与红旗帮素无过节，我们不会为难他。”

向衡飞心中暗道：“哼，别听你嘴里说得轻松，若不是我露了两手，使你自知不是我的敌手，问题哪有这样简单。”

玉面狐张先辽人甚光棍，片刻之间，态度已大不相同，道：“事不宜迟，要救人咱们这就去吧！”向衡飞将手一伸，摇头道：“些许小事，也不敢劳动舵主大驾。但请借贵帮传令信牌一用即可。”

玉面狐张先辽一听之下，勃然色变。向衡飞五指微曲，微微再向前伸出。张先辽顿时感到胸前五大要穴全在向衡飞指力控制之下，无论如何也闪躲不开。玉面狐从未遭遇过此等事情，一时之间，竟摸不清向衡飞一身武学，修为究竟有多深。

向衡飞双目如炬，寒光电射，盯在玉面狐张先辽脸上，问道：“可是舵主不愿借用？”玉面狐张先辽知道如果妄想顽抗，不啻自取其辱，当下干笑一声道：“区区一块信牌，借用一次，又有何妨？”

他探手入怀，摸出一物，一抖手，疾朝向衡飞打去，暗器出手，始喝道：“拿去！”

丝丝劲风中，挟着数点蓝星，朝向衡飞电射而去。向衡飞怒叱一声，飘身疾闪。

玉面狐张先辽借掏取信物之便，仓促间打出一蓬暗器，也不管暗器能否击中，身形一长，疾向最近的一列矮屋掠去。

半空中只觉一股疾风自后追至。他不用回头，就知是向衡飞衔恨追来，心中一凛，正想向斜里落去，但觉腰眼穴上一麻，已被人点中。

向衡飞一手抓紧张先辽裤腰，顺手就是几个大耳刮子。待两人落地，张先辽两颊早已浮肿。

向衡飞生平最重信诺，因此对于狡诈善变的人深恶痛绝。玉面狐张先辽如果不是一再使诈，向衡飞也不致让他吃这大的苦头。

向衡飞伸手探入张先辽怀中一阵乱摸，掏出一块长约三寸、亮光闪闪的红木权杖，顺手点了张先辽哑穴，将他往墙角一抛，道：“有劳舵主在此稍候，等我放出王公子之后，再来放你。”

玉面狐张先辽眼睁睁望着向衡飞飘然而去，徒呼奈何！

破庙中人声鼎沸，争论不已。小铜锣借势强逼海萍及小霞在酒中下药，迷倒贺衔山和王一萍，原以为是大功一件，但因他在帮中人缘不好，却引起一场意外。

有人认为贺衔山与红旗帮早有过节，而且帮主曾有密令务必设法将他逮获解赴总坛，以帮规论处，但王公子是世宦子弟，在北京城中名重一时，现在虽然糊里糊涂地被弄回来，将来应如何处置？总不能和贺衔山同样处理。破庙中聚集了不少红旗帮徒，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竟将小铜锣说成鲁莽多事。

小铜锣眼见众人纷纷对他加以指责，明知这些人只是嫉妒。弄回一个王公子，大不了赔上几个不是，像这种娇生惯养、脂粉堆中长大的公子哥儿，吓唬他两句保险啥事没有。小铜锣心里这样想，嘴里可不敢说。

有那性急的久等舵主不来，早已派人去请。

红旗帮在北京城中人数极众，通衢陋巷无处没有。不要说找个把人，就算再细小的东西，也是一找即着。谁知半个时辰过去，各处人马纷纷回报，居然不知舵主去向。

小铜锣心中大急。他在帮中人缘不佳，怕大伙儿乘机揍他一顿出气，脸上渐渐变了颜色。但贺衔山听了却大为兴奋。时间拖得愈久，对他愈为有利。

他不时将眼光投射在王一萍身上。他素闻“重楼飞灵”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内家功夫。看了下王一萍脸上神色，顿使他心中大为宽慰。因为贺衔山已能从王一萍脸色上看出，他此刻纵使真元尚未恢复，但不消多时，定能办到。只要被点的穴道冲开，以王一萍的身手，殿中人数纵使再多出数倍，也不堪王一萍出手一击。

但能否脱身的关键全在这一段时间内，不能被任何人察觉，否则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以后再要想法脱身，只怕是难上加难。贺衔山迭经风险，是个见过大场面的江湖好汉，此刻心情也不免暗感紧张。

小铜锣突然大声喊道：“诸位听着，想我小铜锣冒险将这姓贺的弄回来，目的不在为个人立功，全在为帮中除害。是功是过，自有舵主定夺，如今为防意外，最好先将他脚筋挑断……”

话未说完，那扇紧闭着的破庙大门突然一声大震，凌空飞起，直抛出数丈以外，落在院中，立又发出一声巨响。这事发生得太过突兀，红旗帮的人纷纷自殿中拥出，飞快地向大门口赶去。

向衡飞负手而立，状甚悠闲。原来向衡飞早已知道，红旗帮但凡

有甚重要事情必定在这破庙中聚集商议，是以取到权杖之后，径直向破庙赶来。

红旗帮徒在大门被震飞的一刹那，莫不又惊又骇。此刻一见大门外除了一个一向受人欺侮的“受气包”而外，再无旁人，立又转惊为怒。

有人在后面嚷了一声：“混蛋，揍他！”前面诸人抢上数步，挥拳亮掌，齐向受气包身上打去。

向衡飞态度沉着，毫不忙乱，将手一伸，大声道：“住手，我有话说！”前面诸人一眼瞥见向衡飞掌中之物，倏然色变，立将挥出的手臂收回，恭身而立。后面的人显然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仍自高声嚷道：“妈的，还挨个什么劲，揍啊！使劲揍！”

向衡飞微笑一声，电目一扫。众人齐觉不敢逼视，纷纷将头垂下。不过他们心中都有着一个疑团：“这人明明是受气包，可是神态一点也不像，腰杆也直了，声音也亮了，尤其是那一对眼睛，简直跟利剑一般，令人不敢接视，难道他有一个面貌酷似而武功极高的兄弟突然回来？可是不对啊！受气包从小就是孤鬼一个，从未听说他还有兄弟！”

向衡飞眼见这些平日恃强凌弱的家伙一个个慑服在他逼人的眼神之下，心中不由感到一丝快慰。

最前面一人躬身问道：“敢问尊驾手持本帮权杖，不知有何吩咐？”这人话说得极为勉强，只因他认定眼前这人确是受气包。但见他手中所持权杖丝毫不假，因此说话不得不客气一些。

向衡飞原想找出几个平日欺侮他最多的人，以及适才在人丛后向

他喝骂的人，好好地折辱一顿，但此刻见了这些人可怜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些人可恨亦复可怜。自己与王一萍比斗之后，即将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又何必与这些人一般见识。他遂道：“奉贵帮张舵主之命，将王公子立即释出，不得有任何延误。”

立即有四名红旗帮徒走回大殿，但立即又慌慌张张地走出，大声道：“王公子和那姓贺的都不见啦！”

向衡飞深知红旗帮鬼门道极多，说不定乘这入殿的一刹那，弄了什么手脚，将王公子和贺衔山藏入殿中秘穴。他足尖一点，从众人头顶一掠而过，直向大殿中飞落。红旗帮徒几曾见过这等身手，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向衡飞在大殿内仔细地搜寻了一遍，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这时红旗帮中身份较高的几人也赶进了大殿，他们担心的不是名重一时的王公子，而是与红旗帮仇深似海的翻花浪子贺衔山。

其中一人走到原先王一萍和贺衔山躺过的地方，蹲身细看了一会，突然惊咦了一声。

向衡飞知道他必然有所发现，飘然掠至，俯身一看，只见一方水磨青砖上刻着几个字，写的是：明夜三更，原地相会。

向衡飞见字迹旁尚留着许多砖粉，证明这些字是新刻上去的，而这些字粗细有致，深浅如一，显然留字之人内功已有极深造诣。

向衡飞立即想到砖上字迹可能是王一萍所留。但他又想到王一萍迟不走，早不走，偏偏等到自己出示权杖要人的时候乘隙逃走，其中是否另有蹊跷？他想了一阵，始终想不明白。他也懒得多想，反覆将

砖上字迹看了两遍，一语不发，跃出墙外，只几闪即已没入夜色深处。

次日子夜——

王家后院里显得十分宁静。王一萍和贺衔山对坐在倒轩中，桌上五只两尺多长的龙涎香已燃去大半。贺衔山眼帘低垂，王一萍不时向园外张望。

最后王一萍终于有点按捺不住，轻声道：“他该不会爽约不来吧！”

贺衔山神色凝重，他心中已在盘算着一件十分重大的事，这事已困扰了他一整天。他平日对自己的机智颇为自负，但此刻却感到极度的迷惘，无法决定究竟应该怎么办？

王一萍为人风流潇洒，对旁人不大注意，但半天未见贺衔山回答，难免略感诧异，遂又问了一句：“贺兄，你认为姓向的会来吗？”

贺衔山这次可听见了，忙道：“除非他——”

一言未了，墙外突然传来飒飒风声。

贺衔山随即发觉，下面的话缩了回去。

王一萍肩头微晃，早已飘身轩外，面向风声来处注视。那阵衣襟带风之声在两人听来异常清晰，决不致听错。但来人似乎隐身墙外，不肯现身。

王一萍觉得向衡飞既已依约前来，就该正大光明地进来，何必鬼鬼祟祟，显得太小家气，遂略带鄙夷地道：“在下已在此守候多时了，尊驾既已来到墙外，何不进园一叙？”王一萍满心以为向衡飞听了这话，必定会从暗处现身。谁知墙外静悄如故，毫无动静。

贺衔山冷眼静观，觉得这情形十分可疑。就在这时，倒轩后面有

人阴惨惨地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凭你这么点微末道行，也敢向咱们红旗帮伸手。”

王一萍和贺衔山闻声惊顾，只见倒轩后面并肩站着两个奇形怪状的老人。贺衔山一见这二人，脸色倏变。

王一萍只觉这二人轻功极佳，被他们掩到身后，竟然未能发觉。

贺衔山故作镇定地道：“不知江湖中令人景仰不已的阴山四煞，是何时跟红旗帮套上了交情？”一语才罢，突闻身后有人冷冷说道：“姓贺的，老实告诉你，昔年的阴山四煞，今天已成为红旗帮的四大护法。素闻尊驾自恃绝艺在身，目中无人，我们这群老不死的今夜第一次伸手替红旗帮管事，说不得要向尊驾讨还一些公道。”

贺衔山实在料想不到以阴山四煞在武林中的身份，居然会投身红旗帮下。更料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会在此时此刻突然出现，难道……

王一萍对武林中事极为陌生，对阴山四煞更是一无所知。对他们故作神秘的举止颇有反感，当下冷冷说道：“在下王一萍，与诸位素昧平生。诸位深夜逾墙而入，来意显属不善，在下倒要请教。”

王一萍公子哥儿出身，哪里知道对这些人根本不能说理。

贺衔山知道今夜事态严重，如果他早知阴山四煞已投入红旗帮下，而正巧又因事连夜赶回北京，他决不敢在青砖上留字，更不敢在北京城内逗留。

可是人家已经现身，此时纵想溜之大吉，只怕对方也不会答应，心机一转，附在王一萍耳边道：“王兄，这几人全冲着我一人而来，回头如果动手，王兄尽管一旁静观。万一小弟不幸失手丧命，尚祈王

兄念在相交一场，设法遣人将小弟尸体运回桐庐，小弟在九泉之下，亦感激万分！”

王一萍和贺衔山数日相处，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情，但贺衔山如此一说，王一萍觉得无论如何也无法置身事外，遂慨然道：“贺兄放心，贺兄如此说法，岂不将王某看得一钱不值？”

贺衔山狡似老狐，鼓起如簧之舌，仅仅三言两语，就将王一萍说得心甘情愿替他卖命。

此刻在王家花园现身的阴山四煞是老二端木华、老么公孙剑。

老二端木华大刺刺地站在园中，见贺衔山不时附在王一萍耳旁，眼珠乱转，说个不停，冷笑道：“我们阴山四煞行事素来有个规矩，如果对方知趣，我阴山四煞念在彼此同属武林一脉，让他死个痛快，如果不自量力，要想拒抗，哼！哼！到时可别怨我阴山四煞下手狠毒。”

贺衔山明知端木华这话是在警告自己，但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王一萍道：“贺兄在此是客，有什么事我这个做主人的总该算上一份。”

端木华冷笑一声，喝道：“好！”说着刷的就是一剑。端木华这一招亮剑出招，几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王一萍一看即知端木华剑上至少已下了数十年的苦功。

王一萍轻轻一闪避开。端木华第二剑又自递到。

王一萍想在短时间内将这突如其来的两个怪老头儿打发掉，也持剑在手连施奇招，登时把端木华逼退。

公孙剑挺剑，耸身而上。静园中立即展开一场激斗。

三更才过！向衡飞已离开暂时栖身的草屋，施展绝世轻功，直向王家花园掠去，一路上好几次想要引颈长啸。

十年了，他已整整等待了十年。师父临终时留下的遗命，使他忍受了多年的屈辱。三天前，他才有机会卸下这压在他肩头的重担，然而一桩小小的意外，使他不得不多忍耐三天。

这短短的三天，在他来说比十年更长，更难挨，可是现在他心中感觉又自不同。他每向前跨跃一步，就觉得更接近自由和幸福。

前面有一片密林。他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他仿佛觉得密林中隐藏着—桩危机，而他却正以快捷无比的速度向这危机接近。

他的脚步不免因心中的迟疑而稍稍停顿了一下，但他立即想到：“不会的，有谁深更半夜躲在这荒林子里？再说，纵使林里躲的有人，以我此时所具功力，怎会将他们放在心上。”

向衡飞恍如一缕轻烟，向前飞驰。眼看着即将穿林而过。林内人影一闪，去路顿时被截住。只听有人冷笑着道：“姓向的，你这会才来呀，等得你大爷好苦！”

向衡飞见拦路之人竟是昨夜被自己薄惩了一顿的红旗帮北京分舵舵主玉面狐张先辽，当下脸色一寒，道：“哦！原来是张舵主。”

他举手轻拂，人却向前冲去。此举委实有点目中无人。但他一来急于赶去赴约，二来也是早已摸清张先辽的深浅。

玉面狐张先辽见向衡飞对他竟敢如此轻视，气得牙关紧咬。健腕一翻，一招“玄鸟划沙”蓦地朝向衡飞肋下攻到。

向衡飞冷笑一声，足尖一旋，轻轻避过，正想像昨晚一样，在他

腰眼穴上点上一下，突觉一缕劲风，从背后疾射而至。向衡飞吃了一惊，顾不得再点张先辽穴道，右肘一翻，护住后心，急忙施出“空灵步法”向一旁闪将开去。

身后那人惊咦了一声。向衡飞扭头一看，只见一条宽仅数尺的荒径竟被两个奇形怪状的老人拦住。其中一人衣袖尚在微微晃动，脸上满是惊诧之色。向衡飞知道这人必是背后偷袭自己的人。

玉面狐张先辽大声喝道：“姓向的小子听着，在你眼前站着的是当今武林中威名远播的阴山四煞，你小子微末伎俩，趁早束手就擒。”

向衡飞在北京城里混了十来年，街头巷尾听人提到过不少武林掌故，知道阴山四煞功力极深，平日总是两人一路，从不落单，遇上辣手事情，也是两人一起出手，而且下手狠辣，从来不留活口，因此名头极响。

向衡飞自然听过“阴山四煞”的名头，此刻听玉面狐张先辽一说，不由朝两人仔细地打量了几眼。

两人容貌各殊，体态各异，但脸上全是一片冰冷，毫无半点表情。

这两人从左至右，依次是老大独孤虹，老三上官云。每人腋下夹着一根粗如儿臂的百炼钢拐。

向衡飞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立下誓愿，待完成恩师遗命之后，立即离开北京，遍游宇内名山大川，会尽武林高人。像阴山四煞这种响当当的人物，正是向衡飞亟欲找寻的对象。

可是他今夜却有着比这更重要十倍的事情等着他去做。眼看距离所约时间已近，他不愿王一萍误以为自己胆怯爽约，不由有点焦急。

玉面狐张先辽看在眼里，误以为向衡飞已被阴山四煞的名头震住，仗着有硬点在一旁撑腰，闪步欺身，又向向衡飞扑去。

老三上官云身形一闪，抢到张先辽前面，道：“张舵主，你收拾不了他，还是让我来打发他。”

阴山四煞究竟不是等闲人物，目光犀利，只看向衡飞适才闪避时所用身法，就知张先辽不是人家对手。向衡飞面对强敌，豪气顿发。但他却也忘不了三更之约，因此缓缓说道：“久闻阴山四煞武功别具一格，早就想领教领教。可惜我今夜与人另有约会，无法在此奉陪。诸位有何指教，请另约时地，到时我决不爽约。”

上官云狂笑一声，扭首向身旁一人道：“大哥，你瞧瞧，这小子倒还真狂得可以，你说该怎么收拾他？”独孤虹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道：“越干脆越好，听说贺衔山那小子手下不弱，有老二他们两个人前去，自是胜券在握，怕只怕那家伙脚底抹油，咱们另有要事，无法穷追！”

向衡飞起先一听阴山四煞中竟有两人找贺衔山，王一萍既与贺衔山在一起，势必被牵连进去，不由暗感焦急。但继而一想，王一萍功力决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此刻面对强敌，心中并不慌乱，想来王一萍也应当如此，何况他那边还多出一个武功显属不弱的翻花浪子贺衔山。想到此处，不禁大为宽心。

玉面狐张先辽一旁喝道：“姓向的，你乖乖地将昨晚偷走的权杖双手奉回，跪在两位护法面前请求宽恕，也许还可落个痛快！”

向衡飞掏出权杖，落落大方地道：“还你就还你，接着。”话声一

了，将权杖随手一甩。

玉面狐张先辽绝未料到向衡飞竟如此听话，微微一怔，就在这微一疏神之际，那面缓缓飞来的红木权杖突然发出奇异啸声，速度陡然增快。

张先辽心中一惊，急忙伸手去接。权杖接是接住了，但仍脱手落在地上，他眉头紧皱，显然已吃了苦头。

独孤虹暗吃一惊，凭他的眼力，居然没有看出向衡飞何时在抛出的权杖上暗藏了一股蓄而未发的内劲。

玉面狐张先辽的武功，比起阴山四煞来自然相去甚远，但在红旗帮中，已属一流好手。然而他今夜却显得如此不济。

上官云怒哼一声，右掌疾出，一招“狂风拂柳”直朝向衡飞肩头劈去。

阴山四煞果然不愧武林名手，这一招威力之强，速度之快，足以令人胆寒。

向衡飞存心要在今夜了结王一萍之约以后，让全北京底层社会中人大大地吃上一惊。但他眼看上官云一掌击来，突又改变了主意，心道：“我就将时间提早到现在又当如何？”

这念头像电般闪过脑际，威震河朔魏灵飞传给他的另一绝学狂飙掌，立即出手。

上官云认为一个年未弱冠的无名小卒，竟敢向阴山四煞递爪子，真是胆大妄为。嘿了一声，体内真力疾运右臂。他决心要在一掌之下，将向衡飞活活震毙。

双掌未接，劲气先逢。只听得砰然一声巨响，上官云被震得马步不稳，连退数步。向衡飞端立原地，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像阴山四煞这种人物，居然被自己一掌震退，喜的是恩师遗言并未说错，十年后，自己可与武林中任何高手过招，而不致轻易落败。

上官云气得怒目圆睁，毛发倒竖。自从阴山四煞出道以来，他还没有吃过这种大亏。仓促中略一调息，将适才被震得微微浮散的真气重新凝聚，二次踏步上前。

向衡飞有了适才一次经验，态度愈见沉着。

上官云来到向衡飞面前不远，倒竖的毛发突然一起倒下，眼睛眯成一线，惻然道：“好小子，看你不出还有点门道，我上官云自不量力，想要向阁下讨教几招！”向衡飞一看上官云神色，知道他今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定是厉害杀招。

上官云缓缓抬起手臂，指节微动，隔空朝向衡飞虚抓了一下。

向衡飞毕竟经验不够，不知上官云业已施出阴山四煞享誉武林的两大绝学之一的“勾魂十二抓”。勾魂十二抓用的全是阴柔之力，发出时极难察觉，等感到冷风触体，早已被人抓中。

但向衡飞见了上官云一脸阴笑，心中暗道：“难道他这轻轻一抓，就已发出了什么厉害招数不成。”心念动处，立即连环踏步，施出“空灵步法”飘闪一旁。

他这里身形才动，五股冷风已自逼到，前后相去不过眨眼时间。

上官云眼见向衡飞即将伤在“勾魂十二抓”之下，不料竟被他一闪避开，气恼得冷哼一声，勾魂十二抓绵绵使出。

武林中除了少数几个绝顶高手而外，极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向衡飞也是一时福至心灵，侥幸避过第一招以后，率性施展“空灵步法”与上官云周旋到底。眨眼之间，“勾魂十二抓”已全部施出，向衡飞竟未被抓中一下。但在两人立身之处的方圆十丈以内，已被一股奇寒之气所罩。

独孤虹与张先辽各踞一方，对向衡飞严密监视。

独孤虹脸色变得极冷，道：“记得昔年名震宇内的威震河朔魏灵飞，勉强躲过我的勾魂十二抓，所施身法与你此刻所施大同小异，敢问你与北灵如何称呼？”向衡飞道：“我可不知道什么南灵北灵，要打请赶快动手，不然，我可要去赴友人之约了。”

独孤虹冷哼一声，上官云运聚真力，挥动钢拐，疾向他打去。

向衡飞大为惊异，暗道：“咦，这是什么打法？”念头才转，只听得叮的一声，独孤虹举拐相迎。上官云的钢拐疾震而回，猛朝向衡飞打去。向衡飞陡然一惊，只因他已经看出，上官云一拐击来，威力陡增，远比他本身所具的功力要高。

向衡飞既惊且奇，疾闪避过，猛听得身后又是叮的一声，一缕劲风，拦腰而至。接着“叮、叮”之声，响个不绝。一时之间，只觉劲风激流，杖影如山。

向衡飞赤手空拳，哪敢硬接。况且他没有赤手与兵刃相搏的经验，遂将“空灵步法”全力施为。

阴山四煞这套怪异的打法，原是练来专为对付武林中仅有的几个强敌。此刻见连一个北京城内的无名小卒也收拾不下来，不仅怒骇交

集。

其实，这时向衡飞内心也是骇极，他已无法判定阴山四煞的钢拐将从何处击来！只尽管施展“空灵步法”飘忽游走。他屡次想到，万一不巧，正好跟钢拐碰上，快上加快，势必被击得骨折肉烂。

幸而这“空灵步法”的确够玄奥，向衡飞几次已被拐风扫中，身躯微闪，又已让开。向衡飞心里明白，像这样力拼下去，到头来自己不死即伤，绝难幸免。

蓦地里——半空中一声轻爆，一朵绿火上悬中天。

独孤虹钢拐一撤，跃身圈外。上官云唯老大独孤虹马首是瞻。独孤虹才一退出，自也立即停手。向衡飞在此紧要关头，突然获得喘息的机会。

独孤虹半收钢拐，阴沉地道：“哼，今夜之战，到此为止。明年今日，独孤虹在阴山恭候大驾。”说罢，不待向衡飞答覆，双足一踩，向绿火起处疾纵而去。

上官云等两人紧随在独孤虹身后，相继飞掠而逝。

向衡飞呆立当地，想起适才所遇的种种惊险，禁不住心头一阵狂跳。

他站在路中发了一阵呆，突然想起与王一萍之约，急待向王家花园赶去。猛一抬头，只见一股浓烟，上冲霄汉，看那方向，正是王宅所在。

第五回 回首家园，残烟袅袅；浪迹天涯，余念悠悠

夜风猎猎，火势熊熊。精心筑造的雅园中，至少有二三十处火头，看情形分明是有人故意纵火。

向衡飞绕园急驰一圈，又发现一桩令人震骇的事情，静园中奴婢众多，但脑壳全被拍裂，死状奇惨。

不过令向衡飞感到惊奇的是：王一萍、贺衔山以及阴山四煞等人连影子都未见着。

向衡飞首先找到王一萍居住的倒轩。倒轩可能是最先着火，此刻早已变成一片废墟。附近的花木被火烤得焦黄一片，但许多折痕只需稍为细心一些，即可察出。

向衡飞打量眼前情势，思忖道：“只怕是阴山四煞找到贺衔山。王一萍公子脾气，挺身而出，双方发开拼斗。结果王一萍和贺衔山两人不敌，乘隙逃走。阴山四煞一怒之下，放上一把野火，追赶而去。”

向衡飞这猜测是对了，可是只对了一半。

阴山四煞果真是追赶王一萍和贺衔山两人去了，但阴山四煞也是武林中扬名立万，有字号的人物，还不至于施出这种无赖手段。这把火是红旗帮的人放的，地保们发现王府火起，赶来来救，也被红旗帮所阻。因此眼看着王府即将全部烧毁，却全无一人施救。

向衡飞感到异常懊恼。十年的苦待总是波折横生，无法如愿以偿。

他想到那天夜晚，如果不是更夫经过……

他想到那天夜晚，如果不是贺衔山潜身假山……

他想到，如果不是海萍……

他想到，如果不是阴山四煞的突然出现……

……

那么此刻他已经和王一萍两度交上了手，也许，这时早已分出胜负。如果他侥幸得胜，自然可以海阔天空，一偿遨游四海的心愿。但如果不幸失招落败？他一定埋头苦练，约期再斗。

突然有人在远处大声喊道：“抓住放火贼呀！”

向衡飞闻声四顾，发现园中除了自己而外，再无别人。莫非是自己被误认为放火贼不成？他身形一晃，立时以奇快无比的速度，一掠而逝。

次日一早，北京城里即哄传着两件令人骇异的事情。

一件是名重一时的风流才子王一萍的府第，一夜之间被焚成灰烬。

另一件是北京城内人尽可欺的受气包在阴山四煞的联手之下，居然毫发无伤。一般人听了，不但觉得十分离奇，而且觉得简直离谱太远，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受气包向衡飞自此以后，再也没在北京露面，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在距离北京城约有百里之遥的一个小镇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外乡人。

一个年纪较轻，衣着也较华丽，一看即知必是世宦豪门子弟，另一个年龄轻长，只是脸色白中泛青，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因为酒色过度。

两人找了一家店舖，要了几色小菜，默默而食。

官道尽头泼啦啦驰来一群快马，翻蹄亮掌，捷逾电闪，眨眼即已去得只剩下几个小黑点。

店家摇着头，自言自语地道：“唉，准是红旗帮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不然决不会一连三趟飞马传讯。”

两人闻言互视了一眼，年长的一个突然问道：“敢问店家，这红旗帮是干什么的？”

店家一听客人说话带有浓重的江南口音，一笑道：“客官大约是刚从南方来，所以不知道咱们北方的事情……”

一言未了，又是一拨快马绝尘而至，来到店前，当先那人一勒马缰，飘然下马。这人不但马上功夫极俊，轻功亦显然不弱。

店家一见这人，早已满脸堆笑地迎了出去，恭声道：“舵主已有好久没来我们这小地方了。”

那被称作舵主的人，态度强傲，哼道：“咱们红旗帮新近结了两个强仇，一个是名冠京师的公子王一萍，另外一个叫贺衔山，却是江南人氏，这人说起来跟红旗帮早有过节，你们若发现可疑人物，立即通报，不得延误。”

店家躬着身子诺诺连声。

那被称作舵主的人正是玉面狐张先辽，昨天夜里他满心以为来了帮中护法，不但可使贺衔山再度就擒，同时也可好好地教训向衡飞一顿。

红旗帮早将向衡飞及贺衔山等落脚之处探出，阴山四煞遂分成两拨，一拨前去王宅擒拿王贺两人，一拨伏在途中拦截向衡飞。

阴山四煞计算得固然不错，可惜他们做梦也未想到王一萍和向衡飞身手之高，竟然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独孤虹亲率三弟，联手合斗，居然不能擒住向衡飞，端木华那边情况更糟，竟被王一萍一人击伤两人，且被王贺两人乘隙逃去。

玉面狐张先辽踏蹬上马，正待扬鞭离去，店家突然想起一事，附在张先辽耳边说了几句，张先辽眉心暗皱，飘身下马，并向店后绕去。

店中共有十来张桌子，仅有三五个客人，是些什么人物，一眼即可看清。

张先辽从店后的一扇缝中向店家所说的那张桌面一望，脸色微微一变：原来那张桌上菜肴仅用去一小半，但座位却已空着。

张先辽心知这事大有蹊跷，突觉身后微风飒然，一掠而至。未及闪避，凤尾穴已被点中。

店家年纪老迈，只见一条极淡的人影一晃而逝，紧接着便听见玉面狐张先辽哼了一声。

起先，店家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正惊愕间，站在窗下的玉面狐张先辽“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店家惊慌地走近，仔细一瞧，不由惊叫起来，原来玉面狐早已一命归阴。

红旗帮的人听到店家惊叫之声，赶来一看，知是被人用重手法点中死穴。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在附近展开搜索，全未发现半个可疑人物。

这时，店家发觉那两个客人失踪得奇怪，而且也已猜出大约是怎样

么回来，却不敢随便乱说。

这两人正是连夜逃出的王一萍和贺衔山。

两人离开小店，施展轻功，眨眼间即已来到镇外，看清镇内并无
人追出，这才将速度放慢。

贺衔山突道：“看来咱们跟红旗帮的梁子是已经结定了。适才听
店家所说，红旗帮已飞马传书，传请隐居阴山的福寿堂香主。这些老
家伙终日养尊处优，原有的功夫早已搁下八成，就算他们全部下山，
我贺衔山也未必放在心上，可是阴山四煞却令人感到相当棘手。昨夜
若非一萍兄一出手就出其不意地先伤了他们一人，只怕也不易脱
身……”

王一萍仿佛有着严重的心事，贺衔山唠唠叨叨说了些什么，他根
本一个字也没听见。

两人并肩走出十来里路，王一萍突然拉住贺衔山的衣袖道：“走，
咱们回北京去！”

贺衔山吃了一惊，问道：“回北京城去？王兄，你又不是没有听
见，红旗帮正在四处搜寻咱们。咱们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王一萍双目似剑，盯在贺衔山脸上，冷冷地问道：“你可是心里
害怕？”

贺衔山笑道：“怕？我贺衔山虽然不像王兄一样，有过千载难逢
的奇遇，但我还不曾怕过谁来。”

王一萍心里很不自在，他心里想道：“我跟他总共只有几天的交
情，为了他的事，与红旗帮结下深仇，家园被毁，四处逃奔，弄得无

家可归。说什么我王一萍也没有丝对他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不肯陪我跑一趟北京。”

王一萍脾气突然发作，道：“如果贺兄觉得不便，那么小弟就一个人去吧。再说红旗帮以为我们逃往江南，而我们却重回北京，岂不正好躲避？”说着，便改向北京城所在的方向奔去。

贺衔山此刻心中十分为难，想到王一萍说得不错，呆立了片刻，立即赶上前去。

当天夜晚，两人趁黑潜回王家静园。

王一萍目睹这一片自己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翠绿庭院，一夕之隔，竟已变成一片废墟，这真应了古人“白衣苍狗，沧海桑田”的一句俗话。

贺衔山乘王一萍触景伤情之际，飞快地掠近假山。

他胆敢重新潜回北京，与其说是因为王一萍对他的一番朋友之义，不如说是可能隐藏在这片假山中的一桩重大秘密。

这片假山，孤立在莲池中，丝毫未被大火殃及，贺衔山看后，心里暗称侥幸。

贺衔山不敢耽搁太久，同时也觉得不应该在北京城内久留，匆匆离开那片假山，回到王一萍身旁。道：“一萍兄，咱们走吧！”

“哼！”习习晚风中传来一声冷哼，王一萍和贺衔山同时一惊，可是两人心中想法各自不同。

王一萍想的是：“来吧，管你是谁，反正我王一萍一身绝艺，四海之大何患无家？”但贺衔山的想法又自不同：“想不到此次北京之

行，无意中发现南北双灵生死之谜。我贺衔山能否一尝天下盟主滋味，就看这一番安排了。”

王一萍早已看清，面前四人，其中两人昨晚曾经交过手，其余两人一律手持钢拐。

贺衔山匆匆从怀中掏出一物，递给王一萍，轻声道：“这是小弟偶尔得来的一种独门暗器，施放时只需用内力将外壳震碎甩出即可。回头或许能派得上用场。”

王一萍无暇多作考虑，伸手接过。

原来发话那人冷哼道：“老夫早已料定你们必定会暗中潜回，故意布一疑阵，你们果然上当！嗯，看来二位是不肯束手就擒的了！”

话音未落，“呼”的一拐拦腰劈来。

王一萍也不多话，手臂微动，已抽出一柄长只九寸，金光夺目的短剑，照准拐头拍去。

贺衔山看得眉头暗皱，心道：“他既是南灵的传人，应该知道决不能这样打法，除非——”

两人功力均深，剑拐相触，发出“叮”一声巨响，贺衔山站在一旁，仿佛脑门子被尖钉扎了一下。

独孤虹心中暗吃一惊。心想自己在兵刃上占了极大便宜，但这次剑拐相触，王一萍毫未吃亏，这样说来，王一萍的功力岂不在自己之上？

独孤虹心中极不服气，毕生功力悉聚右臂，仍是原来招式，拦腰劈去。

这一拐威势奇猛，当今之世，能硬挡这一拐的只怕已找不出几人。

贺衔山站在一旁，大为着急，不由叫道：“独孤虹臂力惊人，不可硬接。”

王一萍凝重的脸色中略带三分笑容，目视闪电般击至的钢拐，直待钢拐击到腰前，才急退半步，手握金剑，探臂而出。

这时，站在一旁的贺衔山和端木华等三人都暗觉紧张，只因独孤虹这一拐也已施尽十成真力，王一萍外表看来神态自如，实则也是全神应敌。

剑拐相接，强弱顿判。他们怎能不关心。

王一萍金剑平伸，手腕微旋。独孤虹的钢拐已挟雷霆万钧之势飒然击至。

独孤虹方觉情况不妙，剑拐已然相接，一阵微微的声响过后，手中顿觉一轻。独孤虹暗中怒哼了一声，单臂运劲，剑拐回击，威势依然凌厉，横击王一萍右肋。这一招来势之快，令人骇异。王一萍毫无考虑余地，金剑疾出，又向金钢拐撩去。

在王一萍认为，独孤虹已经上了一回当，决不致重蹈覆辙。

可是独孤虹的一条钢拐，像是有意向金剑硬碰。“嚓”的一声，钢拐又被截去一段，但王一萍的一柄金剑也几乎被震脱出手。

独孤虹二度被削段钢拐，非但不怒，反而显得有点高兴。他滑步欺身，竟使出一套奇奥无比的短棍棍法。

王一萍一面应敌，一面心中赞道：“这人武功尚在其次，单凭这临敌应变的急智，就非常人所能及。”

两人身法均快，眨眼间已互换了三十余招。

王一萍临敌经验不够，出招变招固然中规中矩，但总不能出神入化，金剑的威力尚未发挥得淋漓尽致。

反观独孤虹，一条被削断的钢拐奇招迭出，攻势极猛。若非顾虑到王一萍掌中金剑太过犀利，许多厉害招式均未施出，威势不止于此。

两人各尽所学，全力相拼。

贺衔山陡然一惊，知道今晚情势险恶万分，一个不察，极可能血溅三尺，尸横北京。他暗将真气调匀，右手玉尺，右手暗器，分别准备停当。

上官云等三人也分持剑拐，缓步向王一萍和贺衔山两人间走来。

贺衔山审视情势，觉得敌众我寡，今夜无论如何不宜恋战。但此刻想要脱身，只怕已晚了一步，只得见机行事。

不多一会，上官云骤然出手，夹攻王一萍，而端木华等两支剑也向贺衔山电般攻至。

贺衔山自知决非两人之敌，因此守多攻少，力求不败。

王一萍自恃金剑犀利，专找对方兵刃攻去。这一来可吃了大苦头，两支钢拐幻化莫测，王一萍一下也未擦着对方钢拐，自己的肩腿及背后却一连被打了几下重的。

王一萍咬牙承受，手中金剑电旋疾扫，游走于如山拐影之中，浴血战斗，身上已带了十几处伤痕，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全力拼搏。

阴山四煞在江湖中素以凶狠出名，这时也感到心惊胆战。

贺衔山武功较王一萍原就低了一筹，这时情况更为不济，若不是

王一萍偶尔看见贺衔山情势危急，出手相救，只怕他早已伤在阴山四煞的剑拐之下。

这时贺衔山又遇险招，王一萍金色短剑电般卷至，剑走轻灵，直向贺衔山面前的剑拐截去。

端木华和公孙剑不愿自己心爱的兵刃受损，招式立撤。贺衔山乘机缓过一口气来，左手一扬，打出一枚暗器。

独孤虹手挥钢拐，轻轻一点，只见火光迸射，随即发出一声砰然巨响。

阴山四煞从未见过威力恁强的暗器，一齐飘身疾退。

王一萍一愣之后，心道：“这贺衔山人也真奇怪，身上带着这样厉害的暗器，何以早不取用？”

贺衔山扯住王一萍衣袖，轻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双足猛蹬，带着王一萍，硬往外面冲去。

阴山四煞见贺衔山竟想开溜，立又围了上来。

贺衔山从怀中又掏出一枚暗器，大声喊道：“挡我者亡！”不顾一切地往外硬冲。

若凭真才实学，贺衔山至多能和阴山四煞武功轻差的几人勉强斗个平手。此刻挡往正面的上官云和公孙剑，在阴山四煞中已属高手。他们一来有点惧怕王一萍掌中那支锋利的金色短剑，二来对贺衔山扣在掌中的暗器也略感顾虑。略一迟疑，贺王两人已从他们身边疾掠而过。

独孤虹一挥钢拐，大喝道：“追啊！别放过他们！”身子一长，早

已率先追了下去。

王一萍已经近乎失去了神志，这时被贺衔山拉着硬往外闯，冲出庭院，被凉风一吹，头脑顿时清醒了一些，心想：“这真是何苦，两个拼他们四个。如果不幸失招而死，岂不误了师父交代要办的事情？”

想到此处，他便觉得贺衔山这人武功虽然不如自己，但江湖经验毕竟丰富。如果不是他硬拖着自己往外闯，此刻说不定自己已伤在对方剑招之下，也未可知。

他暗提一口真气，速度陡然增快。

贺衔山顿时松了一口气，回头一看，阴山四煞紧跟在数丈以外。

王一萍这时也已发现阴山四煞尾随而至。他一眼瞥见前面不远处有大片密林，林后就是大山，只要抢先奔入林中，脱身大有希望。

贺衔山和王一萍全是一般心意。两人把臂而驰，捷如鹰隼，向密林投去。

阴山四煞也发现两人的意图，心头大急，独孤虹轻功最佳，一提真气，斜里掠去。

贺衔山眼看还有数十丈即可到达密林，遂手臂频挥，一连掷出数枚暗器。只听得轰轰连声，一片浓烟，硬将阴山四煞阻住。

阴山四煞待轰声过后，硬从浓雾中冲过，早已不见了王、贺两人踪迹。

独孤虹气得钢牙猛挫，狠声道：“我阴山四煞跟你们两个小狗誓不两立，有种的出来跟老夫再拼几百招！”

王一萍听阴山四煞居然骂他小狗，心头大怒。心想：“谁还怕你

不成？”

贺衔山拉着王一萍，直往密林深处走去，边走边道：“王兄千万别上他的当。往后有的是机会，今日之仇何愁不报？此刻纵使王兄重鼓余勇，跟独孤虹硬拼过招，但你能再斗其他三人？”

王一萍心中想道：“若单打独斗，他们谁也不是我的敌手，可是他们钢拐互击的奇奥打法，的确难斗。”

贺衔山续道：“我知道王兄此刻心中定然觉得十分不服，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有朝一日，总会有机会，约他们单打独斗，一偿宿怨，目前王兄家园已毁，又有红旗帮骚扰，何不跟我南去，一览江南风光。”

王一萍听贺衔山这一番解说，方勉强抑住心头怒火，借浓密林木掩住身形，向后山绕行而去。

第六回 铁掌相拼，神鬼皆惊；金芒乍闪，生死如谜

这一天，两人来到黄山附近。

贺衔山见王一萍一路上虽然有说有笑，但神色之间，总有些抑郁。

贺衔山自己在江湖上浪荡了多年，深知江湖中的生活况味与王一萍以往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他的郁郁寡欢，必然是因为未能忘怀昔日的一切。

正巧这一带贺衔山以前来过，知道有一处憨山寺就在前面不远。该地景色秀美，而且庙中颇有几个谈吐不俗的和尚。

贺衔山心想借这山色美景，或许可多少冲淡一些王一萍心头的抑郁，因此领先向憨山寺走去。

庙中香火颇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大殿中挤着不少顶香礼佛的人。

王一萍站在庙前，面对长谷，静静地欣赏了一阵，觉得江南山水，与莽莽平原果然不同。

贺衔山道：“一萍兄，咱们也进去求支签如何？”王一萍未置可否，贺衔山已转身向庙内走去。才一跨进大殿，贺衔山突然向后急闪。王一萍颇为惊诧，但立即想到贺衔山此种举动必非无因，也闪身让在一旁。

王一萍落后一步，并未看见大殿中情形，轻声问道：“什么事啊？”

贺衔山并不答话，拉着王一萍急忙绕到殿后，始道：“奇怪，这骚妞怎地也来了？”贺衔山南方人学说北方话，语调极怪。王一萍暗觉好笑，但却关心地问道：“你说谁来啦？”

贺衔山低头沉吟片刻，道：“海萍，就是在北京城里艳名远播的海萍啊！我想天下不可能有这样相像的人。”

王一萍勃然变色，他时刻忘不了海萍对他的一番虚情假意，害得他家园被毁，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贺衔山一把拉住王一萍的衣袖，道：“一萍兄请稍微忍耐一下。”

王一萍气愤道：“你放开我，对这种无情无义的婊子，非重重地惩治她一顿不可。”

贺衔山眉头微皱道：“这人如果真是海萍，她决不可能一个人来。”

王一萍道：“管他几个人，难道你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都害怕？”

贺衔山明知王一萍说的是气话，心中仍颇不高兴。

王一萍甩脱贺衔山手臂，又待向殿内走去。

贺衔山赶上拦住，道：“就算王兄要给她吃点苦头，可是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啊！”

王一萍闻言一愣，心道：“他这话说得不错。可是，如果我不教训她一顿，实觉心有不甘。”他伸手撕下一片窗纸，略一运劲，抖手打出。

贺衔山拦阻不及，拉着王一萍向庙后避去。两人才一转过墙角，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衣襟带风之声，接着有人轻“咦”了一声。

贺衔山望着王一萍哂然一笑。王一萍心中颇为佩服贺衔山的料事如神，停步轻声道：“咱们掩过去瞧瞧，究竟是什么人。”

贺衔山这人除了武功不如王一萍之外，论到江湖门径，却比王一

萍高出太多。仅凭适才那一声微咦，已经猜出那人是谁！因此未再阻拦。

王一萍轻身似叶，飘然掩至屋角，微一探首，立已缩了回来。

贺衔山蹑足走到王一萍身旁，轻声问道：“王兄看见了谁？”

王一萍疑惑地道：“该不会是他吧？”

贺衔山一听王一萍这等说法，越发肯定自己的判断不错，因而心中得意地自语道：“单凭这一点，我就有把握玩弄你于股掌之上。”

王一萍站在墙角迟疑了片刻，突又向大殿走去。

贺衔山既然已经料出陪伴海萍的是谁，便甚放心，但他为人素来谨慎，目送王一萍前去，自己去立在原地不动。眨眼之间，王一萍已一跃而回。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只这眨眼工夫，海萍那贱人竟已失踪。”

贺衔山“哦”了一声，但立道：“王兄放心，她一定是到偏殿去了。”

王一萍道：“正偏两殿我全都看过，就是不见那贱人的影子。”

贺衔山偶一偏头，望见庙后有座数十丈高的石峰，道：“我们到那峰上去，居高临下，自可一览无遗。”

王一萍也觉得大白天里急急忙忙地满庙搜人，的确有些不妥，倒不如看准海萍隐匿之处，悄悄掩去为妙。

两人掩至庙后，一看左近无人，各展轻功，不消几个纵落，已翻上峰顶。

憨山寺就在脚下，庙中情景，一览无余。

贺衔山略一探视，面带笑容地指着偏殿后面一处静园的雨亭，道：“王兄，你可看清亭下那人是谁？”

王一萍这时早已看见亭下有一片红色衣裙，遂用询问的眼光望了贺衔山一眼。贺衔山微一点头。

王一萍身形一长，急待向峰下纵去。贺衔山拦道：“反正人已找到，何必急于一时？大白天里，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个弱女子下手。”

王一萍道：“也罢，等到今夜吧！”

那角红色衣裙在雨亭下久久未曾移动。王、贺两人隐身峰顶，视线恰巧被亭顶遮住，但两人越看越觉得情形有点不对。就在这时，一个小沙弥突在静园中出现。他本来是向通往偏殿的小门走去，途中似是突然发现什么东西似的，突向雨亭折来。

小沙弥才一走过雨亭，那片红色衣裙突然移去不见，接着即听见小沙弥诧异地道：“奇怪，是哪位女施主忘在这儿的衣服？”

小沙弥语音不高，但两人早已听清，登时就是一愣。

小沙弥走下雨亭，手中拿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红裙，匆匆向偏殿走去。

贺衔山心想，如果这事只是偶然发生，似乎太巧，如果是她有意如此，则自己的行径只怕早已落在对方眼中。

王一萍对海萍的虚情假意本已大为愤恨，这时又被戏弄了一遭，自是气上加气，他并不就此甘心，道：“走，咱们再进庙去搜搜。”

贺衔山道：“我们分开来找，王兄负责这右边，我负责左边，在

大门口会合。”

王一萍不等贺衔山说完，早已向右边一路搜去。

憨山寺规模不小，香客又多。两人耗去不少时间，将经过的地方仔细察遍，仍未发现丝毫可疑之处。

两人在庙前碰头，均感到异常懊恼。这时一个小沙弥手持一只封缄，走到两人面前，道：“请问两位施主可是姓王和姓贺么？”

王、贺两人登时一愣，王一萍伸手接过小沙弥手中的封缄。小沙弥根本未看见王一萍手臂挪动，封缄已到了他手中，只觉得莫名其妙。

王一萍迫不及待地拆开封缄，只见缄内一张素白信笺用眉笔歪歪倒倒地写着：“子时相候！”

笺上既无称谓，又不署名，直看得王一萍眉头连皱。

贺衔山挥手支走小沙弥，道：“只听这小沙弥问你我两人是否是姓姓贺，就知这信决未送错。这人送东西不署名，其意或在故弄玄虚，今夜我们依时来到庙中等候，便知分晓！”

王一萍本想找那小沙弥问问送信那人的容貌，继而一想，那小沙弥也未必便记得清楚，反正也只有半天时间，又何必多此一举。

此地距客栈往返有数十里之遥，贺衔山提议便在庙中用膳，顺便可在静室中调息一番，以备夜来可能发生的大战，王一萍欣然同意。

两人用毕晚膳，来到客房，各自调息。王一萍运功既毕，贺衔山犹在运功，看看时间距离子时还早，王一萍觉得呆在房中闷坐，不如到外面去欣赏欣赏山中夜色。

他独自信步走往庙外，庙门早已紧闭，王一萍身轻似叶，自墙头

一掠而过，一眼瞥见庙外那片不算太大的空地上，有人负手而立。

王一萍因为此刻距离所约时间尚早，不敢断定是否那人，正迟疑间，那人似已发觉，缓缓转过身来，道：“王兄来得真早！”

王一萍怔得一时答不上话来，原来这人正是自己苦守十年，一度交手，但却未能尽情一战的对手，威震河朔魏灵飞的传人。

向衡飞换了一件灰色长衫，与他白天装束并不相同，况且又是黑夜，是以王一萍一时没有看出。

王一萍一怔之后，随即一喜，喜的是自己连日正在发愁，不知何年何月能再和向衡飞碰头，履践师父遗言；怒的是向衡飞竟跟海萍走成一路，岂不证明海萍、向衡飞全是红旗帮的人？

向衡飞见王一萍目光闪烁不定，不知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但他这时已感觉到一种意外的喜悦。过了今夜，他不但完成了先师的遗命，同时也可交卸肩头的一副担子。

王一萍突然哼道：“也好，咱们的账今夜就一并算吧！”

向衡飞道：“那天夜里小弟依时赴约，王兄府上已被红旗帮放火烧毁，王兄人也不见了。事后小弟在北京到处打听，均无消息，猜到王兄可能和那姓贺的远离北京了。”

王一萍心中暗道：“好啊，你倒真会撇清。”真气一凝，全神待敌。

向衡飞见王一萍全无昔日那种谦雅洒脱之态，好像对自己衔恨甚深，心中甚为不解。但他也极欲和王一萍决一胜负，当下也未多想，遂道：“此地离庙太近，万一惊动了庙里的和尚，出来察看，岂不扫兴。我已看中距此不远的一座奇峰，地僻无人，正是理想所在。”

王一萍面含盛怒，将手一摆。向衡飞早已会意，身形微晃，已向侧旁小径驰去。

两从速度均快，不到一顿饭工夫，已到了一座陡峰绝顶。

王一萍待向衡飞才一站定，招呼也不打一声，“龙形一式”，电光石火般扑前前去。

向衡飞“空灵步法”已至炉火纯青地步，轻轻一闪，就已让开。

王一萍一击不中，连击而至。双掌连发，将得自湘江一龙的一身绝学全力施为，掌势威猛绝伦，令人惊骇。

向衡飞空有一身武学，但被王一萍抢了先机，施展空灵步法，堪堪只能自保，却苦无机会还手。

王一萍一上来就将湘江一龙生平得意武学龙形九式施出。从第一招“龙形一式”开始，接着是“啸风挥雨”，“云龙三现”，“飞云惊龙”……一连九招，恍如长江大河，一气呵成，威力之猛，就是湘江一龙本人亲自施为，也不过如此。

向衡飞勉强支撑了九招，已被王一萍掌势所罩，幸而这时王一萍攻势微微一缓。说是一缓，实际上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寻常武林人物，根本无法察觉。但向衡飞十年苦练，非比等闲，双臂一震，惊飙般反攻三招。

这三招威势看来似乎并不太强，但王一萍觉得胸前几处要穴在对方笼罩之下，随时有被戳中的可能。

他惊骇之余，飘身而退，不敢硬接。

两人二度交手，各自施师门绝学，全力出击。

这一次交手，情况与前一次大不相同。两人天资敏颖，尤其是向衡飞，跟阴山四煞一度交手之后，不但获得宝贵的临敌经验，并且悟出许多以前未能领悟的奇妙变化。

王一萍曾与阴山四煞两度交战，自然也有所获。

在这清平之夜，在这绝峰之顶，令武林人物悬心瞩目的“双灵大会”十年之后，再度一展开。一时之间，但见劲气激荡，掌影漫天，愈斗招式愈奇，情势也愈觉惊险。

一片浮云遮住半弯新月，两人顿觉眼前一暗。但谁也没有因此分神，反而攻得更急，唯恐一个照顾不到，为敌所乘。

就是这时，一条淡淡的身影灵猫一般蹿上峰来。这人轻功不弱，行踪更异常谨慎。直到他藏入峰顶之旁的一棵树后，激斗中的一仍然毫无所觉。

这人全神贯注，用尽目力，方始看清峰顶这一团急旋回转的劲风里，裹着两条人影。但两人偶尔施出奇招，他仍然无法看清。

掌风犹劲，晨风轻软！两人已足足斗了将近两个时辰。

王一萍已渐渐感到有点内力不继，同时所会的武功早已重复施展了好几遍。眼看向衡飞身法轻灵，毫不滞迟，不由暗暗感到着急。

自知无法胜过对方，他有心提议改用兵刃。但一想到自己存心想利用金剑无坚不摧之利，就觉得有失君子之风。就在这微一分神之际，险些被向衡飞奇招击中，吓得他不敢再胡思乱想。

一线金光从东方直射而来，天已破晓。

向衡飞清啸一声，陡地身形一变。向衡飞身法本来就快，这时更

是快得连王一萍也几乎看不清楚。

王一萍知道向衡飞必是要施展精粹绝学，全神戒备。

果然，向衡飞绕峰疾旋七匝之后，身似浮云，直向王一萍点来。

王一萍顿时感到全身尽为对方内力所逼，手足挥动竟感到有些不太灵活。

向衡飞右臂倏伸，轻向王一萍胸前按去。这平淡无奇的一招，内中实藏有无穷变化。王一萍一时想不出破解之法，陡然间逼运十成真力，硬迎上去。

几缕金光，电射而至，天色似乎又明亮了一些。

王一萍这一掌威力之强，武林中能硬接这一掌的可说绝无仅有，但他内心实在感到骇然，不知是否能敌得住向衡飞暗藏无限玄机的一招。

“砰！”一个身影被震得疾飞而起，直向峰下坠去，半晌犹未听到声响，敢情峰下竟是一道千仞绝谷。

峰头上有人临风木然而立，冷汗从他的鬓角缓缓流下。

第七回 萍水论交，岂容置腹；诘诡之剑，宁不断掌

一轮旭日，从东方云层后冉冉升起，淡红的金辉照射着这黄山人迹罕至的陡峰，也照射到峰顶痴然而立的年轻人。

那人穿着一袭轻薄的绸衫，双目凝视前方，他仿佛是在欣赏山中晨景，但他两眼中显而易见的茫然神色，令人看来又觉不是。

突然，与峰边古松遥遥相对的一堆岩石后发出一串嚤嚤低泣之声。

少年人陡然而惊，身形一晃，已飘然掠至崖石前面，沉声喝道：“朋友，请出来吧！”崖石后传出一阵衣裙曳地的悉簌声，怯生生地走出一个绝代佳人来。

少年人一见这人，大为意外，冷笑道：“哈哈！海萍，我王一萍正找你，想不到你却躲在这里。哦，对了，一定是向衡飞那小子自以为可以胜过我，因此故意将你藏在此地，好让你亲眼看看他的威风。可是现在却怎么啦？”

海萍面色苍白，眼中犹带惊恐之色，娇怯地从岩后走出，摇着头道：“王公子，您误会了，向衡飞他是个好人。”

王一萍仰天狂笑道：“好人，他当然是好人，要不然你怎他跟他在一起？”

海萍闻言一怔，显然她已听出王一萍的言外之意。

王一萍面色一沉，缓缓举起手臂，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功力能论，只要指尖随意碰中她身上任何一处，均可使她受到重伤。他手臂已经伸出，突又自动收回，因为他突然想到，怎能向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女人下手了，不过，这并非是他自动停手的原因，只因他已想到了另

一种惩治对方的方法，根本用不着自己多此一举。

他望着眼前这位一度使自己为之倾倒不已的北国佳人，讥讽地道：“你的好人就在峰底，你自己找他吧！恕我无法在此多陪。”

他身形一闪，直向峰下飞驰而去。王一萍身法奇快，海萍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已不见了王一萍的踪迹。

海萍急行了数步，悲声唤道：“王公子，请留步，听我说呀，听你的海萍说呀！”

王一萍头也不回，眨眼间已掠至峰腰。

海萍哭喊了一阵，看见王一萍愈去愈远，知道喊已无用，当下忍住哭声，伸手抹去颊边清泪，走向峰边。距离尚有一丈多远，即感到山风遒劲，她有些心惊胆战立不住，停下脚步，带哭道：“向公子，都怪海萍不好，硬要你与我同行，不料却害得你丧身谷底，——向公子，你安心去吧！今生今世，我发誓要找到王公子，向他解释明白。”

王一萍在这片刻之间，已去得无影无踪。

海萍遥对深不可测的绝谷喃喃祝罢，寻路下峰。她绕峰顶走了一遭，禁不住叫起苦来。原来这座奇峰除了有半亩大小一块平地而外，四周全是笔陡的削壁，不要说是一个弱质纤纤的海萍，就是轻功稍差的武林中人，也休想随意上下此峰。

直到这时，海萍方始明白何以王一萍对她明明已是恨极怒极，但却不动手打她，反而决然离去的原因。

半晌，海萍望着王一萍消失的方向，伤心地道：“王公子，你好狠的心！”

王一萍匆匆下峰，越过几重峰谷，回到憨山寺。远远即看见贺衔山负手站在庙前。

这时贺衔山也发现了王一萍，快步迎了过来，道：“王兄一夜不归，小弟实在替你担心不已！”

这些日子，王一萍已渐渐察觉贺衔山为人城府太深，有点不太愿意跟他接近，但人家一大早就站在庙前守候，岂不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仍然十分关心？遂逊然道：“多谢贺兄关怀！”

贺衔山仔细地看王一萍打量了一番，看他所着绸衫有破洞多处，左边衣袖也几乎被完全扯断，浑身湿汗犹只半干，分明是经过一场极惨烈的搏斗。

王一萍知道贺衔山虽未出口相问，实则极想知道昨夜一战的结果，遂道：“昨夜一战，实在胜得万分侥幸！”

贺衔山对王一萍的获胜，并不感到意外，道：“以技相搏，全凭胸中一点真才实学，怎可说是侥幸？”

王一萍此刻回想起来，仍然觉得胜得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每每有种奇怪的感觉，认为摔下绝谷的不应该是向衡飞，而应该是他自己才对。

王一萍不此事多加解释，贺衔山知情知趣，也未再加追问。

王一萍偶一回头，瞥见贺衔山脸色阴晴不定，嘴角嚅动，欲言又止，暗暗称奇，不由问道：“贺兄可是有什么话要说么？”

贺衔山干笑了几声，迟疑地道：“这话真不知该从何说起。不瞒王兄，小弟在江湖中浪迹多年，无意中得罪过许多朋友。昨夜突然发

现，小弟被一位极厉害的仇人暗中蹑追。这人不但武功奇高，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极工心计，远非阴山四煞这类人物可比。”

王一萍听出贺衔山尚有言外之意，心想自己为了他，早已弄得无家可归，虽不敢说推心置腹，但总不能说对不起他，自己真心待他，他说话却吞吞吐吐尽绕弯子，因此心中略感不快，道：“贺兄有什么话？何不痛快说出！”

贺衔山果真似有难言之隐，他思索了一阵，终于吞吞吐吐地道：“一萍兄，你我相处虽然不久，但我深知一萍兄是个血性中人，不过我这仇人不比旁人，委实难惹。小弟苦思了半夜，觉得不能再连累王兄，仍以单身趋避，始为上策。至于王兄不防一路游山玩水，你我约定今年中秋，到金陵城外燕子矶头相见，不知王兄意外如何？”

王一萍有点怀疑贺衔山所说突然发现强仇追蹑一事，究竟是真是假。但他敢确定一点，即是贺衔山有心将他抛在一边。

王一萍见贺衔山为人如此，不觉甚为灰心，心想这样的人，早些分手也好，遂笑道：“既然贺兄如此说法，小弟敢不从命。”

贺衔山见王一萍回答得竟如此干脆，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遂从怀中掏出几片金叶道：“几片金叶，尚祈乞纳，谨备不时之需。”

王一萍既然认为贺衔山为人大有问题，怎他接受所赠金叶？于是拒道：“小弟随身所携虽不丰裕，但尚无阮囊羞涩之感，贺兄厚赐，心中铭记就是。”

贺衔山从王一萍语意中听出他拒意甚坚，只得将金叶收回，拱了拱手道：“那么咱们一言为定，中秋之夜，燕子矶头再见。”

王一萍打从心底冷笑数声，目送贺衙山颀长的身形渐渐消失在林木深处。

山风猛烈，拂面生寒，王一萍目送贺衙山离去的方向，渐渐勾起无穷心事。突闻身后有人问道：“请问这位相公可有意游一趟黄山？”

王一萍回头一看，见是一位樵夫装扮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见王一萍好似尚未听懂，遂又带笑说道：“庙里有几位相公，想游一趟黄山，让小的联络带路，已经收了五峡谷银子。本该昨天早晨就启程的。因为有位客人突然得了急病，无法动身。适才见相公独自一人，特地过来问问。”

王一萍心想初次来到江南，确应一览江南秀丽景色，遂点头答允。

那人高高兴兴地领着王一萍来到客房，已有好几个男子和一个又干又瘦的小孩候在那里。

那些人一见樵夫，纷纷围了上来，气势汹汹地道：“喂，你这人好没道理，说妥了昨天动身的，钱收了去，人就不见了。”

樵夫指着王一萍道：“这位相公因为临时有点急事，必须多耽搁一天，诸位流山玩水，又不是赶香期，何必争这一天两天？”

那些人只是担心樵夫将钱骗去，现在人已回来，再看王一萍素服儒巾，一表人才，不像普通人物，各人都少说一句。

王一萍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不想多辩。

樵夫对山中道路摸得极熟。不消三日，众人已来到莲花峰下。

憨山寺筑在莲花峰腰，规模巨大，气势不凡，那一阶一阶的石阶全是整块青石铺成，总共约有一千九百余级。

山道两旁，每隔数百级就筑有一座小小茅棚，专供香客们歇足之用。

同行五人，每到一座茅棚，定要休息片刻，王一萍跟那带路的樵夫招呼了一声，独自朝峰顶走去。

他尚未来到庙前，远远即听见一片喧嚣的人声从峰上清晰地传来，偶尔更有暴吼喝采之声。

王一萍走完石阶，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地就向那闹声来处望去。只见庙前一片半亩大小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后面的人，踮起脚跟，伸长颈子，全神贯注朝人堆中间瞧着。憨山寺里反倒显得冷冷清清。

人堆中一片兵刃相触的铿锵之声过后，立又响起一片疯狂的叫好之声。接着，一个身段魁伟、步履沉稳的红脸壮汉从人丛中钻了出来，低着头，匆匆向山下奔去。

这种江湖卖解兼比武的玩意儿，王一萍在北京城里已见得多了，一见心中已经明白，怎会再挤进去看？

他独自走进憨山寺，到处闲逛。憨山寺规模虽大，但并无什么出奇之处。他走到一处，见壁上题了一首诗：

“恨望湖山未敢归，
故国杨柳欲依依。
万里飘蓬双布履，
十年回首一僧衣。”

这首诗不但意境极高，而且字也写得颇为不俗。王一萍反覆诵读了几遍，方始离去。

王一萍在憨山寺里，前前后后，足足流连了一个时辰，犹未见同行的几人前来，心中暗觉诧异。这时，两个中年和尚从庙后匆匆走出。

两人走得极快，与王一萍擦肩而过。王一萍听得两个和尚仿佛是说庙前来了一个怪人，可能是位风尘隐士。好几个江南武学名家，均在他手下失招落败，看情形可能是来憨山寺寻事的。

王一萍心中一动，暗道：“哦，竟有这等事情，倒不妨去见识见识。”遂跟在两名和尚身身后，齐向庙外走去。

两个和尚来到人堆后面，并肩而立，看样子并不急于进去。

人堆中劲风飒飒，铿锵之声不绝于耳，大约斗得正急。

两个和尚侧耳倾听，十分注意。

只不过片刻工夫，人堆中发出一片疯狂叫喊，一个双眉入鬓满脸英气的中年男子，面带羞愧之色，从人堆中挤出，急急离去。

左边一个略瘦的和尚吃惊地道：“咦，这不是名震江南的银剑于右湖吗？难道连他也吃了瘪？”

另一个和尚道：“师兄，我看这老家伙来意不善，八成对我憨山寺未曾安下好心，否则，黄山大庙小庙不下几百处之多，他什么地方不好去，却偏偏看中了憨山寺，在这寺前胡闹。”

原先说话那和尚仿佛有着心事，眼帘低垂，沉吟不语。

有人发现这两个和尚，大约这两个和尚颇有名气，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自动向两旁让开。

王一萍站在两个和尚身后，向前望去。只见大伙儿围着的是一个又干又瘦、双目深凹、头顶光秃的老人。他端坐在一张虎皮上，在他

左边地上，放着一只重逾千斤的大铁龟，龟背上插着三柄古色斑斓的宝剑，王一萍一眼即已看出，那三柄宝剑无一不是极难一睹的珍品。在他右边，一排站着高矮六人。

最靠近他的是一个身高八尺，铁塔也似的一个莽汉，半身赤裸，露出一身结实肌肉，两腕和项上各带着一个金圈。单凭他这副卖相，胆子小一点的人准会被吓得倒退五尺。

在这奇伟壮汉旁边的是一个面貌绝美，但神情却显得冰冷异常的少妇。

少妇之旁，却是一个鸳鸯脸的白发老丐。白发老丐旁边是一个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接着是两个男女孩童。

这七人站在一起，令人颇有不伦不类的感觉。

那男孩指着两个和尚哈哈大笑，道：“哎呀，真有趣，来了两个秃驴。”

两个和尚听这男孩张嘴就骂人，不觉脸孔一寒，各自暗哼一声，缓步向前走去。

旁观的人觉得这男孩长得固然逗人喜爱，武功也着实不错，但却出言无状，都不由暗暗称怪。

站在他身旁的姑娘白了他一眼道：“可不许你下次再张嘴就骂人。”

那金刚也似的壮汉怔怔地望着缓步而来的两个和尚，木讷地道：“小师弟，骂得好，果然是两个秃驴。”

这壮汉神情古怪，说话声音又异常刺耳，有人忍不住吃吃而笑。

两个和尚脸色更冷，一直走到老人身前不远，始将脚步停住。

那男孩距离龟背上插着的宝剑至少也有两三丈距离，但见他肩头晃处，人已到了剑旁。身法之快，令人骇异。

男孩持剑在手，随手一挥，大声喊道：“来，来，来，陪你少爷比划比划。”

男孩挥剑的姿势，看在常人眼里，认为只是随手挥划，但这两个和尚全是用剑的大行家，一见即知小孩随手一剑，居然暗含无限玄机，况且小男孩适才所露轻功，分明已具一流身手，不由大为惊异。

这两个和尚原本怀有问罪之意而来，这时却已不敢鲁莽行事。

干瘦老人双目微睁，露出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向两个和尚打量了几眼，道：“二位也是为我这三口神剑而来的么？”

这两个和尚同时一愕，干瘦老人“哦”了一声，道：“大约你们还不知道，老夫自知死期将至，特地从小寒山回到中原，一来是乘着尚有一口气在，结一结历年的旧账，无论是人欠的，还是欠人的，都得结算清楚。二来也是为这三柄神剑物色主人。”

微瘦和尚道：“小僧天资鲁钝，福分浅薄，能够一睹神剑，已是无上缘分，何敢再生据有之心？再说敝寺同门一心向佛，想来断不会为这身外之物动心，施主还是迁地为良吧！”

奇伟壮汉呆呆地道：“这两个和尚唠唠叨叨地说些什么？”

男孩道：“他要咱们搬场子呢！”

奇伟壮汉双目一瞪，吼道：“胡说！谁敢说这话，我鲁直可要揍人。”

男孩挥动长剑向那两个和尚说道：“老实告诉你，要我们搬场子

不难，你可得拿点真功夫出来让人瞧瞧，空口说白话，咱们可不怕人唬！”

男孩说得神气活现，干瘦老人听得不住点头。两个和尚却再也按捺不住。

微瘦的和尚法号无碍，是憨山寺中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这时被这小孩一再讥骂，已是忍无可忍，不由怒道：“无知小儿，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谅你也不知天高地厚。”

男孩一听，气呼呼地道：“好，你敢骂人，看剑！”

他单臂挥处，一柄寒光阴森的长剑，已闪电般递到无碍和尚胸前。王一萍微吃一惊，暗中赞道：“好快的剑法。”

无碍一凝神，闪身避开。

男孩一击不中，接着又是“刷刷”两剑。这两剑攻得又急又猛，寻常武林人物极难练到此种地步。

无碍和尚心中暗道：“怪不得你说话狂妄得厉害，原来还真有两手。”随即大声喝道：“小僧已礼让三招，现在可要得罪了。”

男孩好似根本未将这和尚看在眼里，鄙夷地道：“有本事你就往外抖吧，谁还怕你不成？”说话之间，一连又攻出六剑。

旁观的人早已看得眼花撩乱。王一萍却愈看愈奇，如非亲眼目睹，他真有点不敢相信，凭他这么点年纪，居然能将剑法练到这种地步。

无碍僧袍连拂，勉强将男孩攻出的剑化解开去，左手向僧袍中一探，抽出一柄短剑。

男孩一见，眼睛顿时一亮，笑道：“咦，原来你也带着剑，留神

喽，我可要施杀招了。”

无碍见了男孩施出的九剑，心中暗感骇然，本来他想单凭一双肉掌，两截铁袖，教训这男孩一顿。这时非但抽出那柄近年来已绝少启用的短剑，并且全神贯注，将小孩看成平生仅有的劲敌。

小孩的剑法一变，欺身直上。

无碍决心施展师门剑法，用了八成真力。与那小孩战在一起。

那男孩身法愈快，剑招愈奇，而且招招辛辣，剑尖所指全是无碍的要穴。

无碍的身法也异常灵妙。所施剑法，气势恢宏，看在行家眼里，立知他这套剑法决非等闲。

这是王一萍眼里看来如此。在四周观众看来，但见一片旋风，两条人影，回旋疾舞，斗到急处，连那人影也变得极淡极淡。

最奇的是两人斗得恁急，长短两剑竟一次也未激撞过。

蓦地一

场中两人身影骤停，无碍和尚剑尖直指男孩前胸，右手两指钢箍一般，夹住男孩长剑。

男孩羞得满脸通红，紧握着长剑不肯撒手。

王一萍始终注视着场中两人，却未看清无碍和尚施的是什么招式，就将男孩制服。

无碍和尚松开两指，撤回短剑，寒着脸道：“俗语说得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施主剑法精妙，小僧虽然承让，心中也着实佩服。希望小施主以后口头留德，不要欺人太甚！”

男孩随手将剑扔在地上，跑到干瘦老人面前，不依地道：“师父，你骗人，你说黄山没有人打得过我，这会儿却跑出个凶狠狠的野和尚来。”

干瘦老人睁开一双死鱼眼，阴阳怪气地道：“谁说他打败了你，不是你自己认败服输的么？”

男孩奇道：“我剑也被他夹住，人也被他制住，不是明明败了么，怎么说是自己认败呢？”

干瘦老人不同意的摇着头道：“如果你跟他再打下去，焉知就真打不过他，你忘了我告诉过你的败中求胜的话么？”

旁观的人都觉得这干瘦老头讲话全无道理，可是王一萍却恍恍惚惚地听出他话中实在另含深意。

无碍已收好短剑，见这师徒七人并无离去之意，正想上前逼问。那粉雕玉琢般的小女孩早已捡起男孩扔在地上的长剑，耀武扬威地道：“来，来，来，大光头，我师弟不行，还有我啊！”

无碍从那女孩拾剑挥剑的手法，看出女孩的身手决不在男孩之下，想起适才斗那男孩，若不是施出本门秘学七巧玲珑手法，胜负之数，果真难说。

他看这小孩子说话神态，分明武功犹在男孩之上。胜她自问还有把握，那其余五人，看样子一个比一个难斗。尤其是坐在虎皮上的那干瘦老人。

无碍和尚心想：反正事情已经惹上了，纵有天大麻烦，此刻也万无退缩之理。因此重新抽出短剑，凝神而立。

女孩也是满脸肃穆，目光盯在无碍和尚身上，并不急于出手。

双方对峙了片刻，小女孩玉臂疾震，剑化寒光，直向无碍和尚攻去。

女孩所施剑法跟那男孩完全相同，只是身法更见灵活，因而剑势也令人觉得更为飘忽难测。

王一萍看了半天，觉得那女孩仍无取胜之道。果然，两人堪堪斗到三十多招，无碍和尚又用制服那男孩的同一手法，将这小女孩制住。

小女孩挣了两下，未将长剑挣脱，小嘴一张，“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无碍和尚不由一愣，二指微松，并将指向小女孩胸前的短剑撤回。

小女孩猛一翻肘，一柄长剑，灵蛇也似，闪电般直刺无碍和尚。

无碍和尚惊叱一声，气运五指，疾向长剑抓去。

无碍和尚真实功力较女孩高出不多，但他那几招快捷绝伦的七巧玲珑手法，确是武林罕见的绝学，那女孩剑尖递至无碍和尚胸前不足三寸，已被无碍和尚铁掌抓住。

小女孩扭转剑刃，往外猛撤，脸上泪痕犹湿，却已破涕为笑道：“大光头，这下你可上当了。”

掌剑相触，无碍猛觉掌心一凉，心知不妙，忙不迭松开手掌，飘身疾退。

小女孩见无碍和尚吃了苦头，笑得更为得意。

场边诸人也未想到小女孩竟用如此方法败中取胜，暗暗佩服她的机智，也为无碍和尚之败摇头不已。

干瘦老人端坐在虎皮上，不以为然的道：“小小聪明，终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比起你那没有出息的师弟来，总算高明一些。”

小女孩听出师父话中并无夸奖她的意思，气鼓鼓地走回原先站的地方，一语不发。

无碍手掌几乎全断，这时已自点穴道，止住疼痛；另一个和尚，法号无垢，是无碍和尚的师弟，满怀愤恨，挺身上前想为师兄报这一剑之仇，却被无碍阻住。

干瘦老人道：“咱们走吧，晚上再找他们算账。”

此言一出，大家才知道这师徒一行七人并非寻常江湖卖艺之人，而是存心找憨山寺寻事而来。这些人热闹固然想看，可也真怕事情。只不过片刻工夫，早已走去一多半，剩下的人眼见没有什么热闹好瞧，也都纷纷散去。

王一萍一行数人当天晚上就借宿在憨山寺中。

初更才过，王一萍调息既毕，轻轻走到窗前，倾耳一听，庙中一片沉寂，毫无动静。王一萍江湖经验尚差，不知该如何根据眼前这种种迹象，推测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其实，这令人窒息的沉寂，正是风雨将至的前兆。

他此刻根本不知道那干瘦老人是谁，同时也不知道他和憨山寺究竟有什么仇恨。不过他可以确定这干瘦老人是个武功极高的人，而且他今夜必定会憨山寺来。

王一萍知道武林中人如在夜间行事，多半是在二更前后，因此他决心等到三更。山风遒劲，掠窗而过。寺外的松涛，也随着山风一阵

阵送来。

王一萍人在室内，但室外的情景，如在目前。仅一顿饭光景，他便听到一溜微风，从寺后直掠而入。王一萍微一点头，暗道：“是了，一定是他们来了。”

第八回 尚有私情，干君何事；略舒群愤，口角春风

王一萍托开后窗，轻轻跃出，尚未举步，猛听得身手有人轻道：“施主留步，请听小僧一言。”

王一萍大吃一惊，因为他适才已经细心察听过，知道附近并无人在，忽地此刻却钻出个人来。扭头一看，原来就是白天被小女孩使诈伤了一剑的无碍和尚。

无碍和尚见王一萍脸上微露惊诧之意，遂向房内指了指道：“请施主回房说话。”

王一萍一想，既然已经被人家发觉，硬要不顾而去，于理似有不合，因此决定先听无碍究竟有什么话要说。于是他单足一点，跃回房中。

无碍和尚肩头晃动，也跟着跃了进来。

王一萍并不掌灯，借着微弱夜色，看见无碍和尚一脸肃穆，遂道：“敢问大师有何事见告？”

无碍和尚略一沉吟，开口说道：“小僧早就看出施主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敝寺今天发生的事情，施主也早已看在眼里。敢问施主适才逾窗而出，可是想去后殿中一看究竟？”

王一萍爽快道：“不错，除非大师将其中真情见告，使在下确知。”

王一萍这一要求实在有点过分，无碍和尚闭目思索了一阵，也爽快地道：“说来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小僧年仅九岁。记得那天山中正值狂风暴雨，从庙外跌跌撞撞走进一个人来。这人身上受了极重内伤，双臂折断，两腿伤得极重，有几刀已伤及腿骨。这人纵使治

好，也将落个终生残废。

“那人进庙之后，立即向师父索取敝寺秘制的万年续断。万年续断是武从中绝无仅有的救伤圣品，有化腐生肌之功。”

“这人一开口就索取本寺视为至宝的万年续断，师父认定这人虽然身份不明，但也决不是等闲人物，不过因为本寺以前曾经发生过同样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武林健者，深夜带伤偷入本寺，要走一颗万年续断。事后才知这人竟是被称为五毒之一的‘毒儒’钱守孔。”

“赠药之意原在救人，但毒儒钱守孔伤好之后，埋头苦练绝技，二度出山，血洗仇门，造下无穷杀孽。追根究柢，不得不归咎于本寺赠药之时，未曾问清对方身份之故。”

“因此，第二次遇见有人前来索药，师父坚持着要对方先说出身份来历，以及受伤经过。那人不知如何，非但不肯说出真实姓名，而且极为恼怒，以致愤然离去。他临去之前，曾经扬言，他年重回憨山寺，定要憨山寺全体僧众忍受如他般索药不成而遭受的痛苦。”

“师父曾答应他，如果他能活着回来，一定答应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这人离去之后，师父觉得他如果是个正人君子，何以不敢说出真实来历，因此也未记在心上。”

“想不到事隔多年，这人非但仍然健在，而且将本身武功，练得几近化境。而这人就是施主白天所见，坐在虎皮上的干瘦老人。”

无碍将这段往事讲完，接着又道：“当时小僧也觉得师父见死不

救，无论如何，总与有慈悲为怀的宗旨稍有不合。师父大约也看出同门中有人私下暗藏不满，当天夜晚，召集本寺僧众宣布了一项绝大秘密，小僧才知道师父的一番苦心。”

王一萍问道：“是什么秘密？”

无碍和尚道：“这事与施主决不相干，而且也不便向外泄露。”

王一萍知道再问也是无用，遂改问道：“那么这人因为贵寺拒绝赠药，究竟遭受了何种痛苦？他今宵来到贵寺，提出了什么要求？”

无碍和尚道：“这个连小僧也不知道。”

王一萍想了想，道：“如果这人提出过分无理的要求，贵寺是否会答应？”

无碍和尚道：“这事需由师父决定，小僧无可奉告。”

王一萍想要知道的不仅是干瘦老人与憨山寺结怨经过，还有今夜将发生的事情。无碍和尚的一番追叙，仅满足了一半，但无碍和尚不愿多说，而且显有阻止王一萍前去之意。

无碍和尚如此，反使王一萍更觉得非去见识一次不可。

无碍和尚两目如炬，王一萍心意才动，无碍和尚早已看出，眉心微微皱了一下，左手中食两指疾探王一萍睡穴，沉声道：“施主就在房中憩卧一宿吧！”

无碍和尚看出王一萍身怀武功，可是并不知道对方深浅如何。他出手快捷，差一点的人真还不易躲过。王一萍手肘一斜，撞开无碍和尚点来的两指，闪电般点中他的软穴。

无碍和尚四肢瘫软，口不能言，眼睁睁看着王一萍微微一笑过后，

翻窗而出，无法阻止，心中极为着急。

王一萍一连越过几重屋宇，来到后殿，遥遥即可看见殿中灯火通明，白天所见的干瘦老人早已盘膝坐在那张虎皮上。

在他旁边，搁着一张病榻，病榻上坐着一个满脸病容，羸弱至极的老僧。

在干瘦老人面前七尺之处，搁着那只重逾千斤的大铁龟，龟背上仍然插着三支宝剑。

这时，那塾师装扮的男子坐在一张太师椅中，闭着眼，一颗毛发蓬松的大脑袋晃个不停，突然双目一瞪，大声向站在他面前的一个老僧问道：“如果我向你连攻三招，第一招是‘惊燕掠波’，第二招是‘回风拂柳’，第三招是‘化雨春风’，你用什么招式化解？灰袍老僧眼中现出茫然神色，显然他是不知破解之法。

王一萍这十年来虽将湘江一龙龙灵飞传授给他各种秘学练得出神入化，对于其他门派的武学却毫无所知。他曾经和向衡飞及阴山四煞分别交手过两次，他只知一味施展本门武学迎敌，却不知道对方所用的是什么招式。

此刻，如果塾师装扮的中年男人，不是嘴中说出，而是亲身施为，也许他能凭藉多年来朝夕勤练的精深功夫体会出破解之法。但是现在他却跟那灰袍老僧同样地感到茫然。

灰袍老僧是憨山寺中武学造诣最高的一人，如果连他也无法回答对方的诘难，不但憨山寺声誉扫地，后果如何，更是不堪设想。

衰病老僧端坐在病榻之上，两眼轻闭，状似入定。那灰袍老僧却

在这片刻之间，满头大汗。

干瘦老人见状，冷笑一声。

衰病老僧缓缓睁开眼睛，镇静地望了汗出如浆的灰袍老僧一眼，宽慰地道：“师兄，这三招是小寒离垢老人最得意的三招绝学，自然不是轻易化解得开的。”

灰袍老僧苦思了半天，满面羞惭，抹去额上汗珠，缓缓退下。

干瘦老人冷冷的道：“你也没有想过有这天吧？”

干瘦老人脸上毫无表情，语音极冷，但从他那极冷的语声中，仍然可以听出他内心的激愤。

衰病老僧身体向前微微倾侧了一下，问道：“你是决意如此了！”

干瘦老人闻言一震，仿佛甚为激动，半晌，始悠然望着殿外，喃喃地道：“记得你昔日拒绝我时，我在绝望之余，仍然抱着万一之想地问了一句，正是你如今问我的这句话，一字不差，你总该记得你当时是怎么答覆我的。”

衰病老僧呆了半晌，微叹道：“老衲自然记得。”

干瘦老人脸色一沉，截然道：“那么你们还挨个什么劲，老夫不为己甚，你们各人且自断一臂。”

衰病老僧闻言，自动将僧衣解开，露出一条瘦削的右臂。拥立在后殿上的数十僧众也纷纷依照而行。

干瘦老人脸上闪过一丝诡笑，谁也无法从他的笑容中，测知他此刻的内心之中感觉究竟如何。

衰病老僧从怀中摸出一柄寒光闪闪的戒刀，极快地向自己右臂划

去。一条右臂登时断落，他神色自若，将戒刀掷向距他最近的另一老僧，那老僧接过戒刀，也毫不迟疑地向自己右臂挥去。

刹那间，殿上已有五六个和尚用那柄戒刀自断手臂。

王一萍躲在暗处，不禁看得心惊肉跳。

他不知道这些和尚何以甘愿如此，难道是因为那干瘦老人和他带来的六个徒弟一个个身怀绝技，使这些和尚完全失去抗拒的勇气？抑或是那柄戒刀代表着无上权威，衰病老僧自断手臂在先，这些和尚即不得不学样于后？

王一萍对武林中事所知太少。不过他却知道一点，大凡别人的私事，最忌讳的是第三者的干预。

即是此刻，王一萍却抑不住内心强烈冲动，他觉得眼前的情景太过惨烈，同时也深深佩服这殿中的数十名和尚。

他几乎想从暗处现身，终于勉强忍住。数十名和尚已在极短的时间内，各自断去一臂。

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眯着一双细眼，向散落在地上的断臂略一打量，扳手指一算，尖声嚷道：“不对，不对，还短出一只！”

干瘦老人双目一翻，冷冷地望着衰弱老僧。老僧体质本弱，断臂之后，也未设法止血。这时面色更见苍白，人坐在病榻之上，也显得有点摇摇欲坠，但他脸上神色依然：“不错，我派无碍去到前面客房照顾一位施主，你尽可放心，无碍决不会吝惜他一条胳膊。再说老衲决不容他自全躯壳，失信施主而毁去憨山寺信誉。”

干瘦老人微一颌首，道：“我相信你就是。”

塾师装扮的男子在一旁道：“师父，俗语说得好，亲兄弟，明算账。何况咱们跟这些和尚还有过一桩宿怨。咱们可不是怕他抵赖，相信他们也不敢抵赖，可是在我这本流水账上，总应该有个交代吧。师父，您老人家说对是不对？”

干瘦老人道：“该怎么样你瞧着办吧！”

那塾师装扮的男子提起朱笔，在他的帐本上写着：“憨山寺共欠人臂三十六条，实收三十五，尚欠一条。”

干瘦老人见那塾师装扮的男子掷下羊毫，便手臂一挥，道：“咱们走！”

雄伟巨汉随手拎起千斤铁龟，美貌少妇和白发老丐抬起虎皮软轿，齐向殿外纵去。

王一萍心道：“看来他跟憨山寺的事情暂时已了，我何不暗中跟去。”王一萍轻功极佳，又是黑夜，缀在十丈开外，居然并未被人发觉。

一个时辰之后——

王一萍从寺外掠入，回到自己房中，一眼即看到床上的无碍和尚业已失踪，不由大为焦急。

他焦急的不是无碍和尚的失踪，因为他想到无碍和尚一定是被他们自己人发现救去，焦急的是无碍和尚的那条手臂。截至目前为止，无碍和尚是憨山寺中唯一保有双臂的人。

他在室内略一停留，立即穿窗而出，直向后殿掠去。

憨山寺的和尚仍然聚集在后殿上。各人已在断臂上敷药包扎，有

那抵受不住的，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无碍和尚被平放在衰病老僧的病榻前面，有二名老僧正在为他推拿，看情形是想替他解开穴道。

王一萍施的是湘江一龙龙灵飞亲传的独门点穴法，两位老僧施用普通解穴手法，自然解不开。

王一萍双目身无碍和尚身上一扫，见他双臂仍在，顿时感到一丝安慰。他决心要保住无碍和尚的这条胳膊，遂飘身下地，缓步向殿内走去。

靠近殿门的和尚听见轻微的脚步声，急忙回过头来，只见一位丰姿俊逸、器宇不凡的少年公子正向殿内走来。

他们并不是因为不明这少年公子来意，而是寺中正遭遇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变，不容外人擅入，因此，挺身挡住他的去路。

王一萍此来全是一番好意，但他从挡住去路的几名和尚眼中看出明显的敌意，心中暗感不悦。两臂一分，硬从两个和尚中间挤身而过。

王一萍只用了三成真力，两名和尚竟一连几个踉跄，退至二丈开外。

其实憨山寺的和尚并非如此差劲，只因王一萍此举大出他们意料，一时未曾防备。二来也是因为断臂之后，失血颇多，功力又打了一个折扣。

站在附近的和尚见状，只当王一萍是有意寻事而来，齐声怒叱，将王一萍团团围住。

王一萍心想，自己跟这些和尚毫无怨尤，而且出家人似也不应该对人如此。他们如此对待自己，其中必有原因，正想先问明白，那衰

病老僧已遥遥喝道：“你等休得无理，让位施主进来。”

这病僧又老又弱，但他的话却似有着无上权威，谁也不敢稍违。病僧一语才罢，拦路的和尚已纷纷向两旁退开。

王一萍步履从容，缓步来到病僧榻前。

病僧在榻上微一欠身道：“恕老衲重病在身，不便下榻相迎。施主深夜光临，决非无因，不知可否将来意见告？”

王一萍见这病僧端坐病榻之上，自然现出一股庄严气象，令人肃然起敬，遂也肃容道：“王一萍此来并无恶意。”

王一萍说完，走到无碍和尚身旁，在他肩井、章台、天门等三穴，分别轻点了一下，即将无碍和尚受制的穴道解开。

无碍和尚挺身而出，冷冷地怒视了王一萍一眼，然后闪电一般向立在他身边不远，手持戒刀的和尚冲去。

无碍和尚身法甚快，一下就将戒刀抢在手中。那执刀的和尚起初略略感到有点惊愕，随即领会到是怎么回事，不禁凄然笑道：“师兄，你尽可从从容容地来拿这柄戒刀，你以为我还会阻止你么？”

无碍和尚在他穴道被解开的那一刹那，就已看到站在他身边的几位老僧都已少去半截手臂，僧袍上尽是斑斑血迹，这时目光扫过全殿僧众，方始发现不但所有和尚全都少去一条臂膀，就连坐在病榻上的衰病老僧也不例外。他持刀的手臂不由微微颤抖了几下，惨然一笑。

王一萍道：“这位大师可否待在下将话说完之后，再决定是否自断右臂？”

衰病老僧道：“无碍暂且听这位施主说完。”

王一萍道：“我已知道贵寺自愿断去右臂，一来是因昔年曾许下诺言，二来也是因为无法破解对方所说招式。”

衰病老僧道：“不错！”

王一萍道：“如果我有破解之策，又当如何？”

衰病老僧微微一笑，道：“施主大约还不知道那名老人乃是昔年名震寰宇的神剑无敌崔仲宇，武林中公认他剑法举世无双。”

王一萍听衰病老僧将崔仲宇夸捧得这样厉害，心中颇不服气，说道：“难道他比——”

他本是想说“他比湘江一龙又当如何”，但突然想到在自己尚未在武林闯出名头，还是不揭露自己的师承身份为妙，因此将下面的话顿住。

衰病老人目光犀利，从王一萍特异的点穴手法，知道跟前这位少年人所说之人必是与他极有渊源，而武功又极高的人。谁知王一萍话只说到一半，就已停止。

王一萍极快地思索了一遍，在他所知悉的武林人物中，他觉得武功最高的是被他莫名其妙地一掌震下绝谷的向衡飞，但他想到向衡飞年纪与自己相若，在武林中决不会有多大名望，说出来衰病老僧也未必知道，何况向衡飞此时早已丧身绝谷，何必再提到他。

他随即想到两番狠斗的阴山四煞，遂道：“他比阴山四煞又当如何？”

衰病老僧脸色倏变，他决未想到王一萍一脸正气，却跟阴山四煞这种黑白两道人见人厌的人物有着渊源。但他立即恢复平静道：“不

错，阴山四煞中排行单数的两位全都使剑。不过他们专擅的是联手合斗的剑阵，若论本身的造诣，只怕仍难与神剑无敌崔仲宇相提并论。”

衰病老僧拿不定王一萍与阴山四煞的关系究竟如何，故意如此说法，他想看王一萍听后的反应。

王一萍因与阴山四煞有毁家之恨，现听衰病老僧话中显有抑低阴山四煞之意，心中暗觉高兴。

衰病老僧看了王一萍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神情，登时感到莫名其妙。他想了半天，觉得这少年人身份来历实在可疑。

王一萍上前两步，对衰病老僧道：“恕小可再斗胆借问一句，何以贵寺上下，均愿自行断去一臂，而毫无畏缩之意？”

无碍和尚之前根本未曾看清王一萍施的是什么身法，即已被人制住。他心中明白，王一萍的武功实较他高出甚多。他虽说是出家人，脸上仍然觉得有点挂不住，因此争道：“这是敝寺私事，何劳施主过问。”

病僧眯着双目，缓声说道：“无碍休得无礼，这位施主全是一番好意。老衲业已看出施主年纪虽轻，但一身武学不俗。不过……不过……无碍适才说得不错，这事与施主毫无关系，何必定要蹉这淌浑水？”

王一萍听这老僧话虽如此说，但语意之间，并无坚拒之意。王一萍决心要干预这件事情，遂道：“老禅师请勿误会，并非王一萍定要干预旁人的私事，而是觉得干瘦老头此举实在太过。我已知道禅师们所以甘愿忍受自断臂膀之痛，完全是因为无法破解他这自以为神妙无

比的三招，同时昔年你们也曾答应过他，只要他能活着回来，决定答应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衰病老僧并不追究王一萍如何知道这桩无外人知道的往事，只点点头道：“不错，确有其事。而且妙尘已实践了昔年的诺言，施主不信可以察看。”

王一萍这时才知衰病老僧法号妙尘，道：“事情发生时，我在殿外偷看。”

妙尘老禅师微微一愕，但他立即想到，既然无碍能被点住穴道，他在外面偷窥，这事自不奇怪。不过他觉得神剑无敌那样的能人物，竟也未曾发现殿外隐的有人，更可见出王一萍武功之高。

王一萍首先环顾拥立殿上的僧众，道：“老禅师当然已知在下此行来意？”

妙尘会意地向殿上僧众道：“你等且先下去，自行裹治臂伤。大师兄和无碍留下。”

殿上僧众肃容而退，仅留下那灰袍老僧和无碍和尚。

妙尘见众人尽皆离去，道：“施主自问确有把握破得了神剑无敌的三招？”

王一萍未曾料到妙尘竟会单刀直入，不觉微愣。

平心而论，王一萍此刻不但毫无破解这三招之策，甚至连中年塾师所说的是怎样的招式也不明白。

可是王一萍瞥见妙尘在前后不过眨眼之间，神情显然大为转变，便不容多想，立道：“由云龙三现急转为龙飞九天，正好可破神剑无

敌的三个招式。”

无碍和尚唤道：“师父——”

他仅仅说出两字，妙尘已用目光止住。凝重地道：“这事关系重大，老衲需慎重考虑。”

无碍嘴角嚅动，似是想将话说完，妙尘已双目紧闭，静心沉思。

灰袍老僧轻声叹了一口气，转身向殿角走去。

妙尘思索了一盏茶时间，倏地睁开双目，道：“无碍，这位施主适才所说的招式你记清了没有？”

无碍和尚微觉惊异地道：“师父的意思是要弟子——”

妙尘点着头道：“无碍，你要明白！老衲要你这样做，其意并非为你保存一条手臂，而是……而是……”

灰衣老僧突然从殿角走回，大声道：“启禀掌门，老衲觉得这事还未到公诸于世的时候，掌门但可强命无碍如何去做，而不必向他解释。”

妙尘想了一下道：“也好，其中因缘牵连极多，一时也说不明白。无碍，你送这位施主回去。无论是神剑无敌亲自前来，或是差人前来，你就照施主适才所说的话回覆便了。”

王一萍自信龙形九式天下无敌，心中充满自信，随着无碍和尚离去。

第九回 君临大地，矫若游龙；无视人天，稳如泰岱

次日一早，憨山寺尚自沉浸在一片白茫茫薄雾之下，那粉雕玉琢般的女孩就到了憨山寺前，将两扇又重又厚的寺门敲得震天价响。

应值的和尚打开寺门，见那女孩一大早就来胡闹，面含薄怒板着脸道：“女施主，咱们憨山寺上上下下，每人都已断去一条胳膊，你们难道还觉得不够么？又来胡闹些什么？”

小女孩眼睛向上一翻，撇着嘴道：“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姑娘若是不高兴，你用八人大轿抬还抬我不来呢！老实告诉你，我是讨账来的。”

两人高声对答，早已惊动了庙里准备早课的和尚，他们齐向寺门走来，无碍和尚也夹在众人中间跟着走来，这时站在人后问道：“讨账？敝寺还欠你什么？”

小女孩奇道：“咦，不是还少一条人臂么？你们明明知道，故意装蒜。别以为我只一个人来，好欺侮，哼，告诉你们，趁早别打错了主意。”

无碍和尚自人后挤身而出，指着自己的一条右臂，道：“请问姑娘可是专为出家人这条膀子而来的么？”

小女孩微一颌首，道：“不错。”

这时王一萍也已悄然来到众人身后，只见无碍和尚慢条斯理地伸出一条臂膀，看那情形分明是有意割下自己的右臂。

王一萍心中奇道：“不是昨晚已经谈妥了的么？难道他又改变主意？”

无碍和尚伸出右臂之后，冷冷地望了小女孩一眼，道：“女施主既然是奉师命而来，请问令师尚其他的吩咐没有？”

小女孩略一思索，道：“对啊！不是你这一问，我差点给忘了，师父说过，如果你能破得了师兄所说的三招，不但不要你这条右臂，而且——不过，这些话说了也等于白说，相信你们憨山寺里的臭和尚，一辈子也甭想破得了师父精妙绝伦的三招。”

无碍和尚面上毫无表情，也不开口。王一萍心中有点着急，不知无碍和尚究竟肯不肯说。

无碍和尚道：“出家人七情六慾尚抛弃得了，何况是一条百无一用的手臂？不过你要说令师兄所说的三招，天下无人能破，这也未必。”

小女孩惊诧地道：“这么说来，你大约是破得了。我看这话靠不住吧！要不然，当着我是师父的面，你为什么不讲？”

无碍和尚本想向她解释说，当时自己并不在场，不过继而一想，事已如此，何必再多费口舌？遂道：“你适才所讲的话是真的么？”

小女孩道：“师父说过，你们若能想得出破解之法，不但不要你的手臂，并且还答应负责替他们把已经割下来的手臂再接上去。”

无碍和尚一时陷入极大的困扰之中，他心中原来打定了主意，昨夜虽然曾经面聆掌门令谕，但全寺僧众都已断去了一条手臂，他既然身为憨山寺弟子，自然不应例外。

但此刻听这小女孩一说，又使他心思活动开来。他倒不是为保全自己的一条臂膀，而是为全寺同门重续断臂的一线之机。他经过片刻考虑，遂迟迟问道：“小施主这话靠得住吗？断下的手臂也能重接上

去？”

小女孩怫然不悦道：“当然，这在旁人看来，自然认为不可能，可是在我师父眼中，普天之下，可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无碍和尚缅怀往事，想起崔仲宇当年离开憨山寺的时候，谁都认为他万无生理；不料时隔多年，崔仲宇非但仍在人世，而且武功一道，也较昔年大有进境，焉知小女孩所说重续断臂之事不可能？遂道：“好吧，你回去跟令师说，由一招‘云龙三现’急变成‘龙飞九天’，能否破得了他那三招？”

小女孩似乎不大相信，道：“先是云龙三现，再化为龙飞九天，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招式，你该不是胡诌的吧？”

王一萍心中暗觉高兴，忖道：“不要说你，就是遍询武林人物，只怕知道的也不多吧！”

无碍和尚本是打定主意不想说的，可是只因为小女孩露了一句话出来，竟说举寺同门已经断下的手臂竟有重续的可能，考虑再三，始决定仍照昨夜掌门的意思去做。

王一萍心中暗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只要无碍和尚肯说，至少他的这条手臂是可以保存下来，至于憨山寺里那些已经断了手臂的和尚，是否真能如小女孩所说，有重续的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女孩低声念道：“云龙九现，龙飞九天。云龙九现，龙飞九天。”

她念完之后，猛一扬首，向无碍和尚道：“好，你等着，我就这去告诉师父。”身形一晃，已向峰侧急纵而去。

当——当——

憨山钟楼传出一阵沉郁深重、急缓有致的晨钟，憨山寺的和尚听见这阵钟声，转身一齐向大殿走去。

每天清晨的早课，是憨山寺最重要的功课，钟声既响谁也不敢在寺门口停留。大门处只剩下王一萍和无碍和尚两人。

小女孩去了很久，仍未回转。

王一萍清楚地记得，师父在临终之前，曾经一再提起“龙形九式”，王一萍当然明白龙灵飞的意思。

小女孩迟迟不见回转，王一萍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崔仲宇根本没有听说过“云龙三现”和“龙飞九天”这招式，正在苦苦思索。另一种可能是崔仲宇知道这两招，同时也知道这两招正好可以破解他那自认为天下无敌的三招，因为无法履行为憨山寺里僧众重续断臂的诺言，已经离开黄山。

无碍和尚可不像王一萍这样自信，他虽然照了王一萍的意思说了，可是他真不敢相信，这从未听说过的这两招，竟会破得了神剑无敌精奥无比的三招。

王一萍和无碍和尚并肩站在寺门口，直直地向小女孩离去的方向望着。

足足有半个时辰，始见峰侧林际闪出一伙人来。

为首一人正是那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只见他长衫飘摆，迈开方步，直向寺门走来。

王一萍见他神色凝重，觉得自己适才的两种猜测可能全都不对。

无碍和尚打个问讯道：“施主别来无恙？”

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一直走到两人身前，从怀中取出一张拜帖，无碍和尚伸手接过。

那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道：“无敌神剑崔仲宇特来拜见湘江一龙龙灵飞前辈。命门下弟子韩江前来先行禀告。”

无碍和尚大为惊奇地道：“拜见南灵龙老前辈。”

韩江态度显得异常恭谨地道：“正是！”

无碍和尚还待要问，崔仲宇已坐着一顶虎皮软轿，来到憨山寺前。

王一萍见崔仲宇换了一件全新长衫，神情也显得十分兴奋，心中暗道：“看来这崔仲宇，果然知道‘云龙三现’和‘龙飞九天’是恩师生平认为最得意的龙形龙式。他大概认为师父在憨山寺中，便特地换了衣服，前来相见，却不知——”想到湘江一龙早在十年之前就撒手人寰，他不禁暗暗伤感。

无碍和尚满怀疑惑地向王一萍打量了一眼，转身在前引路。

妙尘似乎知道神剑无敌必会前来，早已在后殿相候。

崔仲宇人在殿外，目光已扫过后殿，发现并无自己想见之人！眨眼之间，人已进了后殿。

妙尘向崔仲宇脸上略一打量，缓道：“崔大侠大概还没有想到，区区憨山寺中，居然还有人知道破解尊驾的招式？”

妙尘话说得极为含混，崔仲宇冷笑道：“妙尘，你可知道‘云龙三现’和‘龙飞九天’是湘江一龙龙灵飞的不传秘学，决不是你们憨山寺的本门武功。”

妙尘一听见龙灵飞之名，吃了一惊，但立即说道：“可是崔大侠

事先并未声明非用憨山寺的武功不可。”

崔仲宇道：“妙尘，你放心，我崔仲宇不至于说了不算。欠我的一条手臂我不打算再要啦，可是这重续断臂的事情我也不管，你们寺里珍藏的万年断续，真好派派用场。”

崔仲宇一顿之后，续着：“现在请你为我引见南灵龙大侠。”

妙尘在崔仲宇适才提到“龙形九式”的时候，就已感到万分惊奇。这时听崔仲宇说要代为引见湘江一龙，不由奇道：“崔大位的意思是说要老衲为你引见这南北双灵中的南灵龙灵飞？”

崔仲宇眉头微皱，道：“难道你不愿意？”

妙尘指着站在一旁的王一萍道：“老衲僻居黄山，行将就木，怎会知道龙大侠云踪所在？崔大侠若想会见湘江一龙，还得问问这位王施主。”

崔仲宇一直未曾注意过王一萍，这时向他仔细一打量，方始看出他英华内蕴、卓逸不群，分明内功已有极深造诣。既然妙尘说要会见湘江一龙龙灵飞必须问他，不啻说明王一萍与湘江一龙极有渊源，遂道：“敢问尊驾与湘江一龙龙灵飞如何称呼？”

王一萍极快地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论对方如何猜测，决不自动地表露身份。遂道：“在下从未见过龙灵飞，因为也不知道应该和他如何称呼？”

崔仲宇双目陡睁，显然甚为恼怒。

那小女孩和那小男孩双双纵了过来，指着王一萍道：“呵！你好大的胆子，师父问你还不说，你想怎样？”

王一萍觉得这两个小孩长相都十分可爱，可是说话却狂妄无状，实在令人不解。

崔仲宇怒气稍平，道：“大概这龙形九式是你告诉妙尘的，虽然你不肯说出湘江一龙龙灵飞和你的关系，我也可以猜出。湘江一龙的‘龙形九式’不传他的徒弟，就传他的后人。我与龙大侠神交已久，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碰面。你若带我去见龙大侠，你这代人出头之罪我也不予追究。”

王一萍道：“你想要我引你去见龙灵飞吗？这事万办不到。可是你若想印证一下武功，看看‘龙飞九天’究竟能否破得了你说的招式，这还勉强可以奉陪。”

崔仲宇重向王一萍打量了几眼，心中暗暗盘算，此人高鼻隆准，两眉入鬓，一看就是个性倔强的人，不由哼道：“我倒要瞧瞧龙形九式如何神妙。”

妙尘心中另有深意，遂道：“无碍，你去向大家宣布，此殿暂时封闭，任何人未得老衲召唤，不得入内。”

无碍和尚领命恭身而退。

王一萍此刻心中觉得异常兴奋。他从贺衔山嘴中得知阴山四煞已是武林中极具名望的人物，而妙尘却说阴山四煞的武功比起崔仲宇来，又要弱去一筹。听了他这名号，即知他不但武学造诣极深，而且剑术一道，必有惊人功夫。如果能和他较量一番，必是一件快事。

妙尘盘膝坐在蒲团上，神剑无敌仍然坐在那块金光闪烁的虎皮上。

小男孩一掠而前，手中擎着一柄长剑，道：“先跟你少爷比划比

划。”崔仲宇喝道：“琦儿，你下去，你不是他的对手。”

小男孩名叫石琦，闻言极不愿意地退了下去。

小女孩向石琦望了一眼，扭首对神剑无敌道：“师父，还是让我去吧，我决不会弱了您老人家的名头。”崔仲宇摇摇头，道：“你也不行。”

小女孩名叫石瑛，是石琦的堂姊。她听崔仲宇这样一说，气得小嘴一嘟，走了开去。

神剑无敌向他身旁的几个徒弟扫了一眼，又闭目思索了一阵，道：“韩江，你去。”

塾师装扮的中年男子踏着方步，来到王一萍面前道：“不才韩江，敬领王大侠高招。”

王一萍起先以为是崔仲宇亲自动手，此刻才知是先派徒弟出阵，觉得崔仲宇未免将人看得太低。

韩江见王一萍并不回答，又道：“难道王大侠不屑和在下动手？”

王一萍见对方已一连两次公然叫阵，当下摸出那柄金色的短剑。

崔仲宇目光扫过王一萍手中金剑，微微点了点头。

王一萍心中暗道：“看来他仿佛认得这柄金剑似的。”

韩江并不识得这柄金剑，但却一眼就已看出这确是一柄百世难求的神器。不过他心中略略感到奇怪的是这柄金剑远较普通尺寸为短。

王一萍手持金剑，道了声：“请！”

韩江单手握剑，拱手道：“那么在下就不客气了。”单臂振处，剑光一闪，已如蛇信一般，急刺而至。

王一萍一见韩江起手一剑，就知他的功力远在石瑛石琦姊弟之上。他右腕轻挑，毫不着力，已将韩江贯注真力刺来的一剑击向外门。王一萍这一手干净俐落，不瘟不火，的确是名家风仪模范。妙尘自己也是一个用剑的大行家，看得不住点头。崔仲宇也忍不住轻赞了一声：“好！”

韩江掣回长剑，一滑步，绕向王一萍左侧，又疾攻了一剑。

王一萍一旋身，仍是轻轻一剑，将韩江刺来的长剑挡开。

在神剑无敌崔仲宇的六个徒弟中，就剑术而论，韩江名列第二。

这时他攻了两剑，虽未施出全力，但寻常武林人物已招架不住。而王一萍只不过轻描淡写，就已化去，根本无法测出他功力究竟有多深。

韩江攻毕二剑，突然停手。

王一萍摸不清楚韩江何以突然收手，并且瞥见韩江眼中不知何时竟有了退缩之意，不由暗暗称奇，暗道：“这师徒七人真怪。难受他仅攻了两剑，就知不是我的对手？”

崔仲宇哼了一声，极不满意地道：“韩江，你——”

韩江不待崔仲宇将下面的话说出，就剑化寒光，随又攻至。

这一次出手与适才情况完全不同，不但威势大增，而且剑势延绵，恍如长江大河，直泻而下，出招之快，竟令人意想不到。

王一萍因为适才两剑，觉得韩江功力也不过尔尔，不免略感大意。

韩江看准了这一点，一上手，连攻一十五招。韩江剑法极精，饶他王一萍早得湘江一龙心法，且经十年苦练，仍被逼得连连闪退，险

象环生。

石瑛石琦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崔仲宇注意看了一阵，道：“韩江在三十招之内必败。”

王一萍看见崔仲宇嘴唇动个不停，很想听他究竟说些什么，他本来就被韩江制了先机，这时再一分神，险些被长剑刺破左肩。

王一萍陡然一惊，全神凝聚，小心谨慎地应付了几招。蓦得一声清叱，金光陡盛，韩江长剑所化的剑幕硬被冲开。

韩江一连攻了十七剑，已将王一萍罩在剑幕之下，而且在攻第十五剑时，几乎得手。但王一萍随后施出的两招，不但守得极为严密，而且暗含玄机，可以从任何方位回击对方。

韩江心中一凛，只因他觉得王一萍所施的这两招，比自己本门剑法中任何守招都要高明。正在这时，王一萍已在清叱声中，脱身而出。

妙尘和尚和崔仲宇几乎同时喝出了声。

韩江知道这两声喝采都是向王一萍而发，不由暗叫一声惭愧。

王一萍极快地想了一下，崔仲宇的徒弟，除了石琦、石瑛、韩江之外，尚有三人，这三人除了那奇伟壮汉而外，一个是美貌少妇，一个白发老丐，看来都不好斗。如果和他们每人都斗上一场，真力必大为耗损。最后再斗神剑无敌，无形中功力已打一折扣。

王一萍略一估量当前形势，他自己十分明白自己的性格，只要对方挺身挑战，自己决无退缩之理。而崔仲宇显然有意挨到最后方始出战，万全之计，只有速战速决。

心念才动，他立即施出“龙形九式”，金剑电旋，“龙形一式”，

“啸风挥雨”，“云龙现爪”，一连三招，手中金剑变作亿万金星。韩江只觉周身三百六十大小穴道全在对方笼罩之下，毫无逃脱的可能，不由大惊，但仍力贯长剑，施了一招“力拒千军”，强行拦阻。

崔仲宇叹了一口气道：“龙形九式果真不凡。”一语未毕，只听得“呛啷”一声，韩江长剑已被震脱出手。王一萍面带微笑，卓然而立。

美貌少妇秀眉暗皱，香肩晃处，已跃至王一萍身前。

王一萍早知道崔仲宇必是挨到最后出手，瞥见美妇掠至，丝毫不感意外。

崔仲宇突道：“谷洁，你且退下，让我亲来会他！”

美貌少妇脸上闪过一丝惊诧之色，说道：“师父，你——”

崔仲宇平静地道：“你可是因为自从跟我学艺以来，从未看我动过剑，因而感到奇怪，是也不是？”

美貌少妇摇了摇头，崔仲宇又道：“你可是——唉，算啦，你在我的几个徒弟中最为聪颖，用功也勤，因此成就也最高，不过，还是让我亲自来会他。”

王一萍突然想到，如果在真力未曾消耗的情况之下，和崔仲宇本人较量，胜负尚在其次，但必能将胸中所学，施展得淋漓尽致，遂道：“能和神剑无敌崔仲宇印证武功，王一萍引为生平一大快事。”

崔仲宇端坐在虎皮之上，并不立起，目光一扫王一萍道：“你进招吧！”

王一萍见崔仲宇既不起身，又不亮剑，就要自己进招，觉得自己虽然在武林中寂寂无名，可是你如此托大，似嫌太过。他决心施展奇

招，要使神剑无敌大吃一惊。

他心念动处，刷的一下，一招“龙形一式”带着尖锐的划空啸声，电般击至。王一萍突起发难，动作奇快，威势极厉，殿上诸人见了，无不咋舌。

金色短剑堪堪已刺到神剑无敌胸前，王一萍一眼瞥见崔仲宇木然的两眼突然射出湛湛神光，神态宁静已极，视那柄直刺而来的金剑犹如无物。

王一萍心中略一迟疑，暗道：“莫不是他另有奇招制胜？”

王一萍掣回金剑，飘身掠向左侧。

崔仲宇嘴角挂着微笑，道：“咦，你为什么突然收招？”

王一萍一听，不由自主问道：“是啊，我为什么突然撤招？我只真力略吐，他就得伤在金剑之下，可是，我为什么要撤回金剑？”

妙尘等人见王一萍发出威力绝猛的一招之后，突然闪开，站在一旁发呆，都不知他为了什么。

崔仲宇并不扭头，道：“你尽管施展‘龙形九式’，看老夫有没有办法破得了它？”

王一萍仍在沉默想道：“王一萍啊！你可是被他神剑无敌的名号唬住了？可你是否还记得师父跟你说过的话？”

王一萍记起十年前，湘江一龙龙灵飞说过的话，一切的犹疑顿时烟消云散。他再度凝聚真力，准备重试一次。

崔仲宇根本瞧也未瞧王一萍一眼，道：“对啊，小哥儿，我神剑无敌的名头吓得住旁人，可吓不住你的。”

王一萍心道：“你一定要我进招，我就是伤了你，你也没有话说，谁要你如此托大！”一片金光，电旋而起，王一萍身影立时不见。这片金光卷至崔仲宇身前，突又暴退。

王一萍面现疑惑，望着崔仲宇胸口衣服上的一个小洞，怔然出神。

妙尘等人均已看到崔仲宇衣上的小洞，同时也看到了王一萍脸上的神色。他们心里都十分明白，王一萍的金剑已经点中崔仲宇，不过因为手下留情，及时撤回而已。

妙尘知道崔仲宇确有实学，并非虚名之辈。他不敢相信王一萍如此轻易就已得手，因此又向崔仲宇望去，只见崔仲宇脸上也泛出一股得意之色。

妙尘这下可有点糊涂了，他自信老眼不花，看得十分明白。在王一萍金剑刺中崔仲宇的时候，崔仲宇端坐虎皮之上，毫无动作，仅盯着王一萍，向他微微一笑。妙尘心中想道：“莫不是崔仲宇练就了惑目摄神的邪门功夫？”

王一萍也清楚地看见了出现在崔仲宇脸上的得意之色。他略一思索，脸上笑意消失，暗一咬牙，忖道：“你不要得意，我第三次一定要让你吃点苦头。”

崔仲宇朝王一萍含笑颌首，似是催促王一萍再度进招。王一萍脸色一寒，蓦地跃入殿堂，身子矫若游龙，似是御风而走。

妙尘等人只见满殿金光，裹着王一萍身形，忽隐忽现，恍如云中之龙，不见首尾。他们生平从未见过这等惊世骇俗的奇奥身法，不由大骇。这是湘江一龙生平得意剑法之中最为精粹的“龙飞九天”。

王一萍三度转折之后，真气再凝，金剑划空隐带异声，凌空下击。

王一萍这一剑明明是向崔仲宇刺去，但妙尘等人却觉得闪光金剑，竟是向自己身上刺来。就连守在殿外的无碍和尚也觉得金光绕体，寒气逼人。

妙尘认为神剑无敌纵使功力再高，但王一萍这一招威力之强，世所罕见，无论如何也将起身迎拒。

石瑛姐弟等自从跟恩师习艺以来，从未见过他动过剑，更未见他与人动手。

先前两剑，崔仲宇端坐虎皮上，纹丝不动。石瑛认为是王一萍这两剑在自己眼中看来，固是神奥已极，但看在恩师眼中，也不过尔尔，因此不屑于动手。

但王一萍攻出的第三剑，威势之强，旷世无俦，她也觉得恩师势必起身相迎。

谁知眼前金光突敛，王一萍神色暗淡，掷剑于地，长叹一声，转身向殿外急掠而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殿上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

许久许久，妙尘等人始出了一口气，他们心中都存有一个极大的疑问。

崔仲宇目光停滞在地上金剑之上，似乎在思索什么事情。半晌，始道：“唉，好剑法，好剑法，老夫垂暮之年，终能一开眼界，总算不虚此生。”

妙尘等人心中也有同样感觉，但王一萍弃剑而去，显然是因为遭

到挫败，一时羞愤，难以自禁所致。

妙尘想到神剑无敌能在神色不动之间，轻易化解王一萍威势奇猛的一招，实在感到有点心胆皆寒。

崔仲宇身影平坐飞起，拾起地上金剑，得又回到虎皮上，将那金剑反覆端详了许久，叹道：“好剑、好剑！”他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扔去金剑，向那美貌少妇道：“谷洁，你去追他回来。”

美貌少妇应了一声，一阵幽香飘过，人已掠至殿外，疾若惊燕，直向王一萍逝去的方向追去。

妙尘觉得撇开神剑无敌本人不谈，仅就他座下六个徒弟而论，除了石瑛、石琦姊弟两人，因限于年龄而外，其余四人，已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

王一萍落已落败离去，那么他所说的“云龙三现”以及“龙飞九天”能否破得崔仲宇的三招，事实也十分明显。

无碍和尚的一条手臂固不足惜，但妙尘有点担心神剑无敌会不会改变主意，揭露武林中一项绝大的秘密，而令武林人对憨山寺同声唾骂。

思念及此，他额边一觉沁出一片热汗。偷看崔仲宇，只见他全神望着殿外，似是等待谷洁将王一萍追回。

妙尘暂时抛开心中忧虑，也将目光抛向殿外。憨山寺早课将罢，遥遥传来一片梵音吟唱之声。

却说王一萍掷下金剑，掠出殿外，直向黄山深处纵去。

王一萍轻功极佳，身法展开，恍如流水行云，不多一会已掠过几

重山谷，来到一条飞瀑之前。

王一萍站在瀑下的一块崖石之上，翘首仰望，垂天匹练，凌空飞坠，千万亿晶莹小珠，似云若雾，满天飘舞。只不过片刻工夫，身上长衫已被珠露浸湿。王一萍状若石人，痴然而立，半晌，轻叹一声，抛下两行清泪。

突闻身后“噗哧”一声轻笑，王一萍闻声惊顾，只见身后不足十丈之地，不知何时已悄然立着一人。

第十回 是软非软，真伪莫辨；恨乎悔乎，我心能知

王一萍几乎有点不敢相信，那悄然掩至的竟是一个怯生生的女人。而更令王一萍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这女人分明就是被他留在黄山外山那座绝峰之顶的北京名妓海萍。

可是他立刻想到这是决不可能的。第一，海萍是北京城里高张艳帜的名姝，若是要她稍露色相，颠倒众生，在她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要她独自翻下奇险无比的百丈高峰，只怕是难上加难。

第二，适才他听得十分真切，语音分明就出自耳后，而海萍人却站在十丈以外。除非海萍已经练就内功传音的功夫，否则绝难办到。要说一个销魂艳窟中的艳姝在不到一个月工夫里，练成隔空传音的绝学，却又令人难以置信。

王一萍越想越觉得这事决不可能，可是海萍分明就站在他眼前，却又令他不得不信。

蒙蒙水雾，漫空飘洒，王一萍放眼望去，只觉隔着一层薄雾的海萍竟凭空添出一分清灵之感，不由大感迷惑。

那女子轻笑着道：“你这个人真奇怪！”

王一萍心中暗道：“啊！真奇怪，只不过几天，她连声音也变了。”

那女子见王一萍忽而望着她痴痴发呆，忽而低头默想，就是不肯开口。秀眉微皱，也未见她举足，人已到了王一萍身前，玉臂轻抬，缓缓向王一萍肩头抓去。她出手看似缓慢，实则奇快无比。王一萍鼻中嗅着一股幽香，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绮念。那女子一双嫩若春葱、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已伸至王一萍肩着不远。

王一萍根本无暇推想何以海萍数日这隔，突然之间，竟具有此等身手？他已埋头苦练了十年，瞥见海萍的一双纤纤玉手抓向自己左肩，本能的塌肩滑步，向另一块崖石上纵去。

王一萍应变奇速，但足尖才动，即觉得左肩一阵剧痛，已被海萍玉指抓中。

王一萍清楚地记得，海萍的素手曾经不止一次地抓过他的肩头。可是以往的感受是轻怜密意、秀骨香酥，但此刻他所感到的却是一阵奇痛彻骨，不由得运气相抗。

海萍仿佛略感意外地道：“差一点还抓你不住呢。”

王一萍已经运气相抗，仍然觉得肩头奇痛有增无减，不觉紧皱着眉头，不悦地道：“海萍，你待怎地？”

海萍愕然道：“嗯，什么？你叫我海萍？”

王一萍心中感到一丝愧怍，将头低下，不敢抬望海萍，心道：“海萍不过是欢场中的一个弱女子，怎能对她苛求？倒是自己素来自命风流，到头来却不能自拔，真是令人惭愧。”

王一萍本就觉得羞于见她，这时听她如此一问，遂赧然道：“是的，我不配叫你海萍。”

海萍略现气愤地道：“我本来就不叫海萍么，你这人好似有点疯疯癫癫的，真倒霉，一大早就碰见个疯子。”说时，松开五指，闪身向后轻掠而去。

王一萍见海萍离去之时，所施身法，功力之高，远在自己之上，不由大为吃惊。待他想起应该赶上“海萍”，设法解开心中疑团，“海

萍”早已芳踪杳渺。

王一萍此刻头脑感到极度的混乱，他在附近林中搜寻了一遍，未曾发现海萍的踪迹。他明明觉得海萍由一个娇柔无力的弱女子，一变而为身怀绝学的武林高手，令人难以置信。但他脑际萦回着一个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又与他切身相关的事情。他始终弄不明白，崔仲宇究竟施展何种奇功，使他始终有着技不如人的感觉。

他漫步走着，不觉又来到飞瀑之下，他望着脚下汹涌激荡，但却清冽无比的潭水默默出神，半晌，始沉郁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道：“唉，我真弄不明白。”

一语甫出，身后有人悠然接口道：“你当然开不明白，除非南北双灵亲自前来，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前来，只怕……”

王一萍正在回想攻向神剑无敌的那三招，第一招并未施出全力，在真力将吐的那一刹那，似乎觉得有一股视之不见的神奇力量，从崔仲宇身上发出。

第二招时，他已施出九成真力，崔仲语端坐如故，不挥不拒。以当时的情势而论，势必伤在金剑之下，但临到剑尖即将刺中崔仲宇左肩的一刹那，又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至于那第三招，也是王一萍攻向崔仲宇最后的一招，情形亦复如此。

王一萍全神凝注，将这三招一一想毕，自觉这三招施展得无不恰到好处，尤其是那第三招，已将“龙飞九天”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

王一萍想到此处，禁不住摇着头，一连叹了好几口气。

身后又传来一声轻笑。

王一萍意态萧索，灰心已极，明明听见，却连头也懒得回。

身后虽然未再传来笑声，但王一萍知她并未离去，心中暗道：“管你是谁，反正我不理睬你就是。”

他率性地坐在崖石上，回想一些久已淡忘的往事。

他最先想到北京城内的故宅。二来因为严父有命，准备秋季入围应试，因此独自一人留居京中。但另外尚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原因，这也是王一萍宁愿暂时离别家人，留居北京的原因，即是：因为他早在十年之前聆受的先师遗命。

这十年来，在王一萍这一生当中……

王一萍一面回忆着种种往事，一面仍注意着身后动静，他现已逐渐想到，深山大泽，不知隐藏着多少奇才异能之士。而这些人物的出现大都十分突兀，并且大都具有怪僻的个性。当你不想理睬他时，他会三番四次地在你身旁出现，待你有意跟他攀攀交情，他却又会飘然隐去。王一萍想到这一点，觉得还是以不理睬身后那人为妙。

一缕轻风，轻轻掠过，这缕轻风微弱得连林梢枝叶全未颤动一下，可是坐在石上正在回想往事的王一萍却已察觉。

他起初以为是那女子见自己不加理睬，觉得无味，已自离去。可是继而一想，立即觉得自己的判断大有问题，如果说这缕微风是那女子离去时的衣襟带风所致，应当是由近而远。可是适当这缕轻风分明是由远处掠来，岂不说明非但原先立在身后的女子未曾离去，并且另

外又多出一人来。

王一萍想到此处，不由得暂且抛开无穷心事，回头望去，只见距离自己身后大约十丈左右果然站着两人。一个是先前突然出现，但随后又飘然逝去的神秘女子，另一个却是崔仲宇的徒弟，冷静绝伦的谷洁。

王一萍一见谷洁，迅即想起在憨山寺后殿中向崔仲宇攻出的三剑，一种既是迷惑，又觉羞惭的感觉突又油然而生。

这种感觉仿佛一块重铅压在心头，使他变得有点近乎发狂。谷洁才一出现，王一萍立即向侧旁纵掠而去。

谷洁遥遥唤道：“喂，你站着，我有话要跟你说。”

谷洁面色虽冷，但语音温婉，使人听来颇有亲切之感。

王一萍似乎迟疑了一下，因此他纵起时身形也仿佛停滞了一下。不过这种刹那之间的停滞在常人眼中决难察觉，王一萍俊逸的身影闪得几闪，即已掠出数十丈之远。

谷洁见王一萍竟然掉首不顾而去，立即也纵跃赶去。

她这里身形才动，那红裳女子身形一前，已将谷洁的去路拦住，平静地道：“你让他去吧，可怜他是个疯子。”

王一萍人已掠出三十余丈，但这红裳女子所说的话仍然听得十分明白。他疾掠而去的身形又微微停滞了一下，他觉得如此不明不白地被人视为疯子，实在难以容忍，但他立即觉得此时此刻任何辩白均属多余。

当他再度向前急纵之际，已听见谷洁发出的怒叱，和双方劲力激

撞时所发出的砰然巨响。

王一萍速度奇快，眨眼间又掠出数十丈。突然，他急掠的身形重又停顿下来。

他几乎没有考虑，重又向回纵去，瀑下两人早已一声不发地斗在一起。

谷洁满面寒霜，双掌齐发，凌厉的掌风，绵绵不绝，直向红裳女子攻去。

红裳女子神态从容，举手轻挥之间，即将谷洁发出的掌力悉数化去。

王一萍掩在树后，看出红裳女子举手投足，无不恰到好处。妙在一切动作，均在无意之间为之，而实际上却在平淡中隐含无限玄机。

王一萍决未想到世上居然有人能将武功练到此种地步，不由赞叹不已。

谷洁一连攻出数十招，不但未曾沾着红裳女子一毫一发，甚至未能逼使红裳女子离开原地，心知就掌法而论，自己决非人家敌手。神剑无敌以“剑法”驰誉武林，而谷洁在剑法上的造诣，的确较其他同门高出一筹。可惜她匆忙间忘了带剑，无法在剑法上和对方一较短长。

谷洁猛攻数掌，突然闪身向旁绕去。

红裳女子香肩晃处，又将谷洁拦住，谷洁的一阵猛攻并未使她生气，她仍然平静地道：“你就算可怜可怜他吧！你难道不明白，一个丧失心智的人是世上最可怜的人。”

红裳女子说这话时脸上泛出一股怜悯之色，谷洁奇道：“他是你

的什么人，用得着你对他如此关心？”红裳女子摇头道：“他跟我毫无关系，我完全是同情他，因为爷爷……”

谷洁追问道：“你爷爷？你爷爷怎样？”红裳女子似有难言之隐，无奈地摇了摇头。谷洁眼珠一转，突然一个急纵，侧掠二丈，绕过红裳女子，足尖一点地面，疾向王一萍逝去的方向纵去。

红裳女子蓦然间玉肩微晃，恍如惊燕，在乱石上轻点几点，截住谷洁，平静地道：“你这人真奇怪，难道你一点同情心也没有？硬要逼他这个疯子？”

谷洁已经明白硬闯是不可能，遂冷笑一声道：“你倚仗绝学在身，强行伸手，硬管闲事，我谷洁师命在身，暂时无法和你多作纠缠，你要真是有胆，待我覆完师命之后，再来和你硬拼几百招。”

谷洁说得声色俱厉，似是微微有了怒意，那红裳女子叹了一口气，悠悠地道：“唉，我不让你去追，完全是一番好意。既然你定不肯听，我也没法可想，只好由你。”语毕，脸上怒意全消，仍然恢复极度的平静，并让过一旁。

谷洁见这红裳女子忽而阻拦去路，忽而又自动放行，出尔反尔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是何心事。

红裳女子见谷洁面现迟疑之色，又向旁让出几步，道：“咦，你不是说奉有师命，要追那个疯子回去吗？你为什么还不快追，他轻功不比你差，迟了可就追不上了啊！”

谷洁知道这红裳女子说得不错，此刻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纵使全力追赶，也没有把握能够追上。可是这话从红裳女子嘴里说出，令

人听来有点刺耳，因此她又冷冷地横了红裳女子一眼，始向王一萍逸去的方向急追而去。

王一萍驰去一程，又绕了回来，这时正掩在附近。待谷洁去得稍远，他抑不住心头一股冲动，缓步自树后走出。

红裳女子螭首微扬，目光远望，仿佛正在想着心事。

王一萍并未施展轻功，相信红裳女子必已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但红裳女子痴立如故，仿佛根本未曾听见。

王一萍又向前走了几步。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他既然早已下定决心，只想躲在附近偷看一眼，何以又自动现身？

当他躲在树后时，仿佛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是此刻到了人家身边，却又一个字也说不出。

红裳女子微一摇首，喟然叹道：“唉，真可怜！”

王一萍终于抓住了可以启齿的话题，道：“你是说你爷爷？”

红裳女子早已知道身后有人似的，头也不回，立即答道：“是啊。”

她话说出口，突又觉得有些后悔，缓缓转过身来，道：“你快些走吧！”

王一萍不经意地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施礼道：“敢问这位姑娘芳名？”

红裳女子秀眉微耸，道：“你何必问这些不相干的事情，我劝你还是趁早走吧！要不然……”

王一萍接口道：“要不然怎样？”

红裳女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十分无奈地道：“你这人真难缠。”

王一萍道：“在下王一萍，因为和崔仲宇印证武功，惨遭挫败，心中一直在思索某种困惑，并非如姑娘所料，是个疯子。”

红裳女子十分奇怪地望着王一萍，半天，又缓缓摇头道：“我爷爷的情形跟你完全一样，不过他不是败给崔仲宇，而是败给湘江一龙。爷爷一天到晚，不知想些什么，谁也不理睬。连奶奶也不理，奶奶说爷爷疯了。”

王一萍恍然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爷爷没有疯，他一定是在苦思一种以制胜对方的招式。”

红裳女子眼皮一挑，立即道：“不对，一点也不对。爷爷说他一年到头只有三天认识奶奶和我，除了这三天之外，他连自己的亲人都肯见。何况就算他潜心武学也用不着这样，你说他变得这样古怪，不是疯了是什么？”

王一萍道：“这也不能就断定你爷爷疯了，更不能认定在下也疯了。”

红裳女子突道：“哎，我懒得跟你罗唆，耽误了这些时候，奶奶一定又要找我了。”

王一萍痴立当地，默然出了一会神。

随即他认准方向，远远避开憨山寺，虽在深山之中，仍借林木掩住身形，向正南方急纵而去。还未走出几步，突然听见对面峰上有人喊道：“师兄，快来啊，我已经看见他了。”

王一萍细辨语音，知是神剑无敌的小徒弟，心中极为厌烦，同时也十分不快的想道：“我已经自认落败，你们却定要寻我作甚。难道

我王一萍真是好欺侮的么？”

他想到这里，突又激发豪气。他已不想躲避，索性站在原地不动。

果然，不足一盏茶时，林间飒飒风响，一连掠出两人。为首一人是那白发老丐，在他身后的是一度为王一萍所败的中年武师韩江。

白发老丐上前一步，施礼道：“家师有请，还望王公子拨冗枉驾一遭。”

白发老丐态度谦恭，彬彬有礼，顿使王一萍心中怒气消去了不少，但他立又生出另一疑问，暗道：“看他言语谦恭，根本无此必要，莫非他另有所谋，可是他又何必如此？他说崔仲宇有请，不知是真是假，我且用话试一试他。”

他遂道：“请尊驾回覆令师，在下另有要事，他日有缘，自然趋候。”

语声才落，突闻林际又是一声哈哈长笑。那铁塔也似的奇伟壮汉，撒开大步，抬着崔仲宇，如飞而来。那笑声却是从崔仲宇本人口中发出。

韩江退向一旁，恭声道：“家师已亲自来了。”

王一萍这时方始看出，那奇伟壮汉，举手投足之间，似乎显得有点呆笨，可是速度之快，决不在自己之下，真是人不可貌相。

奇伟壮汉一手托着崔仲宇放下，一手挟着那只重逾千斤的大铁龟，一阵狂风也似直卷到王一萍面前，轻轻将崔仲宇放下，自己也恭谨地侍立一旁。

崔仲宇嘴角隐含笑意，掌中托着王一萍遗下的那柄金剑，道：“小

哥儿，拿回去吧！”

王一萍决想不到神剑无敌赶来，只是为了说这句话，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难堪。他直觉地想到崔仲宇必是和恩师有甚过节，适才他业已看出自己的剑法，同时也认出这柄金剑，断定自己与湘江一龙渊源极深，这才特意赶来羞辱自己。

王一萍越想越气，但气过一阵之后，突又变得异常颓丧。王一萍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偶然遇到一件称心快意的事，立即觉得豪气干云、不可一世，但稍遇挫折，立又觉得心灰意懒、万念俱灰。

崔仲宇将手微微向前送了一送，道：“拿去吧，小哥儿，敢情你是觉得不好意思吗？”

王一萍心中恨恨地道：“我就要从你手中夺过来，总不能让你太过看轻于我。”他低头思索了一会，他想到如果一举不能成功，丢人更大，因此在出手之前，不得不慎重考虑。

就在这时，似乎觉得有一缕微风，极快地自身旁掠过，接着有人阴阳怪气地道：“瞧你这半截已经入了土的人，竟好意思厚着脸皮欺侮人家一个小娃娃。我老婆子先就有点看不顺眼。”

王一萍猛一抬头，只见一个满脸皱纹，白发如霜的老妇，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前。那柄金色短剑不知何时竟已到了她的手中。

崔仲宇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神情古怪已极。显然也是因为这白发老妇来得太过突然，而且以奇迅无比的手法，从他手中将金色短剑抢去之故。

白发老妇持剑在手，反复把玩了一会。手臂抖处，将金剑向王一

萍掷出，道：“小娃娃，好生收着，别再让别人抢了去。”

金剑才一脱手，崔仲宇猛地从地上腾身而起，电光石火一般向金剑抓去。

白发老妇眉头一皱，足尖急点，去势似较崔仲宇尤快，嘴中愤然喝道：“不要脸！你敢！”

崔仲宇眼见白发老妇身子来势奇快，显然将会抢在自己前面，心中一急，扬手就是一掌向白发老妇劈去。

白发老妇倏地向上升起，飘忽疾闪避过崔仲宇这掌，仍向金剑追去。

白发老妇立处距离王一萍不过露十丈左右，金色短剑自出手到飞过王一萍身前，总共也没有多少时候，但神剑无敌和白发老妇却攻闪数招。

王一萍突然起了一种不甘示弱的念头，肩头微晃，身子比箭还急，急纵而起，一下就将金色短剑夺在手中。

白发老妇本可赶在神剑无敌前面，因在空中闪避那一掌微微耽搁了些时候，几乎是和崔仲宇同时赶到。在他们双臂齐伸，同时抓向金剑的当儿，王一萍已抢先将金剑夺去。

崔仲宇落地之后，显然已是气极。

白发老妇似也大出意外，怔怔地望了王一萍一眼，但随即大声笑道：“这不结啦，物归原主，再好也没有。”

崔仲宇终不愧为江湖老手，尽管此番事出意外，心头恼怒，但表现上依然镇定异常，冷声问道：“恕老夫眼拙，中原武林杰出人物中，

尚未见过你这一号人物。”崔仲宇语音虽然平和，但话中讥讽之意，却令人难以忍耐。

白发老妇冷笑道：“这自然不能怪你，中原武林能认识老身的，只怕也是绝无仅有。我知道你心中不但想知道老身姓甚名谁，同时也想向我递递爪子。这你大可放心，三月之后，金顶剑会上，一切均将遂你之愿，届时想你也不致胆小不来。”

王一萍看了看崔仲宇眼中神色，即知一场激战在所难免。他此刻心中毫无争强斗胜之心，明知这一场即将展开的激斗，必定是奇招迭出、扣人心弦，他也无心留下观赏。想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完全是由自己这柄金剑引起的，自己若不及早离开，他们拼完之后，无论谁胜谁负，难免又有一番纠缠。

乘两人剑拔弩张，全神待敌之际，王一萍朝那白发老妇微一拱手，急纵而去。韩江和那白发老丐闪身拦阻，无奈王一萍全速离去，而且两人起脚已避了一步，王一萍早已掠入林中。

王一萍一阵疾掠，看看身后已无人追来，始将速度稍稍放慢了一些。尽管他已将速度放慢，若在常人看来，仍觉恍如行云流水，一掠即逝。

他这时开始怀疑龙灵飞的话是否值得相信，他曾按照龙灵飞所示，朝夕勤练，十年如一日，未尝稍辍。但崔仲宇不费举手之劳，仅凭那镇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眼光向他轻轻一扫，即令他觉得破绽已露，只需他适时出手，自己势必落败不可。

王一萍觉得崔仲宇武学造诣之深，自己这一生也休想达到。撇开

神剑无敌不谈，那突然现身的白发老妪，功力显然也是极高极高……

王一萍越想越觉心灰意懒，心中说不出的抑郁，长啸一声，陡然又将速度增快，身旁林树，向后飞逝，一袭青衫也在疾掠带起的风中猎猎飞舞。

经过一阵疾驰，因为忘情而驰，真气杂而难纯，额角竟已沁出一片极密的汗珠。不过王一萍心情已较先前平复了一些。正巧前面就是一座幽谷，骤然看去，似觉谷内曲折幽深，景致清绝，遂信步走了进去。

他初进谷时还不觉得怎样，入谷愈深，始渐觉得景色越是幽绝。王一萍读过的前人诗句不少，但却觉得没有一首适合眼前景色，正想自作一首，凝思间，突闻花木深处一声暴喝道：“好小子，别走，吃我一剑。”

王一萍早就觉得这座幽谷虽然僻处黄山深处，但显然可以看出经过一番匠意经营。这时听见这声暴喝，知是此谷主人出现，遂极快地旋转身子，解释道：“在下王一萍无意……”

说到此处，倏地将下面所想说的话顿住。原来那声暴喝虽然听得十分真切，但却未见主人现身。

王一萍凝目而视，看清花树后并未藏的有人，不由暗觉诧异。

花树丛后自发出一声暴喝之后，即未再见有任何声音。王一萍心想或许是此谷主人虽然出声警告，但却隐在暗处，不愿现身，遂向适才语声来处拱手道：“在下无意之间，误入宝山，有扰阁下清修，殊觉惶恐。纵使阁下不出声相阻，小可也当引身而退。”

王一萍告毕，立即向来路退去。才往回走了十来步，王一萍顿时大为迟疑。原来来时谷中仅有一条尺半幽径，循行而来，不觉至此，这时往回一走，不但眼前所见尽是岔道，而且眼前情景也来时大相迥异。

王一萍满腹狐疑，勉强又向前走出几步，不得不再度停了下来，只因他觉得此刻所走的这条路，决不是来时所经之路，显然他已被困在一座布置得极为巧妙的树阵之中。

王一萍有心想再出声相唤，请求此谷主人指示一条出路。可是继而一想，适才那人躲在暗中，出声喝叱，气势凌人，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他真的现身，而态度强横，自己无意中撞入旁人清居之所，于理有亏，这口气是忍还是不忍？

王一萍也是生就一身傲骨，想了一下，决心施展绝顶轻功，从花树梢上出谷。他足尖轻点，身子已稳立在最近的一棵花树梢上。

王一萍最初以为从树梢飞渡，并非难事。但当他纵上树梢之后，始知大谬不然。

这片花树，尖梢处柔极嫩极，偶尔有一两只闹蝶喧蜂碰触一下，也会乱颤一阵。使他感到为难的是，谷风微微徐来，花树梢上一片狂摇乱舞，根本无法找到落脚借劲之处。

王一萍在花树梢上站了片刻，心想如果谷风不停，树梢始终摆动不息，想要施展轻功，飞越而过，实是太难。

此谷主人虽未现身，此刻必隐在附近偷觑。与其自己走到中途，被逼落下，倒不如趁早自动下来为妙。他想到此处，随即飘身纵下。

足尖尚未触地，他突觉身后一缕劲风，直逼而来。王一萍知必是此谷主人现身，当下急提真气，半空中横跨一步，身子又向斜里飘出一丈有余。

王一萍露这一手，一来藉以避开急掠而至的扑击，二来也可使此谷主人不太年轻自己。

那人来势奇猛，王一萍闪开之后，那人仍照直冲出去两三丈远，方始将去势煞住。他转过身来，咧开大嘴，冲着王一萍傻里傻气地一笑。

王一萍向那人身上扫了一眼，禁不住连皱眉头。

第十一回 芥子须弥，疑似六合；鬼斧神匠，巧夺天工

王一萍早已料到此谷主人就隐在附近，不过这人来势之猛，以及他那一身怪异无缘的装束，仍然禁不住吃了一惊。

那人年约六旬，头顶几根花白头发，用一根红线扎了个朝天髻，上身半裸，腰上系了一条虎皮短裙，手中捏着一个长约三寸，雕刻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小人。

那人眯眼向王一萍打量了几眼，没头没脑地问道：“嗯，找着了么？”

王一萍被那人问得有点莫名其妙，愣愣地望着那人，脸上自然流露出一股茫然神色。

那人一见，登时变得极不高兴，将手连挥，道：“去，去，不用问就知道没有找着，唉！”

说毕，纵向一掠，又自隐入身后那一片花树之中。

王一萍呆立了一阵，然后仰首向四周形势细细打量。他想只要大致方向不错，眼前虽然有些花树挡住去路，总可设法通过。

可是经过一番打量之后，不由感到极度失望，环谷诸峰，此刻看来，竟也形态略似，难分轩轻。仿佛以前登临过的无数名山大川，均与此地略似。但细一辩论又觉得多少有点差别。

王一萍这时可真是感到有点寸步难移，自己无意之中闯入这座幽谷，显然已使主人感到不快，如果再盲目乱闯，万一又误入此谷主人所设禁地，岂不更将触怒？

正在思索如何始可走出此谷，突然听见一片激烈的兵刃相触的铿

锵声隔空传来。王一萍心中恍然若有所悟，点着头自言自语地道：“原来谷中正有事情。”

王一萍从这一片紧密异常的铿锵声中听出激斗中的两人出招之快，远在阴山四煞之上。明知不该再在谷中逗留下去，此刻他非但不设法离去，反而借浓密花树掩住身形，蹑足向声音来处走去。

王一萍小心翼翼地向前绕行了数十丈，眼前情景倏地一变。花树尽头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有着无数堆高与人齐的乱石。两条人影正在乱石堆中腾跃拼搏。

尽管王一萍对争强斗胜之事似乎已不再感到兴趣，然而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炫目神摇的拼斗，仍然使他感到砰然心动。

王一萍掩在树后偷看了一会，不但已毫无离去之意，反而暗聚真力，准备伺机出手。

原来他已看清，在乱石堆中舍命拼搏的，一个是先前一度突兀出现的异装老人，一个却是一个蓝衣壮汉，只是他脸上蒙着一方素巾，使人无法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王一萍眼眶中所长的也是两只肉眼，当然无法透过素巾，看出那人是谁。若说能从对方身态衣着判出这人是谁，似乎也不太可能，只因王一萍结识的武林朋友极其有限，而且根本没有穿蓝衣的中年壮汉。

可是王一萍对他表示异常的关切。因为这蓝衣壮汉守多攻少，已落下风。但偶尔攻击的威力绝大的一二招，每每能将异装老人攻势抑住，甚且将他逼退。而这偶尔攻出的一两招，却正是王一萍平日练得最勤最熟的“龙形九式”中的招式。王一萍认定这人必与恩师有着极

深渊源，否则，他不可能懂得“龙形九式”。

不过这人对“龙形九式”似乎并未学会，而且施出之时，时间、方位，均未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仿佛是在当初学的时候并未经人改正过似的。

王一萍因而想到，这人的师父不可能是湘江一龙本人。可是，不是他又是谁呢？

异装老人身疾如风，直逼得那蓝衣怪汉团团乱转。显然已占绝对上风。

王一萍无法知道这蓝衣大汉何以会到此谷中，以及何以会和异装老人斗在一起，然而眼前两人似已斗到分际，蓝衣壮汉显然即将落败。

果然不出王一萍所料，异装老人突然掠至蓝衣壮汉身后，一剑刺出，隐带风雷异响。

这一剑出手之快，威势之强，颇令掩在一旁的王一萍大吃一惊。可是他心中并不为那蓝衣壮汉着急。因为这一剑虽然凌厉无比，但“龙形九式”中的最后一式，“龙飞九天”足可从容避开这一剑。而且可乘对方惊诧失神之际，临空下击，抢制机先。

异装老人须眉轩处，呵呵一笑，长剑已点中蓝衣壮汉右肘，发出叮的一声异响。

王一萍大吃一惊，唯恐异装老人再度乘机进击蓝衣壮汉，立从掩身之处电掠而出。金色短剑也自撤剑在手中，连人带剑，直向异装老人扑去。

异装老人点中蓝衣壮汉之后，正在得意发笑，王一萍已疾掠而至。

异装老人毕竟功力不凡，虽然正在得意忘形，放声大笑之际，仍然及时发觉，身子疾旋而闪，轻灵避开。

王一萍见异装老人身法极为灵活，一时倒也不敢贸然追击。同时他想先察看一下蓝衣壮汉臂上伤势轻重。异装老人闪开之后，王一萍即斜落在蓝衣大汉身旁。

异装老人瞧了王一萍几眼，摇着头道：“咦，你这娃儿怎地又跑到这儿来啦！”

异装老人说话神态怪里怪气，王一萍不加理睬，低声向身旁那蓝衣壮汉问道：“兄台伤得如何？”

那蓝衣壮汉斜持单剑，自始至终保持被异装老人一剑点中时的那种姿态，木然不动，对王一萍的问话也不作答。

王一萍目光停滞在异装老人身上，又道：“兄台尽可放心自行疗伤，小弟可代你略尽守护之责。”

异装老人敛去脸上笑容，怪声怪气地道：“傻小子，你真会多管闲事，你知道他是谁吗？”

王一萍心中想到：“不错，我根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况且今天尚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我敢说必与师父有着极深关系，我今天助他一臂之力，也可说是略报师恩。”

遂道：“在下王一萍，受业于湘江一龙。今天虽是无意间来到此地，你能说我是多管闲事么？”

说时目光一扫那仍然呆立不动的蓝衣壮汉。

异装老人浑身一震，瞳孔睁大，表情怪异，说不清是喜是怒。

半晌，突然放声痛哭，道：“天啊！我燕南翔总算盼到了今天。娃儿，快告诉我，龙灵飞现在何处？”

王一萍已经有过几次经验，每次提到恩师的名头，必使对方或喜或怒情绪激动，由此可以证明恩师在世之日，的确是众所瞩目的武林泰斗。

就在这时，突闻身后一缕衣襟带风之声，由近而远，去势甚快。王一萍扭头一看，原来是那蓝衣壮汉乘机疾掠而去。

王一萍想到异装老人既然和蓝衣壮汉在林中恶斗，又将他右肘点伤，显然双方有着某种仇恨，他想知道师父现在何处，必未安甚好心。纵使湘江一龙龙灵飞仍然健在，他也不会轻易说出。

异装老人显得十分心急，同时对王一萍毫无戒备之意，上前数步，急急问道：“娃儿，快说，快说，快说！龙灵飞现在哪里？”

王一萍心想蓝衣壮汉已经去远，突然闪身一旁，拱手道：“后会有期！”

说毕，转身就待疾纵而去，只闻身后一声暴喝道：“娃儿，想跑么，别忙！”

数缕劲风，电般向项后抓到。

王一萍事先早已想到异装老人未必肯让自己轻易离去，因此早有准备。

王一萍应变极快，弹丸般向前跃出二丈多远，同时把手向颈后格去。

饶他如此，仍觉颈后一紧，已被抓中。

就在这时，突又听见空中有人连声唤道：“爷爷，爷爷，倩儿来了，倩儿来了。”

异装老人微微一怔，树梢翩然飞来一只绿毛红嘴鹦鹉，落在异装老人肩上，巧舌辗转，犹自将“倩儿来了”这四字唤个不停。

异装老人点了王一萍软哑两穴，顺手往树根下一放，道：“我的小孙孙来看我，你乖乖的给我躺着，回头我还有话问你。”

说毕，扭头逗着停在肩上的绿毛鹦鹉，穿越花树而去。

王一萍被搁在树下，口不能言，身子又丝毫不能转动。他在憨山寺中被神剑无敌崔仲宇奇异的眼光瞪退，已自感到难受无比，此刻又被异装老人轻而易举地制住，搁在树下，更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

他时而想到自己离开北京距今共不到数月功夫，就已遭到两度挫败，可见天下之大，奇才异能之士不知多少。

自己在路上还一再想起，要以一身所学，在江湖中做些大快人心的事。可是此刻想来，自己凭什么敢说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语？

想着想着，一片纷沓的足步声由远而近。异装老人去而复返，身旁却多了一人，正是曾指自己是个疯子的美丽少女——“海萍”。

两人一路言笑，直向王一萍身前走来。

王一萍此刻真恨不得地上裂出一条缝儿，好让自己钻下去。

美貌少女巧笑倩兮，显得无比天真，道：“爷爷，你的病是不是快要好了。”

异装老人侧着头，瞪了“海萍”老半天，始道：“你爷爷害的是心病，世上只有心病最是难医，你奶奶不想法替我解开心上这个疙

瘩，却将我困在这里，我这病一辈子也好不了。”

“海萍”对异装老人嘴中所提的奶奶似乎十分畏惧，小口一抿，立道：“咱们不谈这个，一年不见了，爷爷这回该传我一套什么功夫？”

异装老人低头思索了片刻，道：“不成，爷爷的本事全都被你学光啦！”

美貌少女哪肯相信，不依地道：“爷爷骗人，我不相信。”

异装老人倒真够老实，少女这么一嚷，一张老脸登时变得血红，赧然道：“小孙孙，我是在骗你，不过我在练这套功夫以前，曾经对天发誓，必须跟湘江一龙印证过以后，占了上风，方能传人的。”

美貌少女小嘴一撅，一半撒娇，一半生气地道：“爷爷就说不教就是了。”

异装老人急忙分辩道：“爷爷的本事不传给你还传给谁？”

少女道：“哼，鬼才相信，江湖上谁都知道湘江一龙已经失踪了整整十年，爷爷这么说，分明是存心不教么？”

异装老人突然神秘地道：“你性急些什么，总不会让你等多久，不过，你也得帮爷爷一个忙。”

少女问道：“谁帮你的忙？”

异装老人道：“你得设法让我离开此地。”

少女吃惊地道：“离开此地？爷爷，你要到哪里去？”

异装老人显得十分得意地道：“自然是去找湘江一龙啊！”

少女道：“爷爷已经知道湘江一龙躲在什么地方？爷爷怎么知道？”

异装老人道：“你不要多问，只说你答不答应？”

少女低头想了片刻，道：“好，可是你千万不能跟奶奶说是我。”

异装老人见少女居然答应了，高兴地道：“你放心，我怎会告诉那个死老婆子。”

美貌少女突然想起一事似的，又道：“对了，我差点忘记跟爷爷提出一件事情，奶奶已经传出爷爷当年威震群邪的‘鬼手令’，三月之后，在峨嵋金顶举行剑会，这事奶奶事先从未提过，还是我来有时候才告诉我的。爷爷，你猜奶奶这是什么意思？”

异装老人毫不考虑地道：“大概是她浑身老骨头发痒，又想找人陪她折腾折腾。”

这时两人边走边谈，已经距离王一萍身前不远，少女一眼瞥见，惊奇地咦了一声，道：“你怎会在这里？”

王一萍动弹不得，只能望着她苦笑。

异装老人紧张地道：“你们在路上碰见过他？”

少女点了点头。

异装老人道：“你奶奶知不知道他就是湘江一龙的徒弟？”

少女脸带惊诧，望着王一萍道：“啊！不知道。”

异装老人低头思索了一会，道：“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你奶奶又疑心。我燕南翔今生能否如愿，就看这人了。”

异装老人匆匆送走美貌少女，重又回到王一萍身边。

王一萍这时已经知道这位自称燕南翔的异装老人乃是美貌少女的爷爷，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有不敢见那美貌少女之面的感觉；

起初，王一萍竟将她误认为是海萍，后来，经过一番思索，觉得即使这位美貌少女长得和海萍一般无二，也不可能真的就是海萍。

燕南翔走向王一萍身边，单手抓起王一萍，撒开大步，在花树中疾速穿行了一阵，已然来到低矮石屋前面。小屋中央设有两扇木门，却未关闭，王一萍一眼看见屋内墙上挂满刀锉斧锯之类的工具，并且还设有一座炉灶。

燕南翔匆匆走进石屋，替王一萍解开穴道，指着炉灶旁边的一张木椅，道：“小娃娃，你乖乖地坐着，我去去就来。”

燕南翔也不怕王一萍乘机溜走，说完之后，立又出门而去。

王一萍已经想到那片花树必是按照九宫八卦方位栽植，如不知道阵法，休想闯得出去。

不多一会燕南翔已是去而复返，不过在他身边却多了一个人。

王一萍目光扫过那人，眉头立时一皱。原来被燕南翔一并挟着回来的，正是王一萍认为已经趁机逸去的蒙面蓝衣壮汉。

燕南翔将蓝衣壮汉往石屋中央一放，笑嘻嘻地道：“娃儿，可委屈了你。”

王一萍一时弄不明白燕南翔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直愣愣地望着燕南翔。

燕南翔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神情显得无比兴奋，不再理会王一萍，径将那蓝衣壮汉扶至炉灶之前，扇动大炉。

王一萍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他心想燕南翔既将蓝衣壮汉擒回，决不可能怀有好意。因此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暗中却已移向

燕南翔身侧，一双剑目紧盯在燕南翔身上，只要燕南翔一有下手之意，立即先发制人。

燕南翔一面拉动风箱，使炉火燃得通红，一面望着王一萍憨笑不已。

约摸过有一盏茶时，炉火已经大炽，青绿色的火苗一吞一吐，足足冒起有一尺多高。

燕南翔仍然发着憨笑，道：“娃儿，你是龙灵飞的徒弟？”

王一萍一面琢磨燕南翔话中的意思，一面缓缓答道：“不错。我不是已经将身份表明过？”

燕南翔伸手猛拍一下后脑勺子，笑道：“对，对，要不是你自己说出来，我也不能知道，哦，小娃娃，你可知道我是谁？”

王一萍先前已听燕南翔自己说出了姓名，但却故意摇了摇头。

燕南翔好似有点失望地道：“我叫燕南翔，江湖上称我鬼手，龙灵飞难道没有跟你提过？”

王一萍的确未听龙灵飞提到过燕南翔，因此又摇了摇头。

燕南翔脸上笑容一敛，气忿地道：“我不相信，龙灵飞虽然曾经胜过我一招，可是他素来最看得起我，他既然放你出来闯练，就该将武林中一些响铛铛的人物跟你提上一提，他居然敢不提我鬼手燕南翔？哼！气死我也。”

燕南翔说话有点有悖常理，神情也显得有点疯癫，可是王一萍心中早已有数，燕南翔的确是一位身怀奇功的怪人。

燕南翔突然抓起蓝衣大汉向熊熊炉灶中掷去，一面向王一萍大声

道：“走，你带我去找龙灵飞。”

王一萍始终注视着燕南翔的一举一动。燕南翔才一伸手向蓝衣壮汉抓去，王一萍就向燕南翔身前欺进，骈指如戟，猛向燕南翔肋下戳去。

燕南翔挟着一人，身法仍然奇快，一闪让开，跟着五指一松，将蓝衣大汉，掷进炉中。

王一萍心中大急。他这时如果抢先救人，必定遭到燕南翔的截击。但蓝衣壮汉自被燕南翔点中那一剑之后，神态始终如此，分明是被制住穴道。试想这一炉熊熊大火，血肉之躯，如何抵受得住。

他所以要尽力抢救那蓝衣壮汉，唯一的原因就是看出蓝衣壮汉与恩师似有渊源，这时他甘冒被燕南翔从身后猛击的危险，一手虚护身后，纵至炉前，疾向蓝衣大汉露在灶外的两腿抓去。

燕南翔并未如王一萍所料，从身后偷袭反而呆立不动，显得略有不解地道：“你这娃娃疯啦！”

王一萍动作奇迅，已从灶中将蓝衣壮汉救出。不过王一萍将人救出之后，非但没有欣喜之境，反而现出一脸疑惑之色。

蓝衣大汉身子僵直，横躺地上，身上衣服已被烧燃。

王一萍起先那样迫不及待地将蓝衣壮汉自火炉中救出，这时却眼睁睁看着蓝衣壮汉身上衣服被火烧燃，也不设法将火弄熄。

蓝衣壮汉被王一萍救出之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上衣服仍在继续燃烧，烧毁的地方，露出一身闪蓝发亮的皮肤，王一萍眉头深锁，禁不住走上前去，轻轻一弹，随即发出“钉”的一声。

王一萍跃离七尺，怔怔地望着蓝衣大汉。

燕南翔在经过微微一愣之后，反而又哈哈大笑，一面笑着，一面举拳向蓝衣大汉挥去。

燕南翔这一掌柔而不刚，但仍卷起一片掌风。蓝衣大汉身上衣服已有一部分被烧成灰烬，这时被这股掌风一逼，立即随风飘散，露出大部分皮肤，全是青蓝色。

王一萍几乎有点难以相信，但他亲眼所见，却不容他有丝毫怀疑。

燕南翔笑得更为得意，高声道：“小娃娃，你还要救他吗？”

燕南翔此语一出，王一萍心中仅有的一丝怀疑也顿告烟消云散。不过他心中却又生出另一种怀疑。就算燕南翔一双鬼手，确有巧夺天地之功，能用几斤钢铁，铸造出这外貌看来栩栩如生，而动作又异常灵活的铁人。可是他怎会知道恩师的不传秘学“龙形九式”？

燕南翔突然变得十分庄重地道：“我燕南翔已经这么大一把年纪了。就算死在这座香喷喷闻着就令人生气的山沟里，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小哥儿你若这样困死在这里，可就冤枉啦，我说，咱们不妨打个交道。你既然自称是湘江一龙的徒弟，‘龙形九式’一定是知道的，你就将这套龙形九式教给我，我就放你出去。”

王一萍毫不考虑的加以拒绝。

燕南翔略感失望，又道：“啊，你一定是怕龙灵飞责怪于你，不该将他的看家本领随便传给别人。这个你大可放心，‘龙形九式’我并不是不会，可是我燕南翔还没将他看在眼里。”

王一萍心中想到：“你这不是摆明了骗人么，你要是真会，何必

要我教给你？”

燕南翔横了王一萍一眼，气吼吼地道：“哼！你不相信，是不是？”

说罢，也不待王一萍回答，滑开步子，就在石屋中演练起来。

王一萍看清燕南翔所演的果然是“龙形九式”，而且较那个被自己误作真人的铁人犹高一筹，难怪他能抢制机先。

燕南翔一口气将“龙形九式”全部演完，脸上又换了笑容，道：“这下你总该可以相信了吧！”

王一萍禁不住疑惑地问道：“既然你会龙形九式，为什么还要我教你？”

燕南翔两眼一翻，道：“那是我丢人现眼的事情。大约你师父已经告诉过你，难道你一定要我亲口说出？”

王一萍听燕南翔这样一说，倒真感到有点不行继续追问下去。

燕南翔仿佛认定王一萍会答应似的，又道：“你瞧咱们就这样办吧！你将‘龙形九式’细心为我演练几遍，事完之后，我一定设法让你离开此谷。”

王一萍毫不考虑地摇摇头，表示拒绝。

燕南翔耐着性子又道：“你要是觉得不合算，我也教你一套绝不比‘龙形九式’差的功夫给你，你看怎样？”

王一萍仍然摇摇头。

燕南翔双目一瞪，已有了三分怒气地道：“哼，你可想明白些，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王一萍毫不动心，缓道：“你想怎样，尽可放手去做，龙形九式

是我师门不传之秘，怎能轻易传给旁人。”

一言未了，燕南翔中食两指已闪电般戮在王一萍灵如穴上。喝道：“小娃儿，你心里可放明白点儿。只消我指下微一用力，你这多年的功夫就算白费啦！”

王一萍听出燕南翔竟拿废除武功来要胁他，或是早在数天以前，王一萍也许可能就在燕南翔的要胁之下就范。可是在这短短数日之中，王一萍的心情已起了莫大的变化。莫说此刻燕南翔仅拿废除武功来威胁他，即使是以性命来要胁于他，他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燕南翔手指轻轻向下压了一下。王一萍立刻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全身都泄了气一般。

但王一萍仍然神色自若地道：“你若是好言跟我商量，也许我会答应你的要求。如果你一味用强，以为可以逼得我答应，那简直是做梦。”

燕南翔业已用尽了种种方法，均无法使王一萍就范。这时听王一萍这样一说，微微一呆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道：“啊！……我的小爷，算你狠，我拿你可真没有办法，你就答应我吧，我跟你磕头都成。”

说完，真的向王一萍一连磕了好几个头。

王一萍没有想到燕南翔竟会这样，一时之间，竟被弄得啼笑皆非。

燕南翔见王一萍还不答应，又磕了一个头道：“我梦想再跟湘江一龙交一次手，已经想了十多年，人都快想疯了，你就答应了吧！”

王一萍既然知道鬼手燕南翔跟恩师是同辈的人物，怎能受人家的

跪拜，但他身上穴道仍然被燕南翔制住，四肢无法活动，遂道：“你请起来吧。”

燕南翔头发已经花白了，仍然跟小孩一般，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撒赖道：“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他已看出这办法当真有效。

王一萍想了一下道：“我说出来，也许会令你大为失望。”

王一萍一时之间，坚定的意志几乎为之动摇。但他脑海中电般闪现出几幕往事，一幕是在黄山绝顶和向衡飞的一场惨烈拼搏。最后，向衡飞被自己莫名其妙地震落谷底，他觉得对恩师的遗命，总算有了一个交待。

另一幕是憨山寺中跟神剑无敌崔仲宇较量的情景。一连三招，对方只是眼皮略抬，自己就已自动认败后退.....

加上眼前这位有点疯癫，但武功却显然极高的鬼手燕南翔。

自己只怕练上一辈子也无法赶上这些人。

反正自己师命已了，用不着再多费力气，做这种无法办到的事情。

燕南翔干脆撒赖到底，道：“你好意思，我老人家头发都白了，还跟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叩头，你不再答应，不怕折了阳寿？”

王一萍面现肃容，庄重地道：“先师湘江一龙早在十年以前就已过世了。”

燕南翔张嘴瞪眼，显然十分吃惊，但片刻之后，突然放声狂笑，道：“好小子，你当我是什么人，敢拿这种话来骗我。”

王一萍见燕南翔根本不信，再次说道：“在下怎敢拿这种事情开

玩笑，先师委实是在十年以前就已谢世。”

燕南翔任由王一萍如何解释，也不肯相信湘江一龙已经死去。

王一萍感到十分无奈，道：“如果在下带你到先师的墓上去观看一下，大约你总可相信了吧！”

燕南翔道：“这还像话，哈哈……你说吧，龙灵飞的墓在哪里？”

王一萍道：“在北京城内。”

燕南翔仿佛害怕有人偷听似的，极快地在屋外去绕了一圈。回到室内，替王一萍解开穴道：“过了这三天，咱们就到北京去。”

燕南翔一反疯疯癫癫的态度，显得十分正经地道：“糟糕，这迷阵只有我那老婆跟我的小孙子可以胡钻乱跑。”

王一萍心中奇道：“怎么他也是被人困住的？”

燕南翔瞥见王一萍脸上迷惑之色，遂道：“小娃娃，你不相信我的话，是不是？”

燕南翔思索了一下，说出一段往事。

原来燕南翔当年也是武林中极负盛名的一流高手。他那绰号，不单是因为他善于塑造各种人物花卉，同时也是因为他对敌之际，有几招绝活使得神出鬼没，神奥异常，因而博得“鬼手”这一绰号。

南北双灵出道不久，声誉鹊起。因此两人都是一般的心高气盛，硬要逼着对方改去“灵飞”两字。两人为了这事，已经拼斗了若干次。

燕南翔年纪较南北双灵略长，在南北双灵未曾出道以前，已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高手。有那好事的人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挑使燕南翔和湘江一龙互较高下，结果燕南翔最后不幸以一招之失，败在“龙形

九式”之下。

燕南翔回去之后，自此未再江湖露面，旁人总以为他大约是埋首荒山，退出江湖。不料他却在黄山秘谷中造出一个巧夺天工的铁人，并且能够将他硬记下来的“龙形九式”演练出来。燕南翔一心要想破解“龙形九式”的招式。

×

×

×

三天之后燕南翔果然偕同王一萍离开这座幽谷。

第十二回 荒园残烬，犹有天地；秋景山水，岂无玄域

两人兼程急赶，不消半月，又自回到北京。

王一萍想到自己前次离开北京时太过匆忙，许多事情均未交待。一干平日交际的名门公子，至多为自己的突然失踪而悬心。可是京中捕快必然已伤透脑筋，此外，尚有远戍边陲的老父闻讯之后，一定也至为焦急。因此想先赶办一点私事。

可是燕南翔却亟欲找到湘江一龙龙灵飞坟墓，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

王一萍拗他不过，同时想到既然已经回到北京，也不急这一天半日功夫，因此径自领着燕南翔来到王家老宅。

远远望见大门上贴着几张官府封条。燕南翔对这门上封条毫不关心，王一萍却难免大为感叹。

王一萍领着燕南翔一径来到后园墙外，看清附近并无人在，立即越墙而入，燕南翔也跟踪入内。

园内蔓草荒烟，断井残垣，情景凄凉。

王一萍向园内略一扫视，立即向靠近院墙的一座风亭纵去。

这座风亭因为孤外一隅，幸而未被红旗帮放的那把野火殃及，仍然完好无缺。风亭风窗紧闭，亭外落叶遍地，显然已有许久没有人来过。

王一萍拧断门上铁锁，推门而入。亭内赫然筑着一座孤墓。墓前竖有巨大石碑一块，却未刻字。

王一萍恭谨地跪在墓前，行礼已毕，指着这座风亭中仅可容下的

孤墓，道：“此即先师长眠之地。”

燕南翔两眼一瞪，怒道：“哼，小子，你倒真会冤我。龙灵飞傲视武林，死了就是这副光景？鬼才相信。”

王一萍一慌不忙，两手稳扶石碑，轻轻向上一提，石碑居然应手而起。原来石碑中间已被挖空，只有一块较小的玉碑藏在下面。玉碑上果真刻有“恩师龙灵飞之墓”，下面刻着受业王一萍泣立。

燕南翔突地扑在碑上，放声大哭。

王一萍和龙灵飞仅仅相处了三天，在这三天当中，龙灵飞将胸中精粹武学，倾囊传授。

王一萍毫无武学根底全凭天资敏颖，举录强记，总算勉强将龙灵飞所传的全部记下。可是对于龙灵飞的身态容貌却未细加注意。尤其是已经过十年时间，原有的一点印象，已变得更为模糊。

王一萍见燕南翔哭得甚是悲切，一时也弄不清楚燕南翔和他先师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燕南翔痛哭了一阵，突又收住眼泪，目光注定坟上，自言自语地道：“不对，不对，龙灵飞内功通玄，几乎已炼至金刚不坏之体。我燕南翔至今还是活蹦乱跳的，他怎会就闭上眼睛，伸腿完事？小娃，你还是在骗我！”

说时，扬手一掌，猛向石墓劈去。

王一萍见状大惊。他知道燕南翔人虽疯疯癫癫，可是功力奇深，这一掌足有摧石裂碑之功，当下毫不考虑地发掌拦截。

燕南翔这一掌存心要将石墓劈开，是以已施出十二成真力。可是

王一萍也已用出全力。

或以真实功力而论，王一萍原本不是燕南翔之敌。可是王一萍已拼出全力，又是斜里截击，竟将燕南翔的掌风逼向一旁。

燕南翔怪笑一声，突发一掌，直向王一萍劈来。

王一萍勉强避开燕南翔掌力，使恩师墓田不被击毁，自知已是万分侥幸，这是见燕南翔一掌又到，而且威势较第一掌更见猛烈，王一萍知道如果硬接这一掌，结果是非死即伤。可是这样做，与事又有何补？因此立即向旁闪避。

身子才一闪开，立即听见一片哗然巨响，整座风亭，已被燕南翔一掌震塌。

王一萍在风亭将塌未塌之时转身而出。

燕南翔也怒气冲冲地从断木残垣中飞身而出，猛向王一萍扑去。

王一萍明知本身功力不是燕南翔的敌手，但却挺身而出，毫无闪避之意。

燕南翔状若疯狂，一连向王一萍劈出八九掌，王一萍凝聚毕生功力，硬架硬撑。

燕南翔这一连数掌，不但威势奇猛，而且招式诡谲，神奥难测。王一萍连施“九形九式”，总算勉强躲过。可是燕南翔功力较王一萍高出甚多，王一萍连被燕南翔掌力余势扫中，即已觉得胸腹奇痛，伤得极重。

幸而燕南翔劈出九掌之后，突然收手，王一萍面色灰败，唇边挂着两行鲜红血痕，惨笑笑道：“老前辈存心要取我性命，我决不吝惜，

只求你不要弄毁先师墓田。”

燕南翔看出王一萍虽然受了极重内伤，但居然仍能勉强支持，心中也暗暗觉得王一萍年纪青青，能将内功练到这般程度，实非易事。而他在身受重伤之后，仍然惦念着这坐坟墓，看情形大约不像是在骗人。

燕南翔人虽疯癫，再次问道：“你真的没有骗我？”

王一萍道：“我几曾骗过你来？”

燕南翔眼中热泪再也控制不住，漱漱地直往下淌。两片嘴唇紧紧地抿着，一声不响。

王一萍既然已经知道燕南翔和恩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明白燕南翔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丝毫也不觉得奇怪。

两人就这样默默无声地站在湘江一龙龙灵飞的墓前，默致哀悼。

王一萍身受重伤，站了一阵，已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人也显得摇摇晃晃的，燕南翔一眼瞥见，并道：“你等着，我去看看这座园子里可有什么隐蔽的地方没有。”

燕南翔极快地在园内飞掠了一周，迅即掠回，道：“池子里那座假山下有一个地洞，正好合用。”

王一萍步履蹒跚，在燕南翔扶持之下，进入地穴。

王一萍单独住在这座静园，长达十年之久，并未发觉假山之下，竟隐藏着一座秘穴，而且也从未听人谈及，因此极为诧异。

这座地穴方可六丈，壁间留有不少明显的打斗痕迹，地上也留有许多血迹。显然是在王一萍被贺衔山邀往江南游玩之际，有人弄开这

座秘穴，而且在穴中发生过一声激斗。

王一萍望着满壁斑痕，以及地上点点滴滴的血迹，一时大感迷惑；他一度想起在黄山借故将自己撇开的抱石书生贺衔山，可是贺衔山喜爱的是假山上的石头，照说应该将所喜欢的石头搬走才对。

燕南翔对这并不关心，略一扫视，立即舍开王一萍，单人向地穴尽头纵去。

地穴尽头尚有一间内穴，燕南翔疾若飘风，一闪而入，立刻传出一片巨大的声响。

王一萍眉头微皱，不知燕南翔又在内穴中发现了些什么，王一萍加快了脚步，也向内穴走去。

才一进入内穴，顿觉眼前金光一闪，眼前并排立着八个混身金光耀眼的壮汉。燕南翔正伸出双手在他们身上细细摸索，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显得那样亲切。

王一萍再定眼一看，这才发觉这八名壮汉乃是用纯金铸就，只是匠人手艺极高，使人骤然看来，大有栩栩如生的感觉。

王一萍再向这间略小的内穴细一打量，虽然他生在富宦之家，见过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但这时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

内穴中除了八个高与人齐的金人而外，更有四口大铁箱，箱盖都已被人揭开。箱内所装的东西，是否上下如一姑且不论，仅就表面上所能见到的而论，已是富而敌国。

王一萍心思深较燕南翔来得缜密，他认为穴中既已有人来过，那八个金人说它份量太重，难以搬运，犹有话说。但这四箱稀世珠宝，

任谁也不致视若无睹，而这四箱珠宝显然无人动过，这事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燕南翔既有鬼手之技，擅于塑制各种人像，因此对这八个神态逼真的金人反复把玩，已是爱不释手。以他一个嗜武若狂的武林怪人，看上的自然不会仅是那等赤金，而是那显然异常高明的匠人技巧。

燕南翔突然回过身来，道：“小娃娃，看样子你们家里的宝贝还真不少啊！这八个.....”

燕南翔说到此处，顿住说不下去。

王一萍既然已经明白燕南翔和恩师之间并无多大仇恨，甚至可说是并无仇恨。燕南翔急着要找恩师，唯一的目的是为印证武学。因此对他的观感已大为改变，这时见他说话吞吞吐吐，遂问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燕南翔突然抓住王一萍手臂，兴奋地道：“小娃娃，我跟你打个商量，包你不吃亏就是。”

王一萍也不答应，也不拒绝，只用两眼静静地望着燕南翔。

燕南翔已经知道王一萍的脾气，因此不敢施用强逼手段。即使是在言语之间，也不敢露出半点强逼之意。

王一萍沉默了片刻，道：“你且说出来听听，看看是否有商量的余地。”

燕南翔闻言，显得有点兴奋，道：“你把这八个金人送给我，我负责帮你学得一门旷世无俦的绝代武学。”

燕南翔说话时神气十分庄重，不像是在说笑。不过王一萍对燕南

翔所提出来的交换条件并不十分感到兴趣，遂道：“这八个金人你要你就拿去吧，于你所说的那种绝学，我并不想学。”

燕南翔摇头道：“不成，世上也没有这个道理，大概你存心不肯将这八个金人送给我。”

王一萍道：“这八个金人的真正物主是谁，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答应送给你，完全是慷他人之慨，你尽可大大方方的收下。”

燕南翔笑着道：“既然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客气啦！”

王一萍突然想到这八个金人和四大箱珠宝，价值连城，能够具有这些宝物的人必不是普通人物，如果这些宝物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由自己送给燕南翔，倒不打紧。如果这些宝物是旁人暗中借地埋藏的，追查起来，自己脱不了干系，因此不由感到有点迟疑。

可是话已经说出了口，一时又无法收回。

燕南翔看出王一萍脸上迟疑之色，只当他心里舍不得，忙道：“咱们是君子一言，如白染皂。”

王一萍本想将心中疑难说出，但想了一下，实又忍住不说。

燕南翔道：“这个地洞在未被别人发现以前，可能十分隐蔽，可是现在知道的人必然不少。不但这八个金人放在这里不保险，就是那四箱珠宝也使人放心不下，我看还得另外找个妥当的地方收着才行。”

燕南翔低头思索了片刻，自言自语地道：“这事可还真难办呢。”

王一萍一时也想不出可靠的地方收藏这一批使任何人一见之下均为之动心不已的巨金。

王一萍重伤之后，体力乃极衰疲，这时站在穴中，显得有点摇摇

欲坠，燕南翔突然想起一事情似的，一拍后脑勺子，道：“哦，我差点忘记了，你身上的伤我还没有给你治呢。这样也好，我现在就动手替你疗伤，等事完之后，天色也差不多快黑了，正好到外面去找地方将这八个金人藏好。”

燕南翔立即动手替王一萍治疗伤势。

若以普通手法而论，王一萍的伤势有半个时辰即可痊愈，可是燕南翔足足耗费了三个时辰，始行住手。穴外天色堪堪已近初更，一轮弯月照了进来，穴中情景隐约可见。

燕南翔先自调摄了片刻，正待离穴而去，突然听见穴外传来一声轻咦之声，这声轻咦，不但燕南翔听见了，就连身带重伤的王一萍也已听见。

燕南翔反应奇速，两手托起王一萍，急快地掠在一口大铁箱后面。不但隐去身形，并且可以从箱后偷窥穴中即将发生的种种情形。

燕南翔才将身形掩妥，穴中光线一暗，惊燕一般掠进一个人来。

那人生得五短身材，蓝布包头，右手提着一根铁尺，进穴之后，略一张望，立即向那八个金人走去。

燕南翔已将这八个金人看做一己之物，见这矮小汉子一进来就向金人走去，显然存有觊觎之意。因此将身子轻轻移了一移，打定主意只要那人胆敢伸手，决定出其不意的猛然出手。

那人伸出的手中途突又掣回，扭头向四只大铁箱贪婪地望了好几眼，显得万分得意地干笑了一声，自语道：“嘿……想不到这不世奇遇，竟会落在我顾金堂身上，嘿，这真是老天开眼。”

那人随即从怀中掏出一个丝质卷轴，匆匆舒开，看情形是想看上一眼，但他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之色，终于未将丝轴打开，立即又将丝轴收好。

就在那人正待将丝轴收入怀中之际，穴顶疾风飒然，一团黑影电掠而至。

那人及时发觉，但他好像早已料到必会有人追蹊在他身后，而且预知来人功力极高，自己远非其敌似的。

因此发觉之后，虽然也显得极为惊惶，但却毫无趋避之意，反而运足功力，将那丝轴猛向那团人影掷去，口中大喝道：“要就拿去。”

那人冷笑一声，伸手一捞，即将丝轴抓住，右手急遽推出一掌。

那汉子闷哼一声，连退几步，猛然撞在穴壁上，眼睛翻转几下，迅即倒地死去。

那人在举手之间，就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击毙，而毫无悲悯之意，而其目的显然只在那一卷大小盈握的丝轴上，毫无疑问地，这一卷丝轴必然隐藏着某种秘密，使他断然下此毒手。

燕南翔脸色稍见凝重，显然他认识这人，同时对这人也颇为重视。

那人将丝轴解开了一些，显然也有一觑究竟之意。

王一萍起先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仅只感到惊奇和意外。这时却被引起一股好奇之心，颇想看看这幅卷着的丝轴之内究竟藏了些什么秘密。

那人在打开丝轴之前，谨慎地向穴上扫视了一眼，这也只怪他自视太高，同时仍不够细心。他自信以他所具有的功力，如果穴内藏得

有人，一定可以查觉。可是他绝未想到，穴中不但藏得有人，而且一个是与南北双灵齐名的鬼手燕南翔，另一个却是湘江一龙龙灵飞的唯一传人。

那人打开丝轴，阴沉的脸上立即现出一片笑意。

王一萍轻巧的从箱后探出半个头来，只看见卷首写着“秋景山水”四字，心中暗道：“奇怪，这幅先皇徽宗的‘秋景山水’已有多年未曾听人提过，不料却在此时此地出现，而且成为武林中人持强争夺的对象，宁非怪事？”

那人阅后又将丝轴收妥，肩头微晃，已到了铁箱前七尺之处，伸手一招，距他最近的那口大铁箱中所装的龙珠突然飞起一粒，径向他手中投到。

他这一手“凌空摄物”的绝技，虽然施得并不高明，但他能练成这种功夫，已是十分不易。

那颗龙珠才一接触手掌，那人似被毒蛇咬中一般，猛一甩手，脸色倏变，疾伸左手，自点右臂穴道。

第十三回 你争我夺，可恼可恨；尔虞吾诈，亦惧亦惊

鬼手燕南翔目光锐利，早已瞥见那颗龙珠在触及那人指尖之际，有一缕极淡的白色烟雾，一闪而没。

王一萍究竟功力稍逊，而且正震慑于那人所施展的“凌空摄物”手法，直到那人脸色急变，自点穴道，方始发觉必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可是究竟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却并不知道。

那人自点穴道之后，冷哼一声，举掌向那只满装龙珠的大铁箱劈去。

燕南翔突然从掩身之处疾跃而出，遥发一掌，斜向那人所发掌力截去，同时大声喝道：“娃儿，赶快出去。”

王一萍闻声之后，不暇考虑，立也从另一只大铁箱后腾身而起，径向外穴掠去。

那人绝未想到穴内居然还藏得有人，因此在燕南翔现身之初，即已感到十分突兀，这时王一萍再从掩身之处掠出，自然更是感到诧异。

这原是瞬息间的事情，就在这时两股掌风砰然激撞在一起。

燕南翔掌力固是极强，那人所发掌力也自不弱。两股掌力激撞在一起之后，突向斜里逼激而去，碰及穴壁，重又发出一声巨响。那股掌风回震过来，威势格外增强，那些堆得高出箱口的龙珠，就在这阵掌风逼激之下，突然滑泻而下。

燕南翔未俟那些龙珠滚落地上，足尖微点，径向外穴纵去。

那人咬紧牙关，满含怒意地喝道：“朋友，你留下吧！”

他在喝出“朋友”两字之时，又全力发出一掌。他发这一掌的用

意显然是想逼使燕南翔退回穴内，因此掌力击出的方向，并不对准燕南翔身上，而是击向燕南翔向前三尺之处。

燕南翔疾射的身形似乎微微停滞了一下，但仍跃出内穴。

那人竭尽全力所发的一掌，竟然仍未能将燕南翔阻住，不由感到十分惊诧。但他也不敢在内穴中多作停留，肩头微晃，立也跟着跃了出来。

燕南翔气忿地瞪着那人道：“你敢情是想害我？”

那人目光阴鸷，斜斜地望着燕南翔，道：“在下并无人害之心，尊驾这般血口喷人，是何居心？倒颇费人猜疑。”

王一萍想起那人适才在内穴中，随意举手，就将一手活活击毙，若和他此刻所说的话互为印证，岂不证明他所说的话完全不可相信，因此暗地里哼了一声。

王一萍原是在心中暗哼，可是不知不觉已发出声音，那人扭头望着王一萍，目光森冷，令人感到一股寒意。

燕南翔笑嘻嘻地望着那人道：“你不是欧阳善初，绰号叫做毒儒的么？你不认识我，我可认得你呀？”

这人果真就是江湖中人人头痛的五毒之首，毒儒欧阳善初，这时听得燕南翔一下即已说出自己的姓名称号，而自己却对那人感到眼生得紧！然而从对方适才所发的掌力看来，绝非籍籍无名之辈。因此疑惑地问道：“尊驾何人？”

燕南翔不悦地翻了翻眼睛道：“我只不过隐居了十年功夫，你就不认识我鬼手燕南翔了？”

毒儒闻言，双眉紧耸，仔细地向燕南翔打量了几眼，仍然不相信地微微摇了摇头。

原来鬼手燕南翔当年失招败在湘江一龙龙灵飞手下之后，即未在江湖中现身，这十年来，燕南翔的名儿影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确已渐渐淡忘。

毒儒欧阳善初和燕南翔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不过当时的燕南翔却绝不是现今这副模样。故燕南翔自报名号后，毒儒仍有点不大相信。

燕南翔踏前一步，大声道：“难道你连曾经向我‘班门弄斧’的事都忘了么？”

毒儒欧阳善初被鬼手燕南翔一语提醒，猛然想起昔年与鬼手燕南翔曾经有过一掌之缘，至于眼前这位神态显得有点疯癫，而装束又复怪异已极的神秘人物，是否真的就是鬼手燕南翔本人，只消发掌一试便知。念头一转，立即凝聚十成功力，发出一招自创的“班门弄斧”。

燕南翔双目一转，哈哈而笑。双掌一错一圈，右掌突然高举，凌空下击，威势绝猛，锐不可当。

毒儒欧阳善初一见燕南翔所发招式，立即看出正是多年以前，鬼手燕南翔用来应付自己这招“班门弄斧”的招式，因此不待双掌相接，自动将掌撤回。

燕南翔见毒儒欧阳善初自动撤掌，遂也将掌撤回，道：“这下你总该可以相信了吧！”

毒儒欧阳善初为人阴沉奸诈，又工心计。他已从燕南翔这一招“当头棒喝”证明眼前这位奇装异服的老人就是昔年与南北双灵一时并称

的“鬼手”燕南翔。因为仅就招式而论，他也许会传给门下，但施那一招时所发出的无限威力，不是火候已到，绝难臻此。心想纵使自己全力以赴，也难是鬼手燕南翔的对手，何况此刻身中巨毒。眼珠一转，已想出一番话来，遂道：“没有料到昔年与南北双灵相提并论的鬼手燕南翔，竟然也在此时此地出现。而且更安排毒计，暗算于人，的确令人感到意外。”燕南翔万分不解地道：“你说什么？”

毒儒欧阳善初伸手向内穴一指道：“穴中宝藏，北七省的英雄豪杰都已知道，为了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发生过一场血战，其余的人约定今夜三更，再来此地，以便决定穴中财宝究竟属谁。并又约定，无论何人如敢提早偷往，或有他人乘虚而入，都将成为北七省的公敌。我欧阳善初因为发现有人竟胆敢偷偷前来，随后追蹊而至。不料在掌毙那人之后竟大意中了燕兄的道儿。”

燕南翔直到这时，方始明白毒儒欧阳善初话中之意究竟指的什么，不悦地道：“哼，欧阳善初，你别把自己抬得太高，我燕南翔要想对付你这号人物，单凭一双肉掌，就已足够，根本用不着用这下三滥的齷齪手段。”

燕南翔这话很明显地是在指桑骂槐，毒儒欧阳善初呆了一下，心中也已想明白，燕南翔说的果是实话。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自己中毒之事又当作何解释？如果说那粒外貌看来跟其他真的龙珠完全一样，而实则含有巨毒的龙珠，不是燕南翔所置，又是何人所为？

欧阳善初素来心思缜密，可是一时之间，倒也无法想出个中缘因。

王一萍突然接口道：“这些武林朋友真也奇怪，明明是我家藏的宝物，却这般不顾死活的你争我夺，实在令人不解。”

毒儒欧阳善初直到此时，仍然弄不明白，何以燕南翔和王一萍两人会藏在穴内。对于王一萍所说的话，自然更加感到怀疑。

燕南翔向王一萍拍着胸脯道：“你放心，有我在此，谁敢再来打主意？”

毒儒欧阳善初在旁点头道：“是啊！有燕兄在，谁敢再存覬覦之心？”

说到此处，脸容倏变，原来毒儒欧阳善初感到指尖所沾巨毒，已经循臂而上，竟有点抑阻不住，如果不及时运功将毒逼出，或是牺牲一条右臂，势必将有性命之忧。

燕南翔一眼瞥见，立道：“喂，我说你还是赶紧设法逼出身上所中之毒吧，再迟恐怕对你不利哩！”

毒儒欧阳善初似乎已经没有考虑的余地，不待燕南翔将下面的话说完，就已向前走了数步，距离内穴穴口稍远，盘膝跌坐在地上，开始运功逼毒。

王一萍在憨山寺中，曾经听无痴和尚提到过儒道僧尼丐五毒之名，但却拿不准眼前这位欧阳善初是否就是名列五毒之首的人物。因此低声向鬼手燕南翔探询。

燕南翔点头轻声答道：“不错，就是他，他虽然以毒闻名，我燕南翔可还没有将他放在心上。不过像你们这些初出道的雏儿们，遇见他们，还是避得远远地为妙。”

王一萍心中想道：“反正我已不想在江湖中多混，你这些话说了也等于白说，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约摸过了一盏茶时，毒儒欧阳善初额角渐渐有了汗意，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燕南翔一旁见状，撇了撇嘴角，讥讽地道：“听说五毒在用毒一道素有擅长，我燕南翔尚未领教过，不知道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不过就你的内功而论，却稀松得紧呢！”

毒儒欧阳善初运功逼毒，正在紧要关头。闻言脸上皮肉微微蠕动了几下，眼睛眯开一条细缝，侧目眇了燕南翔一眼。

王一萍看出毒儒欧阳善初在这一眼中满含歹毒之意，心中暗道：“看来这五毒委实招惹不得。燕老前辈只说了一句玩笑话，他就牢牢记住。”

就在这时，静园中微风飒然，由远而近。燕南翔和王一萍虽然在地穴中，仍然听得十分清晰。

鬼手燕南翔低道：“娃儿，待我出去瞧瞧。”

说时，身形一掠，已到了穴口，探首向外略一窥觑，立即纵了回来，对行功正值紧要关头的毒儒欧阳善初道：“外面来的人似乎不少，里面很有几个你的老相好咧。”

毒儒欧阳善初虽然已到了最吃紧的当口，但听得有人前来，不得不立即睁开双眼，用目光向燕南翔探询。

燕南翔侧着脑袋，似乎显得有点不解地道：“喂，欧阳善初，你倒是说个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人并非如你说的是北七省的武林人物。”

毒儒欧阳善初居然暂时将真气停住，开口问道：“来的都是谁？”

燕南翔道：“你别着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九疑山的诸葛老怪、铁腿胡一贯、塞外仙翁柳无忌、不贰庵主一音师太、红旗帮副帮主九尾神龙……”

燕南翔说得轻松，毒儒欧阳善初却听得连抽冷气，略感焦急地道：“燕兄，如果你能设法阻止这些人进入地穴，我决定告诉你一件秘密，并且——”

燕南翔摇头道：“我可不敢跟你打这个交道，一些难缠的魔头差不多全到齐了，我燕南翔一个人招呼他们三个两个，还不成问题，若是他们一齐出手，只怕我今夜就得归位了。”

毒儒欧阳善初唯恐外面那些人在这时闯了进来。听燕南翔的口气显然不愿替他阻敌，因而神情显得额外焦急，忙道：“素闻鬼手燕南翔在江湖中与南北双灵都是一时并称的武林绝顶高手，原来竟也如此怕事！”

燕南翔笑道：“你不用激我，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上你这个当。”

毒儒欧阳善初显得十分失望，口气一转，叹道：“你我之间车固然谈不上什么交情，可是我此刻身中奇毒，正在运功疗伤，无法起身应敌，燕兄既是吾道中人，想来总不应该袖手不管！”

燕南翔想了一下点头道：“这话还听得进去，不过我有话说在前面，我燕南翔能有多深的道行，我自己肚里有数，你自己也得赶紧设法。”

毒儒欧阳善初闻言，脸上露出一股怪异的表情，道：“燕兄高义，

欧阳善初终生铭记。”

燕南翔也不多话，重又跃至穴口，凝聚功力，真地有意为欧阳善初力阻强敌。

王一萍觉得燕南翔这人果真不愧是血性汉子，他和毒儒欧阳善初明明没有什么交情，可是一旦允诺下来，纵使是一付千钧重担，也毅然拊了起来。

一片阴影，掠过穴口，使穴中原本微弱的光影更为之一暗。

燕南翔尽量将身子藏在暗影中，背脊贴紧穴壁，气聚双臂，全神以待。

来人掠至穴外，并不急着进来。紧接着又有一缕微风，轻轻掠至。

王一萍心中一紧，知道眼前危机已迫，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摸金色短剑。

片刻之后，突听有人开口道：“不对，老大，洞里面好像有头大牯牛在喘气哩！”

另一人接口道：“老三，管他的，先下去瞧瞧，咱们已经落后了一步，可不能再耽误时间啦！”

一言未毕，一条黑影已疾穿而下。

鬼手燕南翔隐身原处，目光注视穴口，毫无出手之意。

那团黑影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王一萍虽然缺少江湖经验，但也立即听出落下的黑影，触地声音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但绝不会是武林人物施用轻功着地时所发出的声音。

念头才转，突然又是一团黑影，比电还疾，从穴口直掠而下。

鬼手燕南翔单臂扬处，疾发一掌，一股劲疾无比的掌力硬向那团落下的黑影迎去。

那团黑影下落之势奇速，但与燕南翔发出的掌力甫一接触，立即被震得向上倒飞，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哼之声。

毒儒欧阳善初见燕南翔果然遵守诺言，出手替他截击来敌，不觉大放宽心，暂将身外之事抛开，全心全意设法逼出体内巨毒。

那团黑影被燕南翔一掌击回穴外，穴外立即传来一阵骚动。不多一会，有人沉声怒叱道：“何方鼠辈，胆敢隐在暗处，伤我三弟。有种的尽管上来，和我钱江三矮见见真章。”

燕南翔脾气急躁，一听之下，登时气得双目圆睁，大声回骂道：“狗娘养的，你他妈的算是什么东西？大爷就上来，看你们又有什么本领？”

说时贴住穴壁的背心微微一借力，就待穿穴而出。毒儒欧阳善初虽已决定集中心意运功逼毒，但仍分了一分心神，注意着身外的变化。这时见燕南翔仅听了对方一句激将之话，就被激得想要跃出穴去。不由着急地道：“请燕兄暂且忍耐片刻，小弟身上余毒即可逼出。”

燕南翔一想自己既然已经答应替他勉尽守护之责，如果自己一旦到了穴外，被已经来至园中而尚未出手的几名高手缠住，其余的人乘机抢进穴中，说来似乎有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遂勉强抑住心头怒火，仰首对着穴口道：“现在且让你骂个痛快，回头我自会找你算帐。”

毒儒欧阳善初在运功逼毒之际，两度被外界发生的情况惊扰，这时心里愈是想及时将毒逼住，心燥气浮，收效反而更慢。

钱江三矮中的老大张炳南在穴外等了片刻，不见穴内有人上来。但他慑于老三被人家一掌震毙的威势，不敢再度冒险，仍然站在穴外，道：“难道你甘心做缩头乌龟，不敢上来，我就没有办法么？”

燕南翔在这片刻之间，渐将怒火勉强抑住，这时又被张炳南一句“缩头乌龟”勾动怒火。陡地跃近穴口，觑准方位向穴外猛发一掌。

穴外的假山登时被劈碎一大块，化做无数石箭，分向四方激进怒射。

站在穴外的老大张炳南以及老二蔡成章，没有防到这一首，全身都被罩在那一片射势奇劲的石雨之下。幸而两人武功不弱，仓促间发出掌力，拂出击向面门的一片石雨，但足胫一带，仍然被击得生痛。

张炳南想到穴内之人居然能用这种方法，显然心思极为刁钻，而且掌力又强，如果不顾一切，硬往下冲，可能首先要吃上一个大亏，因此更不肯轻易下来。

张炳南本想跃下地穴，替大意送命的三弟报仇，这时自然不得不慎重其事。

燕南翔见穴外人不再喝骂，知道凭适才一掌之威，已将上面的人震住，不敢轻易下来。但他仍全神贯注，不敢丝毫大意。显然穴外来人之中，颇有几位辣手人物，否则燕南翔也不致如此慎重。

穴口又有人向下喝问道：“下面的朋友听着。”

燕南翔听出发话这人已不是张炳南而是塞外仙翁柳无忌，心中不由感到有点踌躇，不回答吧！心里觉得别扭，回答吧，以自己在江湖中的名头，势难再在穴中久留。

燕南翔性子最为急躁，不能受一点气。想来想去，这事只怨毒儒欧阳善初不该死皮活赖连骗带激地教自己替他做这当挡驾的差事，因此气愤地向他斜望了一眼。

谁知他不望还好，这一望之下，便使他又急又气。

原来毒儒欧阳善初虽以用毒驰名，但他在中毒之后，立即察觉所中之毒，远较他自己所用的最剧烈的毒物犹为歹毒，加以事出仓促，根本无法辨识所中之毒毒性如何，因此不敢服用自制的解药，尽快运功相逼，以免延误时间。

以毒儒欧阳善初的功力而论，本不难逐渐将毒逼出，只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已。

可是他一面急于想早点将毒逼出体外，一面又忍不住分心注意穴外动静，心神不能集中，真气岔行，以致浑身僵硬。

燕南翔见状，顾不得是否会有人硬从上面冲下来，轻轻掠至毒儒欧阳善初身旁，右掌贴在欧阳善初背心上，急忙逼过一股真气。

毒儒欧阳善初只感到浑身微微一震，体内真心重又恢复正常，欧阳善初匆匆睁开眼睛，感激地望了燕南翔一眼。赶忙又将眼睛闭上，凝神运功，不敢再分心。

王一萍不待燕南翔吩咐，自动掠至穴下，代替燕南翔尽那守护之职。

这时才不过二更前后，这座一向清静的静园，突然聚焦了不少平日很少在江湖中轻易露面的武林高手。

适才冒然下穴的是钱江三矮中的老三舒林官。钱江三矮在江南水

道人物中颇有声望，如果今夜不是在北京城里，而是在钱江之畔，舒林官的猝被击毙，很可能成为一件哄传一时的大事。

可是今夜静园中任谁的身份名望，似乎都较钱江三矮为高，因此舒林官之死，除了钱江三矮中的老大老二颇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外，其余诸人可说是完全无动于衷。甚至希望除自己而外，其余的人全部像舒林官同样被击毙才好。

这时园中出现了十余人。钱江三矮中的老三舒林官的尸体平放在池畔的草地上，二三十道眼光均投注在舒林官的受伤致命之处。

舒林官的衣服已被人脱下，前胸下塌，显然整付胸骨均被人家一掌击碎。

一个身材高大的头陀道：“看来穴中人掌上功夫颇为不弱，只不知是哪一号人物？”

张炳南看清了舒林官的致命原因，知道纵使合自己和二弟蔡成章两人之力，也毫无报仇之望，可是武林中人讲究的就是义气两字，现在三弟已死，身旁这些人全都拿眼睛瞪着他，他这个做老大的可不能置身事外，牙关一咬，毅然抱起舒林官的尸体，道：“大哥要是不能为你报仇，就和你一并死在穴中吧！”

说完，足尖连点，越过架在池中的一座九曲回桥，轻巧地落在穴口之旁。

王一萍躲在穴下，听见嚟的一声，早已将金色短剑准备妥当。

张炳南左手轻轻搂着舒林官的尸体，挡在胸前，右手紧握着一根惯使的分水刺，身形一掠，径自投入穴口。

王一萍不待张炳南落地，施出“龙形九式”迎了上去。

这“龙形九式”果真神奥无比。张炳南才一入穴，即已瞥见一道金光，裹着一团极淡的身影，陡地从暗处疾飞而出，眨眼间，眼前人影似是由一变二，由二变四.....

张炳南大吃一惊，不知对方施展的究竟是哪一门功夫。惊慌中真气猛沉，想先落到实地上再说。

谁知念头才转，眼前人影突然全部不见，只觉背心一凉，同时觉得有一股温液，顺着脊梁，直流而下。

张炳南抱着舒林官的尸体跃下穴来，原是想利用那具尸体，阻挡对方雄浑的掌力，但哪里料到守在穴下的已不是燕南翔，而是王一萍。王一萍施展的“龙形九式”原是绝顶轻功，张炳南纵使空手而下也未必能逃得开，何况手中还多了一具笨重碍事的尸体。

张炳南受创之后，苦笑一声，放开舒林官的尸体，退后两步，将身子倚在穴壁上。

王一萍手握金剑，望着倚墙而立的张炳南，不知如何是好。

他无法再向一个已经受伤，而又毫无抗颀意图的人下手，可是如果留下这人，事实上又办不到。因为穴外还有许多人会继续下来，自己一面需要监视穴中受伤这人可能会向燕南翔和毒儒欧阳善初下手，一面又需防到穴顶突然会有人下来，一心二用，只怕无力兼顾。张炳南右臂微抬，身子突地向前抢出一步。

王一萍以为张炳南突然出手，本能地微微向后退。不料张炳南身子前后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向前栽倒。

王一萍感到一阵呕心，他想不到杀死一个人竟是这般容易，只不过半个时辰，这座地穴中就已死了三人。

不过，王一萍继而一想，这样倒也省事，自己可以专心一致地防阻从穴顶冲下来的人。

钱江三矮中的老二蔡成章侧耳倾听了一阵，竟未听到穴中有搏斗的声音，情知不妙，但仍大声喊道：“大哥，你怎么啦，可要小弟下来帮忙？”

穴中传出一阵嗡嗡的回响之声，却无张炳南的回答。

一个阴沉尖涩的声音说道：“蔡二当家的，看来你们老大情形有点不妙哩！你就别再踌躇了。万一你也遭到了不幸，我们这些人一定可以为你报仇。”

蔡成章是个直性汉子，而且两位结义兄弟连遭不测，心中又急又乱，根本听不出说话这人是想激他及早送死。反而有了虽死无憾之感，纵至穴边，一掠而下。

王一萍早有准备，“龙形九式”配合金色短剑，不俟蔡成章落地，立即迎了上去。

以王一萍此刻所具的功力，本来不难一举得手。可是王一萍突然想到，那人和自己无仇无怨，实在不忍心下手。因此已经递出的金剑向旁一偏，轻轻拍在那人肩头。

蔡成章一声不响，落在地上，立即向毒儒欧阳善初和燕南翔所在之处扑去。

王一萍心中一急，他倒不怕那人伤了毒儒欧阳善初，而是担心鬼

手燕南翔也为那人所伤。

这人轻功不弱，早已冲至毒儒欧阳善初向前。手中钢刺疾闪，用足全力照准欧阳善初心窝刺去。

王一萍纵使能在这时赶回，只怕也无法防止这一幕钢刺穿心的惨剧。情急之下，将手中金色短剑当做暗器，全力掷出。一溜金光，脱手而出，直奔那人后心。

这原是瞬息间事。谁知就在金剑即将扎中那人后心之际，那人已闷哼一声，身子往后急仰，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金色短剑堪堪自那人胸前擦过，直向毒儒欧阳善初的头上飞去。王一萍当初是救人心急，想不到事情会有这等变化。眼看欧阳善初势将丧命在自己剑下，急得两眼急闭，不敢再看。耳中仿佛听见“噗”的一声轻响，悲叹了一声道：“唉，完了！”

过了片刻，突然想到那人既然避过金剑，必定会继续向燕南翔下手。心中又是一急，赶忙将眼睛睁开。定睛一看，只见毒儒欧阳善初和燕南翔仍然好端端地坐着，只是欧阳善初头上儒冠不知怎地已落在地上。

那人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看样子业已死去。

王一萍绝未想到，只这片刻之间，事情已有了意外的变化，不由站在原地发愣。

原先拿话挤着蔡成章下穴送死的是红旗帮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这时见蔡成章下穴之后，仍是毫无声息，料知已是凶多吉少，遂道：“钱江三矮看来都已赴地府黄泉归位去了，不知哪位愿意再下穴

试试？”三手判官吕无畏问完，隔了半晌，居然并无人应答。因为几位声望高的，顾全身份，不肯太早下穴，同时也知道，下穴愈早，愈是不利，那些功力较差的感到有些胆怯，不敢下去。

三手判官吕无畏游目一扫，冷道：“既然大家都礼让不前，我倒想出了一个主意，咱们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下穴的先后次序，抽着谁就是谁，各安天命，大家认为如何？”

不貳庵主一音大师道：“这办法不错，只不知这签应当如何抽法？”

三手判官吕无畏道：“如果大家都不反对，我就将抽签的方法说出来。”

园中一片沉寂，显然并无人表示异议。

王一萍掩至穴下，听得十分明白，同时心里想道：“这些人既然同时在此时此地出现，显然都是为了穴中财宝而来，只是这些人口音甚杂，并非毒儒欧阳善初所说的北七省武林人物。”

铁腿胡一贯道：“既然大家都无异议，咱们就开始抽定下穴的先后次序吧！”

穴外暂时保持着一片寂静，不过王一萍知道，不消多时，就会有一场更为惨烈拼斗。

王一萍扭头看看毒儒欧阳善初，欧阳善初虽得燕南翔之助，但一时半刻，仍不能将所中之毒逼出，如此看来，片刻之后即将发生的一场拼斗，势必完全由自己单独应付不可，王一萍想到此处，不由感到又是惊喜，又是惶恐。

穴外人声稍静，显然是在抽定下穴的先后次序，这时突然有人一

阵怪笑，高声道：“这倒真像是上苍有意安排，今晚此园高手云集，盛极一时，任谁先下去都比我强，却偏偏让我抓着头笠，也罢，我鲍一鸣再没出息，拼出一条性命，也要下去试上一试。”

一个异常尖涩的声音道：“鲍当家的，你要是不愿意，可以自动放弃，不过，穴中的宝物你也只有袖手瞧瞧的份儿。”

原来那人道：“吕副帮主，您放心，这穴即使是油锅刀山，我鲍一鸣也得闯上一闯，何况只不过是只不敢露面的缩头乌龟。”

鬼手燕南翔最听不得这句话，闻言低声对王一萍道：“娃儿，别客气，给他点苦头吃吃。”

一言未了，一团黑影已自穴顶疾射而下。

王一萍颇想仿照燕南翔的作法，运用掌力，硬将这人硬震回去。

掌力尚未发出，突然想到自己功力，远不及燕南翔来得深厚，单凭一掌之力，能否将那人震弹回去，实在大成问题。

想到此处，不由略感迟疑，就在这时，那人早已飘然落地，同时似已看清燕南翔和欧阳善初存身之地，身形略停，作势欲扑。

王一萍知道毒儒欧阳善初此刻固然是毫无抵抗之力，就连鬼手燕南翔，也因为帮助欧阳善初运功之故，同样无法应敌。如果两人遭受任何伤害，都是自己迟延之误，心中一急，自然而然施出自己最得意的身法，以指代剑，猛向那人扑去。

鲍一鸣全付精神均放在毒儒欧阳善初和鬼手燕南翔两人身上，未曾注意到暗中还藏得有一个王一萍，直到王一萍掠近，方始发觉，身形一塌，一式“风摆残荷”疾向侧旁闪去。

王一萍一上来就施展湘江一龙生平得意绝学“龙形九式”。何况又是全力施为，鲍一鸣身形闪移三尺，脚尖尚未着地，背部重穴已被王一萍点中，哼也未哼一声，就已倒地死去。

王一萍这次得手，根本没有时间容他检视一下鲍一鸣究竟是否是暂时昏倒，抑是已经死去，立刻跃回原来掩身之处。

片刻之后，穴外那尖涩的声音道：“看样子鲍当家的已经在人家才一出手之际，就被制住了。”

王一萍闻言，心中不由一惊，暗道：“这人功力如何？此刻虽然尚无法知道，但他这份单凭些许风声却已察出敌情的能耐，就非常人能及，不知这人究竟是谁？”说话这人乃是这一干人中功力最深的诸葛老妖。

随着红云寨主鲍一鸣下穴的是掣云手陈少白，依次再是赛武侯孔未明，九尾仙龟陆尚年……

这些人武功一个强似一个，而且下穴之后，施展的全是最具威力的看家本领，王一萍必须施展“龙形九式”方足以取敌制胜。

可是“龙形九式”一旦施展开来，最多施用到第四五两式，就已得手。

王一萍使用金色短剑，已一连刺死了几名从穴顶冲下来的高手，听听穴外人声，尚未下穴的人似乎为数尚多，而且就适才已经下穴的几人而论，第一个下来的人武功最差，其后就一个强似一个，如果判断不错的话，此刻留在上面的人，必然都是武功较高之辈。

下穴的次序能抽得如此凑巧，颇足使人称异。

当王一萍用剑刺毙九尾仙龟陆尚年之后，诸葛老妖又道：“刘寨主，这次该轮到你了。”

这人说毕停了片刻，始有一个洪亮的声音道：“哼！哼！今夜园中高手云集，我刘大任可不想献这个丑！”

语毕，一阵清晰脚步声由近而远，显然是那该当下穴之人，自动放弃权利，而且走了开去。

尖涩的声音冷笑了一声，讥讽地道：“刘寨主此举不觉得太谦了么？”

那人一径向前走去，根本不予理会。

王一萍轻舒了一口气，心想无论如何，总算减少了一个对手。

接着另一个操吴侬软语口音的人说道：“想今夜云集在此地的哥们，无一不是身怀绝学的武林高手，若凭真才实学，未见得不如别人，可是人家占尽地势，咱们是下去一个，完蛋一个，这事太不合算，我想咱们还是想个什么办法将穴中人逼将上来。”

这人一言才罢，立即响起一片哄然应诺之声，显然这些人已都没有下穴的勇气。

王一萍心中暗道：“这一下可糟了，如若只是让我守在穴下，占住地形，出其不意地施展‘龙形九式’，还可勉强阻挡一时，但要自己平地上和这许多高手周旋，却是毫无把握。”

王一萍听出说话这人语气十分肯定，生似绝对有把握将自己逼上去似的，不由甚为耽心，因为推测那人想出来的必定是最为恶毒的法子。

燕南翔一眼望见王一萍脸上为难之色，遥遥说道：“娃娃，你别着急，再有片刻时间就可以完事了。”

王一萍闻言，心里自然又宽了一点。

就在这时，一溜火光，自天而降，一大束燃烧着的焦木被人从穴外掷入，落在地上，立刻震散开来。

王一萍双掌连挥，迅即将几段烧燃的焦木全部弄熄。

他这里刚刚将火弄熄，穴口火光一亮，又有好几束燃着的焦木连续投入。

王一萍无暇考虑，身形一飘，绕着十来处火头疾旋一遭，又被他全部弄灭。

以穴外人那些人的身份而论，本不该施出这种无赖手段，这也是因为鬼手燕南翔击毙舒林官的那一掌威势太强，而且王一萍又守在穴下，不肯上去之故，不得已，才想出这么个法子，不过其中功力最高的几人始终静立一旁，只是没有表示反对而已。

动手那些人此刻见火攻无效，也都停下手来。

最先想出施用火攻的人叫做粉面狼陈古应，这人武功倒不怎样，可是为人颇富心机，且钱江三矮连续送命之后，即已悟出红旗帮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提议以抽签方式决定下穴先后次序的阴谋。

陈古应先前有话只敢放在心里，不敢说出，其后，等到南五省黑道有名高手红云寨主鲍一鸣、擎云手陈少白、九尾仙龟陆尚年等人相继入穴，而且也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送命，时间紧迫，方始感到非说不可。

想起再有三人，就要轮到自已，如果到那时再有所表示，难免不会被人目为胆怯，但他知道红旗帮在中原一带势力极大，不便公然开罪，因此拐弯抹角说出了那一番话。

红旗帮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自然明白粉面狼陈古应的心意，因为直到这时为止，已葬送了好几人的性命，却连穴下隐藏着的究竟是何人都无法知道，吕无畏对今夜之事虽早有通盘打算，但此刻也觉得还是先将穴下之人逼出来，看看明白为妙。粉面狼陈古应见火攻无效，眼珠一转，又生一计，轻声向三手判官吕无畏说了几句，吕无畏轻轻点头，陈古应立即从附近弄来一大堆焦木，堆在穴上四周，打燃火折子将焦木全部引燃，俟那堆焦木燃得正旺，突然用水将火淋熄，一股白色浓烟，冲霄而起。

三手判官吕无畏早已招呼铁脚板吴一贯，诸葛老妖分立三方，和陈古应同时运掌，将那一大堆浓烟直冒的焦木，分从四方猛然逼下地穴。

王一萍早在穴底看了半天，猜不透他们究竟是何心意，这时只见穴口光影再暗，一股威势凌厉已极的劲气，直逼而下。

王一萍向旁疾闪，避开来势，只听得哄然一声巨响，那一大堆黑烟滚滚的焦木，挟同一些顺势带下的石块，一齐撞向地面，刹那间，穴中即已布满一层浓雾。

王一萍一时不察，吸入一口，立刻呛得咳嗽不止，他一面强行忍抑，一面挥掌向那些焦木劈去。

这不这样乱劈还好，连劈数掌之后，成堆浓烟直冒的焦木，被王

一萍劈得满处皆是。

偏偏穴中被三手判官吕无畏等人用掌力封死，一点烟气也透不出去。

鬼手燕南翔这时再也忍耐不住，突然离开毒儒欧阳善初，疾向穴口外跃去，同时大声喊道：“娃儿，你快随我上来。”

三手判官吕无畏等人听见燕南翔喊声，知道穴中人果然已无法藏身，准备冲上来，而且冲出来的人不止一个，不由得都凝神戒备。

只见穴下一条人影直窜上来，铁脚板吴一贯首先发出一声大喊，挥掌劈去。三手判官吕无畏及诸葛老妖也在同时发出一掌，只见那人哼也未哼一声，即被击得血肉淋漓，肢分头裂。

众人都觉得事情有点不对，不免微微一愕，一连又是两条人影，从穴下直窜上来，同时有一股绝大的力道，分向四人击去。

穴边四人，以粉面狼陈古应最惨，一下即被震落池中，弄得浑身泥水，三手判官吕无畏和铁脚板胡一贯各退两步，幸亏功力较深，及时稳住身形，始未跌落池中。

诸葛老妖未被震退，但上身也被震得连连晃动。

燕南翔这一手果然将园中所有的人全部震住。

诸葛老妖眯着一双怪眼，连连向鬼手燕南翔打量，表面上神色不动，心中却暗吃一惊。

燕南翔和王一萍两人，一个奇装异服，一个却是长衫飘拂，英挺俊拔，而且手中握着一柄显然锋利已极的金色短剑，像这样两个极不相衬的人站在一起，更令人觉得非比寻常。

燕南翔环视四周一眼，指着王一萍高声道：“诸位看清，这位就是湘江一龙龙灵飞的嫡传弟子，也就是本屋主人，穴中宝物原来属他所有，奉劝诸位乘早打消妄念，否则别说我鬼手燕南翔不答应，就是尚在穴中的毒儒欧阳善初兄也绝不会袖手。”

燕南翔此语一出，除了诸葛老妖等少数几人而外，其余的人莫不讶然失声。

只因湘江一龙龙灵飞、鬼手燕南翔、毒儒欧阳善初这三个人只需任何一人已可使园中诸人感到头痛。

不贰庵主一音大师首先说道：“既然穴中原有主人，又有燕兄和毒儒为他出头，依贫尼看法，今夜之事，最好适可而止，诸位如何决定，不敢勉强，至于贫尼本人，首先请辞。”

一音大师佛袍飘扬，恍如一头灵鹤，在树梢晃得几晃，即已掠出园外。

一音大师这一走，局面急转直下，铁脚板胡一贯和诸葛老妖也有了去意，一来是因为有点惮忌鬼手燕南翔、湘江一龙和毒儒三人名头，二来也是因为他们对穴中财宝并不过份重视，觉得犯不上为此树下三个强敌。

两人略一招呼，也就飘然离去。

俟诸葛老妖和铁脚板胡一贯身形消逝，静园中但闻飒飒飘风，不绝于耳，眨眼间，一干武林健豪纷纷逸走一空。

王一萍起先以为上穴之后，必有一番惊心动魄的拼斗，神情不免略略显得有点紧张，可是事情如此发展，又使他大感意外。

此刻只剩下红旗帮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一人尚未离去，鬼手燕南翔道：“你既然等死，我就乘早打发了你也好。”

一连数掌，势如惊雷，威猛已极，三手判官吕无畏勉强接了两掌，已难支持，只得向后疾跃，退上池岸，心中异常震骇，但仍恃强说道：“哼，姓燕的，我吕无畏暂且告别，可是有人也许并不怕你，待会你就知道。”

燕南翔抓走一把碎石，遥遥掷去，数十道刺耳尖风，直向吕无畏身上击去。

吕无畏随手一拂，将击来石块震落，冷笑一声，径自向园外纵去。

第十四回 救人救彻，但凭高义；知人知面，难知其心

明月在天，清辉匝地，园中迅又恢复原有的宁静。

燕南翔和王一萍重新跃回穴内，燕南翔继续帮助毒儒逼出所中之毒。

照说，这些人纷纷离去，王一萍应当感到如释重负才对，可是，王一萍非但不觉像是松了一口气，反而觉得肩头负担愈来愈重，因为他想到，如果红旗帮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所言并非虚语，来人武功，当是今夜来人中武功最高的人。

果然，王一萍念头才转，只觉穴口光影微微一暗，穴中已多了一人。

王一萍手持金色短剑，悄无声息，施展“龙形九式”身形微闪，金剑已递到那人身后。

那人肩头轻晃，根本看不出他施的是什么身法，已将王一萍递出的金剑让开，单臂徐伸，疾向金剑抓去。

这人手臂看似向前伸出，实则是抓向身后，出手之奇，令王一萍大感骇异，就在这微一疏神之际，金色短剑，竟被那人抓中。

王一萍用劲一挣，居然没能将金剑撤出，那人回过头来，低沉地喝了一声：“撒手！”

王一萍登时感到金色短剑握在手中，重逾千钧，哪里还把持得住。

鬼手燕南翔突在这时挥出一掌，遥向那人劈去。

燕南翔这一掌虽然未施出全力，但那人已不敢轻视，立也挥掌相距。

王一萍觑准时机，再度用劲硬挣，这次居然将金剑夺回。

王一萍夺回金剑之后，并不后退，反而欺身而进，健腕疾翻，径取那人小腹。

这一招王一萍从未施展过，而且也从未见人施展过，在他未曾贴近那人之前，也未想起会用出这么一招，直到身形欺近，方始觉得惟有这样出剑，方可攻击那人最不易防守的地方。

那人轻咦了一声，五指如钩，猛向金剑划去，同时身形暴退，想将王一萍紧缠的身形让开。

这人正是红旗帮帮主凌霄，他的武功路数自成一家，与众不同，功力显然又是绝高，王一萍勉强拆封数招，已感到异常吃力。

红旗帮帮主凌霄是当今之世，知道“秋景山水”下落的少数几人之一，而且是知道“秋景山水”中另有秘密的人，因此匆匆赶来。

王一萍竭尽胸中所学，勉强缠住凌霄，不让他向毒儒及燕南翔身前逼去。

凌霄一连攻出十几招，业已争回机先，但一时半刻却也无法将王一萍击败，斗然间施展出一套怪异掌法，王一萍果然招架不住，连连闪退。

鬼手燕南翔见状，一连发出数掌，遥击红旗帮主凌霄，一来可支援王一萍，不致立即落败，二来也可逼住凌霄，使他无暇向毒儒欧阳善初下手。

毒儒欧阳善初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片刻，突从怀中掏出那卷丝轴，向那人遥遥掷去。

那人身子一掠，伸手接住，呼道：“总算你还识相，本帮主破例手下留情，饶过你们这一次。”

毒儒欧阳善初似乎因为掷出丝轴就已耗尽了全身之力，大喘不已，根本无法答话。

那人接过丝轴，看都不看上一眼，径忘袖中一揣。

毒儒欧阳善初突然精神一振，提高声音道：“凌兄真的如此信得过在下？这幅秘图真假如何，也不查看一下？”

红旗帮主凌霄功力虽高，但对毒儒似乎仍有三分顾虑，他将丝轴接住，而不立刻解开拆看，就是料到毒儒在图内弄了手脚，否则他怎肯轻易将得到手的東西拱手让人。

毒儒欧阳善初这样一说，使红旗帮主顿时觉得非拆开一看不可，但嘴中却道：“欧阳兄大约匆匆拿到这幅地图，尚未来得及拆看，也好，我凌霄如果竟连瞧也不让你瞧上一看，也太显得我过份小器。”

说时，探手入袖，又将那卷丝轴摸出，从从容容地送至毒儒欧阳善初面前摇晃了几下。

毒儒欧阳善初果然不愧身为江湖老手，此刻眼见自己到手之物在毫无抗拒余地的情况之下，拱手让人，而且人家拿在手中，向他示威，居然毫不在意，异常平静地道：“既然我已经自动奉送，看与不看，均是一样，不过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明，这幅‘秋景山水’诚如凌兄所说，到手之后，竟未来得及拆阅，正是因为如此，方奉劝凌兄细察一番，以免为赝品所蔽。”

红旗帮主凌霄道：“欧阳兄一番拳拳盛意，在下心领，这幅秋景

山水，已为武林中带来不少杀孽，现在就又在下手中毁去吧。”

说时，气聚双臂，微微现出吃力的样子，片刻之后，那幅丝轴突然变成一堆粉屑，落在地上。

毒儒欧阳善初心中略感惊骇，明知红旗帮主凌霄用绝顶神功，硬将丝轴震成粉屑，一方面固然是在炫耀自己的功力，一方面也是想借自己传语出去，以便使一干有心夺取“秋景山水”的人，乘早打断念头，心中暗哼了一声。

红旗帮主凌霄毁去“秋景山水”立刻向穴外退去，毒儒俟凌霄去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居然从地上缓缓立了起来。毒儒欧阳善初站起之后，燕南翔也霍地立起，脸上颇不高兴，因为他觉得显然受了毒儒之骗，他体内之毒早已逼出，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因此极为不悦地哼了一声。

毒儒欧阳善初冷冷地向燕南翔道：“我因为潜心研究天下各种奇毒之性的原故，对于真正武学，反多荒疏。十多年前，我已非燕兄敌手。时至今日，功力相去自是更远，不过……”

毒儒欧阳善初说到此处，突然一顿，脸上闪过一缕得意之色，望着燕南翔续道：“不过，以我用毒之精，颇能补我功力之不足。而且每每能于神鬼不觉之际，暗操胜算。”

燕南翔不明白毒儒欧阳善初说这话的真正含意，因此愕愕地望着欧阳善初。

王一萍觉得这毒儒欧阳善初方自死里逃生又自诩用毒之精，似乎根本忘了先前连他自己也几乎中毒而死的情形，不由失声而笑。

毒儒欧阳善初面色一冷：

“也许两位认为我欧阳善初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两位可以运气试上一试，就知在下并非虚语。”

燕南翔和王一萍两人同时听出毒儒欧阳善初的意思，好像是说已在自己身上弄了手脚。燕南翔因为自恃，毫不在意。

王一萍对于此事却毫无把握，想试试毒儒欧阳善初这话究竟是否可靠，暗中略一运气，果然觉得一丝阴寒之气，从玉阙穴中冲出，而且因为运气的原故，迅即走遍全身。

王一萍绝想不到毒儒欧阳善初用毒之技竟然如此高妙。自己根本想不出来是在何时中的毒，而且也不明白他为甚要向自己下手，因此极为震骇。

毒儒欧阳善初只当做一件极其稀松的事，因此丝毫不感到得意。

燕南翔突然一个急闪，欺进欧阳善初。中食两指比电还急，早已戳在欧阳善初的廉谦穴，气吼吼地喝道：“你这是存心找死。”

鬼手燕南翔所施的身法神奥已极。就算毒儒欧阳善初在正常状态之下，也很难闪让得开，何况此刻正值运功逼毒之后，真力耗损颇巨的时候。

不过，毒儒欧阳善初似是早已料到燕南翔必然会有此一举，而且自知无法闪躲，因此毫无闪避之意，极其平静地道：“燕兄请不必急躁，我欧阳善初在江湖中虽然以毒驰名，然而对于恩怨两字，却也分得十分清楚。这位少侠中毒之事，并非我安心如此。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可是我此刻已经指明，燕兄此刻总该明白我的意思。”

鬼手燕南翔呆呆想了一阵，摇头道：“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毒儒欧阳善初扬首冷冷一笑道：“燕兄若说不懂，这话似觉太谦。

哦！或许是因为燕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不注意这些事情，甚至不屑于关心这种事情。不过我曾注意到，这位老弟武功与我已在伯仲之间，但江湖经验尚差，而且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何时中毒这一点上看来，他对于江湖中的种种鬼蜮伎俩，根本茫无所知，我向他指明这一点，目的就在告诉他涉身江湖，并非仅仅恃仗胸中武学，就可大胆乱闯。也许凭白丢了一条性命，还不知道是什么原故呢！”

燕南翔被毒儒欧阳善初这一番话说得迷迷糊糊，似乎觉得他说得颇有道理，但又觉得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王一萍倒是颇为相信了毒儒欧阳善初的话。不但不介怀自己身上所中之毒，反而向欧阳善初施礼道：“多谢前辈训示。”

燕南翔两指始终虚点在欧阳善初的廉谦穴上，毫不敢松，问道：“那么，他身上中的毒又当如何？”

毒儒欧阳善初道：“当然我会设法替他解去所中之毒。”

燕南翔这次逼着王一萍来到北京，唯一的目的是在找到湘江一龙龙灵飞，再和他印证一次武学。

他始终认定王一萍在黄山所说，湘江一龙龙灵飞已死的话是假。因此，一旦证实湘江一龙果然早在十年以前就已撒手人寰，当真又是悔恨，又是惋惜。

他这十多年来的苦心等待，一旦成空，简直是伤透了心，因此在湘江一龙墓前，反而一滴眼泪也未流下。不过从那时开始，他又将全

付希望放在王一萍身上。

如果王一萍有甚意外，势必害他抱憾终身，因此对毒儒哪肯放松半点。

怒道：“你赶快将解药拿出来，否则，任你怎么说，我也不会相信。”

毒儒欧阳善初缓缓说道：“不瞒你说，我所炼得毒药虽多，但没有一样配有解药的。必须由我口授一种特殊运气的方法，运功逼出。不过，各种解药均有不同的运气方法。如果一时自恃内功深厚，不但无法逼出体内所中之毒，反而因为运气之故，将所中之毒，导引全身。这也是我何以能在五毒之中占居首位的原因之一。”

燕南翔道：“我管你用什么方法，反正你替他解了身上的毒就行。”

毒儒欧阳善初向王一萍道：“你先将全部真力引向四肢，然后收回，三度收放之后，再使真力溯脉而上，达于紫府即可。”

王一萍觉得毒儒欧阳善初所说的方法，与寻常一般运气之法大相违背，不觉略感迟疑。

毒儒欧阳善初见王一萍脸上现出迟疑之色，微觉不快地道：“难道你竟信不过我么？唉，这也难怪，谁叫我有了这个毒儒之名，不要说你啦，就说普天之下，能够信得过我的人只怕难得找出一个两个，不过，你大约总也看见，燕兄的两指始终点在我的廉谦穴上，片刻也未曾移开过。”

燕南翔想了一下，道：“小哥儿，你就照他所说的话试上一试。他若敢弄鬼，我立刻要他见阎王。”

毒儒欧阳善初不再多话，似是等待王一萍照他所说运气之法，自行逼出所中之毒。

王一萍突然想到毒儒欧阳善初先前说到自己中毒之时，并非单单指自己一人，似乎鬼手燕南翔也被他弄了手脚，因此说道：“老前辈，你！”

鬼手燕南翔道：“你放心，想我燕南翔还不致中了他的道儿，你不要管我，还是早点照他所说的方法试上一试。”

王一萍也自想到，自己功力较鬼手燕南翔相去甚远，自然容易着了别人的道儿，想过之后，立即按照毒儒所说之法，运动真气。不多一会，竟是面白唇青，险象频现。

燕南翔眼见王一萍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对，不由疑心大起。指下微一用力，喝问道：“欧阳善初，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毒儒欧阳善初目光扫过面青唇紫、冷汗淋漓的王一萍，得意地轻笑了一声，却不回答。

鬼手燕南翔这时似也知道仍然上了毒儒欧阳善初的当，气愤之下，手下不由又多用了一分力。

毒儒欧阳善初显然有点承受不住。面色渐现苍白，但仍镇定地道：“燕兄难道不想这位小老弟逼去身上所中之毒么？我欧阳善初生平最不喜欢这般受制于人的情况之下行事。你乘早将手拿开，否则，我宁愿与他同归于尽。”

这句话正击中燕南翔要害。鬼手燕南翔心想，反正以自己之力，足有把握制服得了欧阳善初，他已打定主意，只要王一萍发生任何不

幸，立将毒儒击毙掌下。因此轻轻将始终虚点在欧阳善初廉谦穴上的手指移开。

毒儒欧阳善初横跨两步，距离燕南翔稍远，站定之后，并无动手之意。

燕南翔两眼通红，瞪视着毒儒欧阳善初，数十年精纯功力，凝聚双臂。

鬼手燕南翔愈是着急，毒儒欧阳善初却愈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燕南翔性子急躁，哪里忍耐得住，怒喝道：“你还不赶快想办法？”

毒儒欧阳善初平静地道：“我不是已经告诉他解毒的方法了么？”

鬼手燕南翔掠至穴下，咬紧牙关，恨道：“好。”

毒儒欧阳善初只不答。

约莫过了顿饭时间，王一萍的脸色又逐渐恢复正常。

燕南翔直到这时，始渐为宽心。

毒儒欧阳善初，冷冷地道：“燕兄，你现在总可相信，小弟适才所说并非虚语了吧。”

鬼手燕南翔被毒儒作弄得怒火直冒，毒儒欧阳善初突然现出一脸肃容，缓缓说道：“两位虽然未必是心甘情愿地相助于我，但我的确全凭两位之力，逃脱一场大难。我欧阳善初最不喜欢积欠人情，让我想想该用什么方法补报两位一番。”

王一萍从地上缓缓站起，接口道：“急人之难，乃是吾人份内之事，你若谈到补报两字，确是愧不敢当的。”

鬼手燕南翔突然转怒为喜道：“你适才连番戏弄于我，这笔账咱

们也不算了，你说要补报，我看也免了。我只向你打听一个人的下落。”

毒儒欧阳善初知道，像燕南翔这等人物，想要打听的人必非寻常之辈，遂道：“燕兄且请说出来听听，也许小弟知道。”

燕南翔道：“我想向你打听活神农孔方中的真确下落。”

燕南翔一言未了，毒儒欧阳善初突然放声长笑。燕南翔被他笑得莫明其妙，两眼连翻，愣愣地望着毒儒欧阳善初。

毒儒欧阳善初笑罢，道：“这时倒还真巧得紧哩！”

鬼手燕南翔急忙问道：“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毒儒欧阳善初将首连点道：“知道，知道，当然知道。活神农孔方中隐居之地不但小弟我知道，武林之中，不知道的人倒还不多呢。”

燕南翔脸孔一板，道：“胡说，你大约总还记得，在圣僧天心临死之前，天下武林几乎全体出动，结果仍未找到他，你现在如此说法，不明明是瞎扯么？”

毒儒欧阳善初笑道：“燕兄这话果真不错，记得十数年前，确有此事，不过……燕兄难道真的不知道，活神农孔方中现今的居处，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么？”

燕南翔哪肯相信，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毒儒欧阳善初连被燕南翔喝骂了几次，心头不禁微愠，脸色微变道：“难道燕兄一点耳闻也不曾有么？”

燕南翔见毒儒欧阳善初面色严肃，不像是在胡诌，遂道：“我要知道也不用问你了。”

毒儒欧阳善初道：“活神农孔方中已在长白天池公然露面，并且

扬言拥有三大神药，准备待价而沽哩！”

燕南翔怀疑地道：“竟有这等事情？”

毒儒欧阳善初道：“这消息传出大约已近一月左右，活神农孔方中妙绝岐黄，几色秘制的灵药，不但功能再造，如是武林中人获得，更有意想不到之功效，因此武林中，一干蛰居多年的老家伙均已纷纷出山，燕兄适才亲眼所见的一幕不是千真万确的么？”

鬼手燕南翔兴奋地道：“这么说来，这消息是靠得住的啰！”

毒儒欧阳善初诡谲地一笑，道：“消息固然是千真万确，可是燕兄想要得到孔方中的那几种灵药，多少还得花点功夫才行。”

燕南翔问道：“这又是什么原故，你一并说出来吧！”

毒儒欧阳善初道：“既然我已经告诉你一个开头，就将我所知全部告诉你吧！不瞒你说，在传闻中，活神农孔方中所拥有的几味灵药，早已成为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物，不过因为活神农孔方中居处隐蔽，无人能知。而且他本人武功亦复不俗，软讨硬取，都不一定能够如愿。”

燕南翔一旁听得直点头，这些事情他早已知道。毒儒欧阳善初续道：“可是这一次孔方中已扬言天下，愿意将三味珍药售给出价最高的人，现金交易，绝不赊欠。”

燕南翔闻言，呆了一呆，笑道：“哈哈，这我倒有办法。”

毒儒欧阳善初冷笑一声，道：“燕兄且慢得意，小弟尚有话说！”

燕南翔道：“嗯？你还有甚话要说？”

毒儒欧阳善初道：“燕兄是否怀疑到，孔方中竟肯公然露面，将

几味稀世灵药公然求售另有秘密？”

燕南翔早已感到事有可疑。因此呆呆地望着欧阳善初，静等他继续往下说去。

毒儒欧阳善初道：“这事知道的人极少，红旗帮主凌霄便是其中之一。现在他已抢先一步赶去。不过我有把握可以赶到他前面。至于燕兄么，咱们不妨以此戏斗一次，看谁能先得到活神农孔方手中的灵药。”

燕南翔待毒儒欧阳善初语音才落，也不追问孔方中公然求售灵药另有什么秘密，一拉王一萍，就向园外纵去。毒儒欧阳善初蓦地拦在两人身前，得意地道：“燕兄既然有意，小弟至感荣幸，不过，燕兄已中了我生平最得意的‘三阴尸毒’，看来须让我抢先一步了。”

语音未落，人已向墙外掠去。

鬼手燕南翔见了毒儒临走时脸上神色，心中大感迟疑，他久闻‘三尸阴毒’可说是天下巨毒之最，禁不住暗暗运气一试。

燕南翔才一运气，立即感到体内有了异样的感觉。不禁又惊又怒。

须知像鬼手燕南翔这等人物，平日自视极高。对于毒儒欧阳善初这一类不凭真实武学，专仗施毒技俩，在江湖中成名立万的朋友，根本未曾看在眼里。

此刻察觉已在不知不觉之间着了人家的道儿，哪得不气，当下大声怒喊道：“欧阳老贼，老子下次遇见你，非宰了你不可。”

王一萍耽心地道：“哦？老前辈也中了他的暗算？该不碍事吧！”

燕南翔沉默一下，摸出一把丸药塞在嘴中，嚼碎吞下道：“不要

紧，不要紧。我自有办法。不过关外我可不能去了，你一个人先去，半年之后，我自会前来找你。如果我到时不来就是因为毒未去掉，你务必设法弄得孔方中的灵药，前来黄山，相助于我。”

第十五回 横阻地堑，群豪束手；凌空飞度，生死一线

王一萍目送燕南翔匆匆离去。遂也急遽掠出院墙，但突然想到地穴中遍地全是奇毒龙珠。如果有人误打误闯，来到穴中，岂不白白送掉一条性命，因此重又折回弄来几块巨石块，将穴口封死，并在最下面的一块巨石上用手指划下“内有巨毒，慎防不测”八字。

王一萍将一切弄妥，已仔细察看了一遍，那几块巨石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寻常人根本搬它不动。但王一萍仍然觉得不放心，又去弄了许多泥土填在石缝中，这才飘然离去。

王一萍原以为陪着燕南翔跑一趟北京以后，却可无拘无束。不想这事又旁生枝节，说不得又要仆仆风尘，往关外跑上一趟。

这一天，已自来到古北口。

古北口与山海关同为中原通往关外的两大关隘。王一萍明知从北京前往关外，取道山海关路途较近。但他走了一天，发现路上武林人物极多，而且都是向关外赶去。为了避免麻烦，不惜多走些冤枉路，改道古北口。

果然一路走来，十分清静，但自过了赤峰之后，情形又大不同。满脸风尘的武林健者三五一拨，不时从后面赶上，这些人全部均以健马代步。纵鞍疾驰，绝尘而去，只有王一萍一人是安步当车，而且是以寻常步行的速度缓缓而行。

这些人无一不是武林健者，目光何等锐利。一眼就已看出王一萍外貌看来固然像是一介文士，但断定他绝不是寻常人物，因此在赶过王一萍的时候，莫不用怀疑的眼光，向王一萍扭首而视。

王一萍神色依然自若，连正眼也不屑向那些人望上一眼，依然昂视阔步缓缓前行。

一连翻过几座山头，看看时已当午，王一萍觉得身上有点燥热，同时腹中也感到微微有点饥饿。正巧前面不远，一株大树下搭着一座卖吃食的草篷子。遂微微将脚步加快了些，径向草篷走去。

草篷中共有四五付座头，只有最靠里面的一张白木桌子上坐着一个女子，背对门外，无法看清她的面目。

王一萍撩起长衫，才要跨步而入。突然察觉一缕劲风从身后疾击而至。

王一萍打从走出古北口开始，发现武林人物突然增多，而且都是快马加鞭，急着赶路，沿途即十分小心。声音才入耳，身子早已微微闪开。只见一溜银线，比电还急，堪堪从腰旁擦过，“夺”的一声，钉在草篷前面的木柱之上。同时有人阴阳怪气地遥遥喝道：“兀那混球，招子也不放亮一点，这是什么地方？也容得你乱闯？”

王一萍这时已经看清，适才从自己腰际擦过的原是一只巧小的银镖。银镖尾部拖着一条闪亮丝线，绷得笔直，正巧将入篷必经之路拦住。

王一萍心头微愠，暗道：“说话这人是谁，怎地这等冒失，如果不是自己闪让得快，岂不吃他这一镖打中。”

同时想到这座草篷既然是搭在路旁做生意的，旁人能够进去，自己当然也可以进去，用得着旁人横加阻扰？

想到这两点，不但觉得此人有点多管闲事，而且是蛮不讲理，决

心给他一点难堪。一式“潜龙在涧”越过横阻在身前的那条丝绳，疾向草篷中掠去。

但闻身后有人怒叱一声，丝绳一闪，钉在木柱上的银镖突然弹跳而起，直向王一萍胁下击来。

王一萍心中暗暗吃了一惊，没有想到那人能用这种手法攻敌。

急忙又向斜里一闪。

那枚银镖宛似活物一般，竟能跟踪追击，而且速度奇快，这时已自距离王一萍胁下不远。

王一萍觉得这人也未免欺人太甚，疾伸两指，照准银镖猛然弹去。

王一萍业已运足指力，而且又是出其不意地弹去，那枚银镖立被震得向斜里疾弹开去。但一片庞大的身影，从草篷前不远的另一株大树后升起，恍如一头巨鹰，直向王一萍立身之处罩来。

王一萍觉得这人强横无礼，分明是有意找碴儿来的，自己如果过份容让，反而显得懦弱。因此不待那人落下，身形一晃，飘风也似掠出草篷，同时大声问道：“朋友，有话咱们外边谈。”

那人轻功颇为不弱。猛然发觉王一萍掠出草篷，双掌猛地向前一推，巨大的身影立刻折向王一萍掠落之处。

这人身躯高大，神态威猛。这时已盛怒已极，看来犹觉气势逼人。

那人落地之后，立即踏前三步，双掌微错，正待向王一萍扑去。哪知在草篷内的女子突然发话道：“查老二，你省点力气吧！看情形黑龙沟免不了有一场苦战，到时候总够你折腾的就是。”

老人闻言，怒气略略抑平，但仍指着王一萍大声说道：“黑姑娘，

这小子明明看见咱们的符记钉在大门上，就该远远避开。可是他竟敢硬往里面直闯。撇开这个不说。我查二猛子放镖警告他，他也置之不理。姑娘您量大，不屑于跟他计较，我查二猛子可忍不下这口气，好歹我得称称他的斤两。”

那女子始终背对门外坐着，叹了口气道：“查老二，我说你已经这样大的年岁了，干吗还那么大的火气，你也不瞧瞧，人家总共能有多大年岁，而且又像是一位初出道的朋友，也许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江湖中还有一个黑堡哩，当然，咱们堡里的信符，他更是从未见过，你怎能随便责怪别人？”

王一萍不知那女子所说的黑堡是个什么地方，也未看见信符，闻言立道：“这位姑娘料得不错，在下的确没有听人说过贵堡，更不认识贵堡的信符了，冒闯人内，还望姑娘明鉴。”

那女子道：“查老二，你听听，你若是糊里糊涂地伤了别人，该有点说不过吧？我看还是让人家走吧！”

这女子看来年纪不大，说话语气也不严厉，但那老人显然不敢不从，大声道：“去！去！黑姑娘今天大发慈悲，算你走运，你不乘早滚蛋，还在此捱个什么劲？”

王一萍觉得这事说什么也不能算自己的错，何用什么白姑娘黑姑娘发什么慈悲。可是为了眼前省点事情，也不再作争论，立即转身离去。

才只走出几步，突又听那女子道：“查老二，你去请那位相公回来。”

王一萍闻言一愣，心里暗道：“难道她已改变了主意不成？”但仍继续前行，并不停步，查猛嘎声嗅气地道：“喂，小子，咱家姑娘着你回来。”

王一萍装着没有听见，继续向前走去。

查猛浓眉一耸，怒道：“你这可是成心想找麻烦。”

王一萍看不惯查猛那付老气横秋、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已打定主意，只要查猛真的赶上来，决心和他较量一番。

查猛见王一萍居然大摇大摆地继续向前走去，毫不理睬，果然大怒，健步如飞，从后赶了上来。

王一萍蓦地停下脚步，急快地旋转身子。那柄金色短剑不知何时已自撤在手中。

查猛没有想到王一萍居然会抢先撤出兵刃，一怔之后，立刻哈哈大笑道：“好，好，看样子你是存心想找我黑堡的麻烦来的！我查二猛子少不得陪你走上几招！”

说时，头上白发刷的一声向上飞起。一双巨掌微微一错，排山倒海般向前推去。

王一萍见查猛用空手发掌，只得急忙将金剑收起，用八成真力，发掌相迎。

眼看着两人这一掌即将激撞在一起。突然一条人影斜里疾掠而至。王一萍与查猛同时感到一股极大的潜力，硬将自己所发出的掌力逼回，人也跟着向后退出一步。

王一萍气走下盘，稳住身形。一面举眼向那人望去，意外地发现

这位功力显然绝高的人竟然是在草篷中的女子。

那女子轻描淡写地将两人分开，平静地道：“查老二，我是要你请这位相公回来，不是要你向他递爪子。”

查猛对这女子似乎有点畏惧，语气已变得较为温和，但仍然辩道：“黑姑娘，这你可不能肘子往外弯，尽帮着人家说话。你虽然远远望着，大概你也不致于没有瞧见，他适才不是先向我亮家伙的么？”

那女子两眼一瞪，自有一股威严。查猛虽忍着一口气，退后两步，不敢再辩。

那女子瞪退查猛之后，扭首向生一萍道：“不知这位相公肯否赏光至草篷中小憩片刻，小女子有数言相询。”

王一萍想不出什么理由加以拒绝，同时又觉得这女子知情识礼，也许只是问点不关紧要的事情，不会有什么麻烦。

查猛立在一旁，显得极为诧异地道：“黑姑娘，你！”

那女子秀目一扫，冷冷地道：“你给我少说几句成不成？”

查猛一赌气，回身便走。回到草篷左侧的那株大树后。

那女子看在眼里，只是淡然一笑。随即斜伸玉臂，道了声：“请！”

王一萍迈开脚步，折向草篷走去。那女子跟在王一萍身后，进了草篷。待王一萍落坐之后，立即问道：“敢问相公此行，可是为了活神农孔方中的三味稀世灵药么？”

王一萍未曾料到那女子竟会开门见山地这样问法，不由微微一愣，但立即点了点头。

查猛坐在树下，遥遥唾道：“哼，凭你也配？”

那女子脸色一整，高声道：“本姑娘与贵客酬答，查老二不得无礼！”

王一萍一时弄不明白两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好奇地扭头回望，只见查猛脸孔铁青，眼睛瞪得老大，气鼓鼓地坐在树后。心中也不气了，反而觉得这人有点好笑。

那女子又道：“既然如此，相公必然已经知道活神农孔方中隐居之地，或是已经得到那幅‘秋景山水’图？”

王一萍觉得无论是回答知道，或是不知道，都不合式。因此索性闭嘴不答，只是十分神秘地微微一笑。

那女子也不追问，这时适有三匹健马，疾奔而至。看他们的意思，仿佛是想到草篷中来略事休息。可是及至冲到门前，不知何故，突又纵鞍而去。临去之时，均在马上微一欠身，神情又是惊惶又有恭谨，又是诧异。

那女子目送那三匹健马离去：“何苦这么性急巴巴地赶着去送死。”

说完，又回过头对王一萍道：“你比他们全都高明，安步当车，不慌不忙。可是仍然嫌快了一点，最好——”

一言未了，只听得查猛高声急嚷道：“黑姑娘，黑姑娘——”

那女子神色依然，平静地道：“查老二，你给我安静点好不好？干吗那么沉不住气。”

接着又对王一萍说道：“最好，你先听我说一个故事，然后再决定究竟应该兼程赶往，或是……”

查猛这时已来到草篷外，指着大山深处，急躁地道：“黑姑娘，

你赶紧出来瞧吧，七心魔君的催命焰火已经升上半天，我们此刻赶去，只怕已经嫌太迟了。”

那女子对查猛的话根本不予理会！凝思了片刻，微启樱唇，缓缓说道：“说起来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对异姓金兰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最初，彼此均未察觉，可是到了最后，双方面均已察觉，可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已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女子，明知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场悲剧，然而谁也把持不了自己。

“那个做哥哥的究竟年岁大些，自断情丝，毅然出走，行前曾经留下一封信，希望他的拜弟和那女子及早成为连理。他虽然远赴荒域，只要得着他们业已婚娶的音讯，定会自动回来。

“直到这时，那女子方始发觉，在这一对异性金兰中，她还是更爱那位哥哥的，因此，那位弟弟一再向她苦求，她非但不肯答应，并且逼着那位做弟弟的亲自出外寻找。

“一晃就是十年。始终没有音讯。

“在这十年，那做弟弟的对她尽是热爱不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总算答应了婚事。

“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黑珠。就在黑珠弥月的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名怪客，顷刻之间，就将这一对夫妇杀死，正待再杀黑珠，以便斩草除根，救星自天而降。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这个孤雏。不过他自己也中了剧毒。如果找不着活神农孔方中，最多只能有二十年的活命。这人自然就是那位做哥哥的。

“他中毒之后，毫不在意。反而一心一意地抚养那位孤女二十年

为一日，那个孤女已经长大，并且尽得那人一身武学，但是他自己却因毒性渐发，常日卧病，请问您若是这位孤女，在得知唯一救星从向无人知的隐居之处突然公然露面，您将如何做？”

王一萍心中已渐明白，眼前这位女子就是她口中所说的黑珠；可是那守在草篷外的高大老人查猛又是她的什么人？

黑珠用她那一双黑白分明，清莹异常的明眸注定王一萍，不再言语。

显然已将想说的话说完，正在等待王一萍的回复。

王一萍早已被这令人柔肠寸断，荡气回肠，既壮烈，又凄艳的故事深深感动，低着头，默默无语。

黑珠殷切地注视着王一萍，又道：“你现在是否已经有了决定，能不能告诉我？”

王一萍毅然地道：“我非去不可！”

黑珠丝毫不觉意外，徐道：“自然，我早就想到你既然已经来到关外，绝无退缩之理，可惜的是，我们此刻相对而坐，侃侃而谈。待会儿出了这座草篷，立即成为誓不两立的敌人，除非——”

王一萍知道她在“除非”两字之后想说的是什么，坚定地摇了摇头。

黑珠微叹了口气，道：“那么相公请上路吧，我不再耽搁你！”

王一萍问道：“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

黑珠转身过去，不再理睬。

查猛大声道：“小子赶紧上路吧，七心魔君已在前面等着超渡你

哩！”

王一萍微微一笑，跨出草篷，仍然缓步而行，直向大山深处走去。

山中一处断涧之前，混集着好几十人。这些人大都是从王一萍身后赶去的。

这条断涧之前，宽约二十余丈。涧岸两侧各留有一处明显的桥墩。可是桥身却已不知去向。

这些人神色凝重，聚说纷纷，正在争论桥身何以突然不见的原故。

这数十人全是中原一带的武林健者。仅有少数儿人面目显得异常陌生。不过从他们举止之间，可以看出本身功力俱都不弱。

这些人大部份俱不相识。但都马不停蹄地赶来此地，显然为了一桩极不寻常的事。

这些人在涧边争论了一阵，哄声越大，显然毫无结果。

这条断涧宽逾二十丈，任凭你轻功再好，也无法凌空飞渡。而这些人争论的，显然是如何渡过断涧。

其中一位手持银鞭的五旬男子突然高声说道：“诸位，依在下看法，这涧上本来有桥，但不知何故，突然被人毁去。如果动手这人的心意，竟和守在山海关的那位一般无二。咱们可说是已经身陷绝境了。”

说话这人是银鞭震中原谢雨华。他在中原一带，声望颇隆，因此他这大声一呼，大家都静下来听着。听他说到后面两句，很多人均是相顾失色。

其中有两个面貌酷似，衣着也完全一样的壮年汉子，神色紧张匆匆从人堆中退出，跨上坐马，显然是要向来路退去。

两人这一番动作，使得另外几个胆子较小的人也都向他们学样，纷纷跨上自己坐骑，准备离去。

那些留在涧边不走的人，脸上均露出鄙夷之色。但他们心中何尝又没有这种念头。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突道：“我倒想出一个办法，不过诸位是否均能办到，可不敢说。只看各人功夫练得如何了。”

众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闻言纷纷扭头向说话的那人望去，原来说话这人是著名女侠飞燕王玖。

王玖见了大家脸上神情，也不说话，先从怀中掏出二条丝绳，结在一起，足足有二十多丈。丝绳前端是一只百炼钢抓。众人一见，自然明白她的心意。

飞燕王玖目光一扫，停在素以腕力驰名的暗器高手高清身上，道：“敢烦高大侠代为一掷，务须抓紧对岸岩石。”

高清身为一代暗器名手，闻言走上几步，接过飞抓。觑准对岸一块坚石，奋力一掷，但见一溜银光，脱手飞起，擦的一声，钢爪已经抓中对岸岩石。

飞燕王玖在附近弄了一截树枝，削去枝叶，剩下一段光树干子，握在手上，道：“我这渡涧的方法，相信不说各位也都明白。现在我先走过去。诸位不怕送命的，尽管跟着过来就是。”语毕，足尖一点，人已上了丝绳。

飞燕王玖先在丝绳上站了一阵，两手平持树枝，注定前方，一寸一寸地开始向前移去。涧边看着的人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但此刻

一个个都是紧张已极，王玖每向前移出一寸，他们的心跳也跟着加速一分。

过了顿饭时间，王玖尚只走到一半。

涧风阵阵，吹得丝绳不断飘荡。高清拉着丝绳这一端，不敢十分用力，以防对岸钢爪抓得不够深，会突然松脱。

每当丝绳摇晃得厉害的时候，王玖必须停止前进。如此停停行行，竟然又被她走出两丈多远。

不知何故，一股突如其来的怪风从涧底陡地升起，王玖身子向旁一倾，几乎翻落下去。大伙儿只觉一颗迸跳不已的心几乎要从嘴里跳了出来。幸而飞燕王玖轻功极佳，人又沉着，居然从万分惊险中使急遽晃动的身形逐渐稳定下来。

就在这时，一串金光，疾逾怒矢，从涧底直飞而上，看那去势，分明是向丝绳撞去。涧边诸人一眼瞥见，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第十六回 涧阔风高，心摇目眩；肢残体裂，神飞魄散

守在涧边的高清，一见那溜金光，立即大声喊道：“女侠留神！”

一面抖手打出自己仗以成名的独门暗器——“苦心莲”。

高清手法既奇，出手又快，那缕从涧下疾射而上的金光立被撞落。

兄燕王玖手持横木，心神专注，施展轻功，踩着那条不过比普通麻绳稍粗一点的丝绳，在横渡这百仞深涧，不要说从涧底疾射而上的那缕金光，就连高清的一声大喝，居然也未听见。

拥立涧边的武林诸豪，甫为她耽完心事，又不禁为她超人一等的镇定而喝起彩来。

飞燕王玖在众人未曾注意的当儿，突然双腿连换，向前疾移数步，已将到达丝绳全长的中间。

就在这时，点点金光，突又从涧底再次生起，为数既多，来势似较前一次更为激劲。

高清神情大为紧张，因为他目力超人，在金光才一出现之际，就已看出这二次击来的金丸，为数之多，远超过自己囊中所有的暗器。纵使自己施出“漫天花雨”的无上手法，以一击一，仍然会有许多金丸直射上来。但他不能说因为有此顾虑，而不勉强一试。高清一面将囊中暗器悉数摸出，一面喊道：“涧下有人埋伏，姑娘

能进则进，否则请赶快退回来，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语音甫落，那群金丸已升至距离飞燕王玖足下不足两丈之处。

高清运尽目力，觑准那些击往王玖身上和那根丝绳的金丸，单掌扬处，只见十数枚各式各样的暗器，比电还疾，直向那群金丸中投去。

一阵叮当之声过后，高清身上所有的暗器，连同一些被击得改变形状的金丸，殒星一般，纷纷向涧底飞泻下去。

但仍有几粒金丸直冲而上，不过因为准头稍差，飞燕王玖和她脚下那根赖以保命的丝绳幸告无恙。

拥立涧边的数十人，无一不是胸怀绝学的人物，而且其中不乏施放暗器的能手。“漫天花雨”手法，在暗器手法中固然算是相当高明，可是毕竟尚谈不到登峰造极。可是适才高清所施的“漫天花雨”，却令涧边诸人见了莫不叹服。

因为普通施用这种手法，所用的暗器，必须大小重量完全一致，否则必然失去准头。而高清适才打出的那群暗器，镖、丸、箭、弹无所不有，结果仍能准头极足，没有一件暗器落空，的确是闻所未闻。

高清二次救了王玖，心想如果涧下埋伏的人再射出第三批金丸，自己毫无办法可想，迟疑了一下，遂道：“王姑娘，依我看你还是先退回来吧！”

飞燕王玖这次却听见了，显得十分迷惑地道：“你是说要我退回来？那又是为了什么？”

站在众人后面的阴风秀士黎敖突然想到万一飞燕王玖过涧之后，将丝绳弄断，留在涧岸这边的人岂不是个也休想过去。因此斗然越过众人，来到高清身旁，大声道：“要你回来，你就回来，哪来那么多废话？”

阴风秀士黎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使涧边诸人大为不解，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

王玖自然也感到不解，迟疑地道：“为什么一定要我回来？”

阴风秀士黎敖被王玖这样一问，觉得自己心中的怀疑难以出口。因此嘴唇虽然不停撇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高清道：“王姑娘，涧底埋伏得有人，适才已二度发射暗器，均被我代你挡去。不过我身边所携暗器业已用罄。如果再有暗器射来，我高清可是无能为力了。”

飞燕王玖根本不知适才发生之事。微一低头向涧底探视了一眼，但见百丈下的涧底是一条激流。涧中有许多矗立的巉石，涧水冲过巉石，发出一片震耳的洪洪之声，和满涧的浊浪。却未看见半点人影。因此对高清所说的话难免有所怀疑。

飞燕王玖静立绳上，想了一想，突道：“哦，是了，你们大约是耽心我过涧之后，弄断丝绳，使你们全都无法过来，是也不是？”涧边诸人，除了阴风秀士黎敖而外，的确都没有这种想法。这时飞燕王玖说了出来，都觉得何以事先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事情已到此地步，很难想出一个万全的防止之法。

阴风秀士黎敖道：“既然你这么说，为什么还不退回来？”

飞燕王玖吃了一惊，她没有想到阴风秀士果然已生下这种疑心。如果他因为心中生疑而突下煞手，自己人在丝绳之上，一点闪躲抗拒之力都没有。

可是王玖表面上镇定异常，缓道：“照说，这办法既是我想出来的，如果让我先过去，也难怪你们会生出疑心。不过我最初仍是一番好意。唯恐你们粗心大意，凭白送掉一条性命。因此不惜冒死一试。

现在既然你们已不相信我，我倒有一个办法。

阴风秀士黎敖好似生怕飞燕王玖当真会像飞燕一般，凌空虚渡而过似的，大声道：“就算你有办法也等回到这边来再说。”

飞燕王玖冷笑了一声道：“这位朋友敢情是在开玩笑不成？你话说的固然轻松，但你自信能办得到么？”

涧边诸人觉得飞燕王玖说得不错。想要走过这条又细又软，而且又在涧风吹拂之下摇摆不定的丝绳已是千难万难，何况是要往回倒？

银鞭侠吴坚道：“王姑娘，你就站在那儿说吧！”

说毕，上前几步，到了阴风秀士身旁。他一来是防止阴风秀士黎敖会突然向飞燕王玖下手，二来也是为了防止可能从涧底第三度射上来的金丸。

银鞭侠吴坚已看出高清身边已无暗器，而自己对暗器一道，浸淫多年，必要时可以助王玖一臂之力。

飞燕王玖道：“要我退回来事实上办不到。不过你们可以公推一个可以相信得过的人，和我一并过去，事情不就结了？”

王坎此语一出，涧边诸人莫不齐感犹豫。这些人略一考虑，都觉得王坎所说的果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是推选谁呢？

彼此相对而视，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这才发觉任谁也不敢相信。

涧底但闻水声洪发，竟然再没有金丸射上来。

飞燕王玖见涧边诸人迟疑不决，催道：“喂，快一点好不好^你别小觑了这条丝绳，只要轻功勉强过得去的人，上来十个八个，一点关

系也没有。问题只在对岸那只钢爪抓得够不够紧。不过，我想大家既已来到此地，应当早已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

高清突道：“在下提议请黎兄和王姑娘一并过去。”

大家正在为难之际，因为彼此都觉得让谁去都靠不住。而这种赌命的玩意，谁也不愿自告奋勇。高清的提议，大家立即应声附合。

阴风秀士黎敖干笑连声，真是有苦说不出。

飞燕王玖道：“恭喜阁下，事不宜缓，就请阁下上来吧！”

明风秀士黎敖心中自然明白众人心意，遂道：“承蒙诸位抬爱，小弟实感万分荣幸，不过小弟自觉武功太差，不足以担当诸位所托。”

银鞭侠吴坚道：“黎兄何必自谦如此，有咱们大伙儿在涧边为两位助威掠阵，尽可放心上去。”

吴坚一语将阴风秀士黎敖提醒，忙道：“黎敖纵使坠下深涧，粉身碎骨，亦当勉力一试，不过涧底暗伏，似乎应当及早除去为妙。”

高清道：“黎兄不必再推三阻四，你且想想清楚。如果真的派人下去，咱们照顾不及，岂不等于自行送死？”

阴风秀士黎敖见所有的眼光全都盯视在他身上，知道这次弄巧反拙。暗中一咬牙，道：“高兄休要误会，以为小弟胆怯不敢过去。既然高兄如此说法，如果我再拖延，别人可能以为真的被高兄料中。”

语毕，走到高清身侧，微一凝神，腾身上了丝绳。那条丝绳仅仅向下微沉。高清也觉得手中所增加的重量极其有限，仿佛不过只有四两重。

飞燕王玖微微扭回头来，看清阴风秀士竟然两手空空，不禁连声

说道：“你这样不行。赶快也去弄一段树枝来。”

阴风秀士黎敖在丝绳上试了一下，觉得只要涧下暗伏的人所发金丸能有人代为阻挡，不难从绳上走过。遂道：“女侠好意，在下心领。你等我移近你之后，咱们就可并肩齐进了。”

说毕，又扭头向紧握丝绳的高清，以及涧边那些武林健者，道：“请诸位代为监视涧底埋伏的人。”

银鞭侠微感不悦地道：“你放心就是。”

阴风秀士黎敖已看出大家对他均已暗感不满。反正这次来到关外，谁都豁出了一条性命，何必那么看不开？何况阴风秀士上了丝绳之后，突然已有了一个主意。只要计划能够成功，今天能够到达彼岸的恐怕只有他阴风秀士一人，因此，反而暗感得意地道：“放心，放心，小弟自然放心。”

说完，左右足尖交替移动，逐尺向前移去，速度居然不慢。

飞燕不用回头，仅凭足下所起的那种轻微感觉，即已知道阴风秀士黎敖正逐渐向她接近。

王玖并未如阴风秀士所料，准备一旦获登彼岸，立即弄断丝绳，使其余人一个也休想过来。因此大大方方地稳立原处，静心等候。

阴风秀士黎敖开头移动甚快，及至移出三丈光景，速度立即慢了下来。下身虽然钉在丝绳上分纹不动，可是上身已在微微摇晃。

涧底浊流澎湃，声势惊人，扰人心意，幸而这时并无金丸射上，黎敖尽可全神贯注，逐步向王玖移近。

飞燕王玖在丝绳上已站立了不少时候，而且已开口说了许多话，

原先提聚的一口真气已渐杂而不纯。依她自己估计，如果不再耽搁，勉强可到达对岸，好在阴风秀士黎敖业已登上丝绳，自己只要走得不快，应当不会再生出疑心。

王玖才向前移动了几寸，阴风秀士黎敖立即感到脚下那根丝绳摇晃得十分厉害，几乎有点立身不住。阴风秀士黎敖只当飞燕王玖有意如此，立道：“你要是安下什么鬼主意，留神我手中的暗青子。至多我黎某人和你同归于尽。”

飞燕王玖微微一呆之后已经猜出是怎么回事。遂又停止下来，并且说道：“谁要你自恃轻功佳妙，不肯听我的话。这条丝绳并没有什么其它的巧妙，只要你我步伐一致，仍然和平常情况没有两样，如果步伐不一致的话，就会觉得摇摆得特别厉害，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感到如此，在我也是一样。”

阴风秀士黎敖道：“不管你怎么说，你等我赶上来再说。”阴风秀士黎敖认为适才丝绳所发生的那一阵异乎寻常的摇晃，是飞燕王玖有心弄的，因此越发认定飞燕王玖心中有鬼。

飞燕王玖可无法多等，仍然继续向前移去。不过移动的速度十分缓慢，以便阴风秀士能逐渐赶上来。

阴风秀士黎敖心中暗藏阴谋，不过因为此刻距离涧岸太近，事有不便。因此手中暗器准备停当，一面瞄准王玖动作。王玖动左脚，他也动左脚。王玖动右脚，他也动右脚。这样试走了几步，果然觉得丝绳摇晃的情形已较前次减少了许多。

两人一前一后，一慢一快。不多一会，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由八丈，

七丈……终于只剩下了三丈。

飞燕王玖早已越过丝绳中间，而且又向前移出两三丈光景。阴风秀士黎敖也到达丝绳五分之二的地方。

涧底金光一闪，又有十八粒金丸疾升而起。

阴风秀士黎敖一眼瞥见，竟然沉不住气，突然足尖用力，向前跃进七尺。

他这一跃不打紧，飞燕王玖却几乎因此送命。因为阴风秀士黎敖的一跃，完全出人意料。那根丝绳富有弹性，又是紧紧绷着。阴风秀士黎敖的突然一跃，丝绳一松一弛，竟将飞燕王玖高高弹起。

涧边诸人齐声惊呼，都认为这一下飞燕王玖算是完蛋了。

谁知飞燕王玖轻功惊人，而且沉着异常。当她人被弹入半空之际，涧底那十八粒金丸已自击到。而且有一粒竟是笔直向她射到。

王玖觑得清切，并不闪避。反而伸出足尖，向那金丸踩去。

足丸相触，王玖就借那些微之力，急速地换了一口真气，然后轻巧异常地重又落回丝绳之上。

阴风秀士黎敖向前疾跃了七尺，闪过了一部份金丸。可是暗伏涧底发射金丸的人早已算定绳上人想要闪躲开去，只有向前跃出，或是向后反纵，不可能向左右闪避，因此在发射金丸之初，即已将阴风秀士黎敖可能闪避的方位料定。十八粒金丸分成三拨，以阴风秀士黎敖为准，共为前、中、后三路。因此仍然有两粒照直向阴风秀士黎敖疾射而来。

这次，站在润边的银鞭侠吴坚其他诸人出手均迟。尤其是高清，

因为他身边暗器业已用尽，是以闲着的那条右臂，一动也未动。

阴风秀士觑得清切，见两粒金丸已距离身下不远，重施故技，陡地又向前一跃。

飞燕王玖在第一次被弹人半空，因为事出意外，一心只想如何重新落回丝绳，以免坠下深涧，跌得粉身碎骨。

可是及至真地落回丝绳之后，突又觉得有点后悔。因为她已发觉，以适才被弹起的高度而论，想要向前大大方方地斜飘数丈，绝非难事。

飞燕王玖虽然想出这一办法，然而时机不再。她心中异常懊悔，不知何时才能有第二次的机会。

适在这时，阴风秀士黎敖突又二度前跃。

飞燕王玖心中大喜。只要自己做得不太露形，别人绝难看出。因此乘着身子被震得将起未起之际，暗中又提了一口真气。

阴风秀士黎敖这次仅向前跃了四尺不到。飞燕王玖所受到的弹力应当较前次为小。可是她的身子依然被弹得老高，甚至较前次更高出一些。

飞燕王玖故意惊呼了一声。半空中连换几个身形，斜斜向前飘落。

王坎此举可说大胆已极，因为不绝而来的润风很大，很可能将王玖的身子向斜里吹出一些，再说那条摇摆不定的丝绳实在太细，想要落在上面，也是难上加难。

可是飞燕王玖轻功造诣果真不凡。在别人眼中，只见王玖人在空中，已现出慌乱之态，分明是感到危急当头之故。

王玖身子落在与丝绳平齐的时候，足尖一探，适有一阵润风吹过，

丝绳倏地向旁飘出些许，王玖一脚踩空，整个身子眼看着即将向下坠去。

涧边诸人齐又暴喊，认定飞燕王玖这一次万无幸理。

高清本可立即牵动丝绳，也许尚有一线希望，可是他立又想到，自己这一动，飞燕王玖是否能够得救，并无把握。而阴风秀士黎敖势必被晃下涧去。因此心中实在决定不下。

适在此时，阴风秀士黎敖身躯摇晃了一下。足尖向旁一扭，足下丝绳自然跟着向相反的方向移过少许。

说险也是真险，说巧也是真巧。飞燕王玖眼看着那将踏空的那只右足，突然又踩中丝绳。

涧边诸人，尤其是高清，均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飞燕王玖自己也在心中叫了一声：“真险！”

她叫险的原因，并非是说差一点落下涧去。而是说险些儿因为情势所逼，露出另一种从未施展过的骇世惊俗的绝代轻功。

她打从心底有点感激阴风秀士黎敖。否则她不可能轻易向前跃近数丈之遥。

阴风秀士黎敖本来距离飞燕王玖已只三四丈光景，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突又增为七丈。

飞燕王玖背对阴风秀士黎敖而立。虽然看不见后面，可是她可以从足下感觉到阴风秀士黎敖仍然站在原处，并未向前移动。因而催道：“喂，你快一点好不好？”

阴风秀士黎敖心中颇为着急，因为如果双方距离太远，他的阴谋

即无法成功。而以他的轻功造诣，可也不许他在丝绳上站得太久。

始终摇摆不定的丝绳突然绷得笔直，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涧风竟然停息。阴风秀士黎敖一见，立即大声道：“请诸位留神涧底金丸，小弟这就冒险抢进。”

设若没有风吹，丝绳保持平稳，走起来就跟寻常江湖卖解的女子走钢索差不多，只是下临深涧，看起来令人有点目怵心惊而已。

以阴风秀士黎敖的轻功造诣而论，踩着丝绳横渡断涧，并非难事。十丈距离，眨眼间即将走完，涧底也未见再有金丸射来，事情顺利得令人殊觉意外。

阴风秀士黎敖心中得意之极，真恨不得放心大笑几声才好。嘴唇连动，但终于强行忍住。

他微微一挥衣袖，一只装有机簧的黑色圆筒已滑在手中。这只黑筒外貌看来虽不起眼，可是如果认识的人一眼瞥见，必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这只黑筒正是昔年绿林王仗以成名，震慑武林的独门暗器——鬼见愁。

阴风秀士黎敖打开机簧拇指按着簧钮，道：“好了，咱们开始前进吧！”

飞燕王玖听见身后“擦”地轻响了一声，顿时疑心大起，她想到阴风秀士黎敖必然又在弄鬼。可是她绝想不到，自己的性命已捏在人家手中。

飞燕王玖这时距离对岸只不过四五丈光景，自问足有把握渡过，因此故示大方地道：“我现在就开始，你可照准我的步子走，以免又

疑心我暗中捣鬼。”

阴风秀士黎敖闷哼一声，并不回答。

飞燕王玖说罢，果然又向前移动，同时嘴中慢慢地数着。

阴风秀士黎敖跟着向前走出十来步，脸上闪过一丝阴笑！压低嗓门道：“你仔细听着，千万不要惊慌。此刻我手中握有一筒绿林王震慑武林霸道已极的鬼见愁，你的小命已捏在我的手中。哪怕你功力再深，也绝无闪脱的可能。可是我可不愿意你丧命在我手中，因此，我觉得你不妨假装一时大意，失足跌下深涧……”

当飞燕王玖听阴风秀士黎敖提到绿林王三字时，的确猛吃一惊，身形也顿时现出不稳之态。可是她立即又恢复镇定。她不敢断定阴风秀士黎敖此刻手中是否真如他口中所言，持有绿林王成名暗器——鬼见愁。但她至少可以确定，黎敖手中必然持有一种装有机簧的暗器。而且这种暗器的威力，足以取自己的性命，否则黎敖的口气不可能如此肯定。

但她胸有成竹，轻声反问道：“如果我不照你的话做，你又待怎样？”

黎敖闻言微微一呆，哼道：“你大约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不妨回过头来瞧瞧，就可知道我并未扯谎，飞燕王玖并不回头，反而坚决地道：“你放心，我绝不自动跳下去。因为你根本不会发出暗器。”

阴风秀士黎敖目露凶光，他没有想到飞燕王玖居然不受恐吓。那么，势必逼得自己下手不可。但他想到一旦发出暗器，涧边诸人将如何对付自己？想到此处，顿觉此事确宜慎重，那只虚压在机簧下的拇

指，一点力道也不敢用。

飞燕王玖见身后并无动静，平静地道：“你高兴如何就如何，尽管放手去做，谁也无法干涉你。不过我现在又要开始向前走了。”

说完，果真又逐步向前移动。她走得十分稳重，但也走得甚慢。

阴风秀士黎敖咬了咬牙，他既然已下定决心，自然不容飞燕王玖走到对岸。闷声道：“你再敢前移出三步，我就不顾一切发射暗器了

飞燕王玖一面以原来速度向前移动，一面说道：“我不是说过，你高兴怎样就怎样，不过你别忘了在你身后的那些人，也许他们并不真的完全相信你，你的一举一动，以及你心中阴谋，早已落在他们眼中。”

阴风秀士黎敖心中大为犹豫，他知道飞燕王玖的猜测绝对不错，如果自己率尔出手，飞燕王玖固然万无生理，可是自己也终难逃一死。

但阴风秀士黎敖道：“哼，纵然事情果真如你所料，你也比我早死一步。”

在这段时间中，飞燕王玖又向前移出七八尺远，并且继续向前走去，毫无停止之意。

阴风秀士黎敖无法再忍，乘着涧底所伏的人，一无动静之际，向前赶了几步。压着机簧的拇指微一用力，但闻卡擦一声轻响，一蓬长只半寸，细若牛毛，范围遍罩一丈左右的乌芒箭雨，脱手而起。

飞燕王玖看来态度悠闲，仿佛认定阴风秀士黎敖为了顾惜自己的性命，不致于孤注一掷。但实际上她的全付精力全都注意身后。

那声轻微的卡擦之声才入耳，肩头一矮，整个身子斜躺下去，

仅用足尖勾住丝绳。王玖应变奇速，堪堪将一片乌芒悉数避过。

阴风秀士黎敖一击不中，心中极为惊惶，他哪敢在原处停留，双足疾换，极快地向对岸冲去。

直到此时，站在涧岸这边的许多武林健者方始省悟阴风秀士黎敖的真实心意，纷纷打出暗器，追击黎敖。

高清身边虽无暗器，可是他手中却握着丝绳的尽端。只须他潜运真力，定可将阴风秀士震落涧底。

当他念头才转，还未动手，阴风秀士黎敖突然自绳上跃起，向涧岸掠去。

高清见状，大为懊悔。如果自己提早一瞬时间动手，也许不致被阴风秀士黎敖越过断涧。

高清没有再往下想，而且适才那种追悔的感觉也已消失了，因为他已想到此刻正以一只足尖倒挂在丝绳上的飞燕王玖。

突然，就在飞爪抓中的那边岩石下面大约一丈之处，一片岩面猛地向外迸裂，一条人影从那突然现出的石洞中疾飞而起，直向阴风秀士黎敖撞去。

阴风秀士黎敖在半空中连换两个身法，斜里落向涧岸。

那条人影来势比箭还疾，堪堪撞及阴风秀士黎敖。

阴风秀士黎敖早在岩壁爆烈时，听见那阵声音，就已发现，同时也看见那人笔直向他撞来。无奈他经过二度转换身法之后，真气不匀。再想闪避，业已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眨眼间，那条人影已撞上阴风秀士黎敖，但闻一声极凄厉的惨号之声，阴风秀士黎敖的躯体，连同

一片腥风血雨，直向涧底坠去。

那人身形微一停留，居然再又向上斜升，轻轻地落向涧岸。

守在涧岸这边的武林诸人均已看清，阴风秀士黎敖是被人家抓裂胸腹而死。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最初的一刹那，高清等人莫不为阴风秀士黎敖死状之惨，以及那位显然早已隐伏在此的神秘人物感到既惊又骇。

但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另一种惊诧得无以复加的感觉所冲淡。

原来那人飘落涧岸之后，突又全力一跃，纵向半空。这人跃得又高又远，看来仿佛是想跃过涧来。

银鞭侠等人见状，不约而同地纷纷向四周散开。只有高清一人，因为飞燕王玖的一条性命还操在他手中，无法和其他诸人一并向后闪退。

那人跃入半空，突然一个大翻滚，身子倏地向下滑飞回来。

高清距离岸边最近，看清那人志在飞燕王玖。不过他觉得有点诧异，那人如果想取飞燕王玖的命，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消伸手将飞抓拔松，或者施发暗器，飞燕王玖绝无幸理，根本用不着费上这么多的手脚。除非是那人有心向涧边这些人炫露他超绝的轻功，高清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高清突然想到，莫非那人是要用杀死阴风秀士黎敖同样的手法来对付飞燕王玖？

高清想到黎敖死状之惨，混身不禁为之一震。那人已在这时掠近

飞燕王玖身旁。

飞燕王玖眼见那人疾掠而至，很想及时翻上丝绳，可是她想到如果自己这样做，至多能翻上丝绳，但却没有时间防止那人。

飞燕王玖也已想到，那人目的一定是想抓裂自己胸腹，与其翻上丝绳，然后被那人活生生抓死，倒不如干脆倒吊着不动，伺机来个同归于尽。

那人速度之快，远在飞燕王玖想像之上。她这里念头才罢，尚未来得及准备，那人已自掠近。果然是伸出右臂直向她胸前抓来。

飞燕王玖毫无考虑余地，也不管准头如何，极其匆忙地发出一蓬暗器，同时吸腹弓身，双手疾取那人小腹之旁两处致命死穴。两只足尖从丝绳松开急向那人头顶及太阳穴踢去。飞燕王玖功力不弱，而且又是存下同归于尽的念头，因此两手两足，只要有一处得手，都足以制那人的死命。

至于她发出的那蓬暗器，准头果然偏右了一点，但那人半个身子仍然在那片暗器笼罩之下。

这样说来，那人实际同时受到三种攻击。任何武林高手，要想轻易闪躲开去，只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是在空中，闪折不便。

高清看得清切，心想飞燕王玖这一下大约是真要完蛋了，不过她比起阴风秀士黎敖来，总算较为合算，因为好歹她可捞回本钱。

飞燕王玖自己也觉得同时分从四个不同方位取敌的这一煞着，至少有一两处可以击中。自己纵然被那人抓裂胸膛而死，总算捞回了本钱。

那人身子突然一侧，首先避开那蓬暗器，同时探臂直伸，在飞燕王玖手脚尚未沾及他身上以前，点中王玖穴道，势子丝毫不觉停滞，竟然飘回他最初出现的那座石洞。然后仅用只手双足，施用游龙术，贴壁而上，眨眼间又已翻上涧岸 D

高清手中仍然牵着那根丝绳，心里只感到一阵阵地发凉，只因他看出那人功力之深，远在自己之上。如果他守定对岸不去，谁也不用想飞渡此涧。

站在涧岸上的武林诸豪，心中何尝不也这样想着，因此齐都向对涧那人细细打量，只见那人身高七尺，但却长得骨瘦如柴，两肩顶着一袭宽大异常的葛衫，在风中不住地飘动。两条又干又黑的细腿露在外面，形状十分奇特。

高清等人满面惊疑，细细地打量着那人。

那人双目微阖，寒光似箭，直看得众人打从脊梁升起一股砭骨寒意。

那人目光越过众人身后，遥遥发话道：“十八名高手听着，这些人但凡有敢不服老夫之命者，可发金丸吓阻，但却不得伤及要害。

涧边诸豪闻声四顾，不由全是一呆。

第十七回 前有凶魔，后有煞神；彩焰追魂，金丸夺命

原来众人只注意到对涧那位长相奇陋，而功力显然绝高的神秘人物，不知何时，竟被十八名手持金色强胎硬弓的壮汉掩至身后。

高清一见那金色硬弓，突然想起这些金色强弓的主人是谁。不由脸色大变。

奇陋怪人目光犀利，隔着那条宽达二十丈的深涧，冷冷向众人扫视了一眼，道：“你们不是想尽办法，定要渡过此涧么？现在你们就开始，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从这条丝绳上渡过，老夫就手下开恩，让你们再多活些时候。”

那神秘怪客不但神态冷傲，而且言辞也十分托大，仿佛涧岸这边这数十人的性命，他均可予取予求，对于他所说的话，毫无违抗的余地。

金刀李小黑在黄河一带颇具声望，此次来到关外，目的只在瞻仰一下活神农孔方中的真实面目，并无争夺孔方中所宣布的那三味灵药之意。这时眼见对岸这人功力既高，而且心意难明！从丝绳上渡过深涧，已经不是一桩易事。如果那人口是心非，到时候真要有谁渡了过去，乘着尚未落地之际，突下煞手，岂不白白送掉一条性命？

金刀李小黑既然无意争夺那三味灵药，因而心中渐萌退志。悄然从人丛中退出，向来路走去。

谁知才只迈出一步，突闻一声劲啸，划空而至。

金刀李小黑明明听出啸声尚在数丈之外，但见眼前金光一闪，紧跟着右肩一阵钻心剧痛，那条使用了数十年，未曾片刻离身的金色单

刀也扑的一声落在地上。

众人闻声回顾，只见李小黑手扶右肩，满脸神情痛苦，已经猜出是怎么回事，以李小黑的功力，尚且难逃那十八名蒙面壮汉的金弓，那么对涧那位神秘怪客功力之深可想而知。

神秘怪客冷笑一声，道：“我好心放你们一条生路，谁知你们偏生不知好歹！说不得只好多费我一番手脚了。”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个七色彩球，擎在手中，眼光露出一股森冷杀意，道：“既然你们都是在江湖中混过的，想来应当听说过我手中之物。”

一言未毕，那只彩球已被重重掷在地上。但闻一声爆响，七溜黑烟，冲霄而起，一直冲上一百余丈，又有一阵密爆之声。这时天心突现奇景，红、黄、蓝、黑、青、橙、紫，七团彩烟，稳悬半空。任那天风劲拂，既不动，也不飘散，生似空中原本就有这七团彩焰。

高清早已猜出对涧是位什么样的人，这时见到那七团彩焰，并不太感意外。

可是涧岸边的数十人，其中大半听说过，数十年前江湖中出现了一位心狠手辣，武功奇高的七心魔君。这人不但武功绝高，而且杀心特重。那七团彩焰就是他决心大开杀戒的信号，只要他掷出这团彩焰，不但当场的人无一能逃活命，就是附近数十里之内，曾经看见过这七团彩焰的人，只要他听见一点讯息，哪怕是天涯海角，也一定要将那入毙在掌下。

武林之中，一干自命名门正派人物，好几次联手约斗七心魔君洪

炎，结果每一次都是全体丧命，并无一次例外。

可是在南北双灵失踪的前几年，七心魔君即未在江湖中露面，关于他的生死，猜测颇多，不料此时此地，突又在此地出现。

七心魔君洪炎惻然道：“今天老夫虽然已经掷出催命符，可是我适才许下的诺言仍然有效，你们乘早拿定主意，不要捱时间。”

七心魔君洪炎目光向人丛中一扫，向一个奇伟男子道：“老夫想借你腰上的软剑一用。”这人是西北道上有名的铁塔胡西伦。练就一身惊人外功，偏偏却施用全凭内力的软剑。

他人长得异常高大，剑是缠在腰间，又站在人丛当中，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七心魔君却径自开口向他借剑。

铁塔胡西伦心中大为惊骇，不知七心魔君何以知他腰间缠有一柄软剑。但他仍然解下腰间软剑。

七心魔君道：“你将剑插在地上，只准插入地面一寸二分。并且剑刃对准丝绳。然后将丝绳的那一端缠在剑柄上！剑是向你借的，就让你占点便宜，你可以占先一步，试着从丝绳上走过来。”

铁塔胡西伦早已听说七心魔君的凶名，因此对他所说的话可是半点也不敢违背。乖乖地将那柄从腰间解下的软剑，插在高清脚旁。

高清倒也乖巧，立即动手将丝绳缚在剑柄上。

七心魔君洪炎隔着深涧向那剑身一瞄，冷道：“怎么多插下去了三分。”

铁塔胡西伦惊得脸色惨变，原来铁塔胡西伦自知当前唯一生路是设法从丝绳上渡过。可是自己轻功火候不足，因此在动手插剑时稍稍

多插了一点，但也只敢多插了三分，唯恐被七心魔君看出。

铁塔胡西伦战战兢兢，将剑身拔起三分，插入涧岸中的剑刃果真只剩下一寸二分，胡西伦神色紧张地望了七心魔君一眼。

那柄软剑仅插入涧岸一寸二分自然不能算深，不过大凡轻功练到相当火候的人，只须稍稍借到一点力量，即可凌空飞渡。

可惜铁塔胡西伦插剑的时候不该多插了三分。七心魔君虽然没有因为他胆敢欺骗，而将他立即毙在掌下，但却命他将剑拔起三分。这一下可害苦了铁塔胡西伦。

铁塔胡西伦尚未纵上丝绳！那柄因为略略向上提起而显得有点松动的软剑，已被那风中飘拂不定的丝绳带得摇摇欲倒。

铁塔胡西伦见了，哪里还敢上去。

七心魔君隔涧催道：“老夫已一再開恩，你若再要多所延捱，坐失良机，可不能怨老夫下手太辣。”

铁塔胡西伦犹豫了一下，突然一个反纵，倒跃七尺。足尖才一沾地，跟着又是一连几个纵跃，已经距离那十八名作半环形的蒙面壮汉身前不远。双掌连发，人也惊飙一般，硬从两名蒙面壮汉中间冲过。

铁塔胡西伦志在逃命，这一连串的动作快速无比。

七心魔君洪炎脸色更冷，大声喝道：“十八名弓手注意，俟该逃犯逃出十丈时，神弓齐发，只许断他的双手双足，以儆效尤。”

十八名蒙面壮汉闻声，一齐转过身来，将弓拉满，人人眼光一齐投注在狂奔逃命的铁塔胡西伦身上。

铁塔胡西伦一心只想逃命，隐隐约约听见七心魔君在大声呼喝，

却未听清他说些什么，脚下加劲，眨眼间已掠出数丈。

堪堪掠至十丈，十八名蒙面壮汉齐一动作，只听得“铮”的一声，十八粒金丸破空生啸，疾若殒星，一齐向铁塔胡西伦追击而去。

铁塔胡西伦听见脑后厉声大作，立知不妙，肩头一塌，似是想向一旁滚让开去。饶他动作再快，一群金丸，疾逾流星，分别击至铁塔胡西伦身上。

铁塔胡西伦两臂两肩各中四弹，竟被击断。两足也被另外两弹击去。

十八名弓手腕力之强，眼神之准，果然将少数几个并未听说过七心魔君洪炎的人震住。

铁塔胡西伦痛得倒地乱滚，偏生伤的都不是致命要害，因此尽管痛得他浑身颤抖，惨号连连，一时却不致送命。

七心魔君洪炎冷笑一声，道：“你们还捱个什么劲？该谁上谁就上吧。”

高清早已得到七心魔君洪炎允许，可继铁塔胡西伦之后，首先试行渡涧。因此不待七心魔君再次出声招呼，早已暗中调摄，准备冒死一试。

七心魔君洪炎这人武功之高，还在其次，最厉害的是他心思缜密。他早已看出铁塔胡西伦轻功有限，那柄入地仅只一寸二分的软剑极可能在胡西伦的脚下松倒。到那时，他自可托言绳桥已毁，强逼对涧众人跃过涧来。

以七心魔君本身功力，也未必能够轻易跃过此涧，何况对涧那些

人，功力远在七心魔君之下。要他们凭空跃过二十丈深涧，不啻要他们挟泰山以超北海，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做到。

高清开始时走得甚稳，速度也不太慢。但到了距离涧岸三丈光景的地方，停歇了许久的涧风突又刮来，丝绳开始向左右摇荡。高清前进的速度遂跟着减慢下来。

七心魔君洪炎隔空遥道：“喂，朋友，能否安然渡过此涧，全凭天意，可是你速度慢下来，准会摔下涧去。”

高清明知七心魔君洪炎说的全是实话。如果减慢速度，提聚的一口真气势必无法支持自己到达对岸。可是此刻如想倒退回去，事实上也是绝无可能。因此暗中一咬牙根，毅然往前移动。

勉强向前移出两步，丝绳摆动得更厉害！站在涧岸上屏息静观的众人全都明白，纵使高清能将身子钉在丝绳之上，但却无法使插在地上的软剑不致松脱。

其实，高清本人何尝不明白，他早已察觉足下的那条丝绳已根本无法吃力，自己的一条性命恰如风中残烛，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可能。可是如果在丝绳上犹豫不前，或者妄想后退，依然是死路一条，倒不如硬往前闯，也许还有一丝生机。

因此，尽管知道向前一步，不啻接近鬼门关一步，仍然增快速度，向前疾移。

高清的身子在丝绳上左右摇摆，钉在丝绳上的两足，也显得摇晃不定。

站在涧岸上屏息而视的武林诸豪心中都有同一感觉，高清最多能

再向前移出一丈，必定会落下涧去。

果然，高清又向前移出数步，腰间仿佛被人重击了一下，急遽地往右一折，一声失魂悲叫，直向百仞深涧坠去。

众人明知高清难逃厄运，但却觉得他失足落下时的情状十分古怪，不由暗生疑心。

七心魔君洪炎催道：“快，快，老夫可没有时间在此多捱。”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妇人从人丛后面挤身而出，道：“待老身冒死一试。”

这人是南五省有名的飞贼飞天母夜叉曾玉娘。她的一身轻功确已练得出神入化。既然她肯挺身一试，证明从丝绳上飞渡深涧，并非绝无可能。

有人暗中默祷，希望飞天母夜叉曾玉娘能够平安渡过此涧。

飞天母夜叉曾玉娘已是将近六旬的人，飞纵之际，仍然身轻如燕。

可是飞天母夜叉曾玉娘只不过走过七八丈光景，也像高清一样，突然摔下涧去。

继飞天母夜叉曾玉娘上绳一试的是九华山巧云庵的白云师太。

但人并未走出多远，即和高清同一命运。

银鞭侠吴坚已注意到在高清、飞天母夜叉曾玉娘和白云师太等人失足跌下之前，七心魔君洪炎右手中食两指似在有意无意之间轻弹了一下，而绳上人即在此时莫名其妙地落下涧去。

银鞭侠吴坚虽然发现了这桩秘密，但因看出七心魔君洪炎虽有弹指的举动，却无任何暗器发出，因此不敢断定三人的无故失足，究竟

是否七心魔君洪炎暗中弄的手脚。

一连三名武林健者丧生涧底，使其余那些有心冒险一试的人大感心悸。可是他们想起传闻中七心魔君洪炎处置那些违背命令的人，手段之惨，令人胆寒心战，又不敢稍存半点逃脱之意。

银鞭侠吴坚走近丝绳，意态轩昂地道：“洪兄——”

一言未了，七心魔君洪炎浓眉一刷，怒叱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和我称兄道弟。”

银鞭侠吴坚愣了一下，他决心为站在自己身后的数十名武林同道请命，因此强自接受七心魔君的羞辱，改口道：“如果我们愿意自行退回，发誓不再参加天池之事，不知神君能否网开一面，放过我们。”

七心魔君洪炎鄙夷笑道：“老夫生平最看不惯这等摇尾乞怜的人。况且今朝之事，一旦传扬开去，你们也不见得着脸偷生于世。所以说不如还是光棍一点为妙。”

七心魔君说完，两眼向上一翻，表示他心意已决，绝无商谈余地。

银鞭侠吴坚暗一咬牙，心道：“反正是难逃一死，倒不如冒险一试。”

心念动处，蓦地一弯腰身，捞住那根丝绳，往回一带。银鞭侠吴坚的意思，显然是想夺下这根丝绳，七心魔君功力再高，也不可能凌空渡过二十余丈的深涧。那么，凭自己这一干人，对付那十八名弓手，应当绰绰有余。

银鞭侠吴坚用劲一带，竟未能将那根丝绳带回，业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二次运足真力，心想纵使不能将飞抓抖松掣回，也要将丝绳拉

断，以免七心魔君洪炎从丝绳上抢渡过来。

谁知这次非但未能如愿，反而感到掌心一麻，一股极强的劲力，从丝绳另一端传来，逼使自己非松手不可。

银鞭侠吴坚暗呼一声：“要糟！”

就在五指松开之际，飞起一脚，疾向软剑踢去。

涧边诸人这时已经明白银鞭侠的心意。不待招呼，纷纷撤出随身兵刃，各自认定一名金胎弓手扑出。

十八名弓手眼见诸人疾扑而去，立即弓胎连扯，发出金丸。涧边诸人无一不是身负绝学的武林高手，而且大半都是武林中

成名亮万的人物。照说想要收拾这十八名弓手，确非难事。

可是事情大出众人所料，那十八张金胎神弓威力惊人。众人尚未冲近一半距离，已有好几人被金丸射中，倒地不起。

就在这时，众人听得身后发出一声极为短促的闷哼之声，心中立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原来银鞭侠吴坚想掣回丝绳，以阻七心魔君飞渡深涧的意图，已被洪炎预先料着，银鞭侠方一动手，七心魔君洪炎已抢先一步抓紧丝绳，银鞭侠一掣未能掣动，反被七心魔君震松手指。洪炎就在银鞭侠吴坚失神惊愣之际，飞渡断涧。

七心魔君洪炎跃过深涧，盛怒之下，一连数掌，猛然击向银鞭侠吴坚。

银鞭侠吴坚见七心魔君洪炎业已渡过涧来，知道今朝难逃一死。心想乘着自己留有一口气在，竭尽毕生功力，硬接七心魔君洪炎几招

试试，看看这位凶名卓著，人见人畏的七心魔君功力究竟深到何种程度，也算不虚此生。

心念动处，不退反迎，施出一招硬拼硬拆的“螳臂当车”。

只听得“喀嚓”一声，银鞭侠吴坚一条右腕立被击断。银鞭侠暗中一咬牙根，哼也不哼一声，左臂突从折断的右臂下穿出，猛击七心魔君右臂。

银鞭侠这一招施得刁钻险恶。因为他那条左臂看似去摸自己那条断臂，但实际上却从断臂下巧穿而出，出人不意地攻出一招。

七心魔君洪炎冷笑一声，右臂回掣，食拇两指一下就将银鞭侠吴坚的左腕箍住，一送一抖硬将银鞭侠的一条左臂给卸了下来。

七心魔君洪炎意犹未尽，狞笑一声，踏前一步，缓缓抬起右臂，向银鞭侠吴坚头顶虚按而下。

银鞭侠吴坚连受重创，同时心里也明白自己委实并非人家对手，因此毫无退避之意。

七心魔君洪炎掌心距离银鞭侠头心一尺左右，发出劲力，猛地向下一按硬将银鞭侠吴坚的脑袋压进胸腔之内，银鞭侠仅只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立即倒地死去。

七心魔君洪炎身形动处，恍如一溜黑烟在人丛中急遽穿行，每过一处，必有一声短促的哼声，随之而起，不消多时，润岸上横七竖八，全是一些无头尸体。

洪炎从尸体中穿行而过，仔细地查看了一遍，认定这些人均无生理，这才挥了挥手臂。十八名弓手齐向后退，钻入距离润岸约莫数十

丈光景的一块巨石下，一闪不见。

七心魔君洪炎从丝绳上从容走过。登岸之后，留在涧边呆立了片刻，他几次伸手，似是有意取那根丝绳，但他最后仍让那根丝绳留下，急纵而去。

第十八回 步步艰难，如赴鬼域；事事扑朔，恰似谜城

且说王一萍漫步而行，状至悠闲，兴之所至便随口吟上几句前人留下的绝妙诗句。

有时到了峰回路转的地方，偶一扭首，瞥见黑珠和查猛两人遥遥跟在数里之外，也是缓步而行，王一萍只当没有看见，仍然缓步前行。

足足耗有一个时辰，始走近那条断涧。

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具无臂、无腿、无耳，混身血泥污迹的尸体，正是妄想逃走，结果被七心魔君手下十八名弓手击断双臂双腿，终致失血而死的铁塔胡西伦。

王一萍从未见人死得这般惨法，看了一眼，立即将目光移开，不忍再看。

再往前走数步，地上横七竖八，全是死人，这些人有男有女，许多都是王一萍见过一眼的，可是死法几乎完全是一样，都是被人劈去脑袋而死，不过仔细一看，才知并非真的被人砍掉首级，而是被人施用内力，硬将头颅压进胸腔里去。

王一萍感到一阵呕心，真想大吐一阵。

那柄插在地上的软剑已向前倾斜得很厉害，眼看着即将横倒地上。

王一萍小心翼翼地那片几乎全部血污的地上走过，伸手朝剑柄上一拍，一支软剑即齐柄没入涧岸中。

王一萍心想焦猛口中的七心魔君，必是在此地将那些人全部杀死，方始离去。

他察看了一下横牵涧上的丝绳，以及涧岸两旁残余的桥墩，心里

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本想将软剑重新插过，再从丝绳上走过去。但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念头，他很想看看清楚，黑珠的轻功造诣究竟如何？因此又将软剑拔松，恢复以前将倒未倒的样子，在涧边负手而立，等候黑珠和查猛两人。

不出一顿饭时，黑珠和查猛两人果然姗姗而来。

查猛一眼就发现涧边仅余桥墩，双眼一瞪，立即开口骂道：“是哪个王八羔子干下的好事？”

黑珠莞尔一笑道：“查老二，我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你也不想，这事除了七心魔君而外，还会有谁？”

查猛重重地击了一下大腿，点头道：“姑娘骂得不错，果然是我糊涂，不过事情还不打紧，有了这个也就难不住人了！”

说时，伸手向那丝绳一指。

黑珠神色凝重地注视着那根丝绳，道：“查老二，你想七心魔君故意留下这一条丝绳，用意何在？”

查猛嘿嘿一笑道：“这我可不糊涂，七心魔君八成埋伏在附近，只等有人上去，然后突然现身，给人一个措手不及。”

黑珠不同意查猛的看法，摇头道：“凭七心魔君那样的人物，你想他肯施出这等不光明的手段？”

查猛闻言不由一愣，道：“这么说来，又没有猜对，唉！管他恁地，我们且先过了此涧再说！”

黑珠默默不语，显然她也觉得应当先设法渡过涧去再说。查猛撒开大步，向插在地上的软剑走去，边走边说道：“黑姑娘，我查猛先

过去，请姑娘为我掠阵。”

王一萍微微摇了摇头，心中暗道：“早知这老家伙有此能奈，何必在此地消费这许多时间。”

查猛走过王一萍身边，因为心中认定王一萍停在涧边，驻足不前，显然是因没有把握从丝绳上渡过之故，因此在与王一萍擦身而近的当儿，冷哼了一声。

王一萍装做没有听见，心想让他们两人走在前面也好，因此根本不加理睬。

查猛走到软剑旁边，并不上绳，却先伸手向剑柄按去。

黑珠不待他手指按实，立即阻止道：“且慢！”

查猛指尖已将触及剑柄，闻声立将五指撤回，扭过头来，诧异地望着黑珠，黑珠咬了一咬嘴唇，徐道：“这位相公比我们先到，自然应当让他先过去。”

查猛心中颇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反驳。

王一萍也不多言，腾身而起，径向丝绳上落去。

查猛见状大声喝阻道：“喂，愣小子，你怎地不把剑插稳了？敢情是有点活得不耐烦？”

王一萍洒然一笑，身子恍如飞絮，轻巧地落在丝绳上，那柄摇晃欲倒的软剑居然连动也没有晃动一下。

查猛嘴里咕噜了两声，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王一萍在丝绳略作停留，立即向前移去。

王一萍没有练过这一门功夫，不过凭他一身所负的绝顶轻功，居

然毫不吃力，眨眼之间，已移出数丈之遥。

查猛直到此时，方始觉得这位年青后生功力之佳，远在自己预料之上。

涧底但闻浪声震耳，却没有金丸射来，七心魔君洪炎和他手下的十八名弓手也不知去了哪里，始终未再现身，这一来可便宜了王一萍，安安稳稳地渡过了这条宽达二十丈以上的深涧。

查猛自己肚里有数，知道除非这条丝绳两头结紧，否则，以自己的轻功造诣，极难从绳上渡过，可是要他自己承认不行，又觉得心有不甘。

黑珠轻移莲步，走近软剑，足尖一点，人已到了丝绳上，距离剑柄仅只数寸光景，道：“查老二你先过去吧！”

查猛闻言，呆在当地发愣。他知道黑珠轻功固然较他高出甚多，他也想到任凭轻功练得再好，也不可能说半点重量全没有，这种道理黑珠想来不至于不明白，那么，她的这种做法，岂不十分令人费解？

黑珠见了查猛脸上犹豫之色，催道：“查老二，你没有听见么？”

查猛一眼瞥见隔涧负手而立的王一萍，正在对他微微发笑，心下一横，道：“我查二猛子这就上来。”

话音未落，人已腾空而起。

查猛轻功也颇不弱，偌大一个身躯，落上丝绳，居然也只将丝绳压得向下略略一沉，这还是像王一萍这样人物，换了旁人，只怕一点也看不出来。

黑珠俟查猛上了丝绳，轻声道：“查老二，你尽管放心，不必担

心这柄软剑。”

查猛点了点头，抬起右脚，向削跨出一步。

查猛开始时走得十分谨慎。但走出数步之后，立即觉得脚下那根丝绳竟然十分平稳，他自然明白必是黑珠暗中施了什么法子，可是究竟施的什么巧法？他却理会不出。

查猛一来对黑珠有着绝对的信任，二来也是因为王一萍已安然渡过，而七心魔君洪炎并未出现，证明他并未隐伏一旁，因此放心大胆地从绳上渡过。

黑珠俟查猛才一渡过，突然向前凌空一跃，那柄业已摇摇欲倒的软剑哪里吃得住这一下，极快地向前一倾倒。

王一萍大吃一惊，但却想不出办法可以救她，查猛更是惊得面色如土，瞠目而立。

黑珠这一跃足有六七丈远，而且跃得不低，那柄软剑在经过几度摇晃之后，竟然奇迹似的依然未曾全倒，可是王一萍和查猛都看得十分清切，只要再加些许微力，这柄软剑非倒不可。换句话说，黑珠势必坠落深涧，跌得粉身碎骨。

黑珠仿佛根本未曾察觉这种间不容发的危境，身子缓缓向丝绳上落去。

查猛已忍不住大声急道：“黑姑娘，快用手抓紧丝绳！”

说时，单足一跃，落在飞抓近旁，双手握住丝绳，神情显得紧张已极。

王一萍觉得除此以外，委实别无他法可想。

黑珠在足尖将要沾及丝绳之前的一刹时，玉臂反甩，一溜青光，直奔那柄软剑，只听得“叮”的一声，黑珠足尖业已踏中丝绳，而且又二度向前纵去。

原来适才那“叮”的一声，竟是黑珠所发暗器击中剑柄时所发出，黑珠指力不弱，这一击之力，已使软剑往下陷入二寸之多。

这一着无论时间准头只要差着一点，黑珠的一条性命就得完蛋，真可说惊险到了极点。

王一萍心中大为叹服，禁不住轻轻地为她喝了一声彩。

查猛瞪大了眼睛，望着那柄插在对涧的软剑，心想这种办法，自己并非办不对，不过，一时却想它不出。

黑珠二度纵落，已飘然落上涧岸。

查猛手臂一抖，将对涧软剑抖落涧中，然后将石中飞抓取出，顺手往涧中一抛，道：“免得那些自不量力的混帐小子平白送了性命。”

黑珠向四周略一察看，觉得七心魔君居然并未隐在附近，的确出人意料，不过她自信判断不会有错，也许七心魔君的确就在附近，只是未曾及时现身而已。

王一萍见黑珠和查猛都已过涧，遂又背负双手，继续向前缓步走去。

黑珠直待王一萍走出半里路光景，始轻轻向前迈出一步，目光不时向四周扫视，道：“奇怪，怎么我这次竟料不中了？”

查猛也觉得七心魔君洪炎既然放出七色追魂彩焰，并将在场诸人，杀戮殆尽，他既然毁桥在前，又何必留绳于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人心中各有所疑，但均放在心中，未曾说出，一连转过两座峰脚，来到一座谷口。远远即已看见王一萍站在那儿，不时回望，似是有意等候两人。

王一萍俟两人走近，指着峡谷中道：“黑姑娘，这座峡谷形势奇险，只怕有人暗中埋伏，在下以为……”

黑珠冷冷望着王一萍尚未开口，查猛已抢先说道：“谢谢阁下好意，黑姑娘在草篷中就已说过。咱们只一离开草篷，即成仇敌，你我其志都在活神农孔方手中的儿味灵药，而且是不弄到手，誓不罢休，这是彼此心里都十分明白。以后咱们各走各的，如果你胆小怕死，跟在咱们后面也成，不过必须缀后十里。”

王一萍略一琢磨查猛语意，立即明白查猛心生误会，以为自己驻足不前，是因为不敢涉险。暗笑一声，足尖一点，身形比电还快，抢在查猛前面直向谷中投去。

黑珠待王一萍走了一程，方始说道：“查老二，我们也跟着进去。”

谷中光影甚暗，两侧怪石嶙峋，十分可怖。

黑珠料定七心魔君必然会在这必经之路设下极厉害的埋伏，因此跃进之际，尽管速度甚快，可是始终注意着峡谷两侧，尤其是谷顶一带。

这条峡谷极为曲折，王一萍最初因为受了查猛的影响，也认为峡谷中可能会有七心魔君设下的埋伏，可是足足过了顿饭时间，略一估计至少前行了已有十里之遥，并未发生任何事故。

那条峡谷似乎还不知有多远，王一萍始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

定峡谷中，必有埋伏。

果然继续又向前走出一程，赫然有一具男尸，横挡路中。

王一萍走近一看，又在路上找出一道痕线，线旁写着：“逾此一步，有死无生！”

王一萍向那具尸体仔细打量了一番，并未发现任何伤痕，因而无法判定那人因何致死，不过从那具尸体的肤色看来，似乎距离死去之时并不太久。

王一萍因为曾与五毒之首的毒儒欧阳善初打过交道，见识过欧阳善初用毒技巧之精，着实高人一等。

这具尸体既然查看不出致死原因，可能不是因伤致死，而是因为身中奇毒之故。想到此处，自然不肯用手去翻动尸体。

王一萍摸出怀中短剑，将尸体翻转，用剑刃将那具尸体的胸衣轻轻挑破。果然在那人胸腹之间，发现七块颜色极淡的痕印，错非细看，否则极难发现那七块痕印，竟分别呈现出七种不同的颜色，恰与天空彩焰颜色相符。

王一萍直到此时，始敢肯定这人果真是丧命七心魔君之手。

同时王一萍也已想到，七心魔君洪炎既然下了毒手，杀死多人，此刻移放一具尸体在此，其意或许并不仅止于恐吓而已。想到此处，想到既然来到此地，哪里再有退缩之理？决定尽速前行。

王一萍右脚才一迈过路中所划横线，耳中立即听见一片极为尖涩的嘶啼之声，七条尺来长的细线，飞矢一般，分从四面八方，齐向王一萍身上击到。

王一萍急提真气，右足足尖虚点地面，一式“云龙三现”身子猛然向上升起。

那七条细线原是活物，王一萍身子凌空升起，七条细线也追踪蹶至。

王一萍真气再提，身子再度向上拔起，手中金剑疾撩，一下即被他撩中一条。一片奇腥，挟着数十点紫血，洒落当地，顿然现出一条已被挥成两截的奇形小蛇。

王一萍身形毫不停滞，正准备用同一手法对付余下的六条小蛇。谷顶微风飒然，飘落一人，正是查猛和黑珠嘴中一再提到过的七心魔君洪炎。

洪炎早在王一萍和黑珠、查猛等三人进入峡谷之际，就已看见。查猛功力不如洪炎，但勉强可算是七心魔君洪炎仅有的少数几个敌手之一，这话若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说来，的确如此，但七心魔君洪炎近年已练成一种极为恶毒的“三尸阴功”，自信可在百招之内击败查猛。

但他隐身谷顶，并无露形现身之意。只因他看出查猛身旁的黑珠，以及较两人早一步进入谷中的王一萍，觉得这一双年纪虽轻，但武功看来不弱的青年男女，要想打发他们，并非难事，只恐他们身后之人，有点难斗。

这时一见王一萍所施身法“云龙三现”，料知那七条灵蛇虽然矫敏灵活，但也难逃幸理，因此立即从谷顶飘落。

七心魔君洪炎身法奇快，但已来迟一步，一条紫色小蛇已被王一

萍拦腰砍断。

这七条小蛇不但身蕴奇毒，而且秉性凶残，虽然下半截已被王一萍用金剑砍断，仍然红信频吐，向上连跃，作势欲向王一萍跃扑咬啮。

七心魔君洪炎目光森冷，扫视了王一萍一眼，撮嘴轻嗦，余下的那六条小蛇立即四窜，钻入草丛中，一闪不见。

七心魔君洪炎拾起地上那截蛇尾，抛人口中，一阵大嚼，弄得满嘴血水。洪炎吞下蛇尾，意犹未尽，伸手捞住那半条活蛇，对准大口，一阵狂吸，那条活蛇立时变成一段干皮。

七心魔君洪炎伸出舌头将沾在唇边的血水全部舐净，始向王一萍道：“看在湘江一龙的面上，老夫今天再破一次例，让你直接试闯第四关，如果你能顺利通过老夫所设的关卡，嘿嘿！老夫再亲自出手造化你。”

七心魔君洪炎在途上设有七重关卡的事，王一萍并不知道，洪炎何能一下即能指出自己和湘江一龙的关系，也不细想，只昂然问道：“第四关，你一共设了多少关卡？”

七心魔君洪炎偏着脑袋，冷然一笑道：“不多，不多，总共不过七道关卡，不过这一道关卡难似一道，对于一般武林人物而言，不啻是鬼门关，老夫让你径闯第四关，老实说并非善意，无非想你早点送死而已！”

说毕，响亮地笑了几声，王一萍毫不在意地道：“你且慢得意，也许你所设的七道关卡并难我不住。”

七心魔君洪炎倒还真未想到王一萍竟然狂得厉害。冷冷笑道：“不

信你就试试。”

王一萍微一点头，立又迈步前行，突闻身后有人遥遥喝道：“洪老儿，来，来，来，你我已有好多年未曾碰头，可真感到手痒得紧，今天可得痛痛快快地比划比划。”

王一萍一听声音，就知是黑珠和查猛业已赶到。

七心魔君洪炎鄙夷地笑了一声，道：“姓查的，老夫不想你死得太早，你能闯得我设下的七道关卡，再到老夫面前来递爪子不迟。”

查猛闻言大怒，倏地纵身而起，双掌连错，猛向七心魔君扑去。人影未到，一股强劲已极的掌力已自逼至。

七心魔君洪炎葛袍一拂，略阻查猛来势，身子倏地腾起数丈，向峡谷顶峰逸去。

查猛这一路护送黑珠来到关外，早已探听清楚，七心魔君洪炎实是几个对手中最难应付的一个，查猛昔年曾与七心魔君洪炎拼斗过几次，每次均只勉强打个平手。

以七心魔君洪炎的真实功力而论，查猛确要逊上一筹。不过查猛练就几招极具威力的怪招，可在危急时与对方拼个同归于尽。加以查猛武功所走路数，恰如其人，每攻一招，但问能否致敌死命，至于本身安危，全然不顾，七心魔君洪炎几次均未能击败查猛，原因在此。

查猛本人自然也是心里有数，因此当他这次来到关外，先事察出隐居多年的七心魔君洪炎竟也复出，而且誓必要将灵药弄到手不可，只是一路上并未见到七心魔君洪炎的影子。

好不容易见到七心魔君洪炎本人露面，哪肯放他从容离去，一面

急纵而起，直向七心魔君洪炎追去，一面大声喝道：“姓洪的，有种陪你查二爷玩玩。”

七心魔君洪炎轻功惊人，不消多时，已掠上谷顶，遥遥回道：“查二猛子，你不要以为你那种不顾死活的打法真能难得住我，哼，我洪炎二次出山之前，已经立下重誓，一旦出手，不分生死，誓不收招，你心里可得放明白些儿，只要老夫一旦出手，你想活也活不成啦！”

几句话的时间，查猛也已到了谷壁中腰，七心魔君洪炎手臂一挥，在他身旁倏地出现两个硕大无朋的金毛狒狒。

两只畜牲双臂一合，一块数百斤重的巨石竟被它轻轻捧起，照准查猛硬砸下来。

这两个畜牲不但膂力骇人，而且准头极足，两块巨石一上一下挟着一股劲风，当头击下。

查猛自恃绝艺在身，哪会将两个畜牲放在心上，仍然往上硬攀，谷顶那块巨石落势迅速，眨眼间距离头顶已不过数尺，查猛两足足心和左手紧附在谷壁，右掌斜着向上一翻，闷喝一声，逼出一股真力，那块疾速飞坠的巨石竟然被查猛斜里推开一丈，直向谷底落去。不过，查猛的一条右臂也被震得酸麻不已。

那第二块巨石接踵而至，查猛已不敢再试。身子横移七尺，避了开去。

七心魔君洪炎站在谷顶，见查猛一时无法上来，心中十分得意，纵声笑道：“查二猛子，看在咱们多年老交情的份上，老夫再破例宣布，如果你能上来，老夫就亲自出手。”

查猛刚刚闪开那块巨石，正想再往上攀。蓦地里一片黑云，挟着呼呼劲风之声，搂头压至，同时也听见两只金毛狒狒，在谷顶发出磔磔怪笑之声。

查猛心中又气又急，很想一掌将那两只金毛狒狒毙在掌下，方觉痛快。可是他目前必须设法先避开那些又猛又密的巨石再说。

黑秀眉频皱，望着附在谷壁凹处的查猛，芳心中也感到十分犹豫。

王一萍早已看清查猛处境，他觉得七心魔君洪炎如果真算武林中有字有号的人物，应当亲自出手才对，遂道：“如果能将谷顶的两只金毛狒狒引开一只就好了。”

黑珠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王一萍的说法。

王一萍好似已经忘记黑珠曾经说过，“离此一步，即成仇敌”的话，反而有心帮助查猛引开一头金毛狒狒，他估量了一下谷壁形势，选择了一片凸凹得特别厉害的地方，跃身而上。

黑珠显然摸不清王一萍的心意，不由十分宅异，不过她觉得王一萍此举实无恶意，因此也不加以阻止。

谷顶两头金毛狒狒看见王一萍也想从谷底攀上，自动分出一只。

金毛狒狒动作虽快，但在第一块巨石投下之后，以及在第二块巨石投下之前，必有一段极短时间的停歇。

王一萍早就看出，冲进谷壁之后，先是贴壁不动。俟金毛狒狒掷下第一块巨石，立时抢着攀登数尺，然后相好地势，掩住身形，似这样每次跃登不过数尺，而且时作停留，攀登速度虽慢，但尚能不停的向谷顶移去。

查猛自王一萍引走一头金毛狒狒之后，自也察出当头落下的巨石已较前突然减少一倍，同时他也看见王一萍从另一处向谷顶游去，已将超过自己。心想如果竟让王一萍抢先上去，自己这副老脸还有什么地方搁？遂也不顾谷顶巨石，冒险硬往上冲。

七心魔君洪炎眼见王一萍和查猛两人已逐渐逼近谷顶，知道仅凭两头畜牲，一味乱来已无法阻止两人。当下向两头金毛狒狒一阵吱吱乱叫，两头金毛狒狒立即不再向下抛掷巨石，探出半个身子，睁着一双金红大眼，注视着下面的人，巨掌中握着几块海碗大小的石块，只待王一萍和查猛两人稍一露形，就是一石头砸将下去。

七心魔君洪炎更为两头金毛狒狒分别准备了无数石块，堆在狒狒脚边，随手即可取用。

这样一来，王一萍和查猛根本无法再向上移动一步。

七心魔君洪炎见此法有效，得意地道：“想不到查老二竟拿老夫豢养的两头畜牲也没有办法。”

一言才罢，突然扭头向谷口来路望去。

黑珠扭头一看，只见来路出现五个神态不同，服饰殊异的人。

王一萍附在谷壁凹处，一眼瞥见那五人之中为首之人正是在长安城内一度晤面的毒儒欧阳善初，其余的人却是一个也不认识，不过王一萍猜想，也许那四人就是与毒儒欧阳善初并称五毒的其余四人。

毒儒欧阳善初这时早已看见站在谷中的黑珠和谷顶的七心魔君洪炎，以及那两头虎视眈眈，手握石块，准备向查猛和王一萍迎头痛击的金毛狒狒。

七心魔君洪炎站在谷顶，遥遥喝问道：“来者可是武林中称为五毒的么？”

谷顶距谷底，相去当在百丈以外，七心魔君洪炎语声不高，但人耳字字清楚。

毒儒欧阳善初也遥遥回答道：“不错，谷顶可是七心魔君么？”

七心魔君洪炎哼了一声，道：“既然你们认识老夫，想来应当知道老夫行事惯例。该怎么办，你们自行了断吧！”

毒儒欧阳善初不慌不忙地道：“想我五毒在武林也非籍籍无名之辈，魔君此等说话，难道就不觉得过份么？”

七心魔君洪炎也知五毒不是省事的人，如欲维持自己威信，势必大费一番手脚，如果自己逞强蛮干，加上黑珠、查猛和王一萍，显然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斗。胜负之分，就很难说了。

毒儒见七心魔君洪炎默然不语，又道：“欧阳善初还想告诉魔君另外一个消息，这次为了活神农孔方中宣称的三味稀世灵药，引得一千隐伏多年的魔头纷纷出山。就拿在下所知的几位够得上份量的朋友来说吧，昔年与魔君齐名的独臂老怪业已从山海关直奔天池，还有一位近年在江南一带声名极著的抱石书生贺衔山也已进入关外，这人武功路数接近武夷一脉。至于失踪多年的南北双灵，是否也会借此机会，重现江湖，此时尚不敢肯定，不过湘江一龙的传人已在江湖露面，却是事实。”

毒儒欧阳善初的每一句话，均如千钧重锤，一下一下地重击在七心魔君心上，洪炎极快地想了一下，无法断定毒儒欧阳善初的话究竟

是真是假，设若毒儒所提诸人，有任何一个抢先赶去，自己预谋均有落空的可能，想到此处，不由厉声问道：“你说的全是真话？”

毒儒欧阳善初道：“就算是我欧阳善初编下的假话，既然已经说出了口，你不信也得相信，难道你不知道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意料所不及的？”

七心魔君洪炎声色俱厉地道：“欧阳善初，如果你胆敢拿谎话欺骗老夫，哼，哼，往后总有你的好受！”

语毕，身形一晃，立即从谷顶消失。那两头金毛狒狒抓了两把石子，遥遥掷向谷底诸人，遂也跟踪而去。

七心魔君洪炎离去之后，王一萍飘身落地，走到毒儒欧阳善初身前施礼道谢。

查猛素来对五毒没有好感，现见王一萍竟和身为五毒之首的毒儒欧阳善初打起交道来，遂纵回黑珠身边，道：“黑姑娘，咱们走吧！”

毒儒欧阳善初不待黑珠举步，立道：“慢着，在下尚有一言，姑娘听完再走不迟。”

黑珠扭过头来，望着欧阳善初，查猛显得有点不悦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毒儒欧阳善初面对查猛道：“查兄也是武林中有字有号的人物，可是吾辈中如果受人滴水之恩，又当如何？”

查猛瞪视着欧阳善初，道：“你以为两个带毛畜牲，也能奈何老夫？竟想以功自居，难道想我查老二向你道谢不成？”

毒儒欧阳善初道：“查兄言重了，道谢两字如何敢当，不过在下

有件事情想跟查兄以及这位姑娘打个商量。”

查猛不待毒儒再往下说，立道：“既然你也知道谈不上道谢，咱们就此别过。我查老二有话说在前面，谁敢覬觐活神农的灵药，就是我查二猛子的敌人。”

说完，迈开大步，径向谷底尽头走去。

毒儒欧阳善初一闪身，拦在查猛前面，查猛怒意陡起，喝问道：“你待恁地？”

毒儒欧阳善初平静地道：“查兄可知活神农孔方中的几味灵药，业已引动了几位厉害人物，以查兄和这位姑娘两人，实力太嫌单薄，不如咱们结成一路。在下帮助查兄弄到那三味灵药，至于其他的药物却悉数归我，查兄觉得这办法如何？”

查猛将头连摇，不赞同地道：“我看咱们还是各走各的好。”黑珠一旁笑道：“这位爷台的办法很好，查老二，咱们就这样办吧！不过可能有人会不同意这个办法。”

说毕，扭首向王一萍望去。

王一萍向欧阳善初道：“我个人并不稀罕这几味灵药，不过燕老前辈 ”

毒儒欧阳善初笑道：“既然老弟这么说，事情就好解决。以燕老儿功力，足可无虑，不过至多让他蹙上三五个月罢了。”

查猛对黑珠的话不敢反对，但他总觉得和毒儒欧阳善初等人走成一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这时气鼓鼓的站在一旁。

毒儒欧阳善初道：“既然无人反对，咱们就此上路吧！”

首先举步向前走去。

突然有人自众人身后发话道：“欧阳善初，你乘早给老夫滚回来。”

谷中八人，无一庸手，居然未能发觉有人掩至身后，不由齐吃一惊，扭转头来，向身后望去。

第十九回 艰难霸业，非虞即诈；千金一诺，为情一字

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已悄然立着一位白白胖胖，一脸和气，可是双目奇亮，令人不敢逼视的六旬老人。

毒儒欧阳善初一见来人，就知决非等闲人物，当下满怀疑心地问道：“敢问尊驾何人？”

那人冷然一笑，伸手一指自己左臂道：“你说老夫是谁？”欧阳善初顺着那人手指方向，一眼瞥见那人左边衣袖空空荡荡，分明左臂已失。蓦地想起一人，禁不住面色倏变，饶他是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竟也有些沉不住气，紧张地问道：“敢问尊驾就是威震东海，与七心魔君并称两君的擎天神君单老前辈么？”

那人微微一笑，道：“怎么只这片刻功夫，我这个老不死的又由独臂老怪，一变而为擎天神君了。”

毒儒欧阳善初一听此言，暗中叫苦不迭。由他这一句话，证明擎天神君单异早就在场，只是未曾露面而已。可是欧阳善初已想不出应当如何解说，只好望着擎天神君单异尴尬地一笑。

这人正是毒儒欧阳善初口中曾经提到过的独臂老怪单异。王一萍听师父说过，武林中能够和他一较长短的，仅有一个威震河朔魏灵飞，对于其他武林人物，可说十分陌生，因此听后并不觉得怎样。

可是站在毒儒欧阳善初身后的其他四毒，以及查猛和黑珠等人，神色之间，都显得有点不太轻松。

擎天神君单异洒然一笑，道：“江湖中人总喜将老夫和洪老儿相提并论。若仅就武功而言，洪老儿的确够这资格；不过我们两人作风

不同。你既然心中还有我这一号人物，足见你我有缘。那么，你就给我留下，其余的人去留听便。”

查猛巴不得和五毒等人分开，听擎天神君单异这样说，立即转脸对黑珠道：“黑姑娘，既然没有咱们的事情，咱们走吧！”

黑珠秀目扫过毒儒欧阳善初，道：“看来尊驾适才约定之事，必须有所更改才行。”

毒儒欧阳善初此刻心中正在思索如何应付擎天神君单异，闻言，只随章点了点头，嘴里含混的唔了几声。

五毒之中，毒儒欧阳善初被擎天神君单异指名留下，乖乖地站在原地，一点也不敢违背。

其余四毒似乎因为他们为首之人有了麻烦，不便置身事外，因此而一并留下。

黑珠向前走出数十步，瞥见王一萍居然也站在原地不动，不由奇道：“咦，你干吗站着不动呀？”

王一萍向黑珠望望，又将头转向毒儒欧阳善初，却不出声回答。

擎天神君单异道：“小哥儿，你去吧，这儿没有你的事情。”

王一萍沉默了一下，突然说道：“敢问老前辈将欧阳善初留下，意欲为何？”

王一萍这话问得十分顶撞。擎天神君居然毫不动怒，笑道：“那是老夫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小哥儿你替他操心。”

王一萍碰了一个软钉子，并不感到难堪，再次问道：“老前辈此次来到关外，想来也是为了活神农孔方中所宣称的待价而沽的三味灵

药了。”

擎天神君点了点头，道：“你这完全是多此一问么！”

王一萍慢条斯理地道：“老前辈斥得不错，晚辈这一问诚属多余。不过欧阳兄适才所说的话，老前辈想来不致未曾听见，如果老前辈为了欧阳兄的事，耽搁了时间，岂不——”

擎天神君单异哈哈一笑，道：“你跟欧阳善初是什么交情？用得着你转弯抹角地为他解说。”

毒儒欧阳善初一旁道：“王兄请上路吧，这档事可由我和神君自行了断。”

王一萍本来也是碰碰运气，并无把握为欧阳善初减少一场麻烦，现听欧阳善初这样一说，拱了拱手，道：“这样也好。”

王一萍转过身子，举步前行。黑珠远远站在路中，似是有意等待王一萍先走过去。

王一萍仿佛一点也不着急，仍然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查猛显然沉不住气，道：“黑姑娘，你这样究竟要走到何年何月？，’

黑珠道：“查老二，你可曾听说过‘欲速则不达’这句俗话。这阵子我已体会出来，我们此刻看来走得太慢，也许最后仍可抢在别人前面。”

查猛闻言，大摇其头；可是黑珠不肯放快速度，他也无法单独一人向前赶路。

一行三人，沿着那条似有若无的山径，不久来到一座密林之前。

王一萍想起七心魔君洪炎曾经说过，在前途设有七道关卡的话，

眼看这座密林，阴森可怖。微风过处，更飘来一股股刺鼻奇腥。不觉略感迟疑。

查猛撒开大步，抢在王一萍前面，气凝双臂，当先掠入林中。

黑珠曾向王一萍说过“离此一步，即成仇敌”的话，可是这一路上，从她的神态之中，看不出对王一萍有丝毫敌意。这时见查猛已当先抢入林中，立道：“我们也一齐进去吧！”

王一萍略一迟疑，黑珠已从王一萍身旁掠过。向查猛身后跟踪而去。两人身法奇快，眨眼间已没入密林深处。

王一萍站在林外，迟迟不肯入内。足足等候了将近半个时辰，估计黑珠和查猛两人应当早已穿过密林，而且走出很远一段距离。这才起步向林中走去。

才一入林，眼前光影立即为之一暗，那股奇腥之气，变得更为浓烈，直往鼻孔钻来。王一萍屏住呼吸，全神凝注，缓步而前。约莫走出数十丈光景，即已瞥见一条水桶粗细的红鳞巨蟒，赫然横阻途中。

王一萍有生以来，从未见到此种凶物，当然更不谙巨蟒习性；可是他一眼就已看出，这条长达六丈以上的巨蟒，在密林中必然无法行动自如，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同时暗笑七心魔君洪炎将这条红鳞巨蟒放置在密林之内，心思真拙劣得无以复加。

王一萍借树杆稍稍掩挡住一些身形，蹑足而行。以王一萍的轻功造诣，即使不用提气，脚尖触地至多不过和枯叶落地一样，发出极轻微的“嚓”声。这时蹑足而行，当真是身如轻絮，着地无声。

看看已走近红鳞腰前不足两丈，王一萍双足一纵，蓦地施出一式

“龙飞九天”，身子恍如一条矫敏神龙，在密林中转折腾闪，从红鳞巨蟒身上一掠而过。

半空中仿佛听得有人轻轻喊了声“好”。

王一萍落地之后，心中暗觉诧异。只因这一声轻喝，语音虽低，但人耳十分清晰，绝对不致听错。

这座密林藏有如此毒物，常人不可能在此久留。要说这声轻喝是查猛所发，事实上似不可能。因为此刻距离查猛入林之时足有半个时辰之久。查猛急欲赶路，没有理由停在密林中如此之久，而不离去。

可是除了查猛而外，又会是谁？

王一萍心中尽管如此揣想，足下可未曾停留，连续向前如飞掠纵。离开那条红鳞巨蟒已是甚远。

想起适才那声轻喝，来得太以突然，他并不想急急赶往天池，因此决心查看一下，这位掩在一旁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

王一萍从红鳞巨蟒身上掠过，而巨蟒毫无反应，证明这条巨蟒形状虽然可怖，但听觉不灵，并非没有办法对付。

王一萍虽有这种想法，究竟不敢向蟒首过于接近。仅在距离蟒身稍远的地方，细细察看，未及顿饭时间，王一萍已大致在密林中查看了一遍，并未有任何发现。这时重又走向红蟒身旁不远。

这条始终僵卧不动的红鳞巨蟒身子突然一阵蠕动，一条长尾呼的一声倒卷过来。附近林树，经那条蟒尾一扫，纷纷折断，发出一片爆裂之声。

王一萍早在红鳞长尾掣动之际，单足一点，已向蟒身另一侧纵去。

红鳞巨蟒长尾威势惊人地一扫之后，重又停止下来。

王一萍经这一来，更能肯定红鳞巨蟒在密林中行动不便。可是看了它适才长尾一扫，威势惊人。不要说是被它长尾扫中，就是被断裂的残枝断干打中一下，滋味也一定不十分好受。

这时距离蟒身已越来越近，心中也不由多加了几分戒心，可是林中那人形迹隐蔽，一时仍然无法发现。

王一萍也不想林中久留，既然查看不出，心中已有了去意。那条红鳞突然身子向上一翻，疾扭而回。林间树干，立又被弄断偌大一片。

王一萍发觉红鳞巨蟒扭动之际，显得异常费力，仿佛身体的某一部份受到束缚，无法自由转动一般，感到十分诧异。

突然有人说道：“小哥儿，快点走吧！你再不走，我老头子可要吃不消了。”

声音方一人耳，王一萍立即急纵而起，直向声音来处掠去，正是蟒首所在之处，只见一个满脸毛发，衣衫褴褛的怪老头子，一个跨马桩，四平八稳地坐在蟒首上。上身微微向前倾侧，双手搭定蟒背。

王一萍见这怪老头子以一人之力，竟能将一条长达数丈的巨蟒制住，暗中大为惊服。

那怪老头子见王一萍呆呆站着，不肯离去，显得有点焦急。立又大声道：“你若是想要我老头子的好看，你就站着别走，不过这畜牲一旦放开，咱们俩说不定轮到谁倒霉。”

那条红鳞巨蟒自王一萍掠近之后，挣动得十分厉害，因此那怪老

头子想将红鳞压住，也必须多费一些力气。

王一萍问道：“我可以帮你一点忙么？”

那怪老头子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反问道：“你能帮老夫什么忙？”

王一萍被这怪老头子问得不由一怔，心道：“是啊！这老头儿能以一人之力，硬将红鳞压住，功力之深，可以想见。我能帮得了他的忙么？”

其实，王一萍此刻所具有的功力，较诸武林中一流高手，并不逊色。只因他连番遭遇到的人物，诸如阴山四煞，神剑无敌崔仲宇，鬼手燕南翔等人，除阴山四煞而外，若以崔仲宇和燕南翔两人而论，纵使南北双灵亲自出手，要想胜上一招半式，也须耗尽无穷心力不可。

王一萍和这几人一比，自然觉得当年湘江一龙龙灵飞曾经向他所说十年之后，即可天下无敌的话，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因而怀疑到自己的功力究竟已练到何种程度？

那怪老头子见王一萍既不离去，也不回答，似乎有点着恼，但他恼过一阵，又将目光注定跨下红鳞，道：“可惜出门时不知洪老儿竟弄了这么一条厚皮的家伙，要是我此刻手中有破铜烂铁，先将它戳上几十个窟窿，看它又待如何？”

王一萍听怪老头儿这样一说，心想自己正巧怀有一柄金剑，只不知自己手中这柄金剑是否能够刺穿鳞皮。

王一萍想到此处，也未向那怪老头儿打声招呼，撤出金剑，运足腕力，手起剑落，照准鳞身刺去。

红鳞巨鳞护痛，一声极难听的儿啼过后，长尾乱扫。只听得林间

一片裂响，鳞身周围数丈以内，竟被夷成一片平地。那条油光闪闪的长尾，就自一下一下地，打得地面叭叭直响。

怪老头子平跨鳞首，一面不停地高声怪叫，一面施尽毕生功力，硬将鳞首压得丝毫也动弹不得。

王一萍既已试出金剑可以贯穿鳞皮，手腕连震，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之内，一连向鳞身刺割了十几剑。

可是事情大为出人意外。王一萍起先一剑，毫无阻隔，即已刺入鳞身，可是此刻这十几剑，却一剑也没有刺入。

怪老头子瞥了王一萍手中金剑一眼，道：“大约我也是老糊涂了，既然看见你所施身法，完全是龙兄家数，怎地却未想到这柄残金剑。”

王一萍盯着手中金剑道：“你说我手中所持的剑名叫残金剑？”

怪老头儿嘿然出声，原来红鳞又剧烈地挣动了一下。过了片刻，抬头道：“难道你师父竟没有告诉你剑名？唉，此刻哪里有时间谈这些，你既然有残金剑在手，倒真可帮我一点忙。”

王一萍道：“这鳞皮委实太过坚韧，我第一下刺透了，以后却再也刺不进去。”

怪老头儿道：“那你一定是刺错地方了，你可看清这畜牲身上长出逆鳞，你看准了刺下去，包准可以刺穿。”

王一萍仔细一看，看出红鳞身上果然长着一层极细密鳞，全身上下有几处桃花瓣的鳞片，不知是否就是怪老头儿所说的逆鳞。

王一萍见怪老头子虽然仍将红鳞制住，但已显得十分吃力。因此也不想多问，手持金剑，照准那片桃花瓣似的鳞片直刺下去。

剑尖毫无所阻，齐柄而没。

红鳞巨蟒又是一声惨啸，整个身子几乎迸跳而起。

怪老头子翻身将蟒头箍住，使尽毕生之力，那两条手臂就如铜箍一般，将蟒口箍紧，却无余力再去镇制蟒身。

那条红鳞巨蟒头部被怪老头子施用千斤坠，压在地上，背筋又被怪老头儿用力制住，用不上力，仅尾部极短的一段可以转动，早已激得凶性大发，只是那怪老头儿功力奇深，以致无可奈何。

此刻虽然身子已能运转自如，可是蟒口又被怪老头儿双臂抱住，死也不放，无法啮咬仇人。

红鳞巨蟒在密林中翻腾了一阵，突然蟒首高扬，然后猛向地上摔去。

红鳞动作甚快，不多一会，已一连摔了八九下。

怪老头儿运气护体，幸而未曾受伤，但也感到吃不消，大声叫道：“小哥儿，不成啦，你快逃吧，我老头儿可要松手啦！”

王一萍看出红鳞虽然腾跳得十分剧烈，可是已经现出气力不继的样子，遂道：“别慌，让我再想办法。”

此时红鳞长尾一扫，直向王一萍腰间扫来。

王一萍微微纵起，一收右腿，让过蟒身，左腿一勾，身子已跨上蟒尾。

这一着王一萍也是突然之间才想起的，王一萍心思甚巧，胆子又大，人在空中，即已真力下沉，压使红鳞落回地面，俟足尖才一落地，立即牢牢钉住，再不敢松。

怪老头儿也在这时踏住地面，且在事先看见王一萍已将红鳞尾部制住。依然重施故技，右脚一跨，翻上鳞首。

这条红鳞已是一条百年凶物，无奈怪老头儿已跟它耗了七天七夜，早已使它混身蛮劲，耗去大半。偏生又被王一萍手中的这两剑，刺中背筋所在，再被怪老头儿和王一萍一个在头，一个尾，牢牢制住，再也动弹不得，王一萍看清红鳞背部每隔三尺，就有一片逆鳞，心想如果移近，难保红鳞不会乘机挣动，略一忖想，立即弯腰拾起数段树枝，折成一寸半长一段，共计九段，觑准那些花形逆鳞，抖手打出。

王一萍劲头极足，指力又强，饶是一条百年以上的凶物，竟也只好掉动几下，僵挺而死。

怪老头子见红鳞已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方始松开手臂站起身子，望着遍地腥血、死状奇惨的红鳞巨蟒，道：“为了你这条畜牲，差点送了我的老命。”

语毕，五指箕张，猛然向蟒首抓去。

五指落处，但闻卡嚓连声，显然红蟒头骨已被抓裂，可是那层油光闪烁的红蟒软皮依然完好无恙。

怪老头子两眼发光，诧异地道：“好畜牲，看你这副皮骨能经得起老夫几掌？”

改抓为劈，瞬间拍出数掌。一颗斗大的蟒头登时被拍得稀软，蟒口中流出一股股腥血。

怪老头子也不怕脏，伸手在蟒口中流出的那堆腥血中一阵乱摸。

王一萍站在一旁，负手静观，不知这怪老头子此举用意何在？

怪老头子在血水堆中乱摸一遍，仿佛有点失望。站将起来，又在蟒首上猛击数掌。然后搬开蟒口，让全部腥血悉数流出。

如此重复了数次。怪老头儿突然两眼一亮，发出哈哈一声长笑。手中已多出一粒鸽卵大小，色作淡黄的珠子。

怪老头子将那粒珠子视若奇珍，玩赏了一阵，立即贴身藏妥，侧着脑袋，打量了王一萍几眼，道：“你这年青后生轻功不错，又持有一口残金剑。看你身上装束，分明不是关外的人，请问你单身出关，为何而来？”

王一萍未及回答，那怪老头儿哦了一声，突然一个哈哈，抢先说道：“哦！老夫知道了，你一定是为了活神农孔方中宣称待价而沽的那三味灵药而来，是也不是？”

说毕，脸上露出一股得意的笑容，侧首望着王一萍。

王一萍想到这阵子来到关外的人，十之八九其志都在毒儒欧阳善初提到过的三味灵药，纵使自己力加否认，这怪老头儿也未必肯信，因此微微点了点头道：“不错。”

怪老头儿道：“这你幸而是遇见我，否则只怕……”

说到此处，突然将下面的话头顿住。向四周略一查看，看清左近并无人在，这才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只怕你要空跑这一遭。”

王一萍疑惑地问道：“这话怎讲？”

怪老头儿道：“看在你帮老夫杀死红蟒的份上，老夫特意告诉你一个绝大的秘密。不过，你必须对天发誓，今后如果有人向你问起何以知道此事的经过，你绝不可提起老夫，更不可提到红蟒之事。”

王一萍并不稀罕怪老头儿告诉他什么秘密，遂道：“如果你不放心，你大可不必把秘密告诉我，再说，截至目前为止，我尚不知道你的姓名称号。”

怪老头儿猛摇了摇头，道：“像你这种火爆脾气，要是遇见那几个老鬼，准有你的好瞧，唉！想我年轻时不也跟你一样，唉！不论怎样，我总将这秘密告诉你就是。”

说毕，先从怀中摸出一条小绿玉瓶子，用指甲尖剔出少许黄色粉末，弹在红鳞巨蟒身上。转眼功夫，偌大一条巨蟒即逐渐化成一大滩奇腥无比的黄水，渗入地面不见。

王一萍曾经听人提到过武林中有化骨金丹这一类的东西，不料今天竟在无意之中看见，而且效力之大，令人惊诧。

怪老头儿俟地上黄水全部渗尽，始道：“反正我老头儿是谁也不怕，你如果说就由你去说好了。老实告诉你，孔方中已被别人掳走，外面的传闻全是假的。”

王一萍没有理由怀疑怪老头儿，可是他总觉得怪老头儿所说的话颇有几处令人难以全信的地方，因而问道：“掠掳活神农孔方中的人是谁？”

怪老头沉吟了一下，始道：“能够掠掳活神农孔方中的人自然不是寻常人物，这人姓姜名妙香，有个颇不堪听的外号，人称欲海仙姬。”

王一萍对武林人所知不多，心想怪老头儿所说的欲海仙姬，或许是一位武林高手。

怪老头儿见王一萍似乎有点不信，又道：“不瞒你说，欲海仙姬

就是山妻。”

王一萍听怪老头儿这样一说，心中仅有的一点怀疑也顿告消灭。因为王一萍想到世上哪有为自己的妻子捏造罪状，招惹麻烦的丈夫 D

怪老头儿道：“老夫能够告诉你的已全部说出，至于活神农孔方中被山妻掠往何处，以及她掠掳活神农的动机如何，老夫是一概不知。”

王一萍心里一惊，暗道：“这怪老头儿真有点邪门，怎么我想问的话他已事先猜中？”

怪老头儿道：“老夫言尽于此，你若相信，乘早回头，还可落得一个清闲，若是不信……”

怪老头儿话未说完，已自撒开大步，疾掠而去。

王一萍呆了一阵，突然向前飞跃，赶上怪老头子，大声问道：“前辈请暂留一步，在下尚有一层疑问，想要问问明白。”

怪老头儿倏然止步，道：“你问吧，可是别拖泥带水的，越干脆越好。”

王一萍点了点头，道：“以前辈的功力，并非不能毙那条红鳞巨蟒，可是——”

怪老头儿不待王一萍往下说去，立道：“你可是想问我何以不干脆下手？”

王一萍微一颌首，却未出声回答。

怪老头儿哈哈一笑，道：“我也是上了别人的当啊！”

原来这怪老头子复姓南宫，单名一个琦字！武林中人称他长白一怪。

自从和他的妻子为了一桩事情闹翻之后，就再未踏进关外一步。而欲海仙姬也发誓绝不踏进关内一步。

这一天，无意之中发现欲海仙姬的锦车突在关内出现，料知必有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暗中略一察窥，始知锦车中并非爱妻本人，而是一个年轻男子。

南宫琦大为疑惑，适在此时，欲海仙姬突然出现，不过业已易容换装，根本无法看出她的庐山真面目。

欲海仙姬倒也干脆，将出关的原因告诉南宫琦，并且求南宫琦助她一臂之力。

欲海仙姬的图谋可说是狂妄已极；她千方百计，探听出活神农孔方中的隐居之处，设计加以劫持，最先是想逼孔方中为她炼制增进功力的灵药，不料被孔方中严词拒绝，一怒之下，痛下杀手，事后又极后悔，却又想出借此机会，引出一干蛰伏多年的魔头。暗中已有周密布署，准备分别加以搏杀，一尝武林盟主的滋味。

不过她只对南宫琦说暂时将孔方中制伏困住，并未说出已将孔方中击毙。

本来她已网罗了几个得力的助手，及至南宫琦出现，突然想起南宫琦功力深厚，只须稍微假以颜色，必可为己效出死力，欲海仙姬向南宫琦提出要求之后，果然未被拒绝。

欲海仙姬离去不久，七心魔君洪炎突在关外出现，他今番来到关外，正是为了活神农的那三味灵药。洪炎在这条通往天池必经途中选中七处地方，设置关卡，欲图阻止走进这一带的武林人物。

途中适与长白一怪南宫琦相遇，南宫琦想到爱妻要求，立即逼问七心魔君洪炎突然出现关外的来意。

七心魔君洪炎也并不隐瞒，爽爽快快地说了出来。

长白一怪明知七心魔君洪炎极不好惹，但既然已答应了欲海仙姬的请求，替她略助一臂之力，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阻止。因此立向七心魔君洪炎邀斗。

七心魔君洪炎自视奇高，但对长白一怪南宫琦也不敢过份轻视，同时他在途中所设的一处关卡，正好需要一个功力极深的助手。

心念一动狡计暗生，居然强行压住心中怒火，反而要求和长白一怪打上一赌，说他在某处发现一条千年难得一见的红鳞巨蟒。

相信长白一怪功力纵然深厚，也不见得就能强得过这条天生的毒物。如果南宫琦能以本身功力，和红鳞巨蟒硬耗三日三夜，非但立刻退出关外，并且答应在临去之前，与南宫琦合力杀死那条巨蟒，并让南宫琦取得蟒脑中的一颗可避百毒的宝珠。

长白一怪南宫琦似也并不愿意当真和七心魔君洪炎较量一番，而且想到红鳞巨蟒虽是天生毒物，大约总比七心魔君洪炎好斗，闻言立即答应。

七心魔君洪炎领着长白一怪南宫琦来到这座密林，也就是红鳞巨蟒所在之处。

长白一怪南宫琦甘冒奇险，坐上蟒头，施用“大力千斤坠”硬将蟒首压在地上，复以本身真力，制住蟒筋，使它身子无法运转自如。

七心魔君洪炎眼见计谋已达，顿萌去意，但却对长白一怪南宫琦

说三天之后，当再前来。

谁知七心魔君洪炎一去，杳如黄鹤，一恍已是七天。

长白一怪南宫琦到了第四天头上，已自省悟七心魔君洪炎爽约不来，内中必有蹊跷。但他和这条红鳞已硬耗了四天四夜，渐渐发生极浓厚的趣味，因此决心继续拼耗下去。

第二十回 舍此而外，别无妙境；普天之下，唯此一关

南宫琦将他与七心魔君洪炎打赌上当之事说完，已将近黄昏时候，站起身来道：“现在你总明白我要求你不要向他人提及此事的原因了吧。”

王一萍生平最佩服这种一诺千金的大丈夫，闻言遂道：“前辈放心，我决不向旁人提及这事。”

南宫琦仿佛还有什么要说，停留了片刻，却默然转身，疾跃而去。

王一萍经历了这一次，才知七心魔君不但功力深厚，而且诡诈异常，今后真是丝毫也大意不得。

这一路地势甚为古怪，眼前视界虽然十分辽阔，可是脚下可走的，似乎只有那么一条，如果不往前走，势必只有后退。

王一萍对怪老头儿所说孔方中业已被掳走一事已不置怀疑；可是他觉得绝无循路退回之理，经过一阵短暂的考虑之后，仍然决定继续前行。

第二天，王一萍又来到一座奇险的黑谷之前，心想能省点麻烦，还是省点麻烦的好，因此并不进入黑谷，径自施展轻功，贴壁而上，想绕行过去。

攀上削壁，远远可以看见一处颇具规模的庄院，伫立在两峰之间。

王一萍足下加劲，惊飙一般，向前飞泻，不消多时，已自来到庄门前。

那茅屋前的一块白木横匾上龙翔凤舞般，写着“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

王一萍乍见之下，不由大为惊愕，有生以来，尚未听人提到过天下竟有第二个“天下第一关”。

而且匾上字迹和当年草圣王羲之亲笔所书的五字真迹，一般无二。

王一萍站在大门外正在发愣，突然听见门内传来一阵极轻微的衣襟带风之声；可是，到了距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即戛然而止，紧跟着响起一片拖踏的足步声。

王一萍眉心暗皱，心中觉得有点可疑，未容他多作考虑，大门已呀然敞开，走出一个年近六旬，步履蹒跚的老人来。

他好像事先并不知道门外有人似的，一眼看见王一萍之后，脸上顿时现出一副惊诧的神情道：“难怪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听见屋脊上那只翘尾巴喜鹊，伸着脖子直叫唤，敢情真有贵人驾到。”

那老人一面说话，一面咳嗽，喉咙管里呼噜呼噜地响个不停，分明是有一口浓痰在那儿作怪，再看他面色黄中带青，眼神涣散，一点也不像是武林中人。

王一萍抑住心头疑窦，道：“在下路过宝庄，因为看见这副横匾上的字写得实在太好，一时大为敬佩，停下来看了几眼。”

老人微一侧首，斜着向上瞄视了一眼，道：“一块白木头上刻着几个大字，这有什么好瞧的？”

王一萍猜想这“天下第一关”五字或许出于临摹，所以这老头子才说没有什么好瞧，可是继而一想，刻在山海关上那五字，与此刻挂在头顶的这五字，大小悬殊，根本不可能是临摹而来，证明是写上去的，那么这人在庄前竖上这么一副匾额，用意如何，倒颇费猜测了。

王一萍心中猜疑了一阵并不想追究，拱了拱手，就待离去。

老人一把抓住王一萍衣袖道：“相公请进来小憩片刻，我老头子只晓得吃饭睡觉，什么字儿画儿的我可一窍不通，不过我们家姑娘对于诗书琴画，可是件件皆精，也许勉强可以陪相公作些个吟风弄月的风雅之事。”

王一萍始终觉得这座庄院异常神秘，不肯轻易停留，因而推托道：“在下刻下正有要事，急须赶路，他日得暇，一定再来宝庄，并向你家姑娘讨教。”

那老人扯住王一萍衣袖不肯放开，笑道：“您这就不对了，您说您有要事在身，急欲赶路，就凭你这两条腿？嘿嘿，您别看我年老，可是我心里明白，您一定是一位游山玩水的才子，你若不肯进去休息休息，大约是瞧不起我。”

王一萍始终觉得这老人令人可疑，心意一动，手臂不经意地向后一掣，似是想将衣袖夺出，那老头上身立被带得向前一倾，脚下一个踉跄，向前跌了出去。

王一萍一试之下，发觉这老人委实一点武功不会，当下伸手将老人扶住，口中连声说道：“在下一时粗心大意，不知可曾闪着腰没有？”

老人笑着道：“哪里就娇嫩得会闪了腰去，您放心。”

老人抓住王一萍衣袖的手却始终没有松开。

王一萍既然试出老人并无武功，疑心已释，想想这一路餐风饮露，备极辛劳，何妨在此叨扰一顿，因此也就不再坚拒。

老人见王一萍已有转意，立即侧身一旁，将王一萍让进大门之内。

门内是一大片花圃，修饰得异常精致，至于亭台楼榭的构建，竟完全是江南风味，王一萍心中暗暗称奇，不住地猜想此庄主人究竟是何身份。

老人引着王一萍来到一间极雅致的静室内坐定，遂即退了出去，不多一会，飞帘掀处，走进一个玉洁冰清般的淡装美人来。

王一萍赶忙欠身而起，那淡装女子，莲步轻移，大大方方走到王一萍身前，含笑道：“相公请坐，我家姑娘日来冒受风寒，卧病在床，不克亲来奉客，心中至为悚恐，特命冰儿前来奉伺。”

王一萍听淡装女子这样说，方知来人只是一名婢女，心想凭她这份素淡高雅、清莹脱俗的气质，居然只是一位下人，那她奉待的主人是位什么样的人，不难想像。

王一萍被那老头儿硬拖进来，多少还有点不愿意，此刻对这位尚未谋面的神秘山庄的女主人竟然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片企慕之意。

淡装女子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和她身上素雅的装束，温秀的举止，令人油然生出一种企慕之意。

淡装女子道：“冰儿想请公子先去水阁中观赏几副前人字画。”

语毕，好像认定王一萍不致拒绝似的，向王一萍微一颌首，转身向门外走去。

王一萍好似着了魔一般，跟在淡装女子身后，也向门外走去。

花径扶疏，满眼芳菲。淡装女子引着王一萍穿行在一片浓密的花树之中，不久即已来到一座池塘旁边，岸上一座九曲回桥，直通湖心，湖中筑有一座高达三层的风阁。

王一萍在京中曾经畅游所有名园，觉得能够和此处一比的，实也寥寥无几。

淡装女子首先踏上回桥，王一萍看了庄中气势，已断定不是普通人物。

王一萍边走边想，淡装女子已将水阁阁门打开。

走进水阁，迎面就可看见一幅马钦山的松下观月图。

王一萍久居京畿，常与各名门公子相过往，在诗词歌赋上面颇下过一番苦功，尤其常为一般人所称道的，是他超人一等的鉴赏力，任何古字古画，只要让他过眼一遍，即可辨出真伪。

眼下这幅月下观松笔法，气势，甚至落款格局，无不洋溢一片古意，分明是一幅千真万确的前人真迹。

这座庄院建筑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之中，已是十分令人费解，而庄中居然藏有艺苑中视若瑰宝的月下观松图，更使人摸不清此庄主人是何身份。

淡装女子业已走近楼梯口，见王一萍站在那幅月下观松图之前，状若痴呆，不觉莞尔一笑，道：“王老头没有看错，公子果然是一位风雅才子，我家姑娘生平没有其他嗜好，就是喜好收藏古今字画，您要是想看，何不跟我到楼上来。”

王一萍听出淡装女子言外之意，仿佛是说阁上才是真正收藏字画的地方。

王一萍心中愈来愈觉惊奇，但脚下可未停留，一掠而上。

淡装女子见王一萍从阁下一跃就上了二楼，丝毫不觉惊奇，返身

走近阁门，绕着水阁打了一转，将全部窗户完全打开。

王一萍纵目一扫，当真惊愕得状若木鸡。只是呈现在眼前的数十帧字画，无一不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古人真迹，王一萍一再揉着眼睛，不敢相信。

王一萍也曾有过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将古今留传下来的字画收罗一尽，陈诸雅室，专供一干极有天分而对华夏艺文锲而不舍的有心人玩赏临摹。

王一萍在京中居处也曾辟出一间雅室，专门收藏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字画，可是拿来和此地一比，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王一萍又惊又羡，如醉如痴，望着满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字画，不知该从哪一幅看起才好。

突然听见一声极清越的木鱼声，隔着水池传来，淡装女子随手将身旁的窗户掩上，轻柔地道：“请公子下楼用饭。”

王一萍犹自沉醉在水阁字画之中，根本没有听见，淡装女子见状，掩嘴一笑，绕室一遭，又将所有的窗户重又掩上，阁下光影一暗，方始将王一萍惊醒。

淡装女子见了王一萍脸上惊诧之色，笑道：“公子已在阁上玩赏了将近两个时辰，难道一点也不觉得腹饥么？”

王一萍当真一点也不觉得饥饿，再说就算是腹中饥饿，他也宁愿暂时忍受，也舍不得离开此地。

淡装女子明明知道王一萍心意，仍道：“只要公子乐意，尽可留在此地，尽情观赏，最好是我家姑娘早日康复，和公子在这水阁之上，

品茗长谈，一定别有一番情趣。

王一萍被淡装女子这一番话说得不胜向往之至，淡装女子见王一萍留恋不舍离去，不觉又是莞尔一笑，扭转娇躯，径向阁底走去。

王一萍见淡装女子已走下楼梯，觉得没有单独一人留在水阁上不下去之理，可是心里实在是舍不得离开。

回到先前一度小憩的精舍，业已置妥一桌素席。

王一萍放眼一看，见那席面上仅只四菜一汤，可是人未走近，已有一股清香之气传来。

淡装女子秀目扫过席面，眉心微皱，满怀歉意地道：“贵宾光临，时间太过仓促，整治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怠慢之处，还望公子原谅则个。”

淡装女子一面让坐，一面指着席上四样菜肴道：“一样熏雀舌，一样油浸鹅掌，一样珍珠盅，一样翡翠玉。中间那一碗是用一百条各种不同的蛇肉，绞成肉泥，所挤出来的汁烹调而成，称做百蛇羹。”

王一萍并非一个没有见过大场面的人，可是这等待客盛肴，不但豪侈，而且高雅。

淡装女子温婉笑道：“公子请慢慢享用，冰儿还须赶去服侍姑娘，回头再领公子到水阁去。”

语毕，扭转娇躯，转移莲步，款摆柔腰，娉婷而去。

王一萍望着淡装女子逝去的背影，出了老大一阵神，方始端碗举箸。

这一顿饭吃下来，使王一萍心中诧异之感平空又增加了几分，心

想就是当今圣上，只怕轻易也尝不到这般佳肴，而这所神秘庄院，却拿来款待一个不速而至的客人，实在是稀奇又稀奇的事情。

王一萍这些日子来根本未曾正正式式地进过一次饮食，这时也不怕别人笑话，将桌上四色奇肴和一碗珍贵已极的百蛇羹吃得一干二净，渐又想起水阁中情景。

恰在此时，一片清幽无比的箫声隔空传来。

王一萍不觉听得悠然神往，突然有人在身后缓缓说道：“公子又在发什么呆？”

王一萍悚然一惊，极快地转过身来，瞥见原是那淡装女子站在身后。赧然问道：“是谁在吹箫？”

淡装女子道：“大约是姑娘闲着无事，吹上一曲玩玩，不料公子竟也听得呆了。”

王一萍脸上一红，讷讷地道：“实在是吹得太好了，以致听出了神，这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淡装女子道：“公子太过谬奖了，这不过是姑娘随便吹着玩玩，您就比做仙曲，哪天若是用心吹上一曲，不知公子听了又当如何说法呢？”

王一萍轻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唉，真可惜。”淡装女子诧异地问道：“你说什么真可惜？”

王一萍心无城府，立将心中所想到的顺口而出，道：“我说你们姑娘如果不是住在这等僻静之地，必可成为一个名响遐迩的才女。”

淡装女子道：“不怕公子笑话，我家姑娘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这

个，您也不想想，我家姑娘若是存有一分想取得声名的心思，也不会那么老远地住到这种地方来了。”

王一萍心中暗暗叫了一声惭愧，一时低头不语。

淡装女子见王一萍似有不安之状，忙道：“可是冰儿无心之言，得罪了公子？”

王一萍否认道：“哪里，哪里！”

淡装女子仿佛已将王一萍心事猜透，轻笑了一声，道：“虽然公子不肯承认，可是我已猜出，否则怎会好好地突然不说话了昵？”王一萍见这淡装女子不但长得清逸脱俗，而且心思极巧，生平从未遇见过这等女子，不觉生出一股绮念。

淡装女子道：“如果公子再不说话，就证明我的猜测不错，那么，我只有向公子下跪，请求原宥了。”

说毕，两膝一曲，当真就要跪下地去。

王一萍却忙道：“姑娘请起，姑娘请起。”

说时，伸手就要拦阻，两手已经伸出，突又缩了回来，只因王一萍想到男女授受不亲，对方虽然是一个下人，自己也不能不稍稍顾全一些礼法，因此又将伸出的手臂收回，闪身让在一旁，道：“你不要这样，我说话就是！”

淡装女子哪里是当真要向王一萍下跪，闻言立又站直身子，道：“那公子可得当真说，而且不许显得勉强。”

王一萍一时之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王一萍平日走马章台，面对一些名噪一时的艳姝，照例是妙语如珠，可是今天不知如何，竟

然感到语塞。

淡装女子斜托香腮，一双美目，直直地盯在王一萍脸上，王一萍和她的目光一对，突道：“在下有一句话，放在心中已久，也许说将出来，，会惹得姑娘见怪。”

淡装女子道：“你说吧！”

王一萍道：“在下无意中经过宝庄，竟被迎为上宾，不但日赐盛肴，而且又将庄中珍藏，赐予观赏，让在下一饱眼福，实在有点受宠若惊。”

淡装女子淡然一笑，道：“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不过是我家姑娘对客人表示的一些敬意而已。”

王一萍对淡装女子的答复并不感到满意，道：“在下总觉得未免太过。”

淡装女子脸上突然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道：“公子真的是这样想吗？也许公子再过些时候，就会有另一种想法了。”

王一萍只当淡装女子这话的意思是说时间长久之后，惊奇的感觉就会冲淡了，心想水阁中任何一幅字画，只要能见到一幅，也就

可算是毕生奇遇，何况是满楼珍宝，一览无余——因此，微微摇了摇头。

淡装女子道：“这阁中所藏虽然不足百帧，可是已费尽姑娘无穷心血，公子今天虽然走马看花似的观赏过一遍，一定还觉得意犹未尽，甚至感到百看不厌。”

王一萍十分同意淡装女子的说法，不由自主地将头微微连点。

淡装女子道：“庄里除了水阁中藏的字画而外，尚有几屋藏书，许多已成为海内孤本，冰儿自会带公子尽情赏玩。”

果然，一连数日，淡装女子每天都陪着王一萍满庄乱逛。

王一萍一来也是并不急欲赶往天池，二来也是因为当真有点乐不思去，因而就在庄中住下。

这天晚上正在睡梦之中，似乎觉得地面发生剧烈的震动，不由一惊而醒，可是及至醒来之后，那种震荡的感觉突又消失。

王一萍只当是梦中情景，也未放在心里，倒头又睡。

谁知躺下不久，尚未睡着，地面又起震荡。

王一萍从床上一跃而起，望着地面怔然出神。

那阵震荡甚有韵律，每隔一盏茶时，必然发生。

王一萍心中大奇，听了半晌，突然爬在地上，将耳朵紧贴地面，仔细地听个明白。

可是听了老半天之后，除隔一盏茶时必然照例发生一阵极为轻微的震动而外，并无其他异状。

王一萍觉得这事大有蹊跷，绕室而行，希望能找出原因所在，此处按下王一萍不提。

却先提一提先王一萍一步而进入那座藏有红鳞巨蟒的密林的黑珠和查猛。

原来黑珠和查猛两人穿过那片矮林时，也曾瞥见那条红鳞巨蟒，不过查猛和黑珠两人并未对那红鳞巨蟒招惹，也未在林中多作停留，径自越林而过，最后来到，无巧不巧，已和王一萍是一般心意，心想

反正七心魔君洪炎已被毒儒欧阳善初骗开，何必定要循路而进，依次闯过七心魔君设下的七道关卡，因此也是附壁而上，想抄近路横越过去。

最初，两人也是被那庄门上所悬的那块足以引得任何人均感诧异的匾额，而在庄前驻足小留，在两人决定离去之前，也和王一萍的遭遇大致相仿，见到那个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家人。

查猛江湖阅历极丰，一眼就已看出这老家人决非等闲人物，不过他和王一萍一样，认为七心魔君设下的关卡，除了暗中伏有高手或毒物而外，必然还要利用天然之势，因此认定七心魔君洪炎所设的关卡毫无疑问地是在那座黑谷之内。

这座无意之中遇见的神秘庄院，或许是别人埋名隐居之地，老家人甫一露出迎客之意，查猛未及多让，就已进入庄门。

黑珠为人沉稳已极，纵然遇到天大事情，外貌上也断不致流露出来。

查猛前脚进了庄门，黑珠也从从容容地向庄院内而去。

两人在庄中，接受了一顿丰盛的款待。

老家人坚欲挽留两人在庄中少住，查猛自然是不肯答应，可是黑珠心中认为这次为了那三味灵药而来的武林人物已不在少，根据种种迹象看来，不消等到那一天，即将发生一场生命拼搏，自己只消在时限以前赶到即可；虽然也不愿意在庄中耽搁太久，然而觉得少留一宵似无不可。

查猛处处暗加一分小心，饶他目光犀利，居然并未发现任何可疑

之处。

黑珠表面上似乎毫不在意，暗中也细心加以观察，除了觉得这座庄院有点古怪，她无其他感觉。

人晚之后，黑珠被引至一间布置的华丽已极的绣房中，查猛则被安排在另一房中，那间房中，摆设大致和黑珠房中相似，只是几上放的盆花不同，黑珠房中摆的是一盆玉兰，而查猛房中摆的却是一盆夜来香。

查猛深深地嗅了一嗅，觉得夜来香的气味过于浓馥，因此在老人家离去之后，将那盆夜来香摆至室内，盘膝坐在榻上。

查猛内功造诣极为精湛，素来每日谨需调摄片刻，即可恢复精力，并不须要真正睡眠。

可是今夜情形与平日大相迥异，突然感觉一丝从未有过的倦意，身上懒洋洋的，不多一会竟致倒在榻上沉沉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查猛被一片淫歌浪笑之声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满室尽是酥胸半掩、玉腿毕呈的半裸美女，正在高吟低唱，狂舞不休。

查猛年逾六旬，从来不近女色，的确称得上一条硬铮铮的铁汉。此刻瞥见身前竟然出现许多轻纱掩体的绝色女子，有的轻歌曼舞，绕室回旋，有的干脆摆腰扭臀，凸腹踢腿做出种种褻渎之状。

若是换在平时，查猛早已不顾一切，双掌齐出，将这群寡廉鲜耻的淫娃浪姬悉数击毙掌下。

可是他此刻非但毫无出掌之意，反而觉得一股从未有过的绮念，

打从丹田深处油然升起。

那群半裸美女载歌载舞，轻纱飘处，每每带出一股极淡的异香，使人一闻之下，欲念大动。

查猛唇齿微张，眼中布满红丝，直直地望着眼前旋舞不休的裸女，恨不得抓将过来，恣情玩弄一番才好，此刻的查猛分明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淫魔。

突然一个斜披杏黄轻纱的荡女舞近查猛，伸出一只嫩若春葱柔荑，在查猛满是胡须颊上搔了一下，遂即娇笑一声，疾速地舞了开去。

查猛被挑逗得无法忍受，狂吼一声，纵身扑去。

就在这时，屋角暗处，似有人鄙夷地哼了一声。

查猛虽被眼前这一幕极其冶荡的轻歌曼舞引逗的欲念大炽，心如火焚；可是毕竟经过多年苦练，耳目聪明，那声哼声虽甚低微，仍然被他听见，腰身一扭，面对哼声来处低声喝问道：“是谁？”

屋角有人轻蔑地应道：“是拘魂的无常，是十殿阎罗！”

查猛一听之下登时大怒，暴喝一声，双掌疾翻，一股浑猛掌风已向屋角逼去。

一声砰然大震之后，屋角一张梨木雕花立柜登时被劈得粉碎，可是那出声讥讽之人却已不知去向。

这一声砰然大震，使那些正在歌舞的美女发出一片惊呼，查猛惊诧地回过头来，一眼瞥见之下，最初是一阵惊愕，随即就是一阵大怒，指着那群美女厉声喝道：“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臭娘们，还不给老夫滚开。”

那些裸女仿佛木人一般，对于查猛的喝骂毫不理会，仍然扭舞如故。

查猛早在不知不觉之间，中了一种迷乱本性的巨毒，他看见这些裸女，深深发出一声怒喝而外，再无其他动作，甚至连这仅有的一声暴怒，听去也令人感到十分勉强。

查猛本人也明明感觉出来，他这时发出的怒叱，只是由于数十年来的习惯使然，并非他此刻心中的真实感觉。

查猛勉强使本性维持清醒了片刻，眼前景色又变，室内数十名美女手提轻纱，袒胸露臂，分从四面八方，缓步向他身前逼来，同时脸上挂着足以使任何铁石心肠的男子感到情怀荡漾，不能自己的媚笑。

查猛张开嘴巴，大喘了几声，猛地向迎面而来的一名裸女扑去；查猛自觉是向一名裸女身上扑去，实际上却是向地上倒去。

俟查猛头脑恢复清醒，已是三天以后的事情，睁开眼睛，发觉自己竟被关在一间石牢中，不禁又气又急又怒，慌忙中赶紧调气一试，发觉并无异状，心中又觉略宽。

不过尽管查猛业已运气试过，体内并无异状，不过不知怎地，始终觉得身上有某一部位不大对劲。

查猛满腹疑心，仔细检查了一遍，不禁感到又怒又气，原来查猛一低头之下，方始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何时竟被罩上一件女衫，紧紧地绷在身上，致有种紧迫之感。

查猛怒哼一声，伸手扯裂身上女衫，跟着就是一掌，直向石壁劈去。

查猛的功力，除了略逊七心魔君洪炎等少数几个魔头而外，武林中允称无敌，这一掌少说也有千斤之力，谁知一掌拍去，石壁竟然分毫不动。

查猛心眉暗皱，知道即使自己全力发掌，只怕也是白费气力。

可是如果放弃这微乎其微的出困希望，势必只有坐以待毙，查猛自然心中不甘。

经过一阵考虑之后，明知希望毫无，仍然决定姑妄一试。

查猛想到此处，用尽毕生之力，对准一处，一连劈出十余掌，结果仍跟先前的情形一样，心气一馁，自然而然地停下手来。

休息了片刻之后，心仍不死，双掌扬处，又是连发数掌，空自击得穴壁发出一片沉沉闷响而外，依然毫无结果，而且从震声中听出四周穴壁至少也在十丈以上，纵使手中持有摧金截玉的仙兵，想要掘通穴壁，也须耗费不少力气，何况此刻是手无寸铁。

查猛脾气虽然暴躁，毕竟不愧为江湖老手，经过一阵狂乱发掌之后，头脑逐渐冷静下来。

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和他一并留在庄中的黑珠，黑珠和他同时入庄，此刻情形，虽然无法知悉，不过自己处境既然如此，黑珠情况如何，当亦不难想见。

查猛对本身安危并不在意，倒是念及黑珠，不由满脸焦急，苦思良久之后，突然给他想出一个法子，他先将体内真气调摄精纯，然后将掌心抵在穴顶上，每隔上一段时间，就将真力发出，施用“隔墙打牛”的功夫，硬将十丈穴壁震得不住晃动。

果然就在第三天夜晚，查猛不负所望，所发掌力，终于将人惊动；不过，被他惊动之人，并非黑珠，而是在庄中留连忘去的王一萍。

王一萍起初发觉地面震动，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不知怎地，突然想到最初在庄外所听见的那片衣襟带风之声，一时产生许多联想，因而颇想弄个明白。

爬在地上，侧着脑袋，将耳朵紧贴地面，细细谛听，听了一阵，越听越觉疑惑。

要说是地下藏有什么怪物猛兽，出路被人堵住，想要冲撞而出，必定会有搔爬的声音，可是经过一阵倾耳细听，并未听出任何其他的声音！

王一萍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地下是不是困有一位武林人物？这阵间息而来的震动，正是他在找寻出路时所弄出。

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只听那声音越像是施用内力震动所致。

王一萍暂且假定自己的判断真确无误，考虑到自己此身是客，而且又蒙主人殷勤盛待，除非知道其中藏有令人难忍之事，否则似无多管闲事之理。

王一萍很想将庄中管事之人找来问上一问，是否也曾感受到这阵震荡？可是继而一想，如此深更半夜，庄中人十成均已进入睡乡，如果将他们叫醒，似乎觉得事有不妥，王一萍几次走近房门，终未推门而出。

突然，一声沉闷的哄然之声，震得窗格竟亦发出响声，这次的震动远较前次猛烈。

王一萍心中一动，再次伏在地上一听，居然听见怒喝之声，心想既然对方声音能够传出，如果自己出声相询，当然也可听见，因此问道：“朋友，你可听得见在下说话的声音么？”

王一萍一连喝问了几声，对方均无回答，仍和往先一样，传来一阵十分轻微，但却可以感觉得到的震动。

虽然没有听见对方的回答，王一萍已下定决心，他贴地听了两次，业已听出那片震声就发自床下。

经过片刻思虑，王一萍已经想出一个办法，首先将床下青砖掀起数块，然后掏出怀中金剑，施运内力，沿着掘起的青砖四周，划削出一道深远剑柄的印痕，然后斜里将岩石削成尖块，堆在床下。

王一萍这柄残金剑委实锋锐无比，即使不使用内力，也可轻易削裂岩石。

王一萍动作极快，不消多时，已掘出一个深达一丈的沉坑，自然床下也堆了不少石块。

心中略一估计，如果不减速度，一个时辰之后，当可掘出四五丈深，问题是在床下堆的石块如何处理？以及这事万一被主人查觉，将如何交待？

王一萍仰首凝思了片刻，业已想出处理那些石头的办法。可是后面那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脚下突又感到地面震动，而且已较前清楚。王一萍知道选择的地方并无错误。这件事情既然已开始动手，一切后果且等将来再说吧。

王一萍心意既决，重又开始挖掘石洞。

一个时辰之后，床下已被掘出一个深达六丈以上的石洞，竟较王一萍原先估计的深度尚多出一丈有奇。王一萍停止动作，再度发声问道：“朋友，你可听得见在下声音么？”

一言未了，猛听头顶有人哼道：“你这小子敢情是自寻死路么？”

王一萍一听发话这人口音，就知来人内功不弱。这事本就难以向人解说，如果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径自下手，自己在这方圆不过数尺而却深达数丈的石井之中，犹如瓮中之鳖，只有坐以待毙。

王一萍这些日子以来，经过不少事情，增长了许多经验，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心怀竟能不乱，先将全身真力调摄一遍，灵猴一般，揉升井边，丝毫没有弄出声音。

探首一看，发现头顶上的床铺并未搬动，堆在石井四周的石块也依然保持原样，王一萍从石堆缝中向外一张，看见距离床前一丈光景之处，果然站有一人。因有床板挡着，只能看见那人的下半身。

王一萍见那人静静地站在房中，并无其他动作，心想那人必是因为床下黑暗，无法看清自己在干什么，心中越发镇定，侧着身

子，紧靠墙边，翻出石井，蓦地身形一长，已从床下电射而来。

那人事先毫无所觉，及见王一萍突然现身，似乎吃了一惊，单掌一扬，猛然劈出一掌。掌力竟是不弱。

王一萍未曾摸清那人深浅，不想冒然硬接，一闪避开。站着一闪之际，眼光扫过那人脸上，发现竟是那位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老家人。

龙钟老人一掌不中，赅续又发两掌。王一萍仍然不接，从容避开。

龙钟老人眼见王一萍所施身法，极为神奥，甚为赞许，一收掌势，脸上也现出另外一种表情道：“敝庄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关，可是对于公子这般人物，不啻阳关大道，尽可畅行无阻。至于地穴中所围之人，不足公子一愿，公子尽可不顾而去。”

王一萍听老人语气，与先前已有绝大转变，心中大为不解。

龙钟老人似乎看出王一萍心中还有迷惑，又道：“公子一定觉得数日来的遭遇，万分离奇，不过依照本庄惯例，纵使公子硬要逼问，也须等到三年之后，再来本庄之时，而且到时也许另有奇遇，亦未可知。此刻公子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话也不要问，即时即刻，离开本庄。”

老人说到最后两句，竟是声色俱厉。

王一萍眉心连皱，恍如坠入五里雾中。而且觉得此时此刻，当真已无法在此再留，因此微一拱手，立即穿户而出，直向庄外掠去。

第二十一回 君且归去，前途凶险；卿亦云往，后顾凄迷

王一萍疾速掠至庄外，情不自禁地迭次回过头来，向这座令人万分难测的神秘庄院，投下深深的一瞥。

乱山中疾掠了将近一个时辰，东方已微微泛现出一片鱼肚白色，这时已自迈上一条官道，一辆华丽已极的锦车，沿着官道缓缓而行。一时好奇，遂跟在车后。

车上立有四名青衣蒙面的女婢，其中有一名青衣女婢已发现王一萍，不时回过头来，眼中流露出一股怪异的光彩，不停地向王一萍扫视。

王一萍早已发觉，因为觉得奇怪，因此目光也不时向那名青衣女婢身上扫去。每当两人目光相遇，青衣女婢立将目光移开，但却毫无丝毫羞怯之意。

他很想走上前去，向那位青衣女婢问个明白，可是他觉得如果真的如此，对方一定会认为他轻浮冒失。考虑再三，决定暂且将这份好奇压在心头，俟以后遇到适当的机会再说。

那辆华丽锦车在路中停了片刻，重又向前进发。

那名青衣女婢在锦车临去之前，又深意地向王一萍凝视了一眼。并且轻抬手臂，掠拢发边飘乱的秀发。螭首微偏，风情万种。这姿态看在王一萍眼里，觉得万分熟悉，仿佛一个自己极熟的人，可是究竟是谁，一时却又想不起来。

青衣女婢破颜一笑，这才转过身去。

王一萍仿佛失魂落魄似的，望着那辆渐去渐远的锦车悠然出神。

突然，一片白影，从锦车飘落。

王一萍一瞥之下，眉心微皱，原来王一萍目光锐敏，早已看清那片白影竟是一条素帕。

王一萍俟那辆锦车去得稍远，始走上前去拾起那条素帕。一股幽香，冲鼻而入。王一萍蓦地想起许多青衣慧婢垂爱风流才子的故事，不觉莞尔一笑。

若是换在平日，王一萍很可能赶上前去，借故取闹一番，可是此刻心中半点绮念全无。一笑之后，随即将那方素帕抛下。

未待那条素帕落地，王一萍俯身一掠，又将素帕捞回手中，满腹狐疑地展开一看，果然发现素帕上潦潦草草写着“前途凶险，慎防不测”八字。

王一萍弄不明白这青衣女婢留帕示警的真实用意何在，考虑了一下，决定仍然继续前行。

那辆锦车速度甚快，王一萍施展轻功，不久即已赶上。青衣女婢偶一回头，望见王一萍遥遥缀了下来，不由秀眉急蹙，显得颇为焦急。

王一萍虽然远在数十丈之外，业已看清青衣女婢脸上神色，心中奇道：“看来前途凶险，不会是假；否则她脸上神情不致如此。可是自己与青衣女婢素昧平生，何以她会有留帕示警之举？”

这一疑团悬在心中，久久不得其解。王一萍不单感到惊咤，同时也感到好奇，决心继续跟缀下去。

不过，为了不让那青衣女婢感到焦虑，顿将速度放慢，使双方距离保持在百丈左右。

那名青衣女婢数度回头，未再看见王一萍身形，芳心渐宽，锦车速度也渐次增快，向前疾驰。

这一段路程全是傍山而行，道路弯弯曲曲，而且沿途均有茂密林木，着实便宜了王一萍不小。

锦车连续行驶了将近两个时辰，已自来到一处小镇。王一萍以为是车上人想在此处打尖歇息，谁知锦车并不入镇，反而绕道向镇后驶去。

原来镇后有一座荒废大院，锦车竟笔直向废院驶去。驶入以后，即有人将门掩妥。

王一萍颇觉疑惑，更是下定决心，想将这车弄个明白。

初更再过，王一萍翩然掠进废院，先将院中情况探视明白，然后决心先进入最东面的一间厢房。

王一萍轻轻翻进室内，毫不停留，立向床边纵去。人未掠进，早已发出一股轻柔掌力，将床上锦帐逼开一缝。

匆匆一瞥之间，即已发觉床上被褥虽然隆起，却无人睡在床上。

王一萍足尖微一沾地，立即一个倒纵，隐入屋角暗处。在王一萍心中以为室内之人既然事先已有防备，此刻必已隐在暗处，自己虽然跃退得快，八成仍然落在人家眼里。

心想与其呆在屋角挨打，倒不如先将那人找出，因此目光一转，迅即将室内几处可能藏人的地方查看一遍，发觉居然并未藏得有人，心中不由大奇。

可是继而一想，立又断定那人可能藏在室外，只等自己发觉室中

无人，从窗外退出之际，猛然出手。

王一萍想到此处，暗中得意地轻笑了一声，沿着墙壁，横移数步，已到了房门旁边，轻轻将门栓下，遥发一掌，将窗格震得“各登”一响，身形一晃，已极快地拉开房门，纵了出去。

王一萍来至室外，纵目四望，不由大为诧异。原先他以为室中人既然先已有备，必是守在室外，此刻才知自己的判断并不正确。不但室外无人埋伏，甚至在数丈之内，也看不出丝毫有人埋伏的形迹。

王一萍略一沉思，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故。但他知道深夜入人私室，非奸即盗。万一有人发觉，声张起来，面子上就觉得有点难堪了。

想到此处，立即飘身退出院外。

可是这个哑谜如果不设法打开，始终觉得心有不甘，因此决心隐身暗处，偷觑一阵再说。

正巧院后有一株枝叶极浓的大树，隐身其上，不但不易被人发觉，而且正好可以俯视院中一切。

王一萍不再考虑，足尖连点，直向院后那株大树纵去，距离大树尚有数丈，打自丹田提起一口真气，身子飘然而起，恍如一头轻燕，向树枝浓密处疾投而去。

身子才一投入树中，立即发觉有一股极难察觉的阴柔之力向自己胁下击来。

王一萍吃了一惊，想不到这棵树上竟然早已埋伏得有人，那么，自己今夜来此，除了留在屋中的少许时间而外，其余的一举一动，岂不完全落人人家眼中？

王一萍反掌一拂，将那股阴柔掌力卸向一旁，同时身形连闪，已绕至一段粗大的树干之后。冷声问道：“尊驾何人，如何要暗算于我？”

树影中阒寂无声，王一萍运尽自力，凝神察视了一遍，竟然无法察觉那人究竟藏在何处！

可是，如果说树上并未藏得有人，适才自身后击来的那股阴柔掌力又当作何解释？

王一萍在树干后，细细一想，断定树中除了自己而外必然另有人在。他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向自己留帕示警的那位青衣女婢？因此轻道：“在下王一萍，来此并无恶意，请你现身相见，并有一事想要向你请教。”

树影中阒寂如故，王一萍不由大奇，心想：难道树中当真并无他人隐伏，而是自己一时错觉？

王一萍再次细想了一下，觉得那股自身后击来的阴柔之力，千真万确，断然不假，由此也可推断树中必然藏得有人了。

想到此处，伸手将身旁树叶轻轻摘下几片，决定如果自己再问一次，而对方仍不答应，就将手中树叶用暗器手法打出，务必要将那人逼出来。遂又说道：“你如果不愿和我见面，也请回答我一声，我并一定想知道你是谁，但我必要知道树上是否藏得有人。”

王一萍这次已将声音提得甚高，数丈以外，均可听见。

王一萍何尝不知道在如此静夜，而且人在高处，一旦提高声调，定可传出老远。

可是王一萍目前亟须确定树上是否藏得有人，因此宁可将院内人

惊动，也要逼得树上人不能再装聋作哑。

果然，王一萍语音未落，已有一声轻嘘，从树枝间传来。显然有禁止王一萍高声说话之意。

王一萍略觉气忿地道：“为什么你一直装聋作哑，不肯回答。”

王一萍说话时，已将声音压低。因为王一萍也并不意味着真的将院中人惊醒。

那人答道：“此处不是谈话之地。”

王一萍犹待再问，只听得枝叶轻响，一片黑影，直向自己身边掠来，同时出声道：“我对你并无恶意。”

王一萍颇难理会那人突然现身，而又向自己身旁接近的用意，因此心中暗怀戒备。

那人贴在距离王一萍大约一丈之处的一段树干后，面幕下露出一双炯然有光的亮眼，直向王一萍身上扫来。

原来那人看出王一萍腾身上树时所露的轻功奇佳，而且竟能察觉自己借树枝发出的阴柔之力，并且从容不迫地化解开去，显见功力甚深。

再说王一萍虽然无法找出那人隐身之处，而那人也同样不知王一萍飞身上树之后，究竟隐身何处！

他今夜来此，果然有所图谋，唯恐王一萍因为自己拒不回答而发怒，胡乱出手，以致将院中人惊动，坏了自己的事情，因此从掩身之处掠出，度准王一萍出声远近。他不敢来得太近，以免王一萍心生误会，也不愿离开太远，否则在枝叶掩映之下，仍然无法达到从掩身之

处掠出之意。

正在这时，猛听得院中有人惊诧地说道：“咦，真奇怪，深更半夜的人会到哪里去了？”

接着一条黑影从一间房内疾穿而出，飘然上屋，身法灵巧，轻功颇属不弱。

王一萍看清这人正是从自己适才进去过的那间屋中出来，却未看见他是何时进去的，心中不由暗暗称奇。

那人在瓦面小立片刻，不断地向四处张望，随即又飘落院中。不多一会，又有人影翻上屋面，不过，这次不再是一人，而是三条人影。

王一萍知道这三人必就是锦车上的四名青衣女婢中人物，因为王一萍业已看出屋脊上的三条人影均甚纤细，八成都是女儿身。可是王一萍心中所惦念的，只是那向自己留帕示警的那一位。从先前那人话中，显然也是发觉自己有一名同伴突然不见，因此将另外两名同伴唤醒。

王一萍偶一回头，瞥见一条人影，在院墙上一晃而逝，不由奇道：“这又会是谁呢？”

心念一动，立即舍弃前面四人，迫身向院后掠去。

王一萍早在未曾入院以前，已将前后情势大致察看过一遍，知道那辆锦车正是放在院后。那人既然掠向后院，其志似乎是在那辆锦车，只不知那锦车之中又隐藏了一桩什么秘密。

王一萍找到一处有屋角遮掩的地方，探出半个脑袋往前略一探觑，果然瞥见一人站在锦车顶上发愣。

王一萍虽然无法知道那人发觉的真实原因，可是却能断定他此行扑了个空，因而感到失望。

那人在锦车上呆立了一会，低着头，迷惑地道：“奇怪，怎么会不在呢？”

王一萍心道：“原来他是要找一样东西。”

远处传来一声高亢的啸声，那人一听，立即向墙外纵去。

这里身形才动，一条娇小人影比电还疾，越过另一面院墙，直向那人赶去，同时发出一声娇叱道：“好贼头，别走。”

那人头也不回，径自掠过墙头，飘身院外。

那从后面追来的娇小女子瞥见前面那人非但不肯驻足，反而加速逃走，似乎怒极，一面打出一蓬暗器，一面也加速向前追赶。

“大约你是弄昏了头，你下手之前，竟然也不打听打听。”

几句话的时间，那娇小身影已掠过数丈阔的院子，直向院墙外纵去。

就在她掠过院墙的一刹那，一蓬乌色光雨电射而上。

原来前面逃走那人出院墙之后，并未再向前纵，而立即掩入墙下阴影之中。任何人在此情况之下，都会认为那人越过院墙之后，业已改变方向，沿着院墙逃去，绝不会想到他竟然躲着不走。

娇小人影轻功的是了得，乌色光雨才一人眼，身子倏地向旁急折。

那人一击不中，并无丝毫沮丧之意，反而朗声笑道：“臭黄毛，你再敢追来，包有你的好瞧。”

双足一顿，向前急掠，眨眼间即已到了十丈开外。

那娇小身影是个手持玉尺的青衣女子，闻言一咬银牙，气咻咻地道：“你就是逃到天边，姑娘也要将你追回。”

当真放足脚程，自后猛追。

王一萍近来经历的事情渐多，料事的能力，也大为增强。此刻心下业已明白，这先后两人必然是一伙的，他们预先安排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想来盗取东西。

并且听出那人完全是用激将法，激使那青衣女婢紧追下去，必然另外尚有花头。

果然王一萍心念才动，院墙上疾风飒然，惊燕一般掠进一个人来。

这时，三条人影自院墙左侧约二十余丈之处一闪而过，重又向冥色深处掠去。显然是最先现身行施诱敌计的那人，又将另两名青衣女婢引开。

院中锦车这时已无一人看守。

王一萍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奇怪的冲动，他很想挺身而出，替那几个青衣女子暂尽守护之责。可是继而一想，这种念头实在令人可笑，并且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得这种冲动。

那人掠过墙头，笔直朝锦车前面纵来。

王一萍已在作最后的考虑，是否应该及时现身？因为一时取決不下，身子仍伏在原处不动。

那人来到车前，略作停留，立即举手向虚垂着的窗帘拍去。

那人掌力使得恰到好处，窗帘向上微一抛起随及落下。恰如被风掀起一般，显得那么自然，可是却刚好足以看清车内情景。

王一萍隐身屋角，人在高处，分外看得清楚。那辆锦车空荡荡，并无半点人影。

那人似也看清车内并无人在，而且守护锦车的几名青衣女婢业已被人引走，因此十分放心地抓住车门，往外一拉，抬起右腿，登上车踏，就往车内钻去。

就在那人身子微躬，即将钻入车内的刹那之际，突然一声狂吼，身子猛地震弹而起，直向数丈以外钻去。

王一萍也觉得这事太以令人感到意外，因此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这辆锦车。

那人似乎伤得不轻，虽然竭力忍抑，仍然哼出了声。他远远站着，等候了片刻，不见车中有人出来，恨恨地顿了一脚，转身向墙外纵去。

王一萍俟那人离去之后，立即从掩身之处翻了出来。先从墙外绕到车后，然后再跃进墙内，灵狸一般钻入车底，丝毫未曾弄出任何声音。

王一萍的意思是想等确定车中果真并无人在之后，决心查看一下车中究竟藏有何种奥妙，能够使那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遽受重伤。

一阵衣裙拖曳时所特有的窸窣之声过后，车门突然被人自内打开，紧跟着从车中走出一个人来。

王一萍心中一紧，只因这锦车车轮特高，那人只须略一回头，即可发现自己藏在车下。

王一萍不暇考虑，身子一长，从锦车底下疾穿而出。二指骈戟，

直向那人灵台穴上戳去。

也许是那人根本没有料到会有人躲在车底，突然向他发难。也许是因为王一萍的动作委实太快，那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之下，一下就被戳中。

王一萍不俟那人倒地，拦腰一把扶住，轻轻又托人车底，一股幽香，冲鼻而入，中人欲醉，心头大为诧异。同时扶在那人腰间的手臂，也有一种柔软无比的感觉。

王一萍不待将那人放妥，立即向他脸上望去，一望之下，不由立刻生出歉然之意。原来被他制倒的这人，正是曾经向他留帕示警的青衣女婢。

王一萍发觉是她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要替她解开穴道，然后向她表示谢意。

手指业已向前伸出，尚未沾及青衣女婢的衣服，突又缩了回来，两道眼光牢牢地停在青衣女婢脸上所蒙的素巾之上。

他想到这青衣女婢既然用素巾蒙面，显然是不愿以庐山真面目示人，如果替她解开穴道之后，再向她要求揭开蒙面素巾，八成不会见许。那么自己跟踪一程，所耗的气力岂非白费？

王一萍心想如果乘她此刻人事不知之际，将她面幕揭开，偷看一眼，在她一点也不会发觉，而自己却可解开心头一个哑谜。

想到此处，毫不犹豫地伸手将青衣女婢脸上面幕轻轻揭起，迎着微微夜色，定眼一看，登时目瞪口呆，惊诧得半个字也说不出。

第二十二回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聚散偶然，无关风月

原来那向王一萍留帕示警的青衣女婢，竟是北京城内的一代名妓——海萍。

这一发现怎不令王一萍大感意外，匆匆掩上面幕，替她解开穴道，诧异地问道：“咦！怎么会是你？”

王一萍满脸风尘，但却掩不住他秀拔的面容，海萍对王一萍早已倾心，只是王一萍自命风流不羁，正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海萍看清是王一萍之后，不由也是一怔，痴痴地望着王一萍伤感地道：“难道你真的情愿我死在那座峰上？”

海萍一开口提起这件事情，使王一萍感到有点内疚，低着头分辩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绝未想到会是你而已！”

海萍毫不放松，逼问道：“王公子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是奴家这个薄命人，不知又打算如何？”

海萍一双水汪汪的大眼，脉脉含情地盯视着王一萍，使王一萍越发感到不安！沉默了片刻，道：“谢谢你向我留帕示警！”

海萍听王一萍这样说，竟然呜咽出声地问道：“你可是说的真心话？”

王一萍指着自己的心口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一定不得好死。”

海萍一时仿佛甚为感动，悠然轻叹了一口气，道：“总算你还有一点良心，可是你暗中跟了来，绝不仅仅是想对一个向你留帕示警的人道谢而已？”

王一萍只得点了点头，显然他无法辩驳海萍的话。

海萍猜着王一萍心意，抑住哭声，道：“你想问什么就赶紧问吧！回头她们一回来，想问也不成了。”

王一萍也知海萍说的是实话，道：“你所说的前途凶险，慎防不测，究竟是搞的什么？”

海萍想了一想，道：“真实情况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曾听救我下峰的恩人说过，刻下业已安排下一条毒计，务要使得这次来到关外的武林人物，或是听她差遣，或是悉数格毙。”

王一萍想到南宫琦曾经向他提过的话，两下互为参照，不由急声的道：“救你下峰的人可是叫做欲海仙姬？”

海萍摇着头道：“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只准我们称她仙子！”

王一萍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道：“这就不错了，一定是她！”海萍一时被王一萍弄得有点糊里糊涂。就在这时，远处有三条人影，首尾相衔，直向王一萍和海萍存身之处掠来。海萍一眼瞥见，急道：“糟糕，她们已经回来了，你快走吧！”

王一萍扭头一看，看见那三条人影已来得甚近。纵使自己此刻转身离去，亦难免不被对方发现。略一忖思，立对海萍道：“回头她们要是问起你，你就推说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海萍尚未来得及再问，王一萍已点了她的穴道。顺手将她推倒在地，然后从锦车下急遽钻出。

只这片刻时间，三条人影一声娇叱，直向锦车掠来。另外两条人影却分向左右绕去，显然是有意截住王一萍的退路。

王一萍好似早有成竹在胸，毫无离去的意思，那条人影落在王一

萍身旁，现出一个体态婀娜的青衣女子，正是王一萍曾经见过的四名青衣女婢之一。

那位青衣女婢面罩寒霜，显然怒意甚浓，玉臂一伸，指着呆立锦车之前的王一萍娇声叱道：“你们今夜来的人可真不少啊，我要是不将你留下，也枉被人称天玄玉女。”

王一萍一听，哪知这青衣女子误将自己当作和先前那两人是一路的，本想加以解释。尚未回身，青衣女婢已电般跃至王一萍身旁，不知何时手中已多了一根玉尺，划空生啸，功力显属不弱。王一萍哪有时间解释，腰身一拧，闪将开去。

王一萍横移七尺，身形尚未站稳，又有两条碧影，分从左右两边疾击而至。

原来另两名青衣女婢这时业已逼近，王一萍侧旁闪躲，两人一打招呼，分从左右齐向王一萍攻到。

王一萍从容不迫地闪开两人，解释道：“姑娘你别误会，在下只身来到关外，并无任何同伴。”

原先那青衣女子哪肯相信，冷然哼道：“你这是骗人？还是骗鬼？”

王一萍已有把握，纵使自己并不还手，三名青衣女子在一时半刻之内也休想沾得了他一毫一发。闻言笑道：“我这话既不骗人，也不骗鬼，假若姑娘硬是不肯相信，在下也无法可说。”

另一名青衣女婢接口道：“别听他瞎扯，好歹将他留下再说。”三名女婢似有默契，衣带飘动，劲风飒飒，各自施展师门绝学，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已欺身进招。

王一萍朗笑一声，飘身脱出漫天碧影之外，向着那辆锦车道：“你们还是多留心这辆锦车吧！”

蓦地一式“龙飞九天”直向院外掠去。

后到的两名青衣女子见王一萍鞋底抹油，双足齐点，立刻追了下去。

原先那青衣女子业已看出王一萍一身轻功远在她们之上，虽然全力追赶，也没有希望能够赶上，同时她也真的耽心中了人家安排好了的“调虎离山”之计，遂高声呼道：“别追了，你们回来。”

王一萍瞥见身后两名青衣女子果然未再追来，但足下速度丝毫未曾减慢，惊飙一般，向前飞掠而去。

一口气奔出十余里地，方始将速度放慢。穿过一片疏林，远远望见林后现出一抹飞檐屋角。

王一萍一见便知那是一座庙宇。他并不想在这时候去敲门求宿，可是脚下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方向，遥向那抹屋角掠去。

尚未接近，突然瞥见林后似有人影一晃而逝。王一萍心中一动，登时将速度减慢，改向人影出现的方向掠去。

及至王一萍掩至适才人影之处，但见空林寂寂，夜风徐吹。王一萍站在庙后发呆，似乎听见有人在喁喁私语，仔细一听，果然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只听一人轻声说道：“大哥，依我看来，这事还以谨慎为妙。你我兄弟三人，虽然在武林中也闯下这一点小小声名，究竟手下有多少功夫，咱们肚里明白，可不能随随便便地就信了人家，焉知那贺衔山

安的什么心？”

王一萍听到“贺衔山”三字，眉心一皱遂耐着性子听下去。

另一人不以为然地道：“三弟，我看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一点。俗语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除非你我死了这条心，否则多少也得冒点风险，你说……”

下面的话未再说完，突然无故停顿。歇了片刻，另一人问道：“咦，大哥！下面怎么不说啦？难道……”

这人说完之后，原先那人仍无回答，而这人也未再问。

王一萍觉得这两人真有点古怪，怎么说话都只到一半就不往下说了。王一萍很想听听两人提点有关贺衔山的事情，可惜两人仅在最初一度提到贺衔山三字，其后就再也不曾说起，不由颇为失望。突然听见“咚，咚”两声轻响，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倒在地上。接着有人用冷傲已极的声音说道：“凭你们三个跳梁小丑，居然也敢动此念头。真叫做活得不耐烦了。”

微风飒飒，一条巨大身影从破庙中掠出，直向小镇所在的方向而去。

王一萍细一琢磨这人说话口气，而又想到先前两人对话突然中止，心想难道是已经遭了别人毒手。

心念动处，人已逾墙而入。凝眸一看，果然在破庙中发现了尸体，不过尸体共有三具，较他估计中尚多出一具。

王一萍先将一具尸体搬至室外，就着朦胧月色，仔细察看了一遍竟找不出任何伤痕。

他不相信世上究有何人，能将武功练到取人性命而不留下任何伤痕的境地，因此再度走进破庙，搬出第二具尸首。

这一次王一萍察看得极为仔细，仍然毫无发现。王一萍仍不死心，决心将第三具尸体也搬出来再察看一遍，如果真的一点痕迹也找不出来，只有暂且离开此地再说。

王一萍再度踏进破庙，似乎觉得眼前情景有点不对。身形倏地停住，运目一扫，看清那具尸体原是在香案脚下，此刻已向一旁移动了二尺左右。

王一萍星目一转，断定绝非自己看错，之后，立即想到这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那人仅是受伤并未真的死去，此时突然醒转，而且向一旁移动了一下。正好王一萍这时人在院中，未及亲见。

另一种可能是破庙中另有人在，为了某种原因，将那具尸体移开了一些。

第一种假定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既然人已醒转，而且尚能移动，纵使受伤也不会太重。但此刻看去，分明仍是一具尸体。

第一种判断既属不可能，证明庙中果真有人暗中潜伏，而他将尸体移动，必然有着某种用意。

王一萍极快地设想了一遍，仍然想不出这人何以要将尸首移动。

这间破殿陈设十分简陋，仅有一座神龛和一张香案。那具尸体本是倚在香案脚下的，这时却被人向左移动了二尺，如果王一萍从门口径直向那具尸体走去，神龛右侧正好有一角落在视线以外，如果这间破殿中可能隐得有人的话，八成就是躲在此地。

王一萍心中暗笑一声，装作不知，仍和先前一样，将仅余的一具尸首搬出破殿。腰身一拧，足尖疾点，重又纵入破殿，站在神龛前，道：“朋友，你出来吧！”

一言未了，但见数缕金光，从香案下疾射而出。那金光来势奇劲，显然腕力不弱。

王一萍早就料定破殿中如果躲得有人，不是藏身香案之下，就是隐身神龛之中，是以这数缕金光蓦地出现，早有准备，身形一闪，已将迎面击来的两缕金光闪开，身法轻灵美妙。

香案下的暗影中有人冷哼了一声，道：“阁下好俊的功夫！”

跟着又有大蓬金光从香案下电射而出。

王一萍斗然使出“龙形九式”绕梁疾旋，又将那一大蓬金光悉数避过。

“在下王一萍，偶而至此，不知尊驾何故屡施暗算？”

香案下有人惊奇地哦了一声，微风飒然，已从香案下钻出一人。

王一萍从那人衣着身形，一眼即已认出正是在废园中企图攀登锦车，结果负伤离去的那人。

那人从案下钻出，先向王一萍脸上打量几眼，脸上闪过一丝喜色，道：“想不到真是一萍兄。”

王一萍看清那人面目之后，也不禁大为意外。原来这人正是在黄山借故离去的贺衔山。不知他怎地也会来到关外？而且缀上了欲海仙姬的豪华锦车。

贺衔山明明看出王一萍对他已不若以前那么热烈，仍然脸上透着

亲热，把住王一萍手臂，道：“我这几根透骨金针在武林中虽然不算什么，可是三五丈距离之内，能够从容避过的人倒还不多，就拿——哼，现在还谈这个干吗。一萍兄，你此次来到关外，可是为了——”

王一萍已经被人问过不止一次，此刻已知贺衔山下面要问的是什么，当下将头一点。

贺衔山见了，下面的话自然无法说下去。

王一萍想起贺衔山以前种种，感到十分灰心，一语不发，微一抱拳，回身就待离去。

贺衔山干咳一声，道：“一萍兄，难道你不想和小弟一叙别后之情么？”

王一萍怔怔地望着贺衔山，那意思仿佛是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贺衔山微一摇头，艰涩地笑道：“我知道王兄对我必然有所不满，不过此刻尚不是解释的时候，个中原由，以后王兄自会明白；现在我想请王兄答应小弟一件事，任何人面前，不要提到我贺衔山三个字。”

王一萍当下点头答应。并非王一萍乐于答应贺衔山的请求，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再提到贺衔山三字。

贺衔山早已摸清楚王一萍的脾气，知道他既然答应下来，决不会轻易背信，遂将两次发射的金针，一根一根地找了回来。可是找到最后，仍然少了一根。

贺衔山似乎已不愿在破庙中久留，尽管身上伤势仍重，仍然不顾而去。

尚未踏出庙门，突然转过头来，道：“王兄今后最好能设法将本

来面目掩去。阴山四煞以及红旗帮正副帮主刻下已在关外出现。王兄能避则避，万一躲避不及，也不会一下就被认出。”

王一萍未曾料到贺衔山居然对自己仍然甚为关切，并非是一个阴险奸诈的小人。一时之间，很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可是略一迟疑，贺衔山早已走出庙门，大步离去。

王一萍忖想：贺衔山说的话果然不错，如果再和阴山四煞相遇，依着自己的脾气，决不甘愿在人前示弱，结果自然是不免一场苦战。如果仅只阴山四煞出手，已是败多胜少，倘若红旗帮正副帮主再一参人，更是非败不可。

王一萍对一己的胜负看得并不甚重，但他想到恩师湘江一龙在武林中的名头，如果由自己手中毁去，岂不令人痛惜。想到此处，决心暂且听从贺衔山的劝告。

谈到掩去原来面目首先想到的是易容之术。易容之术，非比寻常，如果手法欠佳，反而会加倍引人注目。

偶而一眼瞥见院中的三具尸体，灵机一动，不单觉得那三具尸首的面幕可以暂且借用，甚至那袭黑袍也颇有利用的价值，遂在三具尸体中寻了一具与自己身裁相仿的，将他身上长衫脱下，连那面罩，一齐卷成一小束，这才离庙而去。

王一萍找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远远监视镇后那座废园。谁知从早至晚，竟未见那辆锦车从镇后驰出。

王一萍心中大为诧异。依他判断，那辆锦车似乎不可能在废园中停留一整天。事实上，王一萍关心的不全是那辆锦车，他也亟想知道

自己离去之后，海萍如何应付那其余三名青衣女婢。

好不容易捱到天黑，眼看初更甫过，王一萍早已迫不及待地掠回废园。

几乎将荒院中每一个角落全都找遍，除了那辆锦车仍在原处而外，那四名青衣女婢的踪影全都不见。

如果这停车之处是一间客栈，还有办法向店家打听一番，偏偏此处只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废院，想打听也无从打听起。

王一萍在废院中踟蹰徘徊了将近半个更次，猛一顿足，以快捷无比的速度，掠出院墙，径直向天池方向赶去。

王一萍施展轻功，当真是疾若流星。

日落以前，已在一座庙前发现海萍和两个中年汉子，相对坐在石阶上嚼食干粮。另一个男子似乎是被点穴道横卧地上，因为半边脸贴在地上，无法看清他的本来面目。至于那三名青衣女婢，仍然未见踪影。

王一萍在被红旗帮劫掠的一刹那，对海萍的确恨之切骨，可是事过境迁，对海萍的憎恨已渐次冲淡，反而觉得自己身为一代大侠的唯一传人，竟用那种手段对付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自从昨晚意外相见之后，王一萍已决定将海萍送回北京，然后送她一些银两，让她择人而嫁。

王一萍远远绕了一个大圈子，掩至那两名中年汉子身后，突然疾掠出前，骈指如戟，径向两人背心穴上点去。

两名中年汉子武功较王一萍为低，而且又是经过一程急赶，异常

疲累之际，竟然毫无察觉地被王一萍一下点中。

海萍正在低首进食，听到两名中年汉子倒地时所发出的声音，抬头一看，蓦地瞥见一个身着黑袍、素巾蒙面的男子站在身前，惊得向后退，发出一声骇人尖叫。

王一萍未曾想到将海萍吓成这样，心中颇觉歉然，正想扯去面具，横卧地上的那名男子突然弹跳而起，双掌交错，猛向自己胸前拍来。

这一掌来势奇迅，而且隐含机变。寻常动手过招，都是正面相对，而此人倏从地面跃起发掌，攻取的方位实在出人意料。

王一萍一时感到无从招架，足尖点处，疾退九尺。

谁知那人轻功奇佳。王一萍足尖才一落地，那人又自跟踪而至。

王一萍记得除了和向衡飞互拼高下时，曾经见过这等迅捷的身法而外，几乎就未曾见过，而向衡飞早已丧生谷底，那么眼前这位具有上佳身手的人又会是谁？

王一萍一面挥掌封拒，但仍禁不住那人的一轮猛攻而连连后退。

大凡两人动手过招，如果双方功力悉敌，谁能抢到机先，就已胜券在握。那人掌势绵绵，身法空灵，王一萍几乎是在第一招时，就被罩制在对方掌势之下。接连数度后退，仍然无法脱出对方掌势之外。

王一萍骤遇强敌，忽又激起心头一般豪迈之气。恰在此时，那人掌势似乎微微一弛，王一萍哪敢怠慢，蓦地一声清啸，身演“龙飞九天”，硬从那片如山掌影中疾冲而出。

那人不知为了什么，突然停住掌势，望着王一萍直直地发愣。

王一萍脱出那人掌势之后，身形倏地折回，决心施展师门绝学，

小挫对方，以泄心中怒气。

心中原本是这般打算，可是及至目光掠过那人颜脸，身子倏然落地，失声道：“啊，怎会是你？”

那人见王一萍竟然认识他，大为意外，不由问道：“请问尊驾何人？”

王一萍斗然之间变得无比欢欣，一面向那人身前快步走去，一面扯下面幕，大声道：“我是王一萍啊！你！你！你不是向公子么？”

王一萍并未看错，此刻与他相对而立的正是被他一掌震下绝峰的向衡飞。

海萍看清来人原是王一萍之后，惊魂稍定，挣扎着从石阶上站了起来，纷乱地望望王一萍，又转眼看着向衡飞，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得反复地唤道：“啊！向公子……啊！王公子！你们……”

王一萍发现向衡飞当真仍然活着，心中实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已忘了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自然更不会想到见面之后又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

向衡飞眼中隐含怒火，两眼瞪视着远方，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夜晚在黄山中那座人迹罕至的绝峰之顶，竭尽胸中所学，与王一萍激斗了整整一夜。彼此功力相称，难分轩轻。

可是到了最后分际，也许是向衡飞天份比较王一萍略高，也许用功的程度较王一萍为勤……总之，王一萍已在向衡飞掌势罩逼之下，无法抗拒。

突然向衡飞只觉身体内真力一泄，而王一萍勉强所发劲力适时逼

至。向衡飞哪有闪躲余地，立被震飞半空，直向白云迷封，深不可测的绝谷之下坠去。

向衡飞在最初的一刹那，心智尚未全失。他心里明白，自己业已败在王一萍手下，可是败得实在令人难以心服。

他很想再和王一萍较量一次，他坚信王一萍在那种情况之下，断无反败为胜之理。再说，他不但认为有点败得不值，甚至感到有点败得莫名其妙。

一个武功造诣到达某种境界的人，不但知道自己的一招一式，施出之后，能够发生多大威力，并且能在数招之内，判定对方的深浅如何。

向衡飞和王一萍两人苦拼了将近整整一夜，彼此都深知对方功力绝不在自己之下。当然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功力也绝不在对方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胜负之数，可说是异常玄妙。

谁也不敢预言对方将在第几招上落败，甚至连下一招能否分出胜负，事先也不敢妄下断语。

然而，向衡飞毕竟落败了，尽管他感到心有不服，感到莫明其妙，可是事实十分明显，如果不是他失招落败，他怎会被震落谷底。

向衡飞觉得四周压力愈来愈强，强到令人想要抗拒的意识也在无形中被打消。

只觉得下坠之势越来越快，整个身子已被周遭强猛的压力压成薄片，浮在空中，颇有一种飘然之感。

向衡飞神智似乎尚未全部丧失，脑海中始终清楚地想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久之后有一个人势将摔得粉身碎骨，“向衡飞”这三个字从此在世上消失。

他丝毫不因即将面临死亡而感到惊骇，只觉得身子越来越轻。

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摔死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仍然活着，他弄不清楚怎会有这种事情，不过他已无法多想。

向衡飞经历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幻境地，他仿佛觉得自己浑身筋骨完全松散，不要说扭动四肢，就连转动一下眼睛也不可能。

最令他感到诧异的是仿佛灵魂已经脱体而出，凌空俯视着一具肢残体裂，血肉模糊，似乎尚有一口气在，而实际上半点也不能转动的躯体，他有时觉得那人完全陌生，有时也觉得就是他自己。

似这般恍恍惚惚，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觉得眼睛一黑，眼前情景完全消失，紧接着一丝奇寒之气，走遍全身，浑身冷汗，透体而下，耳边似乎听见有人说道：“唉，总算救了过来。”

向衡飞心中奇怪的问道：“这人说的是谁啊？”

耳边又有人说道：“菁儿，你让他多休息一会，如果他醒来之后，腹中感到饥饿，可以喂他少许米汁。”

另一人道：“爹爹，菁儿知道。”

这是一个娇嫩柔媚的声音，向衡飞听了觉得非常舒服，他心里在想，能够发出这样美妙声音的人，应该是一个千娇百媚，丰姿绰约的少女，他很想睁开眼睛瞧瞧，可是两片眼皮重得像铅一般，一点也不听话。

向衡飞挣扎了半天，也是徒然，忖想到自己空自受了一代高手威

震河朔魏灵飞的旷世武学，而且经过十年苦练，现在居然连睁开眼睛的力量都没有。想到此处，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耳边已有人轻柔的问道：“哦，你醒啦！”

向衡飞依然无法睁开眼睛，但他眼前早已幻出一个娇艳无比的少女的情影。他很想向她微微一笑，并且说上几句衷心感激的话，他觉得他的确如此做了，可是那位少女好似并无反应，并且已悄然离去。

之后，向衡飞又变得昏昏噩噩。

不知过了多久，总之，向衡飞此刻已能睁开眼睛，贪婪地向前面搜索，不过他所能看到的，仅限于两眼当前的一片屋顶，以及两目余光所能扫视着的几处椅背桌角而已。

向衡飞脑中空洞得厉害，什么也不能想，偶而想起在黄山绝顶上的那一幕，也会觉得虚幻而遥远，仿佛那只是一个梦境。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那个美丽的情影时刻萦绕在向衡飞身旁，这使他感到无比的安慰，也只有在这段时间中，向衡飞会暂时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仍然活着，终于有一天，他看见那位少女坐在他床边，轻柔地开始说道：“十天以前，你从我家后面那座峰顶上直摔下来，当爹爹发现你的时候，你根本已是人事不知，幸亏我爹爹精通医理，费尽无穷心力，总算将你一条性命救了回来，不过爹爹为了彻底医治你的伤势，已亲自为你去采配几味伤药，大约三月之后，即可回来。”

向衡飞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不能说，俗话说得好，恩重无可言报。今天他受了别人救命之恩，纵然要他肝脑涂地，他也十分甘愿，他自认为昔日的向衡飞算是已经死了，今后如果世上还有一个向衡飞

存在，那和威震河朔魏灵飞的唯一传人——向衡飞，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心中所想的，是不论何时，必将毫不考虑地听候救命恩人的差遣。

直到有一天，那种曾经一度听见过的苍老声音重已在他耳边响起，向衡飞方始完全清醒过来。

那位老人不但救了向衡飞的命，同时将向衡飞混身上下内外伤势全部治愈，向衡飞从峰顶坠下，伤得实在太重，但此时非但已无性命之忧，而且在内功修为上意外地有了极大进境。

自此以后，老人即未再露面，日常陪伴向衡飞的是那位少女和三枚长仅半寸、乌金铸就的细针，从少女口中得知，这三枚金针是分从向衡飞身上三处穴道中取出，相信是向衡飞和人比斗时被人打中。

向衡飞打从心里发出一声冷笑，他已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再和王一萍碰面定要向他讨还公道。

不久，向衡飞养伤的那座秘谷中似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正是向衡飞急于想弄明白的事情。

良久，向衡飞从迷失中醒了过来，鄙夷地道：“如果你有胆量的话，我想我们两人再好好较量一次。”

玉一萍最初感到一愕，但立时省悟过来，他自然毫无怯意，冷冷一笑道：“哦，我明白了，你我的师父所以会造成迭次邀斗，胜负互见，而终生不肯罢休，原因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比斗时，某方不幸落败，但却败得极不心服！”

向衡飞冷哼一声，从怀中摸出三枚极细的寸半金针，托在掌心，

道：“哼，你是说我败得心有不服，不错，我是败得有点不服，如果那一次我摔下峰去，一下摔死了，事情倒也干脆，可惜我并没有死。今天你我在关外不期而遇，看来似极偶然，焉知不是上苍的巧妙安排，让我能有机会及早向名震武林的湘江一龙龙灵飞的唯一传人，弄明白一件事情。”

向衡飞并不说出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但他两道目光不时瞟向掌中所托的三枚金针，业已表明他想说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王一萍满脸迷惑之色，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向衡飞将掌中金针拈了一拈，道：“如果你不敢承认这三枚金针是属于你的，那我就无话可说。”

王一萍听出向衡飞话中意思竟是指责自己不该在那场比斗中暗中施放暗器。

湘江一龙龙灵飞当年确曾传过王一萍暗器手法，不过绝不是金针，而且王一萍从未打造暗器，随身携带备用，因道：“这三枚金针的确不是我的东西，这件事情也许有点小小误会。”

向衡飞哪会相信王一萍的片面之词，冷冷一笑，将三根金针收人怀中，道：“不管你肯不肯承认，反正你我得重新较量一次就是。”

王一萍略一迟疑，道：“如果你要求我和你再比斗一次，我是绝对奉陪。可是时间却不是现在。”

向衡飞向前逼近一步，大声问道：“你敢情是真有点胆怯么？”王一萍毫无怯意地道：“胡说，我虽然没有十分把握可以胜得了你，但相信你也同样没有把握可以胜得了我，凭什么你说我胆怯？”

向衡飞道：“那你为什么不敢答应现在就和我比斗？”

王一萍迟疑了一下，道：“我想向兄那次摔下峰去，一定伤得极重。”

向衡飞点了点头，略带不解地道：“不错，如果我的救命恩人不是精通医理，只怕这世上早已没有我向衡飞这一号人物。”

王一萍又问道：“向兄自信此时功力大约相当于未受伤以前的几成？”

向衡飞闻言，低头沉思了一下，片刻之后，业已弄明白王一萍不惮烦琐，盘问这些事情的原因，心中不由对王一萍渐渐恢复了一点好感。

“如果我说此刻功力仅及未受伤以前的五成左右，你待怎说？”

王一萍道：“我们何妨等上一个时候，俟向兄恢复十成功力时再重斗一次。”

向衡飞急急说道：“如果我说我的功力丝毫未因受伤而有所损耗，你又怎生说法？”

王一萍道：“如果真是这样，我也想不出理由拒绝向兄的要求，不过以常理推想，从百仞高峰上直跌下去，纵然不死，受伤也必极重，要说功力丝毫无损，却令人难以置信哩

向衡飞扭首回顾，目光停留在三丈开外的一块巨石上，然后走了过去。大约距离巨石尚有丈半光景，倏地将脚步停住，略一运气，双掌外翻，一股狂飙，随掌而起，那块巨石在砰然大震之后，竟被劈碎大半。大小不等的石块，纷向内外迸射，劲势惊人，犹如飞矢。

向衡飞劈碎巨石，重又跃回王一萍身前，道：“你觉得我这一掌如何？”

王一萍这时仿佛有着极重的心事，对于向衡飞的问话，并未十分注意。

向衡飞明知这一掌看来极为凌厉，但却绝不致令王一萍感到胆怯，可是王一萍始终推三阻四，不肯爽爽快快地答应，不知究竟是何道理？

王一萍低头沉思了一阵，突然扬起头来，问道：“向兄可是有意再和我比斗一次么？”

向衡飞点了点头，心头却在想王一萍这人真有点古怪，自己现身之后第一句话不就是要求和他再比一次。

王一萍道：“好，我就再和向兄比斗一次，不过比斗的方式须由我来决定。”

向衡飞料定王一萍不致拒绝，不过他也想到，万一王一萍定要拒绝，自己也只可强行出手，逼使他非斗不可。王一萍既已答应，倒让向衡飞松了一口气，只要能和王一萍再比一次，采取什么方式又何必计较？

王一萍道：“这次为了活神农孔方中所宣称的待价而沽的那三味灵药而来到关外的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数以百计，这还在其次，其中竟有些隐伏多年，或是雄霸一方的成名人物，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和这些人物一较高下，必定是人生一大快事。”

向衡飞实在不明白王一萍既然答应再比斗一次，又婆婆妈妈地说

上这么一大堆废话作甚？不过向衡飞心里虽然这样想，却未出声打断王一萍的话头，王一萍继续往下说道：“我提议这次的比斗方式略加更改，无需我们两人真枪真刀地大干一场，而是……”

不待王一萍说完，向衡飞已接口说道：“你可是有意和我约定，看谁能较这些武林高手占先一步，将灵药弄得手中，谁就算胜？”

王一萍点点头：“果然向兄聪明过人，一猜便着。”

向衡飞对王一萍提议的比试之法果然大感兴趣，不过他仍然想和王一萍各凭真才实学，再度硬拼一次，遂道：“王兄所想的方法固然高明，我也极愿意和王兄如此比试一次，不过不论这次比试胜负如何，希望仍有机会和王兄再度过手。”

王一萍爽快地答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王一萍离去之后，海萍极快地走近向衡飞身边。

“我真担心你们两人又会打起来。”

向衡飞听出海萍语意之中对他颇有几分关切之意，心中大为受用，不过他此刻似有极重要的事情待办，同时他始终认为这位妩媚已极的一代名姝，一颗芳心，早已紧系在王一萍身上，自己如果生出任何绮念，无非自作多情，如此一想，激荡的情怀重又平静下去，默然无声地站在庙前。

海萍见向衡飞无心理睬自己，一时也沉默下来，不知该说些什么。

两人一坐一站，恍如两尊石像，谁也不出一声。

却说王一萍离去之后，猛然想到自己究竟经验不够老到，既然看到海萍和欲海仙姬的锦车以及三名婢女在一起，复又发现向衡飞居然

也和他们走在一路，为何未曾想到其中可能有什么关联存在。

王一萍突又想到向衡飞说过，他的救命恩人极精岐黄之术，这人会不会就是活神农孔方中？

想到此处，越想越觉得此事大有可能。

俟王一萍赶回原处，向衡飞和海萍早已不知去向。

王一萍心想到这片刻功夫，二人绝不致离去太远，遂在附近寻找了一遍，居然一点线索也未找到。

在林中端详了片刻之后，决定先取道天池，到时不愁找不到向衡飞和海萍两人。

第二十三回 巧取豪夺，全凭私欲；风云际会，各逞奇谋

月黑星稀，夜阑人静。

从天池之旁一座插天高峰绝顶，断续传来一片清越的银铃之声。

峰下数十条黑影四面八方，齐向峰脚扑到。

看他们奔行的速度，无一不是武林高手，而他们的意思，显然是想掠上峰顶，查明铜铃震响的原因，但他们甫一掠近峰脚，突然发现峰下阴影中，安详异常地站着一个青衣女子，不由立时止步。

那青衣女子明眸一转，向众人身上一扫，素手斜斜一指，缓缓地说道：“此刻距离活神农孔老前辈公开售药的时间尚有半个时辰，诸位可去前面庙中少憩，到时小女子自会前来接引诸位。”语毕，转身向黑影深处缓步而去。

人丛中闪出一人，略感疑惑地向那青衣女子溜了一眼，怪声怪气地道：“这位姑娘请留芳步，老夫有一事相询。”

那人语音虽然不高，可是青衣女子此刻仅只走出二丈多远，足可听清。不知那青衣女子当真未曾听见，或是明明听见而故意装做未曾听见，仍然继续向前走去。

这人冷哼一声，肩头微晃，身子倏然前移二丈，拦在青衣女子前面，略带怒意地道：“哼！你好大的架子，老夫向你问话，竟敢装聋作哑！”

青衣女子去路被阻，丝毫不感惊慌，首先回过头去，向那些仍然立在原处未动的人望了一眼，然后始转向身前那人道：“他们都比你听话，就你一个人不安份。”

那人怪笑一声，怒极骂道：“不知你这没有家教的野丫头，一张小嘴可还真刁，待老夫先来教训教训你。”

一言未了，右掌已缓缓举起，虚虚向青衣女子颊上拂去。

这人动作甚慢，双方又隔着一段距离。而且也看不出他有施展劈空掌力的迹象，可是居然随着他掌势的轻轻一拂，传来一声清脆的掌掴之声。

青衣女子举手掩颊，惊诧地望着那人。

那人右掌一翻，向回待掣，看样子分明是想在青衣女子另一颊上再来上一掌。

青衣女子业已尝到厉害，这回可不敢再大模大样，身形一闪，急向后纵。她这里才一用劲，足尖犹未离地，那人突然欺近，掌背猛然掴在青衣女子面颊之上。

这一掌着实掴得不轻，青衣女子一声痛呼，人也跟着踉跄连退数步，几乎站立不稳。

接连掴了青衣女子两掌，那人仍然怒气未消，哼道：“念你是个娇滴滴的美人儿，老夫手下留情，仅让你受点皮肉之苦，现在你可肯乖乖地回答老夫的问话？”

青衣女子连吃两次苦头，尤其是第二掌，直打得她玉颊绽血，牙根松动。她知道如果拒不答复，必然又得吃苦头。

正在为难之际，对面突然有人说道：“倩儿，别害怕，有我在这里，这笔帐迟早要连本带利算将回来。”

青衣女子闻言，胆气陡壮，双手掩颊，绕过那人，继续向林中走

去。

那人似乎略有顾忌，眼看青衣女子从他身后数尺之处绕过，也不伸手阻拦，直待青衣女子走入林中一闪不见，这才向适才有人发话之处扬声说道：“林中是哪位朋友，请出来一见如何？”

林中半晌未听有人回答，那人眉梢向上一撇，腾身而起直向适才有人发话之处扑去。

人在空中，突又急折而回。

大家都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原先有人发话之处有人再度说道：“哼，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眼前黑影一闪，那人恍如惊飙一般，再度腾身而至，猛扑而至，人未掠近，已自劈出一股刚猛掌力。

直到这时，大伙儿才弄明白，那人先前半途折回，是想试一下发话那人是否仍然掩在原处。

五丈以外，一声冷笑自近而远，迅即消逝在数十丈外，显然那人已经离去。

王一萍身穿黑袍，脸带面幕，随着大伙儿一并站在峰下。

他这时觉得贺衔山的主意果真不错，自己有了这一衫一巾，当真是妙用无穷。并且想到如果贺衔山也混在这些蒙面人中间，彼此都认不出来，岂不十分有趣。

不过这方法并非仅有贺衔山一人想到，因为眼前人物泰半都以蒙面姿态出现，而且尽量保持缄默，以免有人从口音中认出自己是谁。

大伙儿在林前静立了片刻，一位蒙面男子率先向青衣女子指示过

的破庙所在方向走去，其余诸人大约落后二丈光景，也缓步跟随而前。

青衣女子未曾说错，前行不远，果然有着一间破庙，那间破庙依峰而建，庙前又有一排大树挡住，外面看去，不易发现。

庙门敞着，众人无须敲门，即可长驱而入。

及至进入庙中，方始发觉那间大殿方圆有二十丈以上，与外面看来所得的印象完全不同。

王一萍略一扫视，又已看出这间大殿，仅前面一小半是用砖木砌成，后面这一大截，竟是挖空峰腹而成。

进入破庙中的一伙人不久之后，均已察觉，不过谁也没有指出。

突然，有人从右面石壁中发话道：“洁儿，你出去看看，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壁间“卡”的一声轻响，一道暗门启处，一条纤细的身形电射而出。

王一萍一眼即已看清来人竟是神剑无敌崔仲宇的徒弟谷洁，那么复室中发话之人想必就是崔仲宇本人无疑。

谷洁明眸流转，打自众人面上扫过，立即纵回复室。不过复室暗门并未随之关闭。

另有一人说道：“崔大侠也过于谨慎，试想当今之世，南北双灵，极域二魔等一代高人或隐或死，能够有胆量和崔大侠全力一争的只怕不多吧！”

这语音甚生，王一萍从未听过，不过他觉得此人消息太欠灵通，七心魔君洪炎明已来到关外，居然毫不知情。

一人说道：“敢和老夫全力一争的人究有多少，此刻尚难估计，不过就老夫所知，眼前就有一人。”

王一萍听出说话这人正是神剑无敌崔仲宇。

另一人笑道：“崔大侠可是指我贺某人而言？”

神剑无敌崔仲宇冷冷说道：“不敢！”

那人笑声朗朗地道：“如果崔大侠真的如此想法，贺某人深感荣幸。”

正当众人全神倾听复室中的人对答之际，身旁又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殿上已多了一名青衣女子。

那青衣女子并不出声，仅向众人微一颌首，立向那间复室中走去。

众人明白青衣女子的意思，跟随而入，复室中已有数人。王一萍看见果然神剑无敌崔仲宇早在室内，不过他的六位徒弟，此刻已只剩下两个，一个是适才一度掠入大殿的谷洁，另一个是壮如金刚的莽汉鲁直。

此外尚有黑珠、查猛两人。

使王一萍感到惊异的是抱石书生贺衔山竟然也在室中，那么适才与神剑无敌崔仲宇对话的显然就是贺衔山了。

抱石书生贺衔山在众人之前来到复室，并未使王一萍感到惊奇，真正令王一萍感到难解的是贺衔山既然劝自己掩去本来面目，而他自己却仍以本来面目出现，而且神色之间，仿佛在此数日之内，功力又有了进境；

王一萍正在揣想其中原因，但闻身后一人大声道：“老夫一步来

迟，先来的朋友倒真不少。”

飒风息处，神剑无敌崔仲宇面前已多了一人。

神剑无敌崔仲宇向那人望了一眼，平静地道：“原来是七心魔君洪炎兄驾到。”

崔仲宇此语一出，室中数十道眼光齐都投注在这一位身高八尺，奇瘦见骨，两眼特大，威棱逼人的老人身上。七心魔君洪炎全未将室中诸人放在眼下，仅向众人轻蔑地扫视了一眼。

青衣女子启开一道暗门，现出一条长长的甬道，众人随在青衣女子身后，鱼贯而行，足足前行了约有百丈光景，方始来到一间石室。

石室中央一张巨大的石榻上坐着一个身裁瘦小，身着长袍，头戴九梁道冠的男子，从他花白的双鬓看来，年纪大约总在六旬左右。他那一双炯然有光的亮眼向分立室中的十余位武林高手一扫之后，朗声说道：“看来今夜，中原高手云集，生似一场英雄盛会，不过老夫今夜目的只在找买货的主儿。论钱发货，却不论来人武功深浅。”

七心魔君洪炎踏前一步：“不知孔兄出售怎样的货色？要的是什么价钱？”

活神农孔方中淡然一笑道：“这位不是七心魔君洪炎洪兄么。想不到像洪兄这样一位武林人物，做起生意来倒也颇不离谱哩。我也知道，不让你们看看货色，你们也不肯先出甚高价钱。好吧，就先让你们瞧瞧。”

一言甫毕，未待孔方中有甚表示，内室中已有三位羽衣少女鱼贯而出，手中分别捧着一只形式古雅的汉玉浅盂。

三位羽衣女子站在活神农孔方中身后，将手中玉盂微微向前一倾。

室中数十名武林高手儿无一人不是翘足而望，都想看看活神农孔方中昭告天下，待价而沽的究竟是什么稀世奇珍。

那三名羽衣少女仿佛早已明白众人心理，仅将玉盂向前微微一倾，立又恢复原来姿态。

活神农孔方中微微一笑，道：“老夫这次虽然是和诸位打点银钱上的交道，可是也想考较考较诸位的眼力和学力。所以三样药物的名目、功效，全凭诸位自行选择，恕老夫暂且卖上一个关子。”王一萍除了一柄残金剑而外，身无长物。何况师门恩赐，也不容许他拿去和别人交换他物。自觉这三味灵药落在他手中的机会不多，因此站在最后。如此一来，恰好可将室中情景全部收在眼中。

红旗帮副帮主吕无畏越众而出，道：“吕无畏怀带赤金千斤，明珠百粒，不知能否购得前辈准备求售的三味药物中的任何一味？”吕无畏身裁高大，那件长衫也十分宽阔，可是任谁也可以看出他身上绝不可能携有千斤赤金。因此室中诸豪莫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即使连端坐石榻之上的活神农孔方中也不例外。

活神农孔方中根本未将千斤赤金和百粒明珠看在眼里，而并不回答。

七心魔君洪炎鄙夷地望着吕无畏道：“你眼睛瞎了不成，难道看不出人家根本没有将你那点传家之宝看在眼里。”

吕无畏并非不知七心魔君洪炎极不好惹，可是他今天似是有恃无恐，而且也不能当众忍气丢人，傲然反问道：“不知神君又凭什么来

觊觎这几味灵药？”

七心魔君洪炎冷笑一声，道：“钱财身外之物，老夫素来就不看在眼里。你要问我凭什么换这三味灵药，嘿嘿，老实告诉你，就凭这一双肉掌。”

说时探臂一伸，虚虚向三位羽衣少女手中所捧的玉盂抓去。

活神农孔方中手臂一抬，立加阻拦。同时厉声叱道：“你敢！”

七心魔君这一举动，不但将活神农孔方中触怒，分立室中的数名武林高手也无不震怒，红旗帮副帮主吕无畏首先发难。双掌交切，施出生平最为得意的“天旋地转”，直取七心魔君洪炎左肋。

七心魔君洪炎打得如意算盘，他心中何尝不明白，只要他一旦出手，定会激怒满室之人，如果以他一人之力，想要对付这数十名武林绝顶高手，自然毫无把握，不过他已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

活神农孔方中的一掌，虽然将七心魔君洪炎凌空摄物的劲力化去，可是洪炎不容孔方中继续出掌，乘着吕无畏双掌击来之势，身子突向前掠，三位羽衣少女但觉手中一轻，三只玉盂全被洪炎抢去。

室中诸豪见七心魔君洪炎竟然一下得手，心中无不大急。一时满室劲风，势如排山倒海，齐向七心魔君洪炎击到。

洪炎颇有自知之明，并不硬接，施展绝顶轻功，从掌风空隙中疾速穿行。

满室掌风虽然凌厉，却未能奈何七心魔君洪炎。倒是因为彼此顾虑到四周突击而至的强劲掌力，行动之际，反而显得处处牵掣。

红旗帮主一声清啸，远远退至室角，副帮主吕无畏明白帮主心意，

遂也退至另一处室角。

吕无畏退下之后，又有些人也跟着从人丛中退下。可是石室中这时至少也有数十人，仅有这儿人退下，室中情势仍极混乱。

神剑无敌崔仲宇大声喝道：“人多反而误事。我们最好尽量退开，留下功力最深的几位朋友就行了。”

神剑无敌崔仲宇这一声大喝，果然收到效果。刹那间已有十几条人影从急旋的劲气中退出。

仅剩下几位功力最深的高手，不停发掌，逼击七心魔君洪炎。

七心魔君洪炎起先在数十名高手齐力逼攻之下，闪掠之间，显得异常轻松。这时人影较前减少二倍以上，洪炎的神态反而变得较为凝重。

活神农孔方中已退至复室门口，三名羽衣少女早已不见。眼前七心魔君洪炎因为局势转变，脸上略略现出一片忧郁之色，高声道：“我看你还是乘早将三味灵药交还我。我负责为你说服石室中的武林朋友，不再向你逼讨。”

七心魔君洪炎冷哼一声，道：“灵药既然已经落在老夫手中，想要收回，必须施点颜色给老夫瞧瞧。”

七心魔君洪炎说至此处，蓦地大喝一声，奋尽毕生之力，硬从一片分从四面八方压到的激劲旋气中夺身而出。

原来七心魔君说话之际，略为分神，竟被分守身旁的几名高手，分从四方，同时发掌。及至七心魔君洪炎发觉，四股劲气已结成一道压力奇大的力墙，毫无隙缝。七心魔君洪炎眉心暗皱，决心硬拼一次。

七心魔君洪炎功力果然惊人，这一道由数位武林一流绝顶高手所发劲力组成的力墙，居然被七心魔君洪炎强行突破？

七心魔君洪炎脱身而出，怒视了合击他的数人一眼，抖手将一只玉孟向王一萍掷去。

七心魔君洪炎手法高妙，那只玉孟去势奇劲，室中诸人任谁都具有一副上佳身手，可是谁也没有来得及去截取那只玉孟。

玉孟飞到王一萍身前，劲势忽卸，变成一片落叶，轻巧地落在王一萍手中。

王一萍绝未想到七心魔君洪炎竟会将他甘冒奇险抢来的灵药轻易地送给自己。右手接住那只青玉孟，心中仍然不敢相信。

这时围攻七心魔君洪炎的许多武林高手，眼见三味灵药之一业已落在王一萍手中，已有数人改向王一萍扑来。

王一萍最初丝毫没有存下指望，可是灵药既然已经落进手中，自然不愿被旁人抢去。探手入怀，先将青玉孟收妥，横移数步，闪开当前扑来的两人。

这间石室轩阔异常，虽然已有两群人在追逐拼杀，仍然显得十分宽敞。

围攻王一萍的两人，一个是左手金枪董铁，另一个是八方游神庄因，两人都是雄视一方的成名人物，谁知一连数招，竟未能将王一萍制住，脸上先就有点挂不住。

王一萍虽然无心自恃武功，夺取灵药，可是灵药既然到了自己手中，自也不愿被旁人强行夺去。绕室游走，只避不攻。

室中诸人都是武术大行家，一眼就已看出王一萍所施展身法，轻巧、神妙，兼而有之，仅就轻功而论，造诣之深，远在董铁和庄因两人之上。

董铁和庄因两人心中又何尝不明白，可是要他们两人就此甘心认输，却又不肯，彼此均是一般心意，一打招呼，全都撤下随手兵刃。

董铁用的是一条可以拆折的金枪，庄因却使两柄飞抓。七心魔君洪炎冷哼一声，骂道：“不要脸的东西，敢情是硬要抢啊！”

董铁心想反正今天已是一个混战的局面，心中一横，反唇相讥地道：“抢？还不是跟尊驾学的么？”

七心魔君洪炎两眼怒睁，杀气陡生，不过他知道如果动手惩治董铁，必会引起众怒，适才将灵药暂且寄存王一萍处的用心岂不白废？

这间巨大石室总共只有两扇门户，守在门口的却是几个最难惹的人物。守在通往来路的那扇石门之旁的，是神剑无敌崔仲宇和他的两个徒弟，鲁直和谷洁。守在通往复室的石门之旁的是红旗帮主和一个面目陌生，但功力显然绝高的秃顶老者。

七心魔君洪炎自问没有把握能在一招之内将这些人打败，夺路而出。不过他立又想到，当今之世，能够挡得住自己全力一击的又能有几人？

想到此处，豪念陡生，正待滑步欺进，但闻一声轻响，石室仅有的两扇门户齐被关闭。

七心魔君洪炎不须思索，即已明白必是活神农孔方中提防自己夺门而出，因此将去路封死。

七心魔君洪炎灵机一动，觉得室门封闭之后，将来如何出去，的确大成问题。可是那终究是以后的事，至少在目前而言，却是一个大好机会。

扬手一掌，劈出一股掌风，将高悬室顶的那一盏松油火炬击灭。眼前光影一暗，石室中变成一团漆黑。

七心魔君洪炎在击灭火炬之前，早就将身旁诸人看清，炬火才灭，跟着又是两掌，分别击向站得最靠近自己的两人。

这两掌出手奇快，力道又足。而且是在火炬乍熄，众人心中感到突兀的一刹那。但闻嘭嘭两声，七心魔君洪炎发出的两掌均未落空。那二人受伤不轻，踉跄数步，“咚，咚”两声，一齐撞在石墙上。

如此一来，室中诸人似乎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原来今夜来到石室中的人物，虽然为数不少。可是除了少数几人而外，谁都知道绝非七心魔君洪炎的敌手。此刻有了前车之鉴，更使他们明白当前首要之事在于自保，然后方可见机行事。

王一萍这人心境浮荡不定，时而觉得自己一身功力足可与任何武林高手一较高下，时而又觉得相差得远，此刻室中诸人无不一是一代高手，又激发他心头一股豪迈之气。他想乘此室中一物难辨之际，开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王一萍静立了片刻，室中诸人毫无动静，甚至连呼吸也抑得极低极低。分明有一二十人在场，却像是一间空屋，听不见任何声息。

突然之间，室中诸人但觉难以察觉的一缕轻风，自身前不远之处疾掠而过，心中莫不吃了一惊。只因他们都已察觉这缕轻风实是一位

轻功极佳的人，疾掠时所带出。

室中诸人心中想法全都相同，谁都耽心会有谁乘黑暗中下手，反正除得了一个就算一个，将来在夺争灵药时，就可减少一分阻力。问题是在谁除去谁？

这缕劲风，谁都认定是七心魔君洪炎又想乘机下手。因为只有像洪炎这等人物方能将轻功练到这等境地。因此轻风过处，站在附近的人纷纷向一旁闪开。不过仍有几人乘机出掌拦击。

王一萍施展“云龙三现”身法，片刻之间，绕室三匝，仅使室中诸人暂时发生骚动，王一萍落回原地之后，一时又静立不动，他无心伤害任何人，却想在这莫辨五指的暗室中引发一场激斗。他站着不动，是在思索该用什么方法，方可达到此种目的。

突然之间，数十缕啸风从石室一角发出，这一群暗器又多又密，手劲又大。虽然施放暗器这人是在盲目发射，谈不上准头。可是室中人数委实极多，虽是盲目发射，也有十几颗暗器是对人直射而来。

王一萍手臂伸处，疾向身旁擦过的一缕疾风抓去。他的意思是想将来或许可以从这枚暗器上察出施放暗器的人究竟是谁。

可是中食两指堪堪已将那缕劲风夹住，突然觉得如此做法是否太过鲁莽。略一迟疑之间，那缕劲风早已疾掠而去。

那缕疾风自王一萍身旁掠过之后，恍如石沉大海，毫无声息，显然已被旁人攫去。

王一萍略略感到有点后悔，又有数十缕劲风从另一方位向四外劲射。一个冰冷的声音含怒喝道：“朋友屡次施放暗器，乘机伤人，居

心叵测。请朋友就此停手，以免自误。”

王一萍觉得说话这人尚不失为一条磊落汉子，虽然不知道那人是谁，心中也对他产生了一分好感。

另有一人道：“我们何不将灯点燃再说。”

那人说完之后，见无人反对，立即纵向室顶。众人只听火折子一响，那一束粗逾儿臂的松脂火炬已被点燃，一人从室顶飘然落地，竟是抱石书生贺衔山。

王一萍眉心暗皱道：“这厮轻功之佳，远在我想像之上，我和他多日相处，竟未发觉，这人如此深沉，如果将来再和这人打交道，可千万得提高警觉才是。”

王一萍跟着已向室中扫视了一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仅这片刻时间，已有十几人倒在地上，看样子八成已经死去。

王一萍站在一处屋角，其他之处屋角也站了不少人。神剑无敌崔仲宇、鲁直和谷洁，以及红旗帮正副帮主仍然分守两门，不肯稍离。

抱石书生贺衔山落回地面，迅速掠近室壁，面带微笑，向七心魔君洪炎道：“不知洪兄此刻打算如何？”

抱石书生贺衔山这话问得十分含混，七心魔君洪炎似乎也弄不明白贺衔山究竟想问什么，遂也含糊地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神剑无敌崔仲宇道：“贺兄难道还不明白，洪炎兄的意思大约认为是以钱易货这门玩意不合胃口，说实话，老夫也并不欣赏活神农的做法。”

七心魔君洪炎道：“崔大侠说得不错，在下正是这个意思，有谁

自信能从老夫手中将灵药抢去的，尽管放手来抢，可是奉劝诸位在动手之前，务必仔细想想清楚。”

站在红旗帮主身边的秃头老人纵身一掠，到了室中，道：“既然尊驾这般说法，在下轩辕霸倒想试上一试。”

红旗帮只是一个下层社会中的帮会组织，在武林中并无太高地位，根本不能和各名门正派相比。七心魔君洪炎倒是认识红旗帮主——可是却未将他放在心上。这时见秃顶老人身法奇妙，显然武功不弱，心中不免略略感到有点诧异。

轩辕霸掠至室中，道：“我看尊驾武功不俗，不过这灵药落在你手中，未必保险，不如由老夫暂时替你保管。”

话未说完，右臂伸处，径向七心魔君洪炎掌中玉孟抓去。

秃顶老人此举委实出人意料之外，就连七心魔君洪炎也感到既惊且怒。

七心魔君洪炎一声冷笑，两眼瞪着轩辕霸疾伸而来的右臂，全然不动。直待秃顶老人指尖距离掌中玉孟仅只三寸光景，玉孟猛地向上一弹，轻巧地落入右掌，左肘一旋，屈指如钩，直向秃顶老人脉门扣去。

七心魔君洪炎这一招应用之妙，实在巧到极点。谁都认定他必然会出招反击。可是谁也想不到他会突然将玉孟交到原本空着的右手中，而用左掌拒敌。

秃顶老人一抓不中，反而被七心魔君制去机先，心中也着实吃了一惊。不过他果然身怀绝学，临危不乱，首先运气护住脉门，一式“金

丝缠腕”五指如钩，反向七心魔君洪炎腕间扣去。

七心魔君洪炎松指撤掌，飘身而退。

七心魔君洪炎虽然保住玉孟，未让秃顶老人抢去，可是业已察觉这秃顶老人功力之深，竟不在自己之下，他方想到武林中尚有功力与自己相若，而却籍籍无名的人物，遂道：“恕老夫眼拙，竟不知尊驾如何称呼？”

秃顶老人神态显然异常凝重，默然注视了七心魔君洪炎半天，始缓缓说道：“老夫轩辕霸。”

秃顶老者虽已说出了真实姓名，可是除和红旗帮主站在一起的那几人而外，其余的人似乎都没有听说过轩辕霸三字。

七心魔君洪炎脸上闪过一丝怪异的笑容，将掌中所托玉孟分出一只，抖手向轩辕霸打去，喝道：“你适才不是自告奋勇要替老夫暂时保管么，现在就交给你，等我们出了这间石室之后，再凭本身武学，决定这三味灵药究竟属谁！”

那只玉孟出手时劲势甚猛，及至轩辕霸身前，劲力突消，恍若枯叶离枝，轻飘飘地落在轩辕霸手中。所施身手，与先前将另一只玉孟掷给王一萍时，手法完全相同。

第二十四回 石室风云，残金断玉；一念之转，戾气祥和

七心魔君洪炎这一出人意表的举动果然使室中诸人大感迷惑。神剑无敌崔仲宇遥遥哼道：“姓洪的，你这主意想得倒真不错，可惜——”

七心魔君洪炎抢道：“可是有人心里不服，是也不是？”

抱石书生贺衔山道：“两位不必如此冲动，在下认为纵使彼此均愿以功力相搏，决定灵药属谁，也请等到出了此洞再说。”

王一萍听了崔仲宇所说，这时业已悟出七心魔君洪炎首将一只玉盂交给他的用意。他很愿意能有机会和室中高手印证武学，但却不愿在这种被人欺蒙的情况下为之，因此举起手中玉盂，向七心魔君洪炎道：“在下王一萍，深恐无法替你保管这只玉盂，还是请你收回吧！”

七心魔君洪炎只当今夜能够有资格进入石室的，都是一些武功较高而对灵药亟具贪心的武林朋友，却未料到还有一个对灵药并不十分热衷的王一萍，闻言不由微微一愕。

就在这时，几条人影分从数个不同方向齐向王一萍扑到，显然是想截取王一萍手中玉盂。

抱石书生贺衔山和七心魔君洪炎分别运掌，将那几人全部逼退。

七心魔君洪炎发掌阻止别人抢取王一萍手中玉盂，但他逼退众人之后，仍然立在原地，并无意收回那只玉盂。

劲风飒飒，一条人影从王一萍身旁疾掠而来，王一萍一眼瞥清来人正是和自己并立在一墙角的查猛。查猛来势奇迅，但王一萍自信仍可闪让得开。不过王一萍不知为了什么，突然迟疑了一下，手中玉

孟已被查猛抢去。

王一萍被查猛抢去手中玉盂，并无若何反应，只向黑珠望了一眼。

黑珠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任谁也无法在她一闪而逝的眼神中看出她内心的情绪究竟如何？

七心魔君洪炎看清玉盂在查猛手中之后，十分放心，大声道：“姓查的，看来咱们终得硬拼一次了。”

查猛也大声回道：“我查二猛子一生尚未怕过谁，你是想现在就干，还是等出洞之后？”

七心魔君洪炎并未回话，先自转过身子，掌抚石壁，众人一见他在试探石壁的厚度。

抱石书生贺衔山随后发掌，试了试石壁的厚度。两人一掌之下，均已试出石壁最薄之处也在十寻以上。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一丝为难之色。

轩辕霸掌心贴在通往复室的门上一试，立对站在他身旁的红旗帮主道：“这扇铁门虽厚，想来还挡不住我们，不过——”

轩辕霸说至此处，神色之间，显得十分迟疑。副帮主三手判官吕无畏道：“启禀帮主，吕无畏以为动手抢夺灵药的仅系七心魔君洪炎一人，活神农孔方中既然选中这座石府作为售药之处，事先自有一番安排。有人依仗武功，动手抢药，也许早在他意料之中。这间石室，既然设有暗门，孔方中想要困阻的仅是限于动手攫取灵药之人，因此纵使他人破门而出，想来也不致发生什么意外。”

三手判官吕无畏说话声音极高。这间石室虽大，但吕无畏纵使将

声音压低数倍，室中人均可听见。吕无畏所以如此做法，自然有他的用意。

红旗帮主忖想了片刻，挥手示意轩辕霸等人退向一旁，向贴壁而立的七心魔君洪炎道：“洪兄可有意率先一试么？”

红旗帮主此举果然老辣。轩辕霸既然试出这扇复门可以掌力毁去，但却并不径自动手，显然也是顾虑到毁门之后，可能发生某些意外事情。

三手判官吕无畏的一番话，使红旗帮主突然想出了这层毒计。如果七心魔君洪炎竟肯率先一试，门毁之后，不论发生何种变故，其他的人均有时间加以防范。

不知七心魔君究竟是一时没有想到这一层，抑是觉得根本不足为虑，居然毫不考虑地向红旗帮主所守住的那扇铁门走去。红旗帮主等一千人见七心魔君洪炎走近，自动让过一边。

七心魔君洪炎冷冷地扫视了室中诸人一眼，右掌疾翻，平推而出。

掌风过处那扇看似坚实异常的铁门竟然立被震倒。铁门倒下之后，现出一条极深的甬道，甬道中虽然不甚光亮，但已足够让人看清甬道中的一切。

令众人大为诧异的是铁门震毁之后，毫无异状，不但红旗帮主等人感觉意外，就连七心魔君洪炎本人也暗感诧异不置。

室内诸人屏息等待了片刻，七心魔君洪炎再次发出一声冷笑，道：“你们虽然未曾开口，可是老夫已经明白你们的心意，看来你们仍然愿意让老夫先走一步，不过适才这位吕朋友业已指明，活神农孔方中

在石室中设下机关，目的当然在防止一干像老夫这样恃强豪夺的人，不过老夫手中仅剩下一味灵药。如果老夫一走，你们再想动手夺取，就没有指望了。”

七心魔君洪炎的意思自然不是提醒众人抢他手中灵药。吕无畏待七心魔君洪炎才一说完，立道：“姓洪的，你别胡乱挑拨，灵药既然已到了别人手中，你就休想再弄回去。”

七心魔君洪炎冷然一笑道：“笑话，老夫既然自愿将两味灵药分赠给两位老夫瞧得起的朋友，自然不会再要回来，不过话又得说

回来，想要这味灵药，还需有三分胆量，否则若像那位年轻朋友一样，就未免太辜负老夫一番好意了。”

王一萍听七心魔君洪炎当众讥讽于他，心中老大不是滋味，俊脸一红，正待从查猛手中将灵药抢回，但觉眼前人影一晃，七心魔君洪炎早已乘着众人注视王一萍的当儿，纵身掠入甬道。

七心魔君洪炎身法极快，一条长有二十余丈的甬道，眨眼之间，即已掠过，迅即消失在甬道尽头。

查猛见七心魔君洪炎通过甬道，毫无意外，转向身旁的黑珠道：“姑娘，咱们也走吧！”

话未说完，甬道尽头人影一晃，只见一个蒙面人向石室方向疾奔而来。

那人身法之快，竟不在七心魔君洪炎之下，掠进石室之后，立即说道：“谁人手中持有灵药，请即交出，在下即可引他出洞。”

轩辕霸哼了一声，毫无表示，显然是不愿意再将到手的灵药交出。

查猛大声道：“别人怎么说我可管不着，此刻落在我手中的这味灵药好歹是买定了，烦你转告活神农，要他开个价钱来，要是我身上带够了，自然现钱交易，当面付清，如果带的不够——”

那人追问道：“要是带的不够呢？”

查猛的眼一瞪，道：“他日自当补足，决不赖欠。”

那人摇了摇头，道：“不成，这办法行不通，你想要出洞，还是乘早将灵药交出来吧！”

查猛怒道：“你价钱尚未开出，焉知我身上所带不足。”

查猛这一问相当有理，室中诸人，包括王一萍在内，都想知道孔方中的这三味灵药，究竟要什么代价？

那人见查猛毫无交出灵药之意，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叹了口气，道：“唉，银钱乃身外之物，孔老前辈世外高人，也许还看不上这些满是腥臭的阿堵之物，看来——”

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静听了一会，一语不发，匆匆离去。

一阵轧轧之声过后，甬道尽头现出一堵石墙，显然去路已被闭住，不过甬道两旁却又现出七八处岔道。

抱石书生贺衔山在经过片刻犹豫之后，道：“看来活神农孔方中的确无意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全部困住，眼前岔道虽多，不知究竟哪一条可以走出石府，不过我贺衔山可以断定岔道中有无危险，端视那人身上是否携有灵药而定。”

抱石书生贺衔山这一番话，在室中被困诸人听来，似乎不无道理，不过谁也没因为贺衔山这一番话而自动地选择一条岔道走去。

静了片刻，红旗帮主首先有点忍耐不住，缓缓举步，向甬道中走去。

三手判官吕无畏闪身护在红旗帮主前面，自然是顾虑到甬道中看似平静，恐怕暗中仍然隐伏危机之故。

两人先后起步，轩辕霸以及另外四个腊黄面孔的男子也悄然无声地尾随而去。

三手判官吕无畏在将要走近第一道岔口之前，略略迟疑了片刻，但他走到岔口前，却毫不考虑地拐了进去。

室中诸人虽然立在原地未动，不过彼此心里都明白，各人正以全副精神，注意红旗帮主等人的一动一静。

活神农见孔方中待价而沽的三味灵药，此刻早分别落在三人手中，七心魔君洪炎孤身离开石室，轩辕霸也在红旗帮正副帮主以及四个黄脸汉子随行之下，离室而去，此刻所剩下的仅只查猛一人。

查猛见室中剩下的人为数虽不太多，可是心里十分明白，眼前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是难以应付的高手。

七心魔君洪炎去得太过突然，令人防不胜防，其实，以七心魔君洪炎所具功力而论，当今武林，能够有资格出手拦截他的，至多不过三五人而已。

至于红旗帮主等一行七人，却是在众人满心迟疑之际从容离去。

此刻持有灵药而仍然留在室中的仅查猛一人而已，查猛知道如果此刻有人动上豪夺之心，自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室内诸人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表示，焉知暗中不生覬覦之心，如果众人突然出手，事情

倒还真有点辣手，遂悄悄地附在黑珠耳边道：“姑娘，咱们还呆在此地干吗？”

黑珠闻言，平静地望了王一萍一眼，道：“这位兄台灵药到手，又被别人抢去，心中一定十分不服，老实说，奴家此次来到关外，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值钱的东西，能够得到灵药，实感万分意外，如果兄台慨允相让，奴家自然万分感激。否则我们三人可结成一路，俟出了这座石府之后再以功力高下决定灵药属谁。”

王一萍听黑珠这等说法，知道一袭长衫和一副面幕，已使黑珠看不出自己本来面目，点头表示同意。

神剑无敌崔仲宇未待三人举步，遥遥发话道：“这位姑娘主意不错，不过老夫对这味灵药颇有胃口，不知可否也附骥在后？”

黑珠毫不考虑地道：“老人家有此雅意，奴家怎好拒绝，不知室中还有哪位愿意结伴而行的？”

神剑无敌崔仲宇既然表明心意，谷洁和鲁直自然和他同一行止，此外室中只剩下六人，除了抱石书生贺衔山是王一萍旧识之人而外，其余的人面目全都十分陌生。

黑珠这一出声相问，抱石书生贺衔山立即表示愿与黑珠等人同行，其余诸人内心之中何尝不想将查猛手中那味灵药夺来，可是眼见一个神剑无敌崔仲宇已是够人应付的了，何况又加上一个抱石书生贺衔山。

再说这些人不知黑珠的师承来历，可是从她的举止神态上已可看出绝非庸手，何必自找麻烦，因此竟无人再表示愿意同行。

王一萍见众人心意大致均已决定，遂率先向甬道中走去，查猛和

黑珠几是并肩而行，神剑无敌崔仲宇等师徒三人则紧随在后，抱石书生贺衔山独自随后。

一行七人，鱼贯而行，眨眼间即已没人另一条岔道。

室中五人眼见众人皆已离去，各人拣定一条岔道，匆匆纵去。

却说王一萍一马当先，领着众人走进第二条岔道，大约向前走出十丈光景，但闻身后一声轻响，退路已被一堵铁墙阻断。

谷洁越过王一萍尽先向岔道尽头疾掠而去，王一萍不知谷洁此举是何用意，不由微微一愣，鲁直亦与神剑无敌崔仲宇直赶而过，黑珠及查猛也不稍慢地均由王一萍身旁一掠而过。

王一萍只当后面发生事故，是以众人迫不及待地向前纵避，尽管心中感到迟疑，仍然足下加劲，紧随众人身后，向前疾纵。

前驰诸人，全都具有一流身手，王一萍发觉虽快，已较众人落后一步。

抱石书生贺衔山原本落在众人之后，这时并未跟随众人，抢上前去，仍然跟在王一萍身后，及至两人转了一弯，前面去路也被截断。

这事原在王一萍意料之中，是以并不觉得意外，回过身来，显得无可奈何地望着贺衔山道：“贺兄，这真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抱石书生贺衔山满怀疑异地道：“听你这一声称呼，分明是我贺某人的旧友，不过听你的口音，却又陌生得紧，时下此地除你我两人而外，并无他人，不知能否以真姓名见告？或以原来面目见示？”

王一萍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暂且不想取下那具面幕，遂道：“我叫王一萍，想贺兄尚不致忘却。”

抱石书生贺衔山喃喃念道：“王一萍……王……一……萍 嗯！”

贺衔山极快地回想了一遍，自己所熟悉的武林朋友中，委实没有王一萍这一号人物，可是人家既然认出自己，以前必定见过，贺衔山虽然不是一代宗师，也是一方景仰的有名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便表现得过份失礼，遂将手一拱，笑道：“哈哈，王兄怎不说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呢？”

王一萍从抱石书生贺衔山的口吻之中听出，王一萍三字在他心目之中显然十分陌生，想起彼此相交一场，无论如何，贺衔山也不应该如此对待自己。心中暗道：“像你这种朋友，少交一个也好。”遂将身子转了过去。

抱石书生贺衔山一时大感疑惑，他不明白王一萍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但他决心暂时抛开这事，遂道：“我想咱们应当先设法走出这座石洞再说。”

他也不管王一萍是否同意，径自沿着石壁缓缓而行，边走边用二指在石壁上断续敲弹。

这一段甬道虽然前后均被堵住，仍然有一片微光，足以让王一萍看清甬道中的一切。

抱石书生贺衔山全神贯注，一面用手指轻敲，一面侧耳倾听。

王一萍自知时下所有的一点江湖经验实在是微不足道，不过他仍可断定，这座石洞至少深入峰腹百丈以上，以人力而论，几乎无法凿穿。遂道：“贺兄可是想试出石壁的厚度？”

抱石书生贺衔山将头连摇，道：“除非是大罗真仙下凡，否则任

谁也不用妄想测出石壁的厚度。”

抱石书生贺衔山的回答大出王一萍的意料之外，老实说，这并非因为王一萍的江湖经验太差，换了任何一人，也会以为贺衔山是在测度石壁的厚度。

王一萍迷惑的神情，引得贺衔山微微一笑，道：“兄台虽未料中，但也相去不远，兄弟是在揣测石纹的理路。”

王一萍仍然弄不明白。

抱石书生贺衔山道：“难道你忘了兄弟那绰号？”

王一萍哦了一声，顿然记起与抱石书生贺衔山第一次见面时，他不是偷入自己花园，在假山石上敲敲打打，并且说过对石头有特别癖爱？

想到此处，不由自主地哦了一声。

抱石书生贺衔山在洞穴中央的地方连敲数下，倾听了片刻，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得色道：“活神农孔方中真也亏他，居然找到这么

一座石府，不过今天遇见了我贺某人，他这番心思大致是白费了，哈哈……”

抱石书生贺衔山言下之意，仿佛是说这座深入峰腹百丈以上，显然设有无数机关的石洞，依然无法将他困住似的。

贺衔山脸上仍然带着微笑，问道：“你我虽然不难脱出此洞，不过活神农孔方中的那三味稀世灵药只怕已无缘份得到。”

王一萍想起和向衡飞所订之约，问道：“请问贺兄这话怎讲？”

贺衔山被王一萍左一个贺兄，右一个贺兄，越唤心里越发糊涂，

他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想不出何时何地结交过这么一位朋友，几次想向王一萍问个明白，终于忍住，抑低了声音说道：“依我估计，三天之后，即可脱困而出，可是在这三天之中，怎知其他诸人将会发生何种变故？”

王一萍道：“贺兄真有把握在三天之内脱出此洞？”

抱石书生贺衔山脸上再次露出一些得色，王一萍阅人虽然不多，毕竟不是木讷之人，看了抱石书生贺衔山脸上神色，业已感到适才这一问实在多余。

抱石书生贺衔山在甬道中往复疾走了数遭，眉心微皱，似是在思考一桩极重大的事情。

王一萍一方面在想如何可从洞中脱困而出，一方面也觉得贺衔山既然在思考一件重大的事情，此时此刻，似乎不便打扰他，因此眼看着贺衔山从自己身旁走来走去，始终不发一语。

贺衔山突然停止下来，轻轻一跃，已反贴在甬道顶端，右掌按在石上，片刻之后，轻呼一声，已被他弄下桌面大小一块巨石。

抱石书生贺衔山，正待继续动竿，突然听见一片水流之声远远传来，紧接着从遮断退路的那堵铁墙下面，流过一片混浊不堪的泥水。

抱石书生贺衔山掌贴石面，逼出内力，微微一响，又已弄下桌面大小一块巨石。

那片浊流转势甚快，眨眼之间，甬道中积水已达数寸之深。

王一萍纵上一块巨石，望着那股从铁闸下面逼泄而来的浊流发呆。

抱石书生贺衔山道：“看来王兄势必暂且改变主意，先随小弟出

洞再说。”

王一萍想到如果水势上涨不已，当真无法在甬道中多作停留。

他本人并不贪图活神农孔方中的三味灵药，可是为了鬼手燕南翔，为了和向衡飞订下的赌约，还有为了黑珠，使他对那三味灵药已无法完全死心，因此他宁愿留在甬道中碰碰运气，也不愿随抱石书生离开峰腹。

可是眼前情势的变化，使他原来打定的主意，大为动摇，如果铁闸下面逼泄进来的水势不能抑止，势必无法在甬道中久留。

在这片刻之间，抱石书生贺衔山又连续弄下来好几块巨石，人已没人一个弯曲的石洞之中。

混浊的泥水汨汨不停地从铁闸下面流了进来，甬道中积水愈来愈深，王一萍停身的那块巨石已有一半浸在水中。

这时，一扇铁闸上传来异样的声音，王一萍尚未弄明是怎么回事，铁闸上突然现出一段锋芒无比的剑尖，那段剑尖在铁闸上缓缓移动，划出一个圆圈。

锵然一声震响过后，大股的浊流打从圆孔中激泄而来。五条人影，顺着那股浊流，进入这段甬道，其中一人，摸住那块圆形铁板，迅速跃起，径想塞回，堵住浊流。

那股急冲而来的浊流力道甚强，同时这人也显得有点忙乱，好几次都被水柱冲斜，终于将水流堵住。

那人舒了一口大气，伸手抹去脸上泥浆，竟是神剑无敌崔仲宇的徒弟鲁直。

另外两人这时早已站了起来，果然是神剑无敌崔仲宇本人和谷洁，以及黑珠、查猛等四人。

抱石书生贺衔山在上面听见种种响声，暂时停止工作，滑行而下，看到神剑无敌崔仲宇的狼狈神情，笑道：“崔大侠一代高人，何其竟狼狈至此？”

神剑无敌崔仲宇见是抱石书生贺衔山，遂道：“贺兄有所不知，今番我们悉数落在旁人计算之中。”

贺衔山和王一萍齐都料到这座石府中今夜必然发生许多事情，因此都愿听崔仲宇说出究竟。

原来石室诸人分别进入岔道之后，人势分散，分别遭遇到一些突然出现的神秘怪客，强逼诸人甘心归入欲海仙姬座下。

来人武功极高，不过尚非崔仲宇、洪炎以及轩辕霸等一干绝代高手之敌，结果纷遭击败，铩羽而去。

这些神秘怪客目的未达，反而暴露了一项绝大秘密，神剑无敌崔仲宇因随身携有数口前古仙兵，决心开通所有门户，将此秘密遍告众人，以谋对策。

抱石书生贺衔山微微一愕之后，指着深达数丈的石洞道：“崔大侠尽管放心，贺某人担保能够与我们会合的人，皆可从此洞脱身。”

崔仲宇皱着眉头道：“脱身的问题尚在其次，主要的是欲海仙姬此次竟将一位远居极域的厉害魔头引来，以你我功力而论，皆非此人之敌，不过此魔一向远居绝域，听说完全是因为避开南北双灵之故，可惜南北双灵已有十年未曾见面，如非已离人世，就是决心退出武林。”

王一萍闻言心中一动。

查猛素来脾气急躁，从不服人，此刻竟也默然不语。

王一萍自黄山一度交手，觉得神剑无敌崔仲宇的武功几乎已达化境，此刻居然说出这等丧气的话来，当前情势显然极为恶劣。

崔仲宇沉默了片刻，又道：“我在黄山曾经遇见一人，武功完全传自湘江一龙龙灵飞一脉，火候也将近七成左右，而且持有一柄残金剑，这人口头上虽不承认，但老夫断定他必定是湘江一龙的传人，如果此人能在，用来吓唬人也许颇有用处。”

王一萍心中又不禁为之砰然一动。

鲁直突地一声大喝，移开铁板，又有一人顺着浊流直冲进来，从他服饰看来，竟是先前在七心魔君洪炎离去之后，进入石室，向众人讨还灵药的那人，不过这时面幕业已失去。

那人声气之间，显得有点慌张，但见了众人之后，脸上又闪过一丝喜色，道：“欲海仙姬因为你们不肯答应归附，极为震怒，已下令在水中放下巨毒，大约不久之后就会流到此处。”

神剑无敌崔仲宇道：“尊驾何人？你的话我们怎能贸然置信？”

王一萍早已看清这人是谁，急道：“他叫向衡飞，是威震河朔魏灵飞的人室高弟。”

王一萍此语一出，众人齐都惊诧地转首朝向衡飞望去，但眨眼间又将头转了过来，王一萍不待众人开口，自动扯下面幕，道：“湘江一龙龙灵飞正是先师。”

神剑无敌崔仲宇双目暴睁，又惊又骇，黑珠安闲地道：“我早就

看出是你。”

王一萍扭首向抱石书生贺衔山道：“这下贺兄总该认出在下是谁来了吧！”

抱石书生贺衔山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仍然不知何时和王一萍碰过面。

鲁直突地一声狂喊，抛开铁板，向前飞纵，但仅纵出一丈多远，扑地一声，跌入泥水之中。

大股浊水，挟着一股骚腥之气，疾冲而人，众人知道向衡飞所说的话果真不假，因此纷纷纵出，直向抱石书生贺衔山弄出来的石洞中投入。

众人才一跃起，脚下石块业已被一片浊流淹过。

向衡飞望着王一萍道：“看来我们两人这一场比斗结果是胜负不分，不知你许下的诺言，何时实现？”

王一萍淡然一笑，道：“向兄，稍安忽躁，且听我说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位最骇惧令师的恶人，知道令师业已不在人世，竟又出外为恶，你知道之后不知如何？”

神剑无敌崔仲宇一听就已明白王一萍的意思，遂将适才的话详尽地重复了一遍，并且自怀中摸出一柄短剑，道：“这剑名曰断玉，与王公子的残金剑同属剑中极品，如果向公子决心一试，老夫愿意奉送，以壮声色。”

向衡飞蓦地接过断玉神剑，面含微笑，拉着王一萍跃出石洞而去。

至于海萍、黑珠等结果如何？因为人生本是戏，我想请诸位读者

来替他们设想吧！

（古龙《剑气书香》全书完，凌妙颜、香江七贤生 OCR 第 11 章
—第 24 章）